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98 ·

綜合類

季鸞文存

芸生文存

由統一到抗戰（芸生文存第二集）

張季鸞著

王芸生著

王芸生著

上海書店

序

此刻得見「季鸞文存」印成，在我實了却一大心願。

季鸞兄逝世三載餘，國內外讀者及各方友好多以張先生文集何時出版相詢。我個人與季鸞有三十年交情，同舟風雨，久共休戚，也極願其文集及早觀成，以留永念。但爲季鸞編文集有一困難，他雖終身從事文字事業，却並不自珍，以爲時事文章朝刊夕爛，他屬文向不留底稿，也不自蒐存，所以早年文章都已散佚無存。自民國十五年九月大公報續刊以迄三十年彼之不起，這一期間，他的主要文章皆在大公報，最爲完整，然於編選之際也有兩點困難：一、抗戰期間大公報連失津滬漢港四館，輾轉播遷，文物蕩然，現所得之大公報始自民國二十一年，以前者俱闕，所以選自大公報的文章也非全豹。二、大公報社評向採不署名制，執筆非一人，若干重要文章且多係大家商討後而由一人執筆，久之則難辨認究屬誰之手筆。我編選此文存，重讀舊報，一面棧觸往情，同時也難於辨別何者爲季鸞所寫，何者爲我自己所寫，且有已經選入而經其他

同事辨明係我所寫而復抽出者。資料不全，辨認困難，也有若干文章雖事過境遷而仍覺未便收入，且有雖已收入而遭檢落者，有此數難，所以此集只能稱爲「文存」，以見其非全。這本文存的內容，以大公報社評爲主，依時編次，其他雜文爲輔，附錄卷後，故體例甚簡。

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尙在文人論政的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讀者今日重讀其文，將處處接觸到他的人格與熱情，也必將時時體認到這一段時代的歷史。季鸞已逝，其文尙存；國族永生，亟待進步。我編「季鸞文存」既竟，既傷老友之逝，尤感國事之待我儕努力者尙多，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胡霖序於重慶大公報社

季鸞文存四版序

季鸞先生畢生從事新聞事業，以時期計，自辛亥以迄民國三十年病逝，正三十載；以文章計，自最初服務之民立報以至主持言論十有五年之大公報，先後殆不下三千篇。其爲文如昌黎，如新會，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然先生其於文字絕不自珍，除散見南北各報及國聞週報外，從未自存一稿。抗戰軍興之前，大公報各地讀者投書請印單行本者紛至，謂將以便保存而利後學。先生輒曰：「報紙評論都急就章，殊鮮稱意之作，不值印行，」悉婉謝之。是以終其身無文存，亦不期其文之存。民國二十六年，先生五十歲，于右任先生作詩壽之，中有句云：「處處忙人事，時時念國仇，」實爲先生行誼之寫實，蓋先生生平於做報之餘，每爲扶植青年，周濟貧困而不稍自逸，亦每爲東鄰凌暴，侮我太甚而時思復仇，初未計及其文字之保存與傳

速也。

民國三十三年，先生逝世三週忌，大公報社爲紀念先生計，在陪都選輯其文若干篇，印爲文存。曰「文存」而不曰「文集」或「全集」，則如前所述，先生從未自存一稿，而抗戰期間，急切又不能盡集先生之文付梓，故僅就當時可能蒐集者選輯之，其意義蓋重在紀念，而不求全備也。初版印行，不久售罄，再版亦如之。抗戰勝利後，大公報在天津復刊，讀者知曾有先生文存之輯印，請購者衆，乃印行三版，書出，不一月而盡。今茲四版之印行，所以適應一般之需要，抑猶當時選輯之初意，主要爲紀念先生也。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曹谷冰序於天津大公報館

目錄

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表示	一
論提倡氣節廉恥	三
中國文明在那裏？	五
論造成廉潔有能之政府	八
官吏不得經商投機	一一
刷新地方行政之亟務	一三
悼丁佛言先生	一五
人民與政府	一七
約法問題之解決	一九
政治之正軌與常道	二一
中國今後之婦女問題	二三
青年思想的出路	二六
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	二八
望人人牢記約法第八條	三三
讀日俄工業參觀記感言	三六
再論日本大陸政策	三九

幣原認禍源在宣傳	四二
東北官民之重大責任	四五
日軍占領瀋陽長春營口等處	四七
顯日本國民反省	四九
望軍政各方大覺悟	五三
民國二十年國慶辭	五六
馬占山之效忠	五七
國家真到嚴重關頭	六〇
救東三省關係獨立	六四
行矣第一機	六六
對日須爲整個的行動	六八
艱難危險中一切新創造	七〇
新中國歷史之第一頁	七二
興亡歧路生死關頭	七四
促日本國民急切反省	七七
國聯與各公約之運命	八一
日本之法西斯運動	八四
目前政治上之函件	八七

警告政府國民反省	八九
日本大齋總理遇刺	九一
行政院對外宣言	九三
曹衛之策	九六
時局嚴重問題簡章	九八
論國營事業	一〇〇
如何完成西北幹路	一〇三
日本所謂東洋門羅主義	一〇五
中國豈堪被人零割	一〇八
逸段芝泉先生南行	一一〇
關於西安新建教育中心	一一二
中日問題之根本討論	一一三
國聯今後之責任	一一六
美國新總統今日就職	一一八
如何應付嚴重的新局面	一二二
日軍竟聲明全綫退攻	一二四
勉駐平政委會諸委員	一二六
應儘先注意西北建設	一二八

學生與政治	一三〇
迎年之辭	一三三
國難之又一教訓	一三五
備戰中之日本外交	一三七
中日關係之現階段	一四一
再論對日問題	一四四
日本外務省之聲明	一四七
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	一五〇
藏本案之大白	一五二
懋藏本	一五五
今後之西北鐵路問題	一五七
關於言論自由	一五九
反日與存華	一六一
中日問題之趨勢	一六四
外交與內政	一六六
對於五全代會之期待	一六九
九一八四週年	一七一
勿自促國家之分裂	一七四

再論學生問題	一七七
鄭清內憂之國務	一七九
日本之暴力政變	一八二
東京兇變之國際觀	一八四
王耀惠日內入京	一八六
今後之大公報	一八九
改善取締新聞之建議	一九二
中國青年與日本	一九四
消釋內憂之道	一九六
粵局解決後之政府責任	一九八
救國根本在政治	二〇〇
本報復刊十年紀念之辭	二〇二
民國二十五年國慶紀念之辭	二〇五
袁匪軍	二〇八
綏北大捷之意義	二一〇
中國之前途	二一二
中日交涉之過去現在未來	二一五
國民與國軍	二一七

西安事變之善後	二二〇
再論西安事變	二二三
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	二二五
國民良知的大勝利	二二八
祝歲之辭	二三〇
對西安負責者之最後警告	二三四
陝局解決之第一步	二三七
論言論自由	二三九
勸勉黨國當局	二四二
今後的對日問題	二四四
勸東北軍	二四七
中央與地方	二五〇
統一國論之必要及其方法	二五二
勸東北軍全體官佐	二五五
今後之教育問題	二五七
川康整軍之喜報	二五九
沈鈞儒等一案公判	二六一
對於國事之共同認識	二六三
中日國交之前途	二六六

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表示

(天津大公報社評·下時)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國府主席蔣中正氏前日通電全國報館，望於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對於黨務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諸端，以真實之見聞，作翔實之貢獻，其弊病所在，能確見事實概結，非攻訐私人者，亦請盡情批評，凡屬嘉言，咸當拜納云云，此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誠懇表示，而為政治前途之一種良好趨向，殊可特稱。查黨國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多少有承襲蘇聯式或法西式理論之趨勢，將完全置全國言論界於黨部指導管理之下，而絕對統一之。其所謂統一，非僅言論已也，紀事亦然，故其理想的境界，為全國報紙言論一律，紀事亦一律，當局謂黑，則俱黑之，謂白則俱白之，其所是否者是否之，是此種制度下之報紙，其職責乃完全為當局作政策之宣傳，不復含自由宣達民隱之意也。此種制度，今日蘇聯與義大利行之，其政府為強固而有能之專制機關，不許本黨以外人民有反對政府政策者之存在，蘇聯至禁止非共產黨員私人經營報紙，義大利則新聞記者皆須受法西斯蒂黨之考試，須有文憑，方可執筆，其嚴厲如此。夫俄義此種政策，亦未嘗不暫時收整齊畫一之效，然視國者實為之危。蓋如此有兩大流弊焉，其一，宣傳過於統一嚴禁之結果，人民神經久而麻痺，反使宣傳失效，其二，報紙專為政府作宣傳機關之結果，全國言論界單調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讀報之興味，最後足使報紙失其信用。由前者言，政府之不利也，由後者言，報紙之不利也，可謂兩失之矣。抑施行此種政策之國家，若其政府強固而有能，常以雷霆萬鈞之力量，行大刀闊斧之改革，官吏清廉，軍權統一

，法出必守，令出必行，人民一方懾於其威，一方則嚮望於其行政。縱然緘口，猶可暫安，俄義之事大抵如是。若夫既鉗制民口，而政府本身尚未臻鞏固，施政亦尚未收效果，那人民備受獨裁之不便，而不得專政之利益，初則怨望，繼假而憤怒，而爆發矣，此誠至危之道也。國府當局自北伐興師至今，為時四年，其間多在軍事時期，夫戰爭，危事也，在存亡呼吸之間，一切政論，皆須擱置，先顧軍事利益，是以當局過去之新聞政策，以常理言，固不合，以環境言，則亦有不可概加責備者在。不過黨國既早已捨棄蘇聯式理論，且政府本身猶未鞏固，行政效能，猶未著顯，此後正需要各界人民援護之時，則獎勵言論自由愈早，所滅除社會危機愈多，故於黨國利益愈大。蔣氏此次通電，概乎言之，蓋深知其中得失者也。吾人愛國家愛自由者，焉得不對蔣氏此電，表深切之同情哉。

附錄蔣主席勸電

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均鑒，自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中央求治至急，人民與治尤殷。大之欲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小之求使民衆咸得安居樂業。格於勇境，變故迭起，訓政既已開始，軍事猶難結束，雖為革命進程中必經之階段，而身受黨國付託之重，不能為人民早日解除痛苦，內疚神明，外漸清議，固不忍稍自暇逸，更何敢閉塞聰明。歲月易逝，民國十八歲將終，欲收除舊佈新之效，宜宏集思廣益之規。各報館為正當言論機關，即真實民意之表現，於國事宜具灼見，應抒謠言，

凡黨務，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諸端，均望於十九年一月一日起，以真確之見聞，作翔實之貢獻，其弊病所在，能確見事實癥結，非攻訐私人者，亦請盡情批評，並將關於上述各項之言論及紀事，務希同時交郵寄下，凡屬謠言，咸當拜納，非僅中正類以寡尤，黨國前途亦與有幸焉。蔣中正勸印。

論提倡氣節廉恥（十九年一月七日）

國府主席蔣君於元旦日有文，極論提倡氣節廉恥之必要。中謂「尤可慮者，人心頹墜，世風澆漓，以投機取巧爲智，以好亂反覆爲勇，氣節墜地，廉恥道喪」，「則爲禍之烈，百千倍於人以武力與經濟之亡我」，又云，「黨有健全之革命人格，則黨爲國人所信仰，失健全的革命人格，則黨爲國人所厭棄，黨員而盡爲有氣節廉恥之黨員，則黨必健全，黨員而爲蕩檢離閑之黨員，則黨必頹亡」，蔣氏此文蓋必深有所感，故慨乎言之如此，其主旨吾人誠無異詞矣，茲所欲論者，提倡氣節廉恥之有效的方法何在耳。

人類之最大多數，常人也，上智與下愚，皆罕見焉。常人性質，視其所染，染於白斯白，染於黑斯黑，又常人之道德觀，與其生活有密切關係，易言之，乃大部分受支配於利害觀念，有氣節廉恥而安而榮，斯羣趨之矣，反之，崇尚氣節廉恥之人，而危而辱而困窮，無恥之徒反得志於當世焉，則多數常人，復誰顧棄安榮而就危辱，以戀戀於道德之說哉。是以國民一代之道德如何：本爲一種風氣問題，然而有別焉，使提倡風氣者，僅爲在野一部分學者之流，而實際政治之趨向與之相反，則有氣節廉恥者，僅能得少

數人，如漢之黨錮，明之東林是，彼時多數之人，仍因生活上之利害，而相染而入於無氣節無廉恥之途，故雖有卓出之道德家，無救於國之亡，此亂世之現象也。反之提倡風氣者即統治者之本身，以政治上之賞罰，獎勵道德，政府領袖復身爲之倡導，則一般中材之人皆自然化之，不必特提倡氣節廉恥，而通國人民自無喪節亡恥者矣，此治世之政軌也。夫上古之世，不可深攷，自有明確之歷史以來，中國實未見昇平之治世，最上者不過數十年之小康，我民族生活過程之大半，皆消耗於腐敗凌雜的亂世之中，故亡國慘禍，至有兩次，中原文物爲異族蹂躪者，亘千餘年。迨至近世，政治道德日愈淪亡，而高度文化的外患，適大舉而至，亡種之禍，真迫於目前，於是少數有志之士始毅然決然提倡政治革命，願以鮮血洗滌污穢，以灌注新生命於民族血管裏，辛亥革命之義即在此，然不幸又紛紜十數年，政治腐敗愈甚，然後不得已又有十五年以來革命之戰。夫近年之政治的流血，其最要之義，要之仍爲洗滌污穢，蓋將自腐敗者之手中，奪回國家政權，使有所謂革命人格者執掌之，以正義化全國，而實現政治與道德一致之治世，彼幾許熱烈青年之勇敢犧牲與通國稍有知識者之一致飄歌擁戴者，甯非爲爭此一點哉。抑氣節廉恥，消極的方面也，革命人格所需要之道德，實不止此，蓋須積極有所爲，不止消極有所守。不過氣節廉恥，爲政治道德之最初義，有此而後可以談積極的奮鬥，是以過去之革命犧牲，原爲道德上求民族之新生命，而氣節廉恥，僅消極方面之最初義。然而以數十萬頭顱數百兆財富換來革命政權二年之後，而道德淪亡之嘆聲，竟發諸政府當局之口，而入於一般國民之耳，此誠堪詫痛不置者矣。夫蔣氏之言，必非無病之呻吟，大抵

感之甚切，痛之甚久，始爲文以痛言之。是以吾人之感想，第一，認識現在氣節廉恥淪亡之不幸的事實，第二，主張從速糾正，然其道無他，仍首須政府當局已身負責，一面檢點己身，作新風氣之模範，一面以公平之賞罰，澈底澄清軍政界，此始爲提倡道德之有效的方法，現在狀況，政界固不堪，軍界殆尤甚，且時局遞演之結果，權力中心，皆集中於軍，今人民已不知有黨權政權，而唯見有軍權，社會所注意，報紙所紀載，世界所研究，政府所籌畫者，皆爲關於若干軍人之事，此情形已彷彿北洋統制時代之舊觀，絕非三民主義訓政下應有之現象，而軍人風氣，愈望大而責任觀念小，滔滔橫流，怪狀畢露，此而不澄清，而徒向一般居於劣弱地位者，教以崇尚氣節廉恥之必要，其誰聽之。革命軍爲滌蕩污穢，而革命工具自身復污穢焉，似此循環，最後必底於大亂亡國而後已，是以澄清軍政界，乃維持革命政權之死活問題，吾信有新鮮血液之民族力必能辦之，現在當局能負責最善，否則國民終必自爲之，因不然則亡國，一如蔣氏所言，此則國民所必不能忍也。誰能以公忠體國之精神，領袖全國，而爲此大澄清之運動，使氣節廉恥之義，自然成爲政軌，則國民定將爲其後援矣，吾敢信全國良民，皆抱此同一之感想也。

中國文明在那裏？

(十九年十一月二日)

中國政治爲都會政治，一切主義政策，皆都會之主義政策，而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所經營擘畫研究思索，舉不出於都會，其持以判斷事物，鍛鍊思想者，要以都會生活爲

其背景，至於全國數百萬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數同胞之真正生活狀態如何，則大抵茫然無所感知，易言之，中國之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並不知中國事，不理解中國人生活，與最大多數同胞精神上並無接觸是也，此殆中國改革多年失敗之根本，亦都會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精神墮落淪為寄生害蟲之由來，本社久鑒及此，近乘時局略定，亟欲紹介大多數同胞生活之具體狀況於全國都會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之前，將以揭發其良知，速為同胞人民解痛苦，謀福利，且使其自己改正人生觀，恍然於都會奢侈享樂生活之為非，本此旨趣，爰派旅行通信員，第一步先調查河北各縣民生狀況，其報告書近日已開始披露，吾人願全國讀者諸君俱審讀之，並熟思之，並顧問全國讀者諸君，對於此荒蕪頹廢的祖國河山，窮苦蒙昧的同胞大眾，是否動悲憫，感恥辱，生責任之心，發救濟之願，使其然也，則凡因環境偶然之便利，得財產，受教育，享現代文化，或進一步因緣時會，得握政權軍權財權文化權而居支配地位者，其自修也，宜如何謹嚴，其為民謀也，宜如何忠實，玩政弄兵之罪如何重大，聚斂浪費之咎如何深刻，將俱恍然自明，而知所努力焉矣。本社近日第一步調查者，只冀南各縣，冀南非戰地，非災區，論歷史開化最早，論現在猶屬小康，然吾人披讀本報通信員之所報告，則彷彿已到世外之蠻鄉，或恍如置身上古之亂世。夫以中原文明之民，而羣迷信歸依於所謂紅槍會，白槍會，黃槍會，黑槍會，綠槍會，花槍會，孝衣會，孝帽子會，籃子會，九公會，八卦會，真武會，所事維何，則從所謂傳法師或代傳師者，讀老本咒，止血咒，更事所謂分身法，土遁法。止血分身土遁，皆不可能者，而羣求之，一縣之內，在此等會者，竟占全人口之半

，然此猶不足異也。此外更有所謂邪門教，盛行於豫北冀南，其教以秘密行之，其組織有帝皇正宮西宮之稱，其等級有尙書侍郎狀元榜眼等之設，其人着紅襯衣，黃臂章，其教義不詳焉。然既稱邪門，則足知其邪之甚也。雖然，吾儕萬勿笑此輩同胞大衆之愚也，蓋其迷信神權，乃出於不得已及無聊賴，非其果愚也。誠以人類本能，首欲求生，然近年政況，則民不能保其生，試觀股匪遍地，劫擄時間，人民無所呼籲，舍求神外，尙有何策？而匪亦民也，其爲匪，苛政使之。蓋如通信員報告所述，爲匪尙可暫求生存，且可身免綁架，故強梁而不樂坐以待斃者，則趨於匪，各種槍會也，匪也，民團也，其本質一耳，皆爲生存掙扎之可憐蟲耳。抑人類慾望，不僅求生，且須有以樂其生。然中國人民則全無樂趣，終年勞動，而不得衣食住之滿足，苛捐雜稅，復刻刻剝削之，生趣枯竭，達於極點，是以最下等之刺激性的娛樂，反橫行於鄉間，海洛因之劇毒，遂化爲紅綠黃灰白五色金丹，以吸耗人民精髓，而士娼跋扈，梅毒流行，亦遂爲鄉間特色焉。吾人單觀冀南數縣調查報告，實已不勝文明衰亡之痛，蓋冀南在全國中猶爲較完好無事之區，而其窮且亂如此。人民失教如此，社會風俗之意味退步如此，然則戰區更何如，長江共濟西北奇災之地又何如，吾人敢大聲疾呼於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之前曰，中國文明在那裏？主義政策在那裏？凡都會居住之有支配權者，反躬自省，對同胞大衆曾扶助否，曾教導否，讓一步，曾不加剝削摧殘否，且政治上社會上之浪費，對於生產者之農民生活影響若何，苛捐雜稅，購械增兵，於精神上物質上貽害人民之程度若何，再退一步自省，都會人之思想行動，生活樣式，其去同胞大衆者若何之遠，對於改革及建設之

努力若何之微，苟有天良，當可知恥而發奮矣。現代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其以為何如也。

論造成廉潔有能之政府（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前日國府總理誕辰紀念會，蔣主席致開會詞，「願在此軍事結束以後，大家共同一致，下一極大決心，要造成廉潔政府」，戴傳賢氏繼補充其說，謂「須造成一有能力之政府，使有能之人才胥為有能力之政府而努力」，最後副司令張學良氏演說，「總理事業，為國為民，非自私自利，願各位遵照總理所為，然後自然有廉潔政府」。

廉潔而有能之政府，誠一般國民熱望實現之政府，此說也，本報論之屢矣，茲者軍事結束，國府當局表示造成廉潔有能的政府之決心，國民聞之，必極快慰，吾人並願論其造成之方法，以為當局勉焉。吾人以為欲期廉潔有能的政府之實現，須實行下列諸義：第一，黨員為常人模範，政府高官復為黨員模範，故廉潔之義，須自高級官吏以身作則做起。夫吾人非敢謂政府當局之不廉不潔也，然觀近年情況，似乎提倡廉潔之義尚行之不力，或感之不切，而廉潔之前提，又在厲行簡易清淨之生活。據吾人所知，如胡院長漢民，生活簡單，二十年如一日，此不必標榜廉潔，斷無人疑其貪污，何也，持己謹嚴，則自然廉潔故也，凡現在服務黨國之高級人員，大抵皆昔年窮苦之革命黨，廉潔之說，根本上應無問題，然而蔣主席演說，方諄諄於造成廉潔政府，則可知政界之滯澁，實際上感覺需要。吾嘗推論原因，大抵政權所在，屬化隨之，窮苦革命黨，一旦在

朝，逢迎阿諛者滿左右，生活起居，頓時改常，而黃浦繁華，咫尺在望，久經濡染，則覺現代式享樂生涯，舉竟優於奔走革命時代之寒酸，習慣既成，遂流連而忘返，然以現在之生活程度，薪俸所入，豈足周旋，誘惑之來，復無孔不入。於是不廉不潔者為常行，而廉潔者反成異事矣，政界大勢，不其然哉。是以欲造成廉潔政府之第一前提，應由政府諸當局俱提倡簡易生活，以身作範，以新風氣感化政界全體，使官吏咸覺驕奢為可恥，猶有不足，則以法律繩之，如蔣氏月前為某案所談「懲治貪污須自黨員始」之言，其用意即甚是，然應補充其詞，為「懲治貪污並須自高級官吏始」。導之以德，而齊之以刑，一二年間，風氣丕變矣，此一義也。其次，民國以來，凡法律皆嚴於文人，而寬於武將，槍愈多則愈寬，享盡一切權利，而免盡一切糾彈，即向來論廉潔者，亦只責文官而不及武將，實則文官貪污，不過賄賂差缺，或侵蝕公款，能此者只少數人，而數額亦有限，武將不然，一高級將帥，經手軍費，每月動以百萬十萬計，支出如何，向無人過問，普通狀況，軍費及於中下級軍官及兵士者，不過一部分耳。且各省政權，實際上總攬於軍人之手，財政之支配亦歸之，故軍閥生涯，乃既貴且富而在法律管轄以外者，廉潔云云，去題遠矣。近年軍權歸於黨國，新起軍官之智識志趣，皆遠優於舊派，然因戰事迭興，政局未定，政府日需要軍人拚命，故關於風紀及私人生活之事，一切無暇糾正，試以文武官吏比較論之，則高級軍官之驕奢淫佚遠過於文吏，更過於作政治黨務工作之黨員，然文吏貪污，尚有人罵，黨員不潔，尚有人評，若夫高級武裝同志之豪奢放蕩，漁色狂賭，則幾乎反視作當然，孰敢問之，此種情形，蓋不待繁言而明者也。夫戰

爭爲罪惡之源，一切問題，在戰時無可論，茲者軍權統一，大局底定，則政府當局應注意此點，須有廉潔的軍界，方有廉潔的政府，不然，國家收入最大部分耗於軍隊，全國政權大部分在於軍人，軍界風氣，不能澄清，則吏治整頓，何從行起，不然，法律清議將只爲壓迫弱者而用矣，豈革命新邦所宜然乎，此又一義也。再次關於徵收官吏事，自前清以來，徵收機關，公然中飽，作官者對差缺肥瘠，公然選擇，毫不爲諱，在普通觀念，凡在所謂稅收比較以外之收入，直爲經營官吏所應得，得之並不傷廉。現代世界，對於稅收作如此觀念者，惟中國爲然；國困民窮，大半因此。蓋人民納數倍以上之稅捐，而公家僅得幾分之一之收入，公私經濟，焉有不破壞者，故此點爲中國建設上之緊要問題，必須有澈底之改革者也。國府執政以還，關於此點，未遑改革，一切如北京之弊，所用仍多爲從前聚斂之吏，責以廉潔，蓋如北轍而南轅。茲戰事既息，對此等事應立一根本方案，吾人平日之感想，以爲宜定長期計畫，先自訓練稅吏起，如失業之優秀青年黨員，即可獎勵其受此種訓練，訓練之法，應參軍隊學校兩種特色，即授以必要之智識，而練習嚴正之規則生活，畢業之後，分派徵收，薪俸定額，足以養廉，並保障其地位，且可仿海關立養老制度，同時訂懲厲之懲罰辦法，稅吏侵佔，罪之無赦，務期以十年，使全國各項稅吏皆成爲曾經受特殊訓練之人才，根本上打倒藉釐稅發財之寄生蟲，國省政府當局皆絕對廢除以發稅位置親友之觀念，如是或可望中國財政漸有澄清之一日。夫財政爲國家命脈，而稅收則財政源泉，徵收機關之積弊一日不能革除，則腐敗貪污之根據一日不能消滅，且一切國營事業永不能辦，財政亦永不能整理，此大事也，故望

根本考慮之，此又一義也。

苟如是，庶幾廉潔政府可以造成，而既廉潔矣，則用人無私，有能力之人才自可登庸，且必須政府廉潔，而後有能力者始俱樂為政府用，故廉潔政府又為有能力政府之本也。不然，中國儘多東身自愛而有能力之人民，然非貪圖富貴，何必依附黨國末光以求一用哉，是以欲人才之集中，仍當以造成廉潔政府為第一步歟。

官吏不得經商投機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中全會決議之肅正紀綱刷新政治案第十項，「絕對禁止官吏兼任商業機關之職務，與從事投機市場之交易」，此項規定，為澄清吏治最簡單之前提，倘能雷厲風行，則革命政府下之貪污空氣便可掃除大半，凡擁護黨國之人民無不衷心祝禱此議決案之實施也。查官吏禁止經商，本古今東西之通例。即專制中國，當專制清朝，猶對官吏之經商及在任所置產一律嚴禁，犯者參革，並非空言。故一般中國人腦筋中，本來認為官吏不可兼營商業，其成為問題也，僅民國以來之事。然民國初年，亦非無禁令，特有令而未能行，故官治敗壞，不可收拾。查民國二年一月九日公布之官吏服務令第二十條，「官吏不得兼充公私商業執事人員，」是明明禁止經商也，然北京顯宦，公然自兼商業機關之職務者，不可勝數，甚至以國務員而作投機交易，故北京晚年，直完全抹殺服務令之存在，以坐待革命之到來，此過去之稅政，無復追論之必要矣。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於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曾有公務員任用條例之公布，然尚無服務令一類之法令，官吏經

商，固屬尋常。投機買賣，尤堪駭異。大抵投機市場之樞紐，大半實操諸官吏之手，誠以市場受政局支配，而軍事財政機密之觀察，則非商人所能，故商人從事其間者，實惟官吏之馬首是瞻，市場漲落之背後，往往有官吏爲之操縱焉。此等情形，乃報紙之所不載，公文書中之所不見，然事實儼然，通國周知，特以清議無從伸，敢怒而不敢言耳。查日本官吏服務規律，對於從事投機與普通經商，分別規定，寬嚴不同，該規律第十二條，凡官吏不得爲交易所之社員，又間接的亦不得關係於投機市場之商業，此絕對的禁止也，又第七條，官吏非得所屬長官之許可，不得爲營業公司之社長或職員，第十一條，官吏非得所屬長官之許可，不論直接間接不得經營商業，此相對的禁止也。日本政界雖亦非理想的廉潔，貪污暴露，時亦有之，然大體則循軌而行，法令所禁，鮮敢嘗試，投機買賣，幾視爲可恥之事，一旦暴露，便無立足之地，何也，法令實行故也。此次四中全会既決心肅正紀綱，而有此等規定，則望最近頒布一完全之官吏服務令，將禁止事項具體規定，公布天下，先使在官者知一切絕對應遵守之事項，其次則注意於法令之實行，任何障礙，必期貫徹，而尤先自中央政界起，不論地位大小，概以法令繩之。中國幅員過大，稽查難周，且多年養成槍桿萬能之風，俱存玩視法令之念，以爲法令自法令，事實自事實，我欲犯法，其奈我何，此種心理，中入政界者甚深，故非中央政府表示雷霆萬鈞之決心，一般奸吏將罔笑而行所無事也。此次全會議決案，另有制定犯贓專律之議，其性質與禁止經商投機同，要在貫徹實行，紀綱方能肅正。夫以現在中央政府之有力，實行法令，似乎不難，惟務重難返，當局者非有至勇至公一切不顧之精神，則實

行甚爲不易。大抵懲罰之事，對末吏易，對顯宦難，且監院未立，耳目不周，官吏投機，多用匿名，故獲據確證，亦非易事，弗如先廣開官路，歡迎人民揭發，縱調查不實，亦不加罪，一面政府責成司法機關，隨時嚴密調查，待監院成立，則促其完全行使職權，對任何人物，不事瞻徇，果有一二著名事例，依法罰辦，則羣官知懼，兆民騰歡，庶幾乎天下人信政府之果能肅正紀綱刷新政治矣，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當局者有無一掃貪污之決心，誠願拭目以證之。

刷新地方行政之亟務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現代各國政府同感困難之重大問題，曰救濟失業，中國尙不足以語此，因多數人尤其後起之智識階級人，自始不得職業，無所謂失業，故中國之職業問題，第一爲如何新開職業，此一般人所共同認識者也。雖然，尤有較新開職業重要者，爲勿破壞固有之職業，因不幸中國政治，是破壞職業，使本來有業之一部分人民，受種種不可思議之剝削，而不得不放棄職業，並破壞其職業之基礎，政治罪惡至此，誠世界任何國民所未夢見也。

破壞職業之事，滔滔天下，例不勝舉，今單觀本報近載旅行通信員所述運河行船事，即可證明地方行政之罪孽深重，至於何等。夫道口至天津，一千二百里耳，統捐稅卡，多至二十處，而既曰統捐矣，乃復附設釐金、船捐、船行、民團捐、教育捐、學堂捐、水上警察捐，本報通信員所乘之船，上次只行二百里短程，得船價六十九元，似不爲

少，乃因上捐十餘道，往返二十天，其結果共支出七十三元，淨賠四元，復因水淺停行，擱淺兩月，計共賠二百元。此次由道口運麥赴臨濟，船資優厚，希望得贏，然道口煤捐局一處，即索去保險費一百十七元，沿途復納各種之捐，及駐軍之特捐，未達地點，又已賠去二百餘元。通信員所聞，船船如是，不只此船，船夫賠盡，則賣船了事，或被債主抵償了事。而沿途除官設之剝削機關外，復有匪設之機關，雖繳捐於官，仍不能免劫掠於匪。夫匪無論矣，官牟利之鉅，直駭人聽聞；臨濟縣公安局長，一小小之官，每年可坐獲十萬元之厚利，此皆直接剝削船戶，間接剝削貨主與消費者而來者也。公安局如是，其上及其他之官如何？臨濟如是，他處如何？操民船業者如是，他業又如何？而由運河之船夫，以推北方各業人民，由北方之苛政，以推想全國，可知全國之貪官污吏，驕將劣兵，若干年來，不斷的用盡所有方法，以破壞摧殘人民之職業，使勸勞民衆，不得自享其產，且不得自食其力，生產者之所得，徒供一部分寄生蟲之吸吮，以肥其私，此非一朝一夕之現象，而革命之所以需要也。近三年來，政治腐污，絕未剷除，而地方惡政之發展，或更有甚於往時，大官無論已，直接與商民接觸之小稅吏或小武官，其擅作威福，剝削人民，更肆無忌憚，悍然不顧，蓋官吏進退，毫無定程，地方官吏，可由長官任便委用，差弁走卒，亦往往得為治民之官，此輩既不經正當銓敘而來，而常隨其所依勢力之失敗而去，故其居官也，絕無奉公守法之心，既不畏考成，更不惜名譽，惟趁在職之長短期間，盡量剝削，預備失官後之坐享，而美其名曰解決生活問題焉，滔滔天下，直接管理民政稅收之下級官吏，及統帶小部隊之軍官，大抵皆抱此種心理以從事

者也。是以苟言刷新政治，對於直接人民之地方文武官吏，更非嚴厲糾彈不可。夫一般商民困於生活職業，復限於智識，既不甚解國家大政，亦無暇研究，故對一般人宣傳政治主義，勉以效力國家，此皆空談，亦無實用。政府對一般商民之第一種義務，即在懲辦貪官污吏驅將劣兵，免除離奇過重之苛捐雜稅，保護地方善良自由之秩序，使自享其產自食其力之有職業人民先安於其業，然後廣開新職業，俾人各有業，此即所謂政治刷新，即所謂革命。不然，固有職業，破壞垂盡，滿天下良民將皆成失業及無業之兩種人，不大亂何待哉？願政府諸公極力調查全國各地方之特殊痛苦，而用其全部權力以一掃貪污橫暴之寄生蟲，則去革命之義近矣，且固結民心，防遏共禍，亦以此爲最要者也。

悼丁佛言先生

（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方民國肇建，海內才智有志之士，一時頗集中於國會，雖其後多沉溺政潮，頹廢以終，然其志行皎然，廿年一日，學問氣節，足爲次代青年範者，不無其人焉，黃縣丁佛言先生其一也。丁君於國會初期屬進步黨，才氣奔放，世以策士目之，然君實有大志大節之文人。君於政治，始終主張聯邦論，其在國會，專致力於促成憲法，反對專制，惡軍閥如蛇蝎。癸丑變起，君與國進兩黨之在京而不屈於袁者，共組民憲黨，自是不參國進之黨爭。民國五年，國會復活，君再入都，兼爲總統府秘書長，其一年間，君因反對北洋軍權政治，爲府院風潮中心人物之一，然君之志，實專在促成地方分權之憲法，他弗重也。國會既散，君乃走東南，各省制憲議起，君頗注意之。十年，國會再集會於北

京，君入京之日，即致書黎總統曰，吾此來專爲列席憲法會議，不問其他。蓋君爲人剛正而孤介，目覩橫流，厭鄙政爭，其耿耿在念者，惟其夙昔信仰之聯邦憲法論。十年之人京，爲其政治生涯之最後，迨見憲法必不成，則決然辭議員職以去矣。君自此以往，不復爲政治圈內之人，歸鄉隱居，而專致力於古文字學，成篆書大家。君在北京，有與鄉人合辦之小米肆，十三年，君來北京，視其肆，而爲曹錕所囚，幾瀕於危，國民軍入京之日釋之，然君堅辭徵聘，即日還鄉，掉頭不顧焉。張宗昌督魯，魯之地方名士，非趨赴其門，卽慮不測之禍，君乃至濟南爲中學國文教師，示無意政治，稍晦自全，其後復歸鄉。迨國民革命軍克山東，張宗昌走黃縣，往謁其家，君懼爲所脅也，乃避亂大連，再徙北平。故里多匪亂，不得歸。居半年餘，謬字爲生。今年十二月一日，竟以病歿於平底，七日移柩義園，家人未訃報，海內友好，尙少知者。嗚呼，中國歷代多奇才異行之人，其修養原則，先貴有守，有守而後能有爲，然自現代功利之說盛，風氣墮落，受高等教育者往往不知廉恥爲何物，便佞模稜以游泳衛從政者遍天下，故丁君之耿介，誠足爲當世風。而山東爲文明宗邦，近世則不振，三十年來，山東產軍閥最多，掇拾富貴者，率多鈔胥弁卒之流，而教育不興，寒賤無出頭地，老成凋零，人才衰謝，若丁君者，其足爲魯之靈光乎。近年國內盛宣傳廉潔政治，實則去萬里遙，若丁君未嘗自炫其廉潔，而一介不苟，行之甚安，自入政界，除薪俸外無所入，每月生活，數十元耳，此固士人之常行，而卽在今日革命黨治下，亦屬難能可貴。君近年來不口頭談革命，不作政治運動，惟其愛時惜世之心，實熾熱如火。其於最近政治，以其心無所私，故對於一

切進步之傾向，及有一端可取之人物，皆示以同情，而於凌亂污穢之現象，則疾之殊甚，君之毀損健康亦以此。嗚呼，自國會末期，議員爲世所詬病，政客之名詞與軍閥官僚同受厭惡，然其中實亦不乏堅貞卓越之士，正不可一概論，丁君其尤著者也。國會之亡，由於賄選，然如丁君者，於選舉問題發表以前，早已決然辭職，非惟不賄選，且保暇參加反賄選，自此七八年間，惟於斷碑殘籍中求其文字學之出路，豈不遠哉，而今者悄然離世矣。夫全國青年，積極方面，應各求能力之鍛鍊，事業之奮鬪，不必法丁君，消極方面，則如丁君之氣節標度，誠足爲一代之範，斯人不壽，可勝悼哉，悲夫。

人民與政府

(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近代中國人民最普通之政治觀，爲罵政府，若曰人民一切不幸，皆政府之不良致之。苟有良政府，則國家地位，人民境遇，必不如此。斯言也，固自有其充分之理由，因過去任何政府實不良，不良且甚也。雖然，如何而後能有良政府？既有矣，如何而能維持其存在？關於此點，人民有何等責任？應如何努力？則一般人概不之論，而日惟以罵政府不良爲事，若曰：一切責任，皆在政府不良，吾儕人民無與也。

充此種政治觀之結果，無論何時，將永不能有良政府之出現！其理由有兩方面：人民不努力推倒惡政府，不時時鞭撻督責其現存之政府，則固有之不良政府既無倒，且任何時代之政府無從良，此一也；縱有良政府或可良之政府，然人民不擁護其政策，贊助其實行，則雖良政府或可良之政府，將不能維持其存在，即存在矣，亦不能表現其爲良

，此二也。

多亂之國，其人民往往怯懦而狡猾，中國近代卽如是。夫自常情言之，本不能責普通人民，誠以國家太無中心，無領袖，處羣雄割據之時，人民財產生命，太無保障，其狀如陷匪，如綁票，當此之時，人民最切迫之需要，只如何苟全偷生已耳，欲其不法懦而狡猾，不可能也。近年國民革命運動勃興之初，全國民氣曾一振，而自十七年統一初成，至近月戰終爲止，其間人民心理，又恢復近代一般狀態。蓋對中心懷疑，對領袖不滿，羣雄依然割據，生命財產依然全無保障，於是人民自近年異常之興奮，轉成最近極端之悲觀。此亦當然，不能深怪。雖然，今後情形則異是矣。今之政府，固尚不能充分表現其已良，然自戰事結束數月以來，則確表現其有良好的傾向，當局者對國家羣策諸大政，正勉勵以求，其中有數端，關係國家整個的利益，爲百年來必決之懸案，今在半途，正待貫徹。又民國以來人民所最苦者，爲不安的割據狀態，今則打破，已可充分判斷不至再有大规模內戰之發生。換言之，過去政府不能表現其有「良」之決心，亦乏實現「良」之勢力。今則「心」與「力」皆較過去任何時代爲優。然而基礎尙未盡固，政策尙未盡行。精神的物質的困難俱尙不少。人民苟從此不斷的加以鞭撻督責，同時擁護其良好的政策，贊助其實行。則可望實際的促成其爲良好的政府。反是，仍持怯懦狡猾之態度以對國事，則政府或者力不足貫徹其爲良，或者當局心理又墮落頹廢，仍終於不良。此誠國家千載一時之機，人民自身負有重大責任之時也。年來悲觀之心既流行，以爲當局盡一邱之貉，內亂循環，永無已時。然實際上則國事於邊壤之中，仍循各國改革之

普通軌道，逐漸進步。所慮者兩點，當局之墮落，與人民之消極。然當局墮落，猶可驅而去之；獨人民長持消極，不負應負之責，則建設前途之障礙大矣。政體如何為形式問題，民主與自由，要須人民奮鬥以得之。夫驅人民於兵戰擾攘之中，其事難；然平和奮鬥，則力所優為。而欲使政府成為人民的政府，必須人民努力加以鞭撻督責，以固其「心」。同時擁護贊助其良好政策之實行，以增其「力」。是以近代社會之政治觀，應及時改造。人民除責政府外，應自責；除罵政府外，應自罵。今當撥亂反治重大之時機，故願喚起全國各界注意者如此。愛國人士想不河漢斯言也。

約法問題之解決

(二十年三月四日)

本月二日中常會臨時會議通過蔣載于等十二委員之提案，聲明召開國民會議之目的「在依遵總理所示全國之統一及建設的目標，於三民主義的訓政範圍以內，確立本黨與全國人民共同遵守之約法。」同時推定吳敬恆王寵惠等十一人為約法起草委員。自去年十月三日蔣主席江電發表以來，四中全會所未能議定，一般社會所不敢繼續請求之大問題，至是而忽得正當合理之解決。在近今政局中，可謂最明快驚人之一幕也。

吾人對於訓政時期制定約法之必要，自十七年第二屆五中全會議決以來，已屢言之。去年蔣氏江電發表，即致贊同期望之意。曾屢為文主張其必要。最近論國民會議職權時，復申言之。惟首都空氣，在去冬四中全會時，開討論及此而不能決，其後反對論似占優勢，謂約法非總理遺教。最近一兩月來，在外觀的形勢，彷彿黨的意見已決捨此不

談。是以雖約法爲國民之願望，而數月以來，竟無人道之。此事實的情形也。吾人對於反對約法之論，始終抱兩種懷疑：其一，就問題本身言，反對者動謂遺教全部即約法。故無需約法，遺教浩蕩，包羅萬有，安能以法律視之？不然，遺教推論社會制度之究極的解釋，曾有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之言，設斷章取義，豈亦可認作法律？況遺教本有約法之主張，則誠如去年十月十七日本報所論「根據黨義黨綱，整齊條理，制爲約法，不但治者被治者權義之間有所遵依，即黨義政綱亦可因法律形式而大收普遍宣傳之效。爲政府計，爲黨計，皆絕對有利。」何以頗有人持反對之論？且持之甚堅！此吾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其二：就國民會講言，黨國既遵從遺囑，召開國民會議，自常理言之，必須辦一件國家大事，方能名符其實。而事之最大者，當莫若制定約法，確立訓政時期法治之基礎。本報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論國民會議職權文中，復論及之。主張「在憲法未頒布前，得要求政府提出訓政時期之公約，確定政府與人民間法律關係，由該會議決公佈，俾免重要法令時有變更，人民權利，易陷于不穩定之地位。」當是時，反對約法論似已籠罩中央，故避舉約法之名，惟要之確信非使國民會議制定一種基礎的法律，則此次之開會爲徒勞也。說者動謂國議目的，在討論統一建設，然不釋立法形式，統一建設，如何討論？是以最近社會無形中之感想，誠恐政府召開之目的，不過使發表一篇空洞宣言，以點綴昇平，並非真欲人民代表參預黨國大政。試觀全國輿論對國民會議之冷淡，當可知國民心理所在矣。雖然，此等疑團，自有前日中常會之決議，而完全解釋。即國民至此，始確知黨政幹部多數之主張，原符於國民之願望。從此凡懷疑於國民會議

將敷衍了事者，亟應改正觀念，熱心促成此制定基礎法律之事業，在吾人夙昔主張有制定約法必要者，尤表快慰之感也。

所可惜者，前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氏竟因堅持反對之議而辭各職，中常會亦即議決准辭。胡氏自五院制試行後，主持立法事業，成績卓著。關於黨的理论方面，亦多所發揮。其對於糾正吏風勉勵黨員之演辭，常為社會所推重，至於精勤任職，刻苦不懈，尤足為政界之範。惟關於解釋遺教，對約法事始終持反對之說。此次獨違衆議，寧辭職而不雷同，其見解過偏，而其態度堅決，亦有足表現書生本色者。乃竟因此實行辭職，殊令人惋惜不置矣。

政治之正軌與常道

(二十年三月五日)

連日因前任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氏為約法問題，與多數黨國人意見歧異，特行辭去本兼各職，經二日中央常委會議決照准。胡氏現在休息於京師郊外之湯山。以其地位之重要，辭職之突兀，一時遂頗引起世人之注意。實則胡氏此次之事，正為張溥泉君所謂「以真的言論，是紀律給予的自由，現在的辭職，是政治家負責的態度。」完全為政治之常道，絲毫毋庸詫怪。而政治家意見不同，公開辯論，祇須公私分明，確守範圍，又毋寧為應當歡迎獎勵之現象。故今茲之事，在上者可以無所用其諱忌，在下者更不必妄加臆測。蔣主席在紀念週上不云乎：「大義所在，應策公私之兩全。」然則又何所用其臆測。

決政治爲衆人之事，乃公而非私。故參與大政者宜忠於所職，忠於所信，不苟且以辜責，不依阿以取容，此正軌也。然而法治之國，於此有一限度焉，即多數取決之事，有發言權者於未決之前儘可獨伸所見，譁譁陳辭，一旦多數從同，則是已定，則少數懷挾異議之人，自處之道，或犧牲成見，服從多數，或引咎而退，遠避責任。二者皆爲正理所許，固又法治國之常道也。中國政尙專制，人好棲後，政界諱言論爭，官僚不解信仰，謬習流傳，以無是非，無善惡，無主張，爲游泳宦海之無上秘訣。積非成是之餘，謬異譟爲反對，視辯難爲鬥爭。如從前國會之罪惡，在於不能忠於職責，而世人非議之者，徒集矢於議員之打架搗亂。實則議會之不能無爭，爲世界一般之通例，而中國國會之弊，正爲爭之不得其道。乃國人昧於此理，責督議員，不依正軌，卒至民意機關，毀於自毀，此皆國民不知政治正軌與常道，不善匡扶所致也。方今國家尙在黨治訓政期中，自猶不足以言民權，然民衆師保之責，固應由國民黨團體負之，非一人所克擔荷。故今日諸大領袖人物，對黨對國，實負公同連帶的責任，其地位自與尋常官吏不同，其應公私分明，忠於所職，忠於所信，尤應在尋常官吏之服務觀念以上。苟因職務上信仰上見解各有異同，互相發生爭論，毋寧應爲民衆所歡迎。蓋必如此，政治乃可免於官僚化，國家乃可進於現代化。不過此際所當注意者，爭論應秉公心，態度勿流播激而已。此次約法問題，不特爲黨國要人之多數主張，抑且爲全國識者希望所在，胡氏違反潮流，譁執己見，誠哉爲一遺憾！然所懷不伸，絕裾以去，要不失出處光明之政治家風度。吾人雖對於胡氏之約法意見尙未能贊同，然於胡之能守政治正軌與常道，實無間言。且辯

聞胡氏反對約法主張攝政之一點言，其平日持躬之嚴，治事之勤，自信之忠，要與向來圓滑苟容，曲學阿世之巧宦俗吏不同。吾人以為胡氏之去，本身誠有其應去之道。然政論之不必諱言有爭，國是之應當公同研討，逆料袁袁諸公，於胡氏下野之後，專策專力，當必有以慰世人之望，泯民衆之惑，則又無待吾人之贅論矣。

抑吾人尤有感者，政治意見，既不能無爭，要當以言論作工具，以多數決從違。蘇俄黨治，號為極嚴，然而黨內政見之辯難駁詰，實公開為之，特於一經決議之後，即不許更持異議而已。英國立憲政治，最為先進，然而現在勞動保守自由三黨中，實各有異端份子，勞動黨之急進派莫斯勒氏，邇來甚且倡為設置獨裁官五人，執行非常政治之議，政界駭然，紛紛評議。由此可見軌道內之論爭，無論法治黨治之國家，皆應容許，蓋不如此則政治必腐化，國家必退步。而人心不平，無所發洩之結果，又難保不激而出於正軌常道之外，斯其為害國家，或轉在劇烈的政見辯爭之上。吾人根據此義，認為中國政治仍宜保持正軌常道。凡持意褊狹，故意與人立異者，固不可為訓，而遇事無所可否，趨俗俯仰，依勢力為轉移，亦決非盡忠職務，効力黨國之道。應如何權衡得中，不激不隨，是在主持黨國大計者有以優容獎進之耳。

中國今後之婦女問題

(二十年三月八日)

今日為國際婦女節，年年此日，中國各大都會皆開紀念會，以祝世界婦女解放運動之成功。勉中國婦女之進步，今年亦然。天津今日亦有所舉動，願乘此機會，一述吾人

對於女界之希望。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自法律上言，已完全成功，自事實上言，則十分幼稚，此中國與任何國家不同之特殊現象也。近年各國大抵皆許婦女參政，英美德等先後取得普通投票權，經濟上教育上，亦大抵取得平等地位。蘇聯國體特殊，一切不分性別，則代表解放運動之另一種形態。日本關於此點，最為落伍，然本屆議會，衆議院已通過「婦人公民權案」，許婦女在地方行政局部參加。是可知婦女解放之世界的潮流，已漸撼動日本舊思想之陣營，從此逐漸進步，終底成功，無可疑也。惟除蘇聯外，各國婦女運動之逐漸成功，皆經長期之奮鬥而來。婦女智識能力，實際上與男子躋於平等，然後獲得平等投票權。故一旦達到政治的解放以後，婦女之行使參政權，較諸男子初無遜色。英美選舉，近年即大受婦女影響。麥克唐納內閣之成立，胡佛大總統之當選，皆與婦女投票有關。故如英美婦女，不僅得到平等之待遇，且實際能行使其平等之權力者也，中國情形則略如蘇聯，蓋由執政之黨自動的以法律解放之，非婦女鬥爭之結果。試略舉婦女最近由法律上自然取得之權，曰財產平等繼承；曰婚姻自由；曰夫妻平等；曰政治上教育上無性別之限制。簡言之，凡各國婦女一世紀來所鬥爭成功或尙未成功之各種主要權利，中國婦女今日已天然取得之。尤其自本年五月五日民法親屬繼承兩篇發生效力之日起，中國婦女在社會上及家庭中，完全一變五千年來之卑弱的地位，一躍而與男子平等，此誠可謂解放運動之大成功，應為亞洲多數國家婦女所羨慕不置者也。雖然事實狀態，果何如乎？中國大多數人民無教育，乏政治能力，男子亦然，本不僮婦女。惟男子皆負謀

生責任，除少數有產而好閒者外，多數皆為營生而勞碌，無業及失業者，為數固多，但係求之不得，非甘於無業。一言蔽之，大多數男子，妻之對生活有責任觀念也，女子則農工社會中，尚與男子分擔責任。至中流以上，多以寄生者自居。愈富貴之家，或覺責任愈少。雖受高等教育者，亦往往如是。其明證之證據，即愛裝飾，慕虛榮，嗜娛樂，除生有子女不得不盡撫育之勞外，惟盼男子儘賺錢，自己儘享樂，不惟對社會國家無責任心，即自己之生活，亦認為責在男子，一般婦女之心理，大抵然也。夫解放婦女云云，解放之使其獨立平等之謂耳。然如上述之心理狀態，即本身已不願獨立平等，雖法律解放，有何效用？且不惟無效也，恐更足以害之。試就財產權言，倘只望繼承遺產，不求自作事業，乏處世智識，無理財技能，而加以裝飾慾，虛榮心，是結果不僅徒耗血親之財，且更易壞自己之品。自社會的眼光論，徒為消耗資財，亦屬有害無益。新民法，財產權與婚姻自由權，同時賦予女子，然使婦女不根本覺悟，養成獨立平等之能力，則兩權在手，危險殊甚，青年女子之有產者，更易受誘惑之環攻，增墮落之機會。無益人羣，有害自己，衡以解放，適得其反矣。是以吾人願喚起全國有智識婦女及一般家庭之嚴切注意。中國今後之婦女問題，性質甚簡，只在養成獨立平等之能力一點，法律上已取得一切權，只問能否行使，故能力問題，乃今後唯一的問題也。夫能力非一種，智識技能皆為所需，然尤要者，在改造心理，中流生活以上之受教育婦女尤宜迅速覺悟。吾人敢斷言，凡欲為新時代婦女，欲不負法律上所賦予之地位者，最低限度必須本身先脫離衣飾化粧之奴隸，先打倒裝飾慾與虛榮心，然後有談解放之資格。其次必須在此建設

新中國之大事業上負一部分一種類之若干責任。勿甘於社會的寄生者之地位。以上兩項，凡受新教育者，負責尤重，誠以農工婦女，本不裝飾，亦本來勞動，其所缺者，只智識。而中國教育，現尚限於少數人享受，故受教育者皆中流以上之家，所有裝飾虛榮之害，亦以中流以上生活之婦女為最。夫未受教育者不必論矣，凡曾受及現受新教育者，則本負改造社會之責任，故尤當先改造自己之精神生活，表示中國新時代婦女應有之風度，然後進一步貢獻其所學之智識技能於全國農工社會之婦女大眾，以增進其精神上物質上之能力，誠能如是，則中國之婦女解放運動果然成功矣。全國女界先進，其以為何如也。

青年思想的出路

(二十年四月十二日)

昨有投書本報摩登欄，以「青年思想的出路」問題相詢者，其詞甚懇。茲略其原函，而貢獻吾人一部分之意見如左，願與全國為思想問題煩悶之青年共討論之。

為思想的出路而感覺煩悶之青年，乃社會最優秀最有用之一部分，人類之幸福，世界之進化，皆賴此輩求之，就中國論，亦只患青年無思想，並不患青年有煩悶。新中國之建設，必完成於今日真正感覺煩悶者之手也。是以吾人對於真為思想出路煩悶之青年，實衷心感覺同情與愛惜。夫所以煩悶者，無他，世界一大事而已。人類行為動機之最貴重者，為因愛人類之故，而欲求人類共同永久之幸福，達到世界永久之和平，古今東西志士仁人所思索所努力者，皆為此一大問題，其所以煩悶者，用何方法，始能達到此

目的是也。此一大問題之中，尚有最切身最急迫者，則時代的區域的問題，人類固憧憬未來，不能不解決現在，雖博愛人類，不能不先救濟本族，是以志士仁人，無時不應有兩種煩悶；其一，如何措世界人類於永久幸福和平，其二，如何先增進現代本國人民之幸福和平，而後者之煩悶，在亂世弱國為尤烈。

中國優秀青年，利己心少利他心多之青年，對茲世界，處此中國，滿目悲哀，發願救濟，其感煩悶而求出路，誠當然而必然之事。抑惟其有此等為求人類求同胞幸福而思索而煩悶之青年，中國民族始有生命，有前進，亦惟其有此等青年，此頹廢的怯懦的冷酷的社會始感覺能救濟，始令人不悲觀。

然則為中國現在之青年計將如之何？曰：坦率言之，吾人亦感覺煩悶者之一部分也。是以吾人之能力，殊不足為青年解決出路，僅願向青年貢獻解決出路之方法。蓋以吾人所信，最後解決此世界一大事，仍在智識，易言之，在科學。古代志士仁人多矣，以中國論，亦嘗產生幾許可敬佩可歌泣之人物，然數千年來，絕少百年之小康，此一大民族，在號稱東洋文化的陶鎔之中，而終古貧愚，人民百分九十以上，常不能樂其生，西洋古代，亦類中國，治時少而亂日多，人民享受極劣，戰爭無已時，誠無他，古代人類之智識，不足解決此一大問題是也。近代世界文明之發達，由於自然科學之勃興，此西人對人類之一大貢獻，中國上古，雖早有發明，然發達中止，故自然科學之功績，不能不讓自族。抑自此等科學的利用厚生之道大興，人類生活，完全一變，而弊害亦隨之，於是社會科學繼之崛起，將就工業革命後新時代之狀態，用科學方法，以謀解決數千年

未解決之一大問題，此種努力，今仍在各別考慮及試驗之中，雖依然未得解決，而人類智識，已較豐富，較正確，繼此努力，必有豁然貫通之日也。中國青年凡欲成第一等人者，俱應矢志為同胞求幸福，進一步為全人類求和平，此種志向應一致抱定，不可為曠廢的怯懦的冷酷的人物。至於本身的出路，則宜就才智所宜，分為兩部分邁進；其一，趨自然科學，加速度的學習西人所已能，更發明其所未能，求現代的利用厚生之技術，以救中國同胞之窮；其二，則趨社會科學，根據外國學者研究結果為基礎，再思索之，討論之，以求真理最後之歸宿，決中國永久之針路，此二者，互相關聯，而同為有用者也。至於對於國家人民目前之困難與苦痛，凡有良知者，焉能不關切，不焦慮，惟在智識未充實之青年，與其廢學奔走，毋寧致力學問，蓋人類為利他的遠大的目的，固應不辭一己之任何犧牲，然第一，必須先充實發展自己之能力，擇一效果最大利他最宏之途徑與方法，而貢獻自己於人羣，否則為自暴自棄，第二，共同行動，必須擇人，然擇人極不易，往往有純潔青年徒受人累，既害己而不利羣，是以非認真證明志同道合，不應與人負連帶責任。方今黨國訓政，責任有屬，吾人類勸天下青年之尙感煩悶者，勤研究，慎行動，俱勉為第一等人，同時勿作輕率之犧牲者，庶幾減少時代的悲劇，而冀將來能有真智識真科學，以解決永久和平幸福之一大問題焉，此吾人竭誠希望者也。

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

（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本報創刊於清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即一九零二年六月十七日，以中華民國二

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發行滿一萬號，其去三十年初度，餘二十五日，同人謹於今日徵文中外，以誌紀念，而爲之辭，辭曰：

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爲報紙。大公報其一也，中國之衰，極於甲午，至庚子而瀕於亡。志士用是發憤呼號，期自強以救國，其工具爲日報與叢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報爲大公報，蓋創辦人英君愷之目擊庚子之禍，痛國亡之無日，糾資辦報，名以大公，發刊以來，直言談論，傾動一時。入民國後，英君漸老，社務中衰。民國六七年曾經整理，營業再振，復因頓挫，至十四年冬而休刊。現在服務本社同人之接辦，爲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英君創辦，承庚子八國聯軍奇禍之後，同人續刊，則當國民革命運動勃發之時，此三十年來，中國受內憂外患猛烈之壓迫，舊秩序已崩潰，新改革未成功，國民苦痛煩悶揮扎奮鬥之狀，實表現於社會一切方面。本報誕生成長於此時代背景之下，而前後同人復同爲親身經歷甲午庚子以來之痛史者，今當紀念本報一萬號之日，而回首此三十年之中國，誠感慨萬端，不能自己者也！以清末壬寅前後與今日較，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實已經重大之變遷。蓋由帝制以至共和，由憲政以至黨治，由籌備立憲以至國民革命，就中國論，爲開創五千年來未有之新局，就世界言，亦足包括其數世紀進化之階段，然民國以來，其實質未變，或愈變而愈烈者，則民生愈困苦，吏治愈貪污，教育實業，俱少進境。民國十數年所增加者，徒爲若干軍閥買辦與無數游民盜匪。蓋有清末之僞立憲。而後起辛亥義師，復因北洋之僞共和，而後有國民革命。此雖近代史上之兩個時期，而實一大問題之繼續演進，而迄今未臻完全解決者。是以三十年

來，本社前後同人之苦痛煩悶，同時即為四萬萬同胞共同的苦痛煩悶，今猶有待於掙扎奮鬥者也。近代國家報紙負重要使命，而在改革過渡時代之國家為尤重。中國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論報國之風，自甲午後而大興，至庚子後而極興。然清末南北著名報紙。民國後多受壓迫而夭折，新興報紙處高壓之下，亦鮮能發展。報獄疊興，殉者無數。其規模宏闊之報，或底外力以營業，或藉緘默以圖全，近十餘年來，除革命機關報之非商業性質者外，求如清末報紙之慨然論天下事者，反不多見。現在同人等之投身報界也，早者始於辛亥之役，其晚者亦多逾十年以上。浪跡南北，株守徒勞。故於十五年天津反動政治最高潮之時，更毅然接辦本報，再為鉛刀之試，期挽狂瀾之倒。歲月忽忽。又數年矣，而所謂言論報國者如何？際茲紀念，悲愧交并矣，此同人今日願訴諸全國讀者諸君者一也。

雖然，亦有可略告慰於國民者，自英君歛之創刊，以至同人接辦，本社營業，始終賴本國商股，不受政治投資，不納外人資本。同人接辦之日，深感於中國獨立的輿論之亟待養成，故進一步決定以微資獨立經營，不為一般之募股，負責同人並相約不兼任政治任何有酬之職務。當續刊之第一日，嘗以四事昭告國人；曰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曰不賣，「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一曰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

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爲公衆喉舌。」曰不盲，「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詎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以上四端，爲在當時環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勵之最小限，今者檢查過去，幸未背創辦人之精神，得勉盡同人公關之誓約。雖然，其志是矣，其效則微。現代任何事業，無不受社會連帶原則之支配，當本報續刊之日，正南北大戰之時，天津在舊式軍閥政治之下，全國處空前革命巨潮之中，試回首此數年間，從張緒督直，至北伐成功，從督閥衛戍，至中央討伐，從國共混淆，至清黨剿匪；從張兩亭開府北京，至東三省擁護統一；其變化之劇烈，動如南北之極端，本社同人微論智力上應接不暇，卽事實上亦障礙叢起，雖依時立言，勉效清談，然亦有時不能言所欲言，或竟不免言所不欲言，其牢持斷舵以與驚濤駭浪戰者，惟賴其無成見，無背景，不以言論作交易，不自甘爲盲從，盲信，盲動，盲爭之一點精神，或足以邀天下之共諒而已。且因戰事屢興，營業損失，金價昂貴，打擊尤重，而因華北商業之蕭條，廣告發行，皆受嚴重影響，營業既不能充分發展，兼紙面之整理，新聞之充實，皆不能如計畫以行。同人雖薄具經驗，志切改良，而限於環境及能力，實未能貫徹其理想於萬一！今當發行第一萬號之日，縱自省志趣未衰，而無奈成績太少。念各界之同情，感萬分之悚懼！此同人今日願訴諸全國讀者諸君者又一也。

惟念中國自國民革命運動勃發以來，精神上實有顯著之進步，而世界經濟潮流，復迫令中國必須工業化，科學化。以政治言，必須民主化，及社會主義化，在近世中國中

，代表此時代潮流而率先奮鬥者，首推孫中山先生，故經三十年之混爭，而中國統一於其三民主義原則的指導之下，此時代的必然之事實，非無因而至者也。中國將來政制之演進，與政治人物之浮沈，誠不可預知，而有可絕對斷言者，曰：一定前進，其前進之目標，必達到全民樂利進步，與國家自由平等。而為達此目標之計，國民必須更聰明，更勇敢，更廉潔，更富於智識，更有犧牲小己服務大眾之決心。而更須先之以教育及宣傳。故在此新時代中，報紙任務更趨於重大，而其經營方法，乃更趨於複雜及繁密。本報過去，少所成就，同人學識，尤淺陋無狀，誠不足以負喚起輿論之重責。惟追念中國近代之苦痛，感於時勢之所需，深願貢獻此一路有基礎之小事業於全國國民之前，自今日始，更願聽全國國民之指導督責，而期其援助與合作。蓋同人始終抱一理想焉，以為輿論之養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國最高智識之權威，而辯論，而研究之，最後鍛鍊而成之結晶體，始為輿論。依此輿論而行之政治及社會事業，始能不誤輕重緩急，不入迷途。國家果有此等輿論，始可永免內亂，可不受障礙而邁進。夫報紙者，表現輿論之工具，其本身不得為輿論，即同人自念，其所有者，惟若干經驗與常識耳。建國大業，何知何能，是惟有公開於全國國民，請求其充分指導，督責，援助，合作，敢望全國之政治家教育家各種科學之專門家，及各種產業之事業家，凡所欲言，可在本報言之，其互辯者，在本報辯之。凡在法律所許之範圍以內，同人決忠實介紹，聽國民為最後之批判，期以五年十年，中國將能形成真正之輿論。抑中國地廣民衆，交通未開，中國人不惟少知世界，且少知中國。而中國現狀，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人口為鄉農，在今日工業幼稚

之時，農爲國本，而鄉間狀況，都會不詳，是以中國革命之第一要務，爲普遍調查民生疾苦而宣揚之，此固報紙天職，而力亦不逮，故必須望全國讀者之努力合作，凡屬真確見聞，隨時不吝相告，期使本報成爲全國人民生活之縮圖。俾政治教育各界隨時得到參考研究之資料。倘以爲本報言論有謬誤，或同人之志趣有疑點，以及對於報紙一般內容之不滿意，凡所批評，竭誠接受，隨時改進，惟力是視。此同人今日願訴諸讀者諸君者又一也。

本報於十五年續刊第一日，曾曰：「報紙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爲國民宣傳正確實用之智識，以裨益國家，宜不媚強梁，亦不阿羣衆。而其最後之結論曰：吾人惟本其良知所指示，忍耐步趨，以求卒達於光明自由之路。」今當紀念一萬號之日，同人敢誓約於國民者仍如此，同人今日敬謝賜文題辭之國民政府各省市政府各局諸先生，學術文藝界諸先生，及應徵批評之一般讀者諸先生，而各方邦政府當局及學界報界諸先生賜文本報，以致對善之意於中國國民者，非特同人之光榮，宜爲公衆所同謝。本報過去既賴政府國民各方面之擁護，得以漸臻發達，今後更願挾全國讀者之同情與援助，謹隨國民之後，努力解除國家人民之苦痛煩悶，掙扎奮鬥，一掃近世以來之內憂外患，以求光明自由的重新中國之成功。

望人人牢記約法第八條

（二十年六月二日）

「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帶捕拘禁者，其執

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

此中華民國訓政時間約法第二章第八條保障人權昌明法治之莊嚴規定，自昨日起已發生效力！

全部約法，已於昨日公布；是全文八十九條，皆於昨日起發生效力，不獨第八條。願吾人今日獨懷舉此條以喚起全國注意者。第一：約法多原則的規定，惟此條最具體最明確。第二：約法條文有非立時所能行，或雖行而非立時得明其效果，惟第八條簡單明瞭，全國到處皆能一時實行。而一經實行，則立時獲得效果。第三：第八條所規定，與人民權利關係最密切，最緊要；其性質範圍，亦最普遍是也。

吾人類深信國民黨及國府當局確有實行約法之誠意，此八十九條之煌煌法典，絕非粉飾昇平之工具，實將以奠定國基，啓發憲政，期四萬萬人民以共守共行。雖然，約法之規定多矣，只以第二章人民權利義務而論，自第七條起至第二十七條止，所舍事項，共二十餘種，然此都冠以一非依法律不得……「或依法律有……」。是約法雖自昨日起公佈施行，顧此二十餘項之權利義務，則依然未明瞭，未正確，此究竟適用如何。尚繫於各種普通法律之內容。又如生計教育各章，其規定者，為政策綱領，其事非全國同時立刻舉辦。至中央地方權限，及政府組織二章，則為政府自己實行之事，非與一般人生活直接有關。是則約法雖已公布，然人民尚不能知其是否已實行，或雖實行而人民尚不能即時理解也。吾輩思之：黨國既公布約法，約法最重要之意義，即在於確定人民

權利義務，而政府當局所以昭告人民者，既曰約法已公布，已發生效力，則吾人必須請求政府先立時辦到一件大事，易言之：先明確實行一個條文，使我四萬萬人民立時得到約法之恩惠與保障。吾嘗本此意而求諸約法八十九條之中，則幸而有惟一的且重大的立時能實行亦立時應實行之一條，即上述之第八條是也！

嗚呼！民權之摧殘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則為關於人民身體之不法的摧殘！其最多之例，則公安局等任意濫行羈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羈押不審。夫有罪處刑，國家不為苛，人民不能怨。惟一切地方一切人民之日常生活，其最視為天外飛禍者，則偶受嫌疑而被逮捕被監禁，羈押甚久，呼籲無從。迨證明無罪，則已枉受數月甚至數年之囚禁；且縱屬於罪，亦多遭數旬數月數年之羈押。尤可痛者，警察機關動輒踐踏人權，肆作威福。蹟小違禁事項，往往即加拘禁，其犯刑事嫌疑者。則故意稽遲，不送審判機關。哀我人民，其受此種冤刑，小而耗財廢業，大而毀肢體損生命者，通全國計之，一日之中不知有幾千百人！此誠政治上之最大黑暗，為革命時代須臾不能容忍者也。惟其然，此次公布之約法第八條，誠保障人權最有效最急需之手段。吾人既感謝國民會議制定之盛意，及國民政府實行之誠心；則當此公布之日，敢大聲疾呼，請凡於昨日全國各處慶祝約法公布之各省市各級政府各級官吏先牢記此第八條！請一切人民亦牢記此第八條！國省市縣各政府其知第八條已生效力，而務必實行！一切人民亦應自衛其權利，而務必要求其實行！第一：官廳凡逮捕拘禁審問處罰，須宣布根據何法律；其受者，須問其根據何法律，倘非法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則可根據第八條訴之於上級政府

。第二：一切省市縣之公安局等若逮捕拘禁有犯罪嫌疑之人民，至遲必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內移送審判機關；其以一警事項而被捕者，則二十四小時以內釋放之，否則亦須送審判機關！公安局等須從此自知已無拘禁人民逾二十四小時以上之權！有逾之者，即為抗違約法，其罪可以解釋至大逆謀叛。而受嫌疑之人民，應隨時根據第八條，擁護自己權利；倘被拘過二十四小時，即可控告該機關於上級政府。第三：既送法庭矣，法庭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內提審之，有逾此限者，亦為違抗約法。而凡因嫌疑被控之人民以及其友人親屬，皆可根據此條，直接請求或代為請求於二十四小時以內提審。審判機關如不從，則本人或他人皆立時可訴之於上級政府。以上為第八條通用之範圍。而其下第九條復規定「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則我四萬萬人民關於身體有自由之保障，第八條可以完全包括之。政府其嚴厲訓令各級官廳！人民其努力自己擁護權利！自昨日以後，凡國府版圖之中，而發見違抗約法第八條之事；而政府雖知之而不能糾正，或政府不知而人民自身不肯伸訴，前者為政府無意行約法，後者為人民不配享法治，則昨日全國之慶祝為多事矣。吾人願神聖約法，故願先神聖第八條，將以此條是否實行，以下約法全部是否有效！全國人民其共擁護此條以擁護自己之基本權利，此吾人所竭誠希望者也！

讀日俄工業參觀記感言

（十六年六月四日）

本報近日連載有兩種極注目之通訊，其一：為塘沽技師團尉劍生君寫寄之赴日參觀

記。其二：爲本報特派員之遊俄通訊。赴日參觀記即將結束，本報赴俄特派員亦將由高加索方面就歸國之途。是以關於日俄工業之一部分情形，由過去所載通訊：已可判明其一斑，而我國政府人民，應由此得到重要有益之教訓。

赴日參觀記中所紀日本著名工廠不下數十，此多限於化學工業之一部分，而有代表的性質者。吾人雖於工業爲門外漢，而讀鑄劍牛酒訊所紀，真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日本工業製造之發達，至於此境，殊足令中國生羨愧憤之感。日本天惠其薄，富源有限，其工業之成長純由勤勉的人力；中經歐戰之機會，日本工業遂漸達於獨立自足之境。試觀參觀記所載凡化學工業殆應有盡有，且精益求精。日本全國市上，日用物品，殆完全國貨，而其生產之一大部分，則以中國爲尾閘，近且集中力量研究在華設廠製造之方法，今日金貴銀賤之大風潮，本爲中國自興工業之機會，今此機會將依然爲日本工業界所利用。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國一切賴舶來；日本且歎「不景氣」，中國前途更是何等結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懼者一也！

蘇俄五年計畫，年來甚惹世界之注意。本報特派記者赴俄考察，其欲爲得一明瞭印象，以供國人參考。今觀特派員屢次通信，不得不承認蘇聯建設規模之大，及其進步之猛。即專論工業製造方面，如最近通訊所述烏克蘭工業區情形，及今日所載大水力電廠情形，已足令人驚歎不置。或者曰：蘇聯特許外人參觀者，皆其特可參觀者也；此外或別無所有。曰：縱如所言，蘇聯別無可觀；而僅此可觀者，已足爲中國所深羨。夫俄爲工業幼稚之國，其歷史猶淺於日本，科學技術，去西歐猶甚。蘇聯現政府之可稽者，則

在有整個的遠大之計畫，自根本上建設起來。以時計之，革命以來，僅十餘年，拚命建設，不過數年，而成績彰著如此。其原動力工業及其他重工業，既漸有宏大之基礎，則寧電氣化之理想，行將着實實現，不惟一般工農業將聯帶發達，且其政治基礎亦將因而臻於穩定。中俄接壤，影響重重，彼我相衡，如何應付，此吾人所大感恐懼者又一也！

抑觀察日俄情形，可得一種明瞭之教訓；曰，中國苟努力，凡日俄所能中國必能之。不努力，則經濟滅亡，勢無可逃，其期且不在遠是也。中國人喜談政治，作政爭，實則今後立國之基礎，完全在經濟。易言之，完全在工農之科學的建設，任何政體之政府，如不能盡力於此目的，必不能長存；一般國民如不努力於此，必受國際壓迫以至於滅。然科學之建設，在中國今日理論上應至易，而事實上又至艱。蓋即參考日俄現狀，足知中國建設有極好之先例可做。中國為無工業而有富源之國，亦資本主義未形成之國。故大體方針，凡重要工業，應積極經營，此可學蘇聯。而中國原料豐富，地方遼闊，因地制宜，獎勵製造，此可學日本。彼等建設及改進之經驗，中國可不經任何迂途以得之。故問題只在幹不幹，無所謂能不能，此理論上可以樂觀之點也。然近年趨勢，中國私人資本之工業，除極少例外，殆無不虧賠。新式者無論，即純粹固有之產業，幾全部不振，茶絲磁器，無一不衰。昨日滙電，絲廠且將全部停業矣。是以在現狀之下，以私人資本創辦大規模工業之事，殆完全絕望。故建設之前提，非望國家主辦大工業不可；非大體上爭步蘇聯不可。然中國國家尚在政治不安定之狀態中，此數年來，國家曾發行

六七萬萬公債，而俱不幸耗於不生產之戰爭或政費。至經常財政收入，更無暇投資於生產事業。是以統一數年，而建設上迄不能作第一步之出發。如何能化除政治上之恩怨，使共援助政府，鞭撻政府，休養軍隊，停購軍火，在和平狀態中，集中備有的財力向建設方面邁步出發？此乃目前尚未能解決之一大問題，事實上猶呈悲觀現象者也。今當粵事糾紛之中，願提出此一大問題，促全國政治上負責者新加注意。其意無他：中國之惟一出路，在如何節省國家財力，一面保護私人企業，迅速使全國工業化學化——整個計畫，應參考蘇聯；一般製造，應步武日本。中國得此出路愈早，則愈有救，遲則有混亂而滅亡之危。然為達此目的計，必須先求政治安定，欲政治安定，必須指導民衆的黨的本身先泯恩怨，停鬥爭，羣策羣力，共向此惟一之目標前進。凡政治上有抱負者，寧會政權，棄軍械，而作一國營工廠或國營農場之管理人！必政界人才俱有此覺悟與興味，然後中國建設庶幾有成。而新時代之英雄，必須有此等覺悟之人無疑也。世有同情而削導之者乎？為之執鞭，所欣慰焉！

再論日本大陸政策

(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日本對滿之為新標榜積極政策也，始於月前之任用內田氏為滿鐵總裁。當時東報盛傳幣原外交有一大轉捩，而以對滿蒙問題為重心。內田任命發表後，東報紀載此為內田與幣原意見一致之結果；所傳內田意見有三點，曰：日本負責維持滿洲治安；曰：日本應依其特殊關係，確保其在滿洲之經濟上之自由；曰：滿鐵應採二大幹線主義，要求中

國承認日本實行吉會鐵路敷設權。同時日本軍制改革計畫，自五月初旬開始會議，至六月末決定，本月一日陸軍省有聲明書之發表。據東報所載軍制改革案之要點，為駐朝鮮軍隊增加一師，及駐滿部隊改為永駐，不採瓜代辦法。而會議之時，其參謀總長所述理由，謂「現在日本國如作戰，以大陸作戰為其基幹，故應於一朝有事之時，急調有力部隊於滿蒙方面，以判先機。」陸軍大臣贊同其說，謂「將來作戰時，由朝鮮派兵，較由日本內地派兵，輸送迅速，作戰有效；故朝鮮增兵，非以維持治安為目的，應以用兵作戰為目的。」以上兩端，一關滿鐵方針，一為軍事計畫；而性質上復密切關聯，反映日本最近大陸政策之輪廓。

萬寶山案，朝鮮各地大舉殺害華僑案，適起於日本此項大陸政策發軔之時。辟原又復於萬寶山案引起後，有極嚴重之聲明，甚至謂難保不發生第二慘案。是以朝鮮暴動發生以來，吾人為根本救濟計，一再論及日本大陸政策，希望彼邦朝野詳作考量，其中關鍵，昨報已言之詳矣。吾人審思，中日外交之重大性，最近實日益增加，鮮案起後，中國政府力持鎮靜，社會方面，亦絕未發生任何報復的風潮。雖然，另從一方論之，此反可證明疑難憂慮之嚴重化，深刻化，倘日本不洞察形勢，冥意孤行，此時所種不幸之因，他日將成重大之果；自東洋全局論，今日或為安危治亂之關鍵。夫吾人不知日本大陸政策之真相如何，然以意度之，自蘇聯革命後，日本久認為大陸無敵手，而最近忽增兵朝鮮，準備戰時用兵之便利，此當然為鑒於蘇聯軍備之進步，故為儘早之預防，但事實蘇聯五年計畫為軍事工業之建設計畫，而其第二之五年計畫，則注重發展亞洲之鐵路

網。現在蘇聯羽翼未豐，歐洲多事，故日俄之衝突，暫時不能想像；然蘇聯既日整軍備，且着着東進，則日本今日準備對大陸之設防，亦自爲題中應有之義。雖然，中國人所最不解者，夫不言防俄則已，苟言防俄，則問題中心，全在中國。日本不與中國事實上結成鞏固的親善關係，不扶助大陸主人自維持大陸，則在吾人想像中，日本絕無法策其對大陸設防之萬全，况更探壓迫的方法以臨中國乎。中國與俄，接壤萬里，而中國有四萬萬以上之人口，其人民大多數爲極貧者，學生青年思想之急進化激烈化，復爲年來不可掩之事實；是以防俄禦赤之道，端賴中國爲健全之發達。凡反俄國家，皆對華放棄帝國主義的策略，平等相親，正當互助；如是中國物質上趨於繁榮，思想上歸於平靜，中國之力，卽足障狂瀾之東流，爲遠東之保障，此中國之所望，應亦爲日本之所利也。不然，俄勢東侵，而日本西進，赤白夾攻之下，中國現在社會之中堅部分，一旦不能抵禦實際上思想上之各種侵略，則此茫茫大陸，甚且爲時代惡潮席卷而去，誠不知日本政治家所謂大陸政策者，彼時將如何實施而獲效也？夫今日局面，迥異於日俄戰爭之時。三十年前，日本可以獨力講大陸政策，今後則未必。蓋人心劇變，問題複雜，僅軍事上數字的計算，不能爲解決一切之標準。爲日本計，其國防最安全之道，在信賴中國之穩健的進步，然欲如是，則對東省問題必須尊重我主權，顧全我利益，彼此相安，提攜並進。不然，若常使中國人民感覺危懼與威脅，縱目的貫澈，亦得不償失，此乃「自壞關萬里長城」已耳，大陸政策之謂何哉？

幣原認禍源在宣傳

(二十年七月十八日)

自本月三日起迄七八日之朝鮮暴動，尤其平壤之大慘殺，誠現代人類愚劣的悲劇之一幕，豈特我平和營業，無端遇害之華僑，甚至婦人小兒，為可悲可憫；即彼瘋狂逞兇之朝鮮暴民，縱令其為自動的行為，苟一察其環境知識與其所受之宣傳，則亦覺其行可惡，而其愚可憫。夫萬寶山案者，淺言之，農民爭地而已，有以掘河為利者，同時有因掘河受害者。姑撇開一切國際關係不談，即假定鮮農種田為有合法權利，然農民爭地，何國無之？何地無之？況其事要須官廳批准。無論何國，遇有雙方農民爭地，而其事且未經認可者，則當然出而制止一方之行動，進而調和雙方之利益，務使爭議解決，而後衝突不起，此誠極平凡極常有之事件也。任如何推論，此事何至激動朝鮮人仇華之感情，竟釀出空前慘殺之事件？當此大錯鑄成之後，吾深信一般朝鮮良民痛定思痛之感情，斷不在中國人民之下耳。

最淺言之：慘案之起，由於誇大的宣傳；此日本幣原外和所自認者。據十二日大阪每日新聞云：政友會四議員十日訪幣原外相，詰問「軟弱外交」。其質詢問題之一曰：朝鮮騷擾事件，竊認為發端於幣原氏之軟弱外交，公意如何？幣原曰，一向未接完全報告，原因不能洞明；但大約因萬寶山案向朝鮮方面顯然誇大報告之結果，而使人心激化。一夫政友會所理想之強硬外交又是何種境界，如何扮演。姑置不論。幣原外相而承認萬寶山案宣傳之誇大，則其誇大可知矣。作誇大報告者之一人，朝鮮日報長春支局金利

三·十四日在吉林之吉長日報登載漢文之謝罪聲明書，十五日在遠東旅館被朴昌辰擊死。其聲明書之第一段文云：在萬寶山事件發生之時，鄙人因為不會中國語，不能往訪中國人，探知事情，而迫於急速報道之必要，採用長春日本各機關之宣傳的材料，轉送登載於朝鮮京城朝鮮日報上。奈料這些材料，究竟都與事實多有差違，而在今想及，這些說報大有影響於在朝鮮各地演出之排華暴動，深為痛恨，所以鄙人痛感這次過失重大，……」最末云「……訛報本國，遂致兩民族人於衝突之慘境；因悔前過，敢以聲明鄙人之罪過，以謝中韓兩民族。」夫宣傳誇大之害，幣原外相且自認之，則鑒於此次不幸的悲劇，誠不得不望日本公私各方面從此改良宣傳方法，尤其關於中國東省之中日或中韓各種爭議事件。吾人唇舌痛念，豈特中韓民族感情應尊重，應維持；中日民族感情，亦當然應調和，應融通，此非僅由國際利害論。人類交際，當然如是。惡劣慘劇之奏演，事過追思，定感寡味，自文明名譽言，一時之快意，不能掩百世之痛悔也。由此而論，吾人首望日本同業者從此注意不可事事作誇大宣傳。譬如鮮農問題，倘平日翻閱日本報紙，則可見凡紀載東省鮮農問題，從不離「壓迫」或「驅逐」字樣，問題個個之真相，則不細考。又近一二年來，常紀載中國排斥日本在滿洲之勢力，損害日本在滿洲之權利，日本民心受刺激不少。究之，日本何等勢力曾受排斥？何種權利曾有損害？日本各報紙對於日方在中國東省公私行動之為中國人民所不堪者，極少作改善或糾正之詞；而遇爭執問題之起，輒作誇大宣傳。誠不知現在達於文化高度之日本輿論界，將引導國民往二十一世紀之平和自由的新世界邁進？抑係向殺伐的小氣的十九世紀退却？此吾人疑問

不解之一問題也。夫中日之間，當然有複雜的外交問題，然有一前提焉，凡事不可累及平和的人類。政策歸政策，外交歸外交。凡事坦白相商，互求妥協，上也。即不然，國家有衝突，人民不受累，次也。如此次朝鮮慘劇，下之下者也。中國十萬工商勞動者，不和營業，無負何人，多年衣食所繫之一點窮基業，一旦毀滅淨盡，死者傷者如此之多，平壤暴動，更活現出阿鼻地獄之光景，吾深信今日豈特朝鮮人民痛悔，日本人民亦應為同感耳。中日鮮，幸或不幸，數千年作隣居，又同用漢字，而膚色相若，今後且勢須永作隣居，感情作，固常接觸，感情劣，亦無法離開，而日本獨為強國號稱有高風的文化；而不幸的悲劇，數年之間，一再扮演，究之問題依然，徒累無辜，倘不及今覺悟，速開正軌，將來之歸宿，定將趨於更愚更劣的大悲劇，此固吾人之深憂，日本輿論界，獨無努力預防之責任乎？

至於鮮案善後，就中國政府及社會之責任論，以迅速救濟難僑為第一義。考察各地華僑；死者固含冤，生者亦失其生活之具。平壤尤慘，數千未死者，身無一物，困居收容所中，雖一部分業已歸國，而大多數仍在蒙難。若待政府對日交涉之終了，此輩早已無命可救。為今之計，不論交涉如何進行，政府宜迅速撥大宗公款，各大都會宜迅速太宗募捐，一面繼續派船迎接，先使不可再留之僑民全部回國，沿途照料，妥謀安插。其或餘燼未滅，願在彼續居者，為之借貸資本，對失業者為之籌畫職業，至於應卹受傷僑民及家有死亡者之各種方法，同宜迅速進行。國家無力，不能保護同胞人民，則我社會團體之緊急責任，端在救濟波難者，使另得生路。全國各界，其速圖之。

東北官民之重大責任

(二十年七月二十日)

朝鮮慘案，使全國國民受極悲痛之刺激；而被害僑胞，死者沉寃未伸，生者流離載道，政府交涉，全無端倪，救濟善後，尙未着手，此誠可謂最近之嚴重事件矣。而一方則萬寶山案，日警迄今未撤，滿河則已實行，小之華農利益，大之國家主權，俱在被侵略之狀態中，攔之不决，三省激昂，全國憂慮，而迄今尙絲毫無救濟之方法。夫萬寶山案，在最初時期，只一微小事件；一縣知事，一公安局長，甚至一巡警，便可預杜糾紛，穩靜結束者，今則以政府以三省之力，難於善後；朝鮮僑胞且無端橫遭如此重大之慘害，吾人痛定思痛，誠不能專注意本案交涉之進行，而不得不喚起東三省官民對於平時地方政治之注意。

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東省狀況，實無時無處非充塞火種及爆發物者。萬寶山案，已燃之火也，已由星星而燎原者也。然遍看三省，可以如萬寶山案之燎原者，不知有多少事件，所異者，不過尙在星星之狀態中耳。雖然，國民對於此種狀態，勿過存畏懼之念也！蓋其在星星之時，苟地方官民隨時注意，猶可撲滅之，而此事之責任，惟由各該地方官民能負，政府反不能負。何則？禍患之釀成，皆由漸而來，政府鞭長莫及，固不能對於各縣各村之日常事件加以指導，而地方官民果皆熟悉條約規則，凡於外人訂立契約或處理其他關係事件之時，人人心中皆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念，不予以可乘之隙，不受誘惑，不媚外，亦不惹事，作平等友善之交際，而同時具堅壁清野之決心！誠能

如地，則星星之火且可不起，雖臥薪嘗膽之上，其安全無事如故也。夫遼寧之事最難矣，吉黑則較易。五條約關係與事實關係，尚皆多迴旋之餘地。即就鮮農問題言，如萬寶山案，長春縣知事公安局等事前苟加注意，則租地問題，儘可根本防止。即許其招雇鮮農，當然預為指導。郝永德為長春著名之人，其稻田公司之成立，在四月六日，夫既稱種植，自是改造水田，自有轉租鮮農之蓄勢，是當稻田公司立案之始，縣署機關與自治籌備處當然可以料及有招致鮮農掘河引水之糾紛。乃事經兩月，地方官吏一無預防；又不能於鮮農最初極少數人開始工作之際，即有明快之辦法，直待日警開往，始張皇交涉，地方官吏豈能免於責任乎？夫萬寶山案，已成之禍也；以日本之積極政策推之，今後此等端端，實隨時隨地可起。因一二奸商種幾畝稻田營利之事，便可使國家主權與人民利益受損害，便可惹起重大之國際糾紛。中國國家與社會之薄弱無能如此，尚有何顏立足於世界乎？吾人第一喚起三省政府當局嚴重注意！對各縣知事公安局長之人選，必須嚴格選擇，縣知事本為最重要之官吏，而東三省尤為重要。各縣官吏必須廉潔有能，有豐富之國際知識，及旺盛之愛國心，且須有幹才，有魄力。此為衛國保民第一要義。其次則須勉勵各縣紳士紳及一般智識分子，俱熱心公益，練達外情。凡地方有關係外人之事發生，各竭其個人能力，應防者早防，應辦者早辦；遇有害羣之馬，則羣相糾正而勸告之。必須各地方紳士領導人民，成為精神一貫之組織，方能免橫逆不測之禍。以上兩點，吾以為與今後東省及全國之安危關係奇重。夫何謂國民有能，以上所云，即是國民有無能力之關鍵，勿謂外交成敗，國防安危，全在武力財力，實則各地官民平時之努力與

否，細心與否，智識充不充，於益心重不重，與外交國防，皆有直接影響。顧亭林不云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東三省官民，立於邊防之第一線，故每一個人皆有重大責任！自今以往，速一致努力，凡關國權問題，隨時隨地，不斷的爲綿密之注意；同時認清國家環境，凡個人行動，俱宜謹慎！東省外僑甚多，個人交際，務以禮行之。國際問題，與私人交誼，應截然分開，國權在所必護，人類則彼此宜親。韓僑儘有傾向中國之人，日本亦不乏明達有識之士，凡我官民，俱宜隨時隨地，宣揚中國之正當理由，同時勿畀人以口實；竭共同之心力，渡國家於難關；勿使竟成燎原之大火焉，此在今日外患猛烈進攻之時，尤宜切切覺悟者也！

日軍占領瀋陽長春營口等處

(二十年九月二十日)

日本對華，主張實力發動，宣傳醞釀，蓋已兩月有餘。本報於此中危機亦既迭有申說，冀以喚起國人注意，努力挽救。今不幸噩耗傳來，所謂實力發動者果已實行。天災方亟，外禍復乘，國難無窮，傷心曷極。雖然，國人其識之！中國夙無國防佈置，東北索鮮自衛組織，東三省各地自清季已嘗兩度淪沒於日俄軍隊之手。日俄戰後，不特瀋陽一地在他人已視如囊中之物，隨時自由行動，民國十七年六月四日皇姑屯之事，其明證也。即吉黑兩省，十年來因我方官民之顧留無備，外患侵入，固早如點滴漏漫，愈久愈深，此中利害關係，吾人數年來亦曾屢有指迷，借乎國人悔悟，事發則慷慨激昂，事過則泄沓怠惰，而不知外交之壞，決非一朝，抵拒強權，須有遠計。方今日浸積天，萬民

裁劑，誠爲種種內政不修之大清算！而東北外患之實力發動，卒致不能抵抗，亦爲虞視外交國防之總結賬。猶憶前清光緒二十年中日之役，舉國主戰，李鴻章獨請持重，國賊之誘，積毀銷骨。洎夫一戰而敗，忍辱請成，馬關一辱，幾以生命殉國。是時決戰之地，實在黃海，而其日期即九月十七日，日本海軍永以是日爲紀念日。今茲占領瀋陽，發動之日，恰爲九月十八日，抑何巧合如此。然而中國今日所可謂爲進步者，較甲午中日戰爭之時果如何？中日戰爭，國力益敝，失地喪權，歲有痛史，由今念昔，兩兩對照，益令人悲憤哀慟，不能成辭。邇來國難方排山倒海而來，國力則已屈氣虛極弱之境，在平日吾人痛切呼籲，或尙疑爲危言聳聽，今則事實俱陳，砲火相迫，再不覺悟，更待何時？欲求無讓以相安，亦非有舉國一致之力量，不足以保持今後之壁壘。昨日北平上海各方已同電廣東方面，要求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泯除意見，共救國難。中常會昨晚臨時會，亦決議對粵再申勸告，實澈和平，此國民一致呼聲，于茲大難臨頭，其必當立刻生效。中日同爲不戰條約之簽字國家，而此次事項，固非宣戰，亦未絕交，是依然爲有親交之國家，乃忽演如此重大之軍事行動。昨夜滬電，日使館聲明，日政府已訓令軍隊，勿再擴大。夫對於不抵抗之友邦，突以軍隊占領多數地方，苟非意在斷交，擴大可謂已極。日本之政府國民果猶認中國爲親交之國，則惟一善後方法，必須速停軍事行動，恢復地方原狀，一切問題由兩國政府以外交談判解決。昨日我政府已以此意提出抗議，要求退兵，結果如何？尙不可知。我國國民當此時機，務須共助政府，鎮靜應付，哀悼死難同胞，警惕未來變局，舉國一致，以當大難。全國各界，幸共勉之。

願日本國民反省

(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國因此次日軍行動所受財產生命之損失，其重大直不可以數計；而名譽之蹂躪，主權之被侵，其損失尤不可以量衡。雖然，日本獨無所損無所失乎。夫國際之間，與其辯理論，不如講利益。吾人今願日本國民清夜一思！如此行動，果為日本之利？抑為日本之損？吾人敢言：即此數日之長驅佔地，砲火揚威，日本所損，悉已不費。倘不速悔過，仍得意洋洋，以為此番要根本解決滿蒙，要長期保障佔領，冥意孤行；一錯到底；吾恐將來日本之損失，將大於中國幾倍，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復，甚至永久不能恢復。抑吾人非危詞聳聽以為榮快，事實如此，特一部分日人或不之思耳，試言其故，望日本國民熟察焉！

吾人只問一語曰：試想日本此舉，代歐美各國在華增長多少感情信用？代蘇聯衆因多少利益！苟於此點深思熟考，當可悟其精神上損失之如何重大。夫事發以來，世界輿論無有以日本舉動為是者，國聯之勸告，美國之覺書，蘇聯之異詞，雖無不溫和立言，要無一同情日本。此三者，不啻代表整個世界者也。吾人屢言，中國不應倚賴國際之力，應於自身求解決。然中國國民於受鄰邦非常摧殘蹂躪之時，閉各國之公論，幸正義之尚存，則當然亦足為一種安慰。而日本過去經其一部分有識的政治家外交家多年努力所造成之國際良好空氣，使世界人士漸信日本已脫離極端的軍國主義者，經此數日之橫衝直撞，已將過去成績破壞不少。既失同情，復招嫉忌，此已為一種損失矣，然猶不止此

夫據事實考察，在十八日事發之始，日軍行動將擴張至於何地，絕無人能加以預料，蓋數月來日方所盛大宣傳者，為根本解決滿蒙，所以哈爾濱已決計派兵，黑龍江亦盛傳節派，最近始中止。然此非中國抗議之力，而為國際空氣使然。日本閣議對於朝鮮增兵事，軍部主張，而外務反對，其分歧之由來，亦不外顧慮國際。日本在其行動演進之過程中，事實上迫令中國國民深感我同文鄰邦對世界任何國家之意見皆顧慮，惟對中國之體面利益朝野輿情不顧慮。且日軍行動，超出一切國際紛爭事件中習見之事例，其占領各地，我軍警以外，平民死傷，且有多人。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為吾國最高官吏，幽閉至今，官吏私宅，多被侵抄。最近兩三日，復無端用飛機襲擊北寧通車，擊斃由瀋陽逃難入關之平民。日本內閣再三聲明絕非戰爭性質，吾人方幸兩國友交之確保，然此種踐踏破壞之手段，則即文明國交戰時期亦不至此。中國近世史上除拳亂之役以外，從未受任何國家如此之摧殘。然日本之措詞，則曰保僑民，曰護權利。事實如此，中國今後吸收外資大舉建設之時，苟非白刃加頸，何敢請日本合作。試以凡日僑所至，事業所在，皆不保日軍何時之來佔，中國讓與利權，不成問題，但人民安危，國土存亡，苟有人心，事能不一？是以日軍此次之行動，乃使中國國民痛切感悟日本之可畏，而從此不敢視近者也。日本除非能永久佔領中國大部，則此次之事，不啻代歐美一切國民在中國全部開闢市場，增進利益，將令中國官民，見凡為碧眼黃髮之流，皆可合作。一則本不致被其軍隊摧殘，二則於萬一日軍再有行動之時，尚可藉中外關係之複雜而免禍。將來中國若流行此種無聊心理，則日本悍然一切不顧之手段迫之使然者也。日人獨注意滿蒙權

利，寧知中國國土極大而富源極多，建設事業等於尙未開始。自茲以往，不論中國自動或被動，必然將入於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時代，日本以地理之密切，人才技術之進步，本可絕對優勢，然因其一再的武力行動，使中國感覺恐怖，今日更出此空前未聞之軍事舉動，此後中國如需外國資本人才，試問如何敢乞諸其鄰？此非日本自阻其國民大陸經濟發展之門者乎？尤其可注目者，日本統治階級本極惡赤化，其軍人之積極北進，亦有防禦蘇聯之意，然而此次行動，無形中乃成援助蘇聯，豈非奇事？何以言之？中國近年一種流行思想，爲速贖中東鐵路；由今證明，中國幸而未贖耳。假令該路完全爲中國管理，則定與四洩及北寧間外段同其運命，而哈爾濱齊齊哈爾定已爲日軍所佔領。今日北滿一帶，尙得租安者，不幸事實上只因有蘇聯勢力之故。中國爲反共反赤之國家，而其領土人民之一部，乃因蘇聯之故而未受日軍行動之波及，此豈非日本無形中援助蘇聯在華之地位乎。藩籬以來，俄報盛攻擊日本，使中國人之淺見者，感覺蘇聯今日亦尙主張公道。日本自破反共之聯合戰線，而無形中增加蘇聯在遠東之勢力。反赤最甚之日本軍權階級試冷靜反省，應悟其舉動之失策矣！

因上述理由，吾人敢斷言：日本國民因此次行動將受重大損失，其損失不但爲精神的並且爲實質的。解決愈遲，則損失愈大，其影響或將深中於數十年之後。雖然，日方將曰：登自中國關，路爲中國毀，此自衛也，不得已也。吾人則將答之曰：今所討論者，爲東洋今後之實際問題，非外交上之詭辯。夫中國人非顛倒是非之國民，苟曲在我，斷不強爭。卽以近例徵之，前年東路之役，若捨蘇俄宣傳赤化之根本問題，而單論東路

，則中國之驅逐局長，顯然過火。所以札滿之戰，中國一般社會雖痛憤疆土被凌，亦自責處置不善。迨伯力盟成，中國屈辱，然敵愾之論，並不激昂，通好之使，隨赴俄國。此無他，我亦有取悔之道在也。當其時，世界輿論，大抵不同情中國，日本亦然。此無他，事實與我不利也。若夫今番之事，中國四萬萬人民中，雖三尺童子，斷無人信中國軍隊之曾破壞滿鐵路軌！世界輿論亦然。世界何以在東路之役不同情中國，而此次俱勸告日本，可見事實最為難辯，公道自在人心。故此事大可不必論，實亦無暇論。夫當萬寶山案朝鮮案中村案之數月間，日本各方面公然主張武力行動，本月以來，風聲日緊，有隨時爆發之勢。中國激上激下，日在恐怖危懼中，東北軍事當局至命令北大營附近演習，存大部分軍械於庫中以防意外。而在事變發作之前數日，日軍晚間常在北大營附近演習，十八日夜又演習，且距營甚近。當此之時，而謂忽有天外飛來之中國軍隊，破壞南滿路軌一段，而據榮臻在平發表，只一軌損壞，一軌尚可通車，中國軍隊既破壞其路軌，而復維持其通車，其意何愚？其技又何拙？此中國人世界人萬不能想像者也。且豈止中國與世界哉！夫假令確為華軍毀路，由此啓釁，則日本輿論之激昂，斷不止此，「膺懲」中國之論調，將不知盛至何種程度，乃近日以來，初不聞東京等處日本一般市民到處集會，呼號「膺懲」，問題真相，概可知已。夫幣原外相苦心於「事件」「事變」占領非占領等用語上之區別，以應付國際論，誠不得已，然此皆形式之事，非問題之核心。吾人今欲與日本國民商榷者，在推論未來之大勢，以判斷兩國前途之利害，而望日本朝野反省，速復遼吉一切原狀。早一日實行，多一分利益。吾人非外交官，正不必斤斤與

之爲誰毀鐵路之辯也。抑觀日閣最近聲明書，表面形勢似略緩和，惟事實情形仍極嚴重。試觀最近連日日機以炸彈襲槍，襲擊北寧客車，再三不已，又曾於通遼等處，擲下多數炸彈，在距南滿線甚遠之地，對於無軍事防禦之城池，或平民所乘之客車，無故襲擊，是何理由？作何辯解？與日閣聲明，豈不事實矛盾？吾人推論此點，殊感今日仍有重大危機，蓋恐日本主張武力行動者，視國際之不利，更成極端心理；或以爲早日收束爲有損其國威。誠令如是，吾人亦願進一言。夫愛國須有其道，迷途則須速反，滿蒙懸案，終須以雙方好意協商行之，否則以永久占領取得之。後者既難能，斯前者爲必要。傍徨其間，徒使日本全體國民受不利益之影響，而目的則迄不易貫徹，利害得失，顯然可知。吾人平日信念，以爲中日接壤，關係密切，事實上無法遠隔，則理想上必應接近。乃一演再演，盡觀慘劇，令人感覺此東亞一隅直非文明世界。況中國承連年戰亂之後，處洪水大災之時，乃復受此重大外禍，遼民塗炭，全國沸騰，言念前途，益深悲痛。是以披瀝所感，再訴諸日本國民之常識，而迅速有以完全結束此慘劇焉，此本文之用意也。

望軍政各方大覺悟

(二十年十月六日)

自日軍攻占遼吉，國辱民奴，於是促成統一運動之急進，統一，本家常事也；統一不必卽能雪國恥，紓國難，而不統一更無以雪國恥，紓國難，是以國民在切齒外患，悲憤填胸之中，聞國民黨內閣之可望結束，政府之可望統一，極以爲不幸中之幸，而日盼其成功之宣布。

自陳蔡張三代表赴粵以來，所傳消息，皆傾向成功。迄昨日止，雖尚未見正式發表。但事既至此，逆料當無重大變化，上海會議，當可召開，政府統一，當可速現，此一般之觀察如是也。然在統一垂成聲中，上海公債市場，日來反日趨跌落，前晚粵訊，和議問題，大致已決，或者昨日便能宣布，而昨日債市跌落仍甚。夫統一者，國家最佳之消息，乃仍不能起債市之衰，或更表現人心之惶惑。即由此一端，亦可證明國家全局危險至何地步！此誠願全國軍政各界朝野各方加以痛切之考慮者也。

往事如煙，不堪回首！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之人，雖自殺亦無以謝國民。一筆誤國殃民帳，實已不堪算，不能算！而今日外患憑陵，兆民水火，國家人格被污，民族名譽被毀盡！且事實上最近日軍不惟未預備撤退，且反而擴張侵略，王以哲部自十八夜即速退，近乃追擊不已，且日軍飛機四出蹂躪，遠及於吉林腹地。遼省府因日軍占滿，主席被囚，不能行使職權，故有暫移錦州之舉，然日軍乃公然宣言否認此省府。而於瀋陽勾結極少數不肖華人，使成立種種機關，而藉華人名義，以歌頌占領軍功。袁金鎧之治安維持會，已卑屈極矣，乃猶以為未足，尙組織所謂時局討論會，四民維持會。蓋日軍不惟欲占領中國之土地，且欲占領名分，欲假中國民意拱手奉送之形式，以償其大慾焉！張學良，中國之官吏，其與日本之一切關係，乃以中國官吏之資格行之，今日日本對華，國交仍在，乃瀋陽日軍最近公然宣言絕對反對張學良及受張之命令而行事者。是根本上不認中國為一個國家，其行動並非甲國對乙國之行動，乃如入無主之僻鄉，而行其征服之手段！此誠百年來中國外交史上所未有，

現代世界國際間所未聞。事之至此，利權問題，鐵道問題等，皆成小事；中國國民尙欲在此後之世界生存，則勢不得不集舉國一致之力，爲國家民族爭回一尋常人格！不然，則奴隸而已矣！夫中國之問題，世界之問題也，世界公論，無形之權威自在。轉眼十月十四日之後，國聯自仍必發言，即北美蘇聯，皆無漠視理。然此爲世界所應管，而非中國所當靠。視中國如受害之事主，欲鄰人主公道，必須事主能自立。不然，事主之家已瓦解潰散，成爲無主之羣，則雖有仗義鄰人，亦只有廢然興歎已耳！國際之間，何獨不然？是以吾人願大聲疾呼以告朝野各方曰：無論如何，須恢復統一，須維持舞台。須絕對不起內爭，尤其不許有兵爭！須以羣力維持金融財政！在朝者應極力向國人謝罪，在野者則不應乘機有所企圖。至於官吏個人進退之間，應以其適不適當不需爲準，適者需者，皆可留，不適不需則可去。然在官者皆應恪盡職守，去職者，亦須援助政府；而多年在野之一切人物，當此時機，苟有所貢獻於國家，應努力貢獻，無所首獻，則姑靜觀之，勿加國家以困難，勿畀世界以笑料！吾茲所論者，爲心理與態度的問題，非制壓方法的問題。吾以爲凡與政治有關之人，應一致覺悟：在過去政治舞台有得意，有失意，有寬宥，有恩怨，而今則絕對無之。恩怨皆消，寬宥同盡！所餘者，只破碎之河山，危辱之民衆，當此時機，惟有同聲一擲，尙何處須策略，何事值競爭哉？果皆能具此心理與態度，則內政之困難，必徐可解除，而外交之肆應，則立生反響；然後國家民族之人格，得以卓立於天壤間！是則凌辱踐踏我者，將必然受其應得之報！近聞和議垂成，而外患更急，故披歷愚誠，以告當世，凡不甘沉淪爲奴者，其必有同感也！

民國二十年國慶辭

(二十二年十月十日)

在近代史上空前嚴重之國難中，迎我第二十度之國慶紀念，本社同人與我全國同胞，同具深其之悲痛，以追憶先烈，警惕未來，敢貢愚誠，以期共勉。

人生成敗關頭，在能否善處逆境，民族亦然。中國民族今後之成敗，全視今日我全國同胞是否喪失勇氣？是否能精誠團結以征服環境？吾人回首二十年來之民國，深痛夫今日之嚴重國難，皆過去不努力之所致。夫二十年之歲月不為短矣。不觀夫歐戰受創之各國，不十年而恢復，而充實！不觀夫蘇聯，五年之間，建成國防工業！二十年來之中國，一言蔽之，虛度而已。且不止虛度也，消耗實甚焉。單論近年之事，自十八年以後之中原內戰，精銳訓練之兵，死傷合計，不下五十萬人。金錢之耗費，不下六七百萬。又如今年鄂匪之戰，匪亦民耳，觀其頑強抵抗，何嘗非民族元氣之一部，然赤化暴動，致勞天下之兵。半年來有形無形之損失，若在人口微小之民族，即此已亡國而有餘矣。聚中國民族勇敢精英之部分，數年以來，以種種形式，拚命演自殘之悲劇。一旦外患突來，國危民奴。而已失之國力，已不可復，此誠痛定思痛，雖椎心泣血而無及者也。今當國慶良辰，以清算過去二十年之歷史，無疑的可以證明革命建國之失敗。今日大難臨頭，為全國同胞大懼大懼之最後機會！須知過去之種種觀念錯誤，自今而往應徹底反省，整個改造；蓋自華府會議以來，國人困於國際一時的和平空氣，對國家民族之地位，每忽略其危險之真象。此次日本陷我遼吉，舉近世史上未見未聞之摧殘蹂躪，加諸洪水

大災之中國！以擁有四萬萬人口之國家，而危辱至此，驚破全國同胞之酣夢生涯，暴露國家民族之實在地位，創鉅痛深，足資警省。中國過去之爛熟的文明，及近年淺薄浮囂之歐化，其最大弱點，為易使有權力有智識者腐化，而一般社會習於散漫自了之生活，極難團結與一致。是則今日非常之國難，正所以喚醒中國國民，事實上迫之不得不團結努力以求生存！試觀兩旬以來，凡中國版圖以內，任何區域，任何職業之人民，無不受空前未有之震動，頓使對國家前途得到一致的深切之認識。其所表現於外者，則不待指導訓練，而俱能守秩序，重規律，雖在憂患悲憤之中，絕無一處發生越軌失常之行動，以增加國家之困難，此種精神誠民國二十年來所未見也。吾人追念過去之失敗，痛惜近歲之自殘，咎責所歸，今姑不論；惟倘有足以互慰者，則證明民族的勇氣並未喪失！今後所需者，惟團結努力，征服環境！政治上之制度綱領，與夫社會生活之各方面，皆須澈底改造，以應救國自存之急需！至於今日之變局，無論其擴大至何範圍，犧牲至何程度，果喚起民衆，一致努力，終必得最後之伸雪！所最畏者，今後之歲月仍虛度，而所引為不幸中之幸者，環境之危迫，從此斷不容虛度也！全國國民！其決心挽回二十年來之失敗，其立志發憤，完成革命，大興中國！是則今日之國慶仍可慶！本社同人謹隨全國同胞之後以呼曰：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馬占山之教忠！（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馬占山將軍與其部諸將士，誓軍守土，援絕彈盡，竟已於十八日撤退，昨夜日軍

佔齊齊哈爾。計自九月十八日藩變，迄此正兩月，三省淪陷，全國震動，而馬將軍與所部將士之苦節忠心，則已永共民族生命以不朽！

馬將軍與所部將士之守黑龍江，其事本為絕對犧牲；無久支時日之可能性。中國久無國防，勢成積弱，軍隊之組織與武裝，未具備國防條件；而九一八暴日侵遼之時，東北軍實，一旦喪失，遼吉形勝之地，不數日而淪陷，黑龍江孤立北撤，地瘠財微，兵額亦少，遠遜遼吉，又遭張海鵬叛部之侵犯，銷耗軍力，與關內之交通，等於斷絕，故馬將軍之力既微薄，而龍江地位，則孤而且危，其狀早不可一日居者也。政府於遼變之後，聲訴國聯，期和平解決；邇來兩月矣，中國尊國聯決議，努力避衝，且限於環境之事實，未能為派援赴黑之計，此全國所共知，亦馬將軍與其部下之所共知也。當此之時，日軍於馬將軍，威脅誘迫，無所不用其極，初唆張海鵬北犯，馬奮力擊破之，日軍乃假修橋進兵嫩江，同時掩護張海鵬叛部，以取龍江。其於馬將軍也，遣使數次，脅其讓政，或迫其宣告脫離國民政府。限期答覆的通牒，前後凡四次，嫩江戰事發生，迄今達兩週。夫馬將軍及其部下將士，非不知遠道援兵之不易達，亦非不知日軍之增援也，然而重守土之職責，寧戰而亡，不為所屈，當零度下數十度之嚴寒，率疲弱之孤軍，竭其最後之力，以拒敵守土，前仆後繼，苦戰惡鬥，以迄最後之一彈為止，今日黑垣之不守，乃國民全體之咎責，馬將軍可以告無罪矣！

近世以來，道德衰頹，教化不行，忠節大義，不彰於官吏間。統兵軍官之不肖者，彷彿其職業專在作威福，弄政權，搜民財，享逸樂，此輩遇外患則逃耳。夫忠節之義，

爲任何時代任何政體下立國存之所必需，不守此義之民族必衰亡；中國之坐受侵凌污辱，使國家人格橫遭蹂躪者，在忠節之大義不彰，故人得玩弄輕視之，尚不全因國力之弱也。忠節之義非他，重職守，盡責任，雖犧牲生命而不辭，職在守土，則惟知守土，不但一己之利害在所不計，即結果之成敗亦所不問，如此方爲忠，方爲犧牲，自古以來忠臣烈士之行動，皆如是也。中國今日，處最危險之境遇，任何人當政府之任，絕無以策萬全。然有一絕對前提焉，則外患必禦，國土必守。歷史上亡國多矣，斷無拱手揖盜以亡者！中國在艱難建國之始，委屈含忍，自不能免，然有限度焉，逾限度則成絕對的問題矣。此次日本侵佔三省，暴露吞併之大慾，而其脅迫中國官吏叛離中國政府，尤爲蹂躪人格之舉動。馬占山將軍及其部下，明知危殆，獨不屈從，當其決心拒戰之時，寧不知授兵趕到之無望哉！屏除一切之顧慮打算，惟竭盡能力以盡其應盡之職守，如是者，允符於忠節之義矣！夫不特馬將軍爲可欽也，其所部將士，捨身衛國，死傷接踵，此皆忠勇之士，宜爲同胞所永念！今者馬將軍力竭而退，黑垣失陷，國民讀馬將軍通電，當俱如置身於炮火炸彈血肉橫飛之中，此一頁悲壯之痛史，將永印四萬萬同胞之腦海，使中國忠節之大義由此復興！四萬萬人皆能忠於職守，忠於國家，則中國必有大興之一日，馬將軍此役，其裨益於世道人心者，功不在小也。黑軍不負國家，國家有負黑軍，故教授與操師，更爲切迫問題，前者政府宜速籌，後者社會宜共任，獎忠勸節，共勉前途，則祖國必能獲救也！

國家真到嚴重關頭（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月二十四日，以十三票對一票，表示和平正義，督促日本撤兵之國際聯盟行政院，乃於三週間之後，日軍之侵略擴大，其違背聯盟立場愈嚴重，而國聯本身反而傾向退縮，將僅以派遣調查團為敷衍面目之計。上月對日之嚴重空氣，反一變而為和緩，此誠足令中國失望，而在國聯本身則初非意外也。

此次行政院之巴黎會議，自法律言，中國守決議，日本不守，故應為如何制裁日本之會議。自事實言，日本目無中國，但不能抹殺聯盟，故為日本與國聯如何妥協之會議。夫日本之目無中國久矣，當九月十八日之變，中國以為國難臨頭，日本則不過認為駐滿日軍一部分之小規模軍事行動，彼固未嘗不計算國際之必發言，然以為一經解釋，則風潮可平，初不料世界譁然，國聯硬化，迨上月二十四日十三票對一票之決議出現，日本方震驚於國際形勢之重大，然後拚命為應付國聯之謀。其最顯者，一方對英法美為外交上之活動，一方則鼓動國內輿論，表示不辭反對任何干涉之決心，日美本係假設敵國，當國聯邀請美國參加，日本表示反對之時，日本對美空氣，一時緊張，美國感觸及之，乃示以和緩。日本軍閥之鋒，乃轉而鼓吹仇英，並表示不滿於白里安，其狀如狂。同時則以外交官之活動，研究為國聯轉圈體面之策略。雙途並進，積極不休，今番占領龍江。大慾獲達，而與國聯決裂之危機，乃經此次會議而銳減。迄此為止，日本可謂躊躇滿志，而中國真為哭笑不得者矣。雖然，中國今日固失望於國聯，而不可以標榜信賴國

聯者，一轉而怨恨國聯。中國國民今日應覺悟真到國家嚴重關頭，感到救亡圖存之重大責任，對問題真相，深切認識，而自盡其最善之努力。夫國聯何以由嚴重而趨緩和，一言蔽之，再進一步即為對日戰爭，而國聯主要國未欲為此戰爭，美國亦尚不準備對日決戰，故其態度，勢不得不不變也。日本在世界雖為一強，其力自不堪與世界為敵，然同時歐洲有複雜之問題，美國處特異之地位，任何一國尚無單獨對日之決心。而聯合壓迫，亦尚無醞釀成熟之機會，故勢不得不不變也。中國今日受侵略，失疆土，國難日烈，恥辱日增，民氣憤痛，達於極點。然而決心須鞏固，理智則須冷靜，應熟考環境，解剖問題，決遠大之方針，定臨時之機略。夫日本若吞併東省成功，猶如虎之傳翼；蓋日本今日強而未富，其工業與經濟，尙未足以發揮侵略之大慾，倘聽其在併中國東北，十年之後，國際均勢，將根本不存。中國大陸必受蠶食，英美蘇聯，皆遭其威脅。是以日本此次之侵略暴行，在中國為空前之國難，而其他關係密切之國家，實亦痛心疾首，感覺危險；此月前國際輿論硬化之真正原因也。然而未能聯合干涉者，一以其他國際關係之牽掣，一則以中國本身太無力，且平時外交上無切實之準備故也。中國多年無外交上之根本方針，其於日本之認識及研究，異常疎漏，亦無政策，無運用。試觀東北問題性質如是之重大，而歷代政府，始終無根本方策。今年以來，日俄硬化，決裂之勢早成，而既未準備對抗，亦未設法進兵，一旦擲起，始倉皇應付，此召亡之道也。夫中國對日方針，不外備戰與備和，過去於此兩者，皆無所決計，故有此次之大損失大危險。夫時至今日，和不可言矣。蓋日既行動，證明其志在滅中國，不止在併三省。其行動之範圍，

常以國際形勢所許之最大限度為限度，而求以最小犧牲，得最大效果。其決策定計，不顧中國之利益感情，不認中國為一國家，不欲平等視中國，將來共同攜手為建設之事。其心理為武力萬能，富於征服慾。而其國家法制上，軍人有獨立行動之權，其人民又好勝喜功，崇拜武事。是則此次之役，僅為日閔圖滅中國之第一步耳。中國至此，已非國恥問題，而真為存亡問題。則自今而往，勢不得不永懷其亡之懼，而為自衛之謀。夫自衛之道若何？近者民氣悲憤，直欲一戰，吾人每讀學生青年等之宣言，實不勝悲痛，然事實上在今日而號召宣戰，却適中日閔之陷阱。蓋日閔最熱望者，為中國今日與之宣戰。彼華世界之不備，及中國軍實上財政經濟上種種致命的缺陷，在最短期間，集中兵力，破壞我都市，摧殘我行政，然後到處製造偽政權，置彼卵翼之下，使中國社會優秀分子失其存在，而扶殖頑鈍無恥之少數人，以謀精神的滅亡中國。夫今日負國家社會責任者，不過數百萬人，學生成材者亦數百萬人。此乃國家至寶，必須自己愛護。中國大眾，積愚積貧，必須賴社會領袖之共同努力，假以歲月，培植民智民力，養精蓄銳，以為一旦非常之用，今則革新與建設，纔萌芽耳，此誠未堪為孤注之擲者也。然則如之何？日：為自衛計，須普遍的喚起人民之覺悟與認識，痛念祖國時時可陷於危亡，加緊的由軍事上財政上工業上準備守勢國防，同時求友於世界，為挽救現日國難計，對國聯對美國，仍不能放鬆，反對不規定撤兵之調查，同時應自行宣布收回東北之具體方案，與日本爭輿論，務求以國際同情為背景，免最大最甚之損失。夫以前者論，其說迂，然捨此無路。中國不可用，而軍實不可用，財政不可用，但國際對日閔野心之認識，經此役

而深刻化急進化，我苟努力爲自衛之準備，必有奪取國言之時機。以後者論，國聯遲延，而勢不能卸責任，形勢雖轉變，而勢必須求解決。中國既循此軌道而行，必須充分運用。查日本之外交活動，在膠蕪事實真相，而以安全問題、條約問題、感世界之觀聽。中國代表固不應允諾撤兵有何前提條件，然爲使世界輿論明瞭真相起見，要應自行宣布其具體辦法，對安全問題，應解釋地方之本安本全，其不安全者，以日兵占領故，以中國官吏軍警不能行使職權故。同時則宣布中國將派何軍隊，人數若干，負接收之責；其保護日人安全，是何佈置，如何進行，並宣布東省行政，如何改造，行何政策。其於條約問題也，則應宣布中國向未侵奪日本條約上權利之事實，同時列舉日本如何超越條約自由行動之事實。尤注重者，日本在條約上之根據，一切限於所謂南滿洲，而今則占領北滿。關於二十一條即民四條約關於南滿部分之問題，則應宣布中國政府否認此約之經過，但同時舉出中國事實上並未阻礙日本之行使，如依舊約旅大早已滿期，而事實上依然歸日本租用，可見日本云云，徒爲侵略藉口。最後中國並應宣布願與日本於其撤兵之後，開議整理兩國關於東省之一切懸案，並願與日本改訂一般之新約。夫中國於國聯憲章極的爲其開路，不應消極的專候議決，更不應一怒而忍言退出。危邦弱國之行動，安可率情任性爲之？夫中國今日，任何人不能策萬全，任何事不必收急效，良兵憤民，還我同胞。然肩國家存亡之責者，必有一致決心，斷不屈服，深刻鬥爭，沉着應付。一面決心速備自衛，一面本現有之國際軌道，力求多助，奮鬥到底。至於疆土受侵，當然抗禦，帶兵者皆應學馬占山，此則超越於勝敗計算之外者。時機危迫，願與全國同胞忍

痛商權也。

救東三省闢偽獨立！

（二十年十二月十日）

九一八以來，全國國民深憂巨痛須臾不能求忘之一念，曰：我東三省三千萬同胞竟成俘虜，生命財產思想言論一切喪失自由，而國家不能立時拯而出之！凡自覺為中國民族一分子者，誠無不肝膽摧裂，寢食不安者也。夫三省同胞在日軍暴力占領之下，任何自由意思，皆不能發表與交通，不獨省會如是，即各縣亦然。讀書閱報，皆失自由，行動言談，並受拘束。無故且遭殺戮，有嫌更所不免。此完全亡國民境遇也。俘虜境遇也。日本所宣傳之偽獨立國運動，豈特絕非三省同胞大眾之意志，且並不得認為袁金鎧張景惠輩之自由意志，蓋彼輩亦俘虜耳。日本之宣傳，初為自治，繼稱獨立建國，自治為否認中央政府，獨立則脫離中華民國之謂。我三千萬同胞，脫離中華民國，往何處去！此三千萬人民中，敢信絕無一人有叱咤遼東意志與企圖！譬諸人焉，無端而否認其父母兄弟聚居之家庭，而倚強盜之隣，受其奴使，聽其支配，任其取攜占有，而揚言於市曰：吾獨立矣！吾脫離老家矣！此豈人情上所能有哉！夫國家者，主權組織也，今日本所謂袁金鎧張景惠等擬設之獨立國，則以中國之土地人民，而受日本軍權之支配，國之謂何？獨立之謂何？所謂獨立國領袖者，並已身生命財產言論行動之自由而無之，何以能保障三千萬人民，何以能代表三千萬人民而曰獨立建國？故此為必無之事也。夫因日本永久侵占之陰謀愈亟，製造偽獨立之手段愈棘，故愈證明我三千萬同胞之境遇可悲可痛，

而全國國民愈不得不下堅固的決心，必拯救我三千萬同胞恢復自由！除非中華民族自地球上消滅存在，必不達此目的不止！日本今日之行動，乃與世界整個的和評進步宜戰，非止與中國民族為敵。歐戰以還，世界共同承認之一新原則為民族自決，承認同一民族的統一運動，此無論赤白左右所一致奉行者也。日本於我，為有約國，其在我東三省，只能行使其條約上之權利，而本來行使之，中國並未加以阻撓破壞。今日之事，苟非決心永久與中國民族為敵，則當然應就兩國間現有之軌道，迅速收拾，恢復原狀。日本苟非有侵吞中國之野心，則遲早解決，於日本亦甚利。然而竟不出此，在十月國聯開會時，尚以要求確認既得權為原則者，其後竟占領黑龍江，且將攻襲錦州，最近已絕不講條約上之既得權，而全力促進偽獨立，今之未實現者，徒以傀儡尙世世未登場耳。中國本統一的國民，日本竟欲以其武力分割之，其敵視中國民族，可謂達於極點，而蹂躪我三千萬同胞之自由，誠可謂無以復加者矣！

中國全國國民對日本軍閥此種最毒辣最惡意之破壞，當然永久作誓死之抗爭！而吾人在此偽獨立未宣布之時，顯緊急的警告袁金鏡張景惠趙欣伯等數語，曰：吾人痛念三千萬同胞之境遇，亦痛念君等之境遇，故凡能曲諒者，無不諒之。惟有絕不可恕者，則假三千萬同胞之名，殉日本軍閥之慾，而曰吾獨立，吾建國，此則罪浮於賣國，醜揚於後世，良知苟存，萬萬不可！夫人生數十寒暑耳，而民族生命，則永久無窮，君等以俘虜之身，無以抗敵，則既諒之矣，然萬不應代日本軍閥執行彼之吞併計畫。縱不能阻止其吞併，則應使其自己絕對負責，君等倘甘殉其大慾，偽稱獨立，形成一俘虜朝廷，彼

發動而備實行，彼要索而繼簽字，顧問逼迫於內室，兵隊監視於門外，以絲毫不自由之身，專作簽字斷送東三省命脈之職務。而日本之蹂躪民衆及欺騙世界也，則以君等之名行之！如袁金鎧，六十老翁，所缺一死耳！何苦爲此，以污辱三省同胞，並污辱全體民族哉！或曰：倘獨立運動之熱心者，爲滿人熙洽等，真意仍在復辟。夫中國今日，安有漢滿可分？蓋早渾然融合爲一整個民族，而袁溥儀氏論，以廢乾大帝之裔孫，承隆裕遜位之偉訓，豈可捨民國名譽的市民，而甘作日本軍閥的傀儡？況八旗同化，多居關內，三省人民，十九漢族，熙洽等倘不忘遜清，更不應再製造亡國小朝廷，使遜清歷史，留一永劫受人唾罵嘲笑之污點。凡此所言，皆至明之理也。馬占山孤軍效忠，雖敗而受全圖崇敬。中國民族今日雖遭逢挫折，其燦爛光明之前途絕對不遠，中國民族及其歷史存任一日，馬占山將受崇敬。日！袁精熙張等亦皆東省有地位之人，奈何將自墮深淵作歷史上民族罪人哉？迅速反省，勿聽勾誘，勿徇日閥之惑而與之分責！則國民仍以三千萬同胞之一分子親君等，心心相印，同籌救拯。袁精等之覺悟，此其時矣！

行矣第一機！

(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東北淪陷國難重開頭，西北航空之第一機，明日將由北平飛新疆，開拓航路，此民國史上可特紀之一大事也！民國卅度二十年，英士棄民，於西北尤漢置。海防早失，而後方無交通，無經濟，無工業，無一切必需之設備。今年暴日侵東三省，國民感國基之危，始不期而俱注目於西北，新疆航空，即開始於此時焉。吾念及此，誠不勝萬感

交集也。中國今日誠危極矣，然果合民族奮勇氣，下決心，一切階級人，擁有同一深刻的認識；從此努力，不懈怠，不中沮，不徘徊瞻望，一氣邁進，則轉危爲安，亦反掌之間。其首領努力者，即開發西北之交通！夫東北外患之歸趨，已大體可知。日本而悔禍，則中國在主權完整之條件下，與日本談判解決。然觀近狀，希望渺微。蓋日閥之大慾，在實際的併吞，悍然蹂躪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毀棄兩國間合法的關係。事苟至此，中國固無可屈，和無可和，只有陷於長期的頑強鬥爭，而積極經營西北，則長期鬥爭必能放任；在此長期鬥爭中，國際上尚須經幾許之張弛進退。然要之主權無損則和，主權被侵則不能和。故今後若中國政局能保鞏固之統一，而日本無悔過戡暴之心，則中國對日必然舉國一致爲長期的抗爭，此即努力一切準備之際，尤其應加緊努力開發西北之時也。夫開發西北，偉大之事業，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其尤要者，則開發交通，故必須於最短期內完成西北陸地及空中之交通！關於陸地者，新疆張家口間，已以新疆省府之力，開行汽車，今者第一次航空又開始矣。此誠開發西北交通之起點，即積極經營西北之初步。吾人當此航空開始之日，顧大聲疾呼，請全國國民從此一致注意西北之經營！有財者輸財，有力者輸力，先完成此汽車路與航空路，縮短中原與西陲之距離，然後進一步以全力速成西北之鐵路幹線。凡此皆中國建國所必需，不論東省問題如何歸結，要須從此以全力促其成。國民記取！西北交通完成之日，即國家基礎鞏固之時！五千年前由帕米爾高原東遷而來之中國民族，當此外患憑陵國幾不保之日，而見飛機由北平飛新疆

，此誠中國前途之一大暗示，願與全國國民同祝其成功者也。

行矣第一機！征服天山南北之處女航，巡禮中國民族之搖籃地！鵬程萬里，碧海珍重，並寄語新疆省府及新省全體同胞，今後新省及西北各省區官民，對國家所負責任甚重且大也！

對日須為整個的行動 (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

對日須為整個的行動，張弛進退之間，須在一定之計畫下，以全國一致之力行之，勿枝枝節節零零碎碎以為爭！

收回被侵占之東三省主權，終不出兩途。或取外交，或以軍事。然任取何途，必須合全國之力。有計畫，有組織，有步驟，方能收最後之功。否則徒勞無補，且慮更招種種意外之變。夫目下亟務，為中樞穩定，民意集中，精研國家利害，施行整個政策。全國一切無形有形之力量，皆置諸此整個政策之下，以人論，勿有單獨行動！以事論，勿悲瑣細煩惱！吾人本此見地。願以數事喚起國民之注意。

第一：遼西之役，義勇軍自動起於各地，以微力而抗日本之重軍，犧牲慘烈，可歌可泣。錦軍撤防之後，義勇軍之散在各地者，連日仍與日軍困苦鏖戰。夫衛國救亡，人各有責，政府不發兵，全國不援助，獨令少數義民赤手空拳以抗大敵。自義勇軍論，其志可欽，自全國論，則其事甚怨。夫東三省之收回，絕非少數義勇軍之所能為役，戰則須動員全國之軍，不戰則不應坐視義勇軍之死，設就現狀推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此少數忠勇之民，終必盡爲所燬，而所爭之地皆吾土，所擾之民皆吾民，其因戰事而破壞之財產事業，皆吾之財產事業。是義勇軍校節門爭之結果，徒增犧牲，於敵無損，於收回東省無用，此大可停止者也。錦州省府既撤，東省問題，成又一局面。中國所處者，爲決定國策，究取何途徑以貫徹收回，今中樞未定，國策待決，正式軍既入關待命，則義勇軍必應勸阻其犧牲，設法收容，以保元氣，而備異日之用。

第二：自九一八以來，全國各地，保衛甚周，以悲憤激越之民氣，而對各處日僑私人從不加以危害。此不獨證明中國國民公私分明，不以國家之事遷怒私人，且亦足徵全國各界對於國家利害有一致明確之認識，而善於自衛。夫無論中日鬥爭至何程度，保衛乃我自身應盡之責任。兩國關係與私人問題應永久分開。我方爲國家民族之光榮與利益而鬥爭，一方則不忘人類博愛之義。日本雖橫暴相加，中國則應本其己身之信仰理想而行。故保衛者，乃當然應盡之責也。惟最近廣州福州，忽各出命案一宗；命案本亦常事，然當日本積極尋釁之時，全國官民自須加注意，勿有任何失常之舉動！最近政局紛紜，人心浮動，沿江沿海各都會長官尤須注意？勿爲日閥陰謀之所乘！

第三：對日爭大事，不爭細故，爭事實，不爭空文。凡人處理重大問題之時，首貴目標統一。與精力集中。今對日問題，收回東三省之問題也。凡全國上下一切力量智識，應集中於此一個問題，求對策，作準備。觀察大勢，必須以整個的中國爲最大的努力，方能挽救此嚴重國難，目前形勢，只問題之序幕耳。國民處此，應專力鬥爭此一大事件。此外不與日本生枝節，不陷其個個擊破處處糾紛之詭計。且事實奮鬥，不尚空言，

人以武力凌我，我但知叫罵，此最可恥。技擊家之受侮也，小事則笑而忍之，不可忍則擊之，斷不攘臂叫罵，預作欲擊狀，且不以惡聲與之爭。惟國家亦然，定國策，備非常，自走其應走之路耳，何暇與之多生糾紛哉。全國各業人士，當此國家重大時機，言論行動，俱宜自重。勿爲私人小事增國家困難，反誤救國禦侮之大計！

此次日禍意義之嚴重，超過百年來任何外患。而歐局緊張，世界多事，赤白對峙，危機日迫，此後中國民族爲國家統一與自由之一大鬥爭，實五千年來最艱難偉大之事業。與廢存亡，皆決於國民能否以深刻的認識爲整個的行動。就積極方面言，應決計畫；就消極方面言，應避枝節。觀日人近在沿海都會各別尋釁之狀，尤不得不望國民之嚴切注意矣。

艱難危險中一切新創造

(二十一年二月六日)

南，上海，北，哈爾濱，人口密集商業繁盛之兩大都會，在日本轟擊破壞焚燒殺傷中，度悲慘戰慄之舊曆新歲。全國人民敬仰我爲國犧牲之忠勇將士，同情我無端受害之商工市民，寧茲春首，倍感哀痛。語曰：歲之計在於春。全國人民此時宜更澈底認識外患之重大，決今後救國建國之大計，顯陳末義，俾共奮勦。

革命建國，無倖成者。向令以民國二十年來泄泄苦苦之政府，敢散漫漫之國民，並不緊張工作，便可稱革命，談建國，則將見歷史上無亡國亡種之事，故當茲日禍大至，全國一切職業之人不獨憤慨外患，並須痛作反省也。遠者不論已，華府會議以後，又十

餘年，國民黨執政以來亦頁五六年。外患未非，國際相安，此誠我努力自修之機也。而倏忽之間，又遽度過去。日本之問題，原為中國建國生存上刻不容忽略之問題，而我迄未定方針，亦未作準備，既不能與其國反軍閥者切實協商，求平和之途徑，亦未加緊設防，以備其武力之侵略。年來之對日態度，仍徘徊於此兩者之間，然我無計畫，而彼已決心，九一八之變，中國當局竟視為意外之舉。日閥兇橫，樹世界同憤，而中國自身又何其疎也。嘗痛念中國官民之生活，與任何國民不可同日語。蓋各國內有階級之鬥爭，外有國際之對峙，又處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之後，世界恐慌深刻進行之時，各階級社會之人，皆日感緊張，努力工作。尤若中產以下之智識份子，受生活之嚴重壓迫，不得不拚扎奮鬥。一言蔽之，各國社會皆現緊張努力狀態，其疏忽因循不負責任者，惟中國之所謂中堅社會已也。十七年統一之成功，為中國建國之最大機會，在潛伏性外患如此重大緊急之環境中，欲將提攜四萬萬貧瘠同胞，向精神的物質的建設邁進，此當然為非常之偉業，必須有非常之刻苦勤勉而後得之。然我中堅社會人士乃未實際感覺機會之難與環境之危。政治經濟界，最上者謀枝節改良，理尋常事務而已，其下者則利己苟安，毫不奮發，再下則剝削人民，以加速度的軍閥官僚化為得意，親身製造罪惡，導社會於騷奢淫逸的亡國之途。是以中國狀況，一方為窮苦勤勞之廣大的民衆，一方則不負責任的少數中堅。民財盡虛耗，而事業未一興。一旦外患憑陵，沿海受害，始宿威迄今為止一切淺薄幼稚之施設皆不足恃，然回首中原，則億萬災民外何所有哉？此誠可痛哭流涕椎心自咎者也。夫日本之行動，與世界一切公論為敵，其本身上有將來必然失敗之運命

，然而在今後之長期鬥爭中，中國必須覺悟有大犧牲，大慘害，即告一段落之後，奮鬥建設，亦更不容緩。是以今日之禍，過去虛偽散漫之國民生活招之，今日者，中國一切暴露，凡國民所有之一切事業財產以至生命，皆完全不能以尋常方法保障。此誠中國國民之當頭巨棒，使一切人今後無可苟安偷活，更無可眷戀於繁華逸樂，且從此將無可分階級，計貧富，惟有至勤至儉，至勞苦，至緊張，加倍的節約與工作，方有出路。世界近狀，正義公論顯然助我，此固勢之所必至，然天助自助者，必須中國一切人——尤其社會中堅之一切人——其一切思想行動，俱表示知恥，知悔，知奮，方可以得正義之援。夫國府遷洛，為新時代開幕之象徵。國民須決心於艱難危險中一切新創造！是則上海哈爾濱等處之大慘劇，大犧牲，精神上將使中國國民之舊生活於焉結束，則大不幸中之幸矣。

新中國歷史之第一頁（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日軍今晨將致最後通牒於上海市政府，旬日來各友邦停戰之斡旋已成泡影，在此二十四小時內，上海吳淞間之大戰已必起。全國各界同胞對此，除敬仰我守土衛國之武裝勇士，軫念我慘遭戰禍之淞滬市民以外，應慶賀新中國歷史第一頁之開始！

自九一八之變，中國失三省領土，而猶未備戰；上海之事，已屈服矣，而日軍攻關北，始不得已而抵禦，然猶尊重各國之調停，承認五條勸告。及至日本拒絕之後，三使赴滬，專轉旋上海停戰，中國猶表示容納，此可證明中國避戰望和，達於頂點矣。然而

日本於海軍陸戰隊攻勢失敗後，徵派陸軍，陸軍若干加入作戰一星期之久，又派一師團來。今在國聯行政院十二國代表第一次單獨向日本抗議之時，而發局部的正式最後通牒。同時日本召集黑治等在藩會議，製造偽獨立國，相傳今日將發表其所謂建國宣言。是今日者，日本一方將使我東三省脫離中華民國，一方決計大舉攻打淞滬之日也！中國今日縱卑屈之極，放棄滬防，亦且無從得求和之路。棄淞滬同時亡三省！四萬萬同胞中任何人斷斷不能屈服者矣。

中國從未準備與外國作戰，故由現代科學眼光言，國防上所待準備者甚多，日本之敢於肆意欺凌者徒以此耳。然自最近滬事之起，藉日本之故，無形中增進中國國防之能力甚巨。夫國防云者，物質關係固極重大。然尤要者為國民衛國之精神。此項精神乃中國近代所缺者也。而今則得之。夫中國承積弱之餘，遭遇重大國難，國論分歧，勢所必然。蓋一切多顧慮。而利害難選擇，所謂權衡輕重之間，殊難統一全國意志。今則不然，中國已無可顧慮，無可選擇矣。中國近年雖國勢岌危，而人心渙散，誠以江南佳勝，尚值流連，滬濱繁華，亦至可樂。新式工商，正在萌芽成長，一切平和新事業，皆需要平和，畏懼破壞。此九一八以來國民對日之所以多所顧忌也。然而今則已矣。淞滬之間，凡市政府管轄區內之學校工廠商店，半月以來已盡遭浩劫，而日軍攻路膽不已，且更將擴大規模以破壞之，然則中國尚何所顧忌而流連乎？中國之經濟文化中心為江南，今日本即將直接摧毀之，同時則挾東三省以去。中國縱欲屈辱求和，而途徑全塞，只餘死中求活之一條道路，中國人心至此定矣！當前大難，較數月前更嚴重萬分，然中國國民

已處之泰然。毫不驚懼。此無他，我之所愛者留戀者，已不能保持，而未來亡國半亡國之禍更將繼此大至，則當然只有一條路，奮鬥求生！此所以禍愈大而心愈定，日軍愈多來，而我軍士氣愈激揚也。

滬戰之結果，不必憂，以中國軍隊之士氣，及市民擁護之熱誠，當然絕不至有辱國之結果！即以兩河來之戰續戰之，足知中國軍隊有熱烈的愛國心及犧牲心，而軍事技術，亦足以副之。日本軍閥自命為世界強軍，視中國如無物，且彼等以為決定世界之運命者只是武力！只是坦克車飛機大炮。此次決定使之得到充分之教訓。諺云：困獸猶鬥，中國民族，一困獸也！又云：董之死地而後生，中國今日，乃破日關置於死地！中國兵士，人人有此覺悟矣。挾世界之同情，衛危亡之祖國，道德上有絕對價值，事實上亦必最後收功。大上海之破壞，各國人民同遭殃禍，然其責不在我，各國亦皆諒之。至於工商破壞，財產損失，果從此勤勞工作，創造甚易。天津英文泰晤士報昨論：中國近世每次戰敗，皆得有利之結果，如甲午之後而有維新，庚子之後而啓革命。中國今日受辱被欺，超過近代任何外患，則當然此役之後，國家所得精神上之利益必更重大，全國各界，擁護國府，後援國軍！共衛國家，以當大難！起義振救。在此一舉，此舉與全國同胞竭誠共勉者也。

興亡歧路生死關頭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日本於占奪三省破壞五運之後，向中國提出要求，以庚子拳亂之議和條件迫中國；

將欲使之廢除與淞要塞，永撤淞滬駐軍，且更保留其對於撤兵區域以外因所謂保備而起之自由行動。此誠加重侵害我主權，破壞我獨立，中國苟不甘作亡國之民，當然不能予以承認。

國家對外，在有利害輕重可衡之時，始有政策之選擇。今日中國，已被迫置於無可選擇政策之地位，因已無利害輕重之可衡。屈服則亡國已耳，故惟有死裏求生。吾人痛念，自今日起淞滬一帶將完全化爲戰場。我忠勇將士之犧牲，與各界市民生命財產之損失，誠令全國同胞同抱最大之悲痛。然而今日之事，一切乃不可避免，苟圖避免，犧牲更大，且不可復興。是以今日軍民之犧牲，乃爲國家爭人格，爲子孫保基礎，其事慘烈，而終獲偉大的代價者也。

國民全體須對此戰有明確認識。蓋今日以後之戰，與半月來又不同，誠以一經接火，斷非短期可了，日本不久悉再增兵，戰事規模恐日擴大。而中國一旦被迫自衛，則無論如何，必須抵拒至最後之日，非將中國自日本侵略征服主義完全解放，對日無平和之可求。此非主張也，事實如是也。今日者世界輿論，惡日本已極，國聯之報告書，直等於軟指詬罵。雖然，國民勿望外援也！外援非必不可得，然至早亦必在證明中國全國有自衛決心及其能力之後。夫決心早有矣，今日以往，在亟須證明其能力如何？世界輿論發揮威力之程度，將與中國已身表現之能力永爲正比例！是以中國今日不可希冀外援，惟當製造時勢；揅言之，此一大國際問題，中國已身應爲指導者，不作乞憐人！

日本之所以如此悍然威壓，徒以中國之弱也。大中國多年來內亂之紛紜，政治之墮

容，一般社會之頹廢不振，皆為積弱之因，而有招侮之道，故大難之來，其根本原因在於自己。今日者，興亡歧路，生死關頭，凡我國民，對過去須澈底懺悔，對未來則澈底奮鬥，其道無他，中國兵士本為最優良之愛國分子，精神體力，皆足負衛國之任，其所運者，惟武裝耳，然物質的缺欠，可以精神的要素補之，兩旬來十九路軍之戰績，即其明證。在今後之自衛戰事中，最要者為政府中樞軍事領袖之絕對一致。就外交軍事之環境，定其最佳的軍路，勝固勿驕，敗亦勿沮！鼓勵將士，長期抵禦。吾深信全國兵士人人皆有犧牲生命為國求榮之決心，而在守勢戰事中，堅強之意志，可以減少武裝之弱點。財政之事誠難矣。然中國今日，軍士所需者，食物與醫藥已耳，此外尚何所求。自政府起，以及全國各界，其皆極端節約，以供軍食！所有後方之交通商業，一切秩序，勿自紊亂！共擁中央，應此大難。至於事關軍機者，當局自有權衡，不在評論之列；惟有一言喚起國民注意者，自此次源戰自衛起，從此神州禹域，不容輕棄寸土，步步設防，處處掘壕，無論戰果如何，斷無人以代表中國之名義承認屈辱國之要求！全國上下誠抱定此同一決心，則中國境內，僅民間槍支，已不下數百萬，登高一呼，此皆衛國之人。且西南西北，邊防安謐，如陝甘四川各軍，鄉居無事，皆應負擔一種責任；川軍尤多，一省不下四十萬，而軍費所需，可以自籌，出三峽以赴國難，此實其時矣。

中國興亡，確繫於此日！世界一切國民，方注目以視中國能否自救，故中國誠能表現能力數月以至期年，定能挽回衰運，雪恥建國。今當國民負責救亡之第一日，南天存望，誠不勝嚮慕禱盼矣。

促日本國民急切反省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當此文撰稿時，吾人不知上海昨日之戰況，故吾人不謂華軍已勝；况縱勝，勝權田帥圖耳，植田尙正乞援兵，是雖勝亦不爲勝也。雖然，今日至少證明一事，即噴田帥圖及陸戰隊雖挾最新式之武裝，恣情破壞，放火殺人，而迄未達其攻勢目的。夫豈特植田哉，卽再加援兵，亦斷不能易達其攻勢目的，且縱令暫達目的，亦斷不能阻華軍之近禦及反攻。東亞天地，火燄張矣，此一大悲劇，將演至如何境界，此時無人能加以想像矣。

吾人此時，上爲報答先民，下爲保障子孫幸福之計，在此中日兩國間一大悲劇日益展開之際，不得不掬最後之誠摯，以訴諸日本國民急切之反省。曰：日本可以悔矣！夫九一八以來之日本行動，着着全錯，不獨禍中國，並且害日本。日本人民盲信軍閥宣傳，煽揚對華仇視，好大喜功，自鳴得意，積極的則習武力爲諾，消極的則謂係對抗排日。且也蔑視華軍，抹殺世界，純由大砲炸彈上決定計畫與行動，世界一切忠言不聽，中國一切抗議不顧，若曰：此一役也，可以安然併滿洲，且進而達到征服整個的中國之第一步矣。由中國言，此誠可憤，而亦覺其愚之可悲也。吾人今願忠告日本人民！第一，凡人類不可忘歷史，故願日人先回想歷史上中日民族是何等關係！夫在日本成世界第一等強國而中國成爲日本征服目標之今日，則凡足以稍損大和民族自尊心者，概不必談，故如你福一行之真相，及漢魏時代日本境內號稱國者最初對華通使之情形，今皆不論，僅據日本正史所自樂予稱道者言之，則已儘可證明中國大有造於大和民族之建國。而有

異常深厚之關係。查日本歷史，最古者曰日本書紀，曰古事紀，一爲漢文，一爲以漢字作日語音符。是知日本歷史之編纂在傳去漢字以後。查日本正式得漢字，在應神帝之初（晉太始）有王仁者，自百濟攜論語千字文到日本，此爲其始。然日本建國，肇自神武，史家考證，在中國周時，而神武至崇神八代，五百餘年，紀載闕如。崇神帝則當漢武帝時，此後史蹟，詳而可觀。故日本上古史，大抵賴故老口傳，既得漢字而紀載之。而據歷史所述，秦漢之時，顯然已有交通，上古官名，有將軍大夫，顯仿秦制，而秦氏漢氏兩大族之移住，則日本正史所稱。是以中日文化之交通，必肇自秦漢，且有一部分之血緣焉。日本正史，其正式通中國，始於小野妹子之使隋朝。自隋至唐末數百年，爲交通最盛時代，大抵日本之輸入中國文明，雖始於秦漢魏晉，而完成則在唐代。其正式派遣留學生，先後數十次，或在海上遇難不得達，或不能歸，其達而歸者，皆成廊廟有用之材。吾人披讀日史，誠不得不佩仰日本先民之勇敢求知，而亦不得不佩仰中國先民之熱心善鄰，施教不吝也。夫唐代交通，事不勝紀，今只顧日本人民追憶凡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社會之一切一切，其非師自中國者有幾何？蓋自典章法令官制朝儀，以及養蠶織布植茶一切利用厚生之具，與夫音樂歌舞繪畫雕刻一切文化藝術之事，上之如學術宗教，下之如衣服器皿，其根源非中國者幾何？蓋凡中國所有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凡日本所欲學者無不授之，不惟授以術，並且供以人。今日日軍以長槍大砲所摧殘破壞之江南，即日本先朝屢次求縫工織女相借渡海授日本以如何織布爲衣之地也。吾人顧繫首：今之中國人，自無意挾歷史以爲誇耀，中國今日悲慘至此，只有愧對先民之不暇，歷史簿

迹，繁縷何用。茲不得不一言者，至少證明中國民族三千年來大有益於大和民族者也。且古代兩國概少爭鬪，元兵之役，中國民族不負其實。明總兵李如松與豐臣秀吉之兵，大戰於朝鮮，此為中日古代惟一之大戰，然為朝鮮而已，豐臣既死，兵遂各退。至倭寇之患，亦非日本國家之事也。是以至少中國過去三千年間，對日本有恩無怨！其關係若師生，若昆弟。自六十年來，日漸強而華日弱，遂成多事。然甲午戰後，中國雖割地賠款，而不記仇，從事改革之人，反讚揚日本而欲學之。二十一條，使感情大壞，然以蕪會之彌縫，又成相安之局，日本在華貿易日盛一日，使無九一八之變，中國始終無敵視日本之意也。吾人前既言之，凡人不可忘歷史，中國過去所施於日本及日本今日所以報中國，其比較為何如！東三省之事，日俄戰後，日本有重大利權，然中國並不否認其行。懸案雖多，外交方法可以解決者也。年來中國內政多事，當局者關於東省問題，不能單刀直入，與日談判，此誠政策上之誤識，然日本不向我中央政府要求交涉，突以武力行動，占據三省，近且偽造獨立國，欲分割中國廣大疆土，置諸日本保護之下！同時兵臨上海，雖市政府承認要求，而攻打開北，遂成兩旬來之市街戰。焚燒毀壞我最大都市之事業財產，雖藏書樓學校亦不免！更酷殺平民，草菅人命！今者淞滬繁華，已成焦土，我公私損失數萬萬！然猶迄無悔禍之心，更將增兵來華，大舉攻擊。試一閱日本報紙滿紙盡「膺懲」「殲滅」之辭。充其大慾，非使中國民族甘為被征服者，將不能為所謂共存共榮焉！日本國民倘清夜反省，其應作如何感想乎！雖然，日本既為所謂一等國，而其詛咒中國也，謂其不具近代國家之實質，是則與現代日本人談歷史，悉適為其所笑。

吾人今退一步捨歷史因緣不論，赤裸裸的專學所謂近代國家，講利害論事實，則顯謂日本人民，單觀兩旬來之上海戰事，君等之征服中國夢，是否尚有實現之餘地？吾人今敢斷言：中國本避戰，今日則不避戰。避戰者，有廣大之災民；國家待做之事太多。不避戰者，以避戰則將亡國，將為奴隸！五千年先賢先哲之靈魂，今復活於四萬萬人胸中。使之必須奮鬥圖存，再恢復亞洲文明發源國之地位！故無論日本如何肆其暴政，將決不避戰！日人勿謂中國遠交近攻倚賴外援也！中國今日乃自己之力，抗拒所謂一等強國之侵壓，以世界正義之發動與否，乃世界之事，非中國之事也。日本今日一大問題，乃自審能否征服中國？如自以為能也，則請為之，否則攻上海何用？即進一步，占上海何用？再甚言之，縱占領許多地方又何用？日本今日自世界的眼光觀之，其所謂一等國之地位，已掃地殆盡！可觀國聯致日本照會云：日本必須證明其有令各國信任之價值！是可見其無信任之價值矣，是則雖三四等國所未嘗受亦不能受之惡聲，而日本受之矣。芳澤佐藤諸人，半年以來，多方苦辯，凡其在漢文學中所得之巧妙修詞，無不用盡，然各國之中，有誰相信者！此猶不可以已乎？抑日人今日所賴以為計算一切之根據者，海陸空軍也。坦克車飛機大砲也，然近日之滬戰，非已證明其所恃之不可盡恃乎？再來兩師，果足恃否？縱再多來，又足恃否？其足恃也，亦不過占領若干地方，而仍不能征服之，其不足恃也，則徒多殺傷破壞，加重民族的惡感，而同時使全世界一切報紙日日譏罵。此等政策，由歷史因緣言，為至忍至殘，由現在事實言，為至愚至笨！然所謂一等國之國民，乃盲信而趨之，此誠吾人大惑不解，且抱無涯之悲者也。

吾人此言，一般中國人無暇講，一般日本人未必聽，然吾人以爲今日兩國之行動，足以支配今後數十年或數百年之歷史，而關係兩國未來數萬萬人民之幸福，是以不憚追論過去因緣，詳研現在利害，以再進此苦口忠言於日本人民之前。夫禍端雖大，收拾之法則簡，還三省，罷滬戰，我保行政主權，日保合法權利，一切以會議解決之。此今日尚可勉通之路，再擴大破壞，則中日間一切維繫之具失矣！日選結果，現關大勝，犬養氏爲維新元老，精通漢學，知中日歷史，故尤願其一考。事急矣！黃浦江頭之火燄，不幸或將延燒世界。中國甘受一切禍，而可負一切責。日本今日可以悔矣！吾人明知將詞費失言，然念舊交而憫悲劇，故仍以一吐爲快也。

國聯與各公約之運命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淞滬戰事，已成歐戰以後世界未有之慘烈戰爭，且日軍援兵數萬，即日到滬，此後戰爭規模將日益大，戰禍悉佈將日益烈。中國之如此抵抗爲中國既決之問題，茲文不論。而一論各國對此役之態度。

日本侵占我三省，攻打破壞我最大都會，自衛之責，當然在中國，故中國之決心抗戰，乃中國自身之責任。設中國不自衛而望他人干涉，此中國之棄責任，故中國須以自力抵抗，不可望外援，中國近日之方針，卽如是也。雖然，此豈僅中國之事哉？今日支配國際團體者，有兩大條約，曰國聯規約，曰非戰公約。前者英法等擁護，後者美國所主倡。而特別關於遠東者，又有九國公約，此則與華府縮軍條約聯帶產生，所以保障遠

東和平者也。此數約者，除蘇聯及第三國際外，凡參加者，當然應視為有效。當然有共同維持各約效力之責任，而今日如何，國聯以維持世界和平之主要機關，非戰公約，亦相約互不侵犯之重要誓約，數十國家，與有關係。國聯之主要規定，在第十條，而處理糾紛防止戰爭之規定，則詳見各條。非戰公約，雖只為原則的規定，然而固明明誓約不以戰爭為推行政策之具者，至九國公約，特賦中國，其精神要之在相約對華互不加以侵犯。凡以上三約，今日果在何等狀況哉？九一八之變，日本詭言非戰爭，非侵略，非領土野心，夫三省占盡，製造偽國，使脫中國而歸日本掌握，此而非戰爭，非侵略，非領土野心，則此等名詞，在字典中果作何解釋。抑自事變以來，中國即訴諸國聯，並通告美國，半年以來之中國行動，一切根據此三種條約以行。然國聯亦曾三次決議矣，中國聽而日本不聽，非不聽也，言是行非，背道而行，國聯決議曰：勿擴大，則日益擴大矣，曰：撤兵，則增兵矣，曰：勿戰爭，則更戰爭矣。此種情勢，演至錦州被占，而三省盡被占矣，然後更圖上海。自一月二十八日蘆溝攻開北街市以來，今日已將一月之久，初則加派陸戰隊，繼則派陸軍先遣隊，終則植田師團來。植田總攻，今已六日，於是又兩師團來，此兩師到後，松滬日軍將近十萬，而海空軍不計也。假若歐洲小邦，來鄰國十萬之兵，則滅種亡國之大禍也。路透電不嘗報告乎！日軍每日用盡現代武器，曰重砲曰砲，曰機關槍，曰爆發機，曰煙幕，曰騎兵；此皆殺人放火之兇器。現代戰爭主要之武器，日軍一月以來，以之轟炸文化商業建築物，破壞農村及街市，擊毀水災難民棚，更在租界內搜殺平民，而概稱之曰便衣隊。使中外人數十年經營之大上海，除租界半

部外，今已戰場化，地獄化，而今後之破壞更將日益擴大焉。此種現實的侵略戰爭之發生，世界各國既已共見共聞，此猶得謂非戰爭非侵略乎？是以今日之役，中國自己當然爲救亡自衛而戰。此中國自決之事，惟以世界論，則實亦爲國聯規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之存亡問題。簡言之，國聯只有閉門，而非戰九國兩公約成爲廢紙而已。還戰以來，各國政府皆嚴重注意，近日猶甚。各國輿論一致讚揚中國之自衛，責難日本，無所不至。國聯行政院鑒於時局重大，遂通過中國提議，召開全體大會，一面嚴厲警告日本，英政府於二十四日新有宣言，必維持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英外長則宣布英國政策爲擁護國聯威權，而全英工會宣言反日，主張經濟制裁。凡此公論之發揚，久爲中國人民所感佩。雖然，自九一八以來，日本之抹殺公論，食言逞暴，早爲公然之事實，所以國聯照會日本，謂日本必須有令各國信任之價值，是公論之無效，與日本之不可信，早不必談。且英法美義諸大國，於國聯之外，嘗屢次有單獨或聯合外交周旋，美政府更屢次警告或警告，最近四國尚有五條調停案。就外交手段言，已可謂用無不盡矣，然結果只中國接受而日本不從，徒受其玩侮，更助長兇愾，悍然戰爭。倫敦日前路透電，英國人皆認外交公文時間業已過去，此事實也。世界各國，尤其與遠東重要關係之數國，對此事實果作何解決乎？吾人敢正告各友邦國民：今日中國在洪水大災民不聊生之際，不堪日本之侵略摧殘，且雖極力屈服而不獲免，迫不得已，始採抵抗自衛之手段。此一役也，固爲祖國求生存，然同時卽爲世界保正義！彼半年以來被日本破壞無餘之國聯公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各友邦以勸告調停所不能維持者，中國人民今在日本大砲坦克車之下，

犧牲流血以維持之！各關係國尤其各主要國，倘不甘使國聯開門，不甘使各重要公約成爲廢紙，不甘受第三國際譏笑，不甘使遠東商業被日本破壞並懇斷到底，則對此一大戰爭，利害上，道義上，俱斷然不容旁觀矣！況日本占滿州，攻江南，目的何在？既欲戰服中國，且爲威脅世界，以日本固有之強，及其制度上君權之高，軍人野心之大，中國健在，猶可爲世界保和平，倘使日閥目的獲達，三五年後，彼將公然對世界主張太平洋印度洋皆日本之生命線，而西伯利亞亦當然爲其國境之延長，此破壞世界和平，蹂躪公約神聖，實行武力萬能主義之一大惡覺，今不乘中國四億人民與之作殊死鬥爭之時，協力制裁，促日本之覺悟，則各主要國必有噬臍之悔，而弱小諸邦將永陷於軍備競爭之漩渦，喪失和平安全之一切保障矣！中國人民甘冒至大犧牲，從事壯烈自衛，世界輿論無不稱之，雖然，此不僅中國之事也，正義發動，應爲各國民同具之責任矣。

日本之法西斯蒂運動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日本政局異常不安，法西斯蒂運動日益猛烈。犬養內閣以絕對多數黨之地位或竟不能支持。故吾國民須覺悟日本之軍國主義或更猛烈化，險惡化，此次臨時議會後之開潮如何，至堪注目。

民政政友兩黨皆母寧以財閥爲背景，軍人權力最重，但軍人並不同情財閥。日本之右傾暴烈團體擁護軍人，而反對財閥。最近三井要人團琢磨之被刺，其背景即右傾暴烈團，與井上案爲同一來源。一方無產黨之右派社會民衆黨等最近亦轉趨於法西斯蒂運

動，以國民社會主義爲口號，同情軍人，而反對兩黨。加以民政黨脫黨之中野正剛等亦一舉而飄歌法西斯蒂，故最近日本政界之暗流，除既成黨之兩大黨，及最左翼之共產黨與准共產黨之外，大有集中於法西斯蒂運動之勢。陸軍少壯派因推行積極強硬政策之願望，亦自爲此種運動之後援。

日本社會本厭惡政黨，不信議會，而兩黨今日皆無傑出之領袖，且內部亦皆不團結。犬養毅望雖無聞言，而與政友會關係太淺，不能統制。是以選舉大捷，而內閣仍起。自大體言，日本現時之政黨政治，實有末路之感也。日本一般社會，在政黨與軍部兩者之間，毋寧多數贊成軍部。平日且然，當此對華侵略國際緊張之時，軍人勢力當然膨脹，而國際形勢愈對日不利，社會愈倚重軍人，加以去冬以來盛行謳歌武功之宣傳，更足以麻醉社會，使之狂易。而同時經濟財政日益逼迫，人心不安，其狀日甚，是以希望強國政府崇拜英雄主義之熱乃大起。法西斯蒂運動者，由此種種背景而產生者也。

吾人當知日本現行之政黨政治若打破，法西斯蒂運動若成功，則其侵略的軍國主義之色彩當更趨濃厚。就思想系統言，彼與歐洲該項運動雖亦有類似之點，而軍事狂熱則遠過之。衡以現在日本內外交迫之大勢，此種運動之勢力，必將日益擴大，縱目前不能揭開，不久必有試演之一日也。夫由中國論，日本之侵略大陸，步步蠶食，根本上爲吾國生存上之威脅，况彼愈演愈烈，自須嚴重覺悟，以籌防禦。若夫就日本本身論之，則自九一八以來，對外對內之種種演進，無一不表示其政治上經濟上之弱點，而最近法西斯蒂運動之抬頭，亦徒證明其更趨於危險不可收拾之路。何則？日本一切問題，亦原以

經濟問題為背景，然其最近所探途徑，事實上將愈陷經濟於困難。為法西斯蒂運動者，其號召之目標，第一即為統制經濟，即大業內閣亦有五年產業計劃之標榜。然事實顯示，苟欲改造經濟，增進民生，則首先需要者為國際之平和與縮軍。華府會議後之日本，因略探此途，故有多年之繁榮，今則將多年養成之國際間良好空氣自行推翻。計為世界五十餘國熱望和平的人類咒詛怨恨之目標而不辭。夫弱小國民不在日本目中，姑不必論。最近美國已聲明海軍政策將重行考慮，是乃表示將再為軍備之競爭。一方俄日關係本甚和緩，紅軍之第一假想敵原非日本，乃最近因日本佔北滿，迫俄邊，而蘇聯乃公然宣傳對日之備戰。美俄對日之尖銳化，自日本言，當然為一大事也。查日本軍費所需本重，據最近日本經濟雜誌所載，自歐戰終了之大正九年至昭和六年，十二年間軍費之支出共為六十萬萬六千三百萬元，此中除西比利亞出兵費八萬萬外，皆平時軍費也，又就昭和六年度預算觀之，合計一切軍事費，約六萬萬元，當全國各種租稅總額百分六九。四，此皆一時軍費也。自今以往，日本侵略愈擴張，國際愈尖銳化，而日本之法西斯蒂化軍國主義化亦愈烈，世界各國於遠東有重要關係者之防日備戰，競爭軍備也，亦遂不得不愈積極進行。日本在此形勢之下，謳歌軍國主義者將愈振振有詞，其政情之極端化將愈甚。如此互相推盪，因果迭乘，其最後之結果為何物乎？世界固皆苦於經濟蕭條，然富源資力之超過日本者尚多，如美如俄，皆日本所不堪競爭者也。經濟問題之解決，安可得乎？是以日本由今之道，推進不止，結果必自繩自縛，至於不可回旋而後已；法西斯蒂運動或為必然經過之一階段，然斷非日本之福，亦斷不足以解決其問題，可斷言也。

。至於中國，早陷於無別途可擇之境地，惟注視其趨勢，而自衛圖存，固不暇為日本計其利害得失如何矣。

目前政治上之亟務 (二十一年四月三日)

當滬會僵化，危機嚴重之時，而內政上之潮流，乃現可慮之狀，雖一切未表面化，而長此放置，終必起意外糾紛。

中國國民苟有天良與常識者，在此國危民得利鉅痛深之時，無論如何，斷不至再欲以武力爭政，國民公意亦斷不容有人為武力之爭政！雖然，惟其如是，更宜因勢利導，為之宣洩，庶幾中樞得固，人心得平。夫瞻觀全國，目下堪以實際負此艱危責任之新政黨尚不重見，其有組織者，亦萌芽耳。人才能力尙待鍛鍊也。且即令一切黨派合作，而在目前嚴重局面之下，能為國家增若干力量，亦是疑問。是以就積極的意義言，變更政局，並無速效，而謀之不咸，或更促國家之亂。雖然，此問題之面也。若自政府之地位言之，則道義上責任上，必應自動的開放政治，誠意請全國合作。何則？近代政治所以異於專制時代者，官吏之責任觀念為一重要特色。中國受外患百年矣，然回首前塵，從無一時期如今日之嚴重。九一八以來失陷三省，失淞滬，僅南北江灣之損失，不下十餘萬萬元。東三省廣土衆民之犧牲，更不待論。然半載以來，戰和兩窮，一籌莫展，此固為事實環境所限，不能獨責政府，然過去數年中，外交大計，政府專之，人民在財政上援助政府，超過任何時代，人民殉難，不為不誠，政府權力，不為不大，今一旦陷國

家於此境，縱人民不相責，政府自省，能不敢咎責於無窮哉？近月以來，國事愈危，故人心愈焦急憂憤，刻刻不安，因而責難現制主張改造之呼聲瞬遍於南北，此目前重大之事實也。觀夫國難會議之召集，似政府已身亦見及此，然最近空氣不良，會員盡足。此數百人者，固未必即能充分代表民意，然風聲所播，一般社會將責政府之無誠。而政治熱特盛者因見合法之軌道難通，勢將有一部分人轉趨於激烈之秘密活動，此種形勢，目前已見端矣。吾人為鞏固中樞集中力量之計，允不得不警告政府，充分認識此形勢，速自動的有以引導而宣洩之。其道維何？第一為開放黨禁！

憲政之籌備，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且制憲則必期實行，能實行為憲法，否則為空紙。不然者，其意義將等於易約法字樣為憲法。今之約法，雖非人民所制，然雖此約法，亦具文耳，中國今後須事求實，故不能只望再多一紙面之具文。雖然，開放黨禁之事則異是。蓋即說即行，立刻可以實施。而其意義只為承認國民黨以外之可以有黨，只為承認各黨之公開存在，不發生政權問題，與現在訓政制度之基礎亦不生影響。易言之，不過公開若干在野黨，聽其在不破壞公共秩序之範圍以內，發揮政見而已。然如此將與國事有莫大之益。何則？國家今日亟須定政治經濟外交之總綱領，是則統一有賴於各方充分之討論。中國今日，實際上有若干黨，其政治意見，當然各有不同，然而因不能公開之故，彼此無討論機會，一般社會亦無從加以研究與批評，是以國家無真正有權威之輿論。且因各黨非公開合法的存在之故，其對國事，乏負責精神，所發言論，以攻擊政府打破現狀為惟一目的。倘令公開，則發言不得不負責，而政府自身亦可與之公開辯

論。此正憲法政治之前提，反可以消滅一切陰謀與危機者也。

國家危險之狀，今至於不可形容。吾人敢先標榜兩義以貢獻與政府國民，第一：凡不滿現制度之人，無論如何，不可構煽內政上之陰謀，一切政治問題，必須以合理的平和的公開的方法解決之。第二：政府己身應自動的籌備大開放，先開放黨禁，納一切於法軌，喚起輿論，以為促成憲法之張本。倘有人仍不忘陳腐舊制，甚至奔走武人，謀起政變，此無論假何名義，其結果必較現狀尤劣，由國家利益言，斷乎不可。然同時倘政府當局仍欲以敷衍塞責之態度對待社會，其本身無決心，無認識，惟以勉強現狀為惟一之方略，則亦召亂之道，終必有潰決不可收拾之日。吾人最近所感如此，旁觀較清，或非無病之呻吟歟。

警告政府國民反省 (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自淞滬退兵，迄今一月有半，全國一切陷於沈悶麻痺之中，其最大問題，惟國聯調查團之騷擾，與夫上海停戰會議之舌戰，全國視線，於焉集中。然時至今日，調查團仍滯留北平，停戰會議已圖窮匕見，頃者當局又注意於國聯特別委員會矣。自九一八以至今日，中國國家之行動，始終不離國聯。從失瀋至失滬，數省河山，千萬民命，億兆財產，節節斷送於呼籲國聯之聲浪中；而今日支配空氣，咸認為重要問題者，仍是國聯調查團如何，國聯特別委員會如何，此誠無聊之象徵，單調之極致，可為慨然太息者也。國聯非不宜於呼籲也，一切國際形勢之運用，亦非不宜重視也，然究之乃在人之事耳，

而在我者如何？吾今敢提出一問曰：此半年之重大外患中，究竟政府自身盡職何事？國民一般努力如何？此半年中，軍事有何改良？財政有何整理？軍需製造有何籌備？交通機關有何發展？各省各縣之政治有何策進？貪污去否？練兵勤否？各地人民太甚之苦痛曾減除否？各級公務員之工作增加緊張否？凡此皆吾人所不知也。再問一般社會：自國難以來，個人生活俱向上否？奮情之習俱改革否？教授之研究，學生之用工，果進步否？凡此亦吾人所不知也。夫以政府論，全國政務，刻刻待進，平時且不應懈怠，國難期間，更須絕對緊張。以社會論，人生本須勞作，進步不可暫停，況在危急存亡之秋，更宜加緊工作，加緊進步。然試加詳察，則政府與一般社會，似專注力於外交，而疎略於己身之進步。易言之，惟忙於望其在人，而不能盡其在我。尤自滬戰以來，一切問題，似全停頓。敵上敵下，似俱無暇立永久計畫，自勁的加緊奮鬥，徒瞻望形勢，應付目前，各省政務，全然廢弛，國立學校，幾乎停辦，金融工商，亦一切不敢進行。故吾曰全國一切已陷於沉悶窳率之中，此誠最劣之現象，頗有待於糾正者也。

吾人對中國遠大之前途，固絕對樂觀，然對於現在政治界及各界之中堅社會則以為悲觀資料日多一日，殆已萬萬不能勝此建國中興之重大責任。夫中國本可以自由意思自定其計畫，而自建設之，徒以人謀不臧，致受日閥重大破壞。惟日閥之禍，終無如我何，任令日閥如何橫行，斷不能吞大中國下咽，縱吞其一，亦炸彈也，自究極言之，毫無可以畏懼之理由。惟國家與社會之進步，必須以自力步步經營而得之，猶如築大廈，一磚一石，皆賴勞動喘汗以建之，斷無神奇變化，頃刻可以現崇樓。所謂外交者，特牽

制外患之具耳。欲專賴外交以鞏固國家，必無是理。況中國所缺者，並非國際形勢，就形勢論，中國遠較日本有利；其所缺者，只是本身之力量。非特物質的力量也，精神的力量，關係亦巨。吾敢斷言：苟中國之政治能對得起四萬萬人民，則必然可以攘外而中興。再縮言之，一切中堅社會分子之行動，苟皆對得起己身，對得起民衆，則中國必然爲光榮之國。然觀近狀，何其沉悶而痼疾之甚哉！倘長此以往，縱論國際公論之於我，終將愛莫能助，卽萬一局而突變，對日羣起而攻，然中國仍將遺殃，至少現在之中堅社會將一齊遭殃，隨巨潮以俱盡耳！究竟自己之工作與努力何在？進步與改革若何？此吾人願警告政府國民，速加嚴重反省者也。

日本犬養總理遇刺

(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

昨夜東京急電，日相犬養毅氏於昨午午後五時二十分在官邸被暴徒闖入，擊中三槍，重傷流血，八時許警士已宣告絕望。同時警察廳中有人擲手榴彈並放槍，受重傷者數人，而內府大臣牧野郎、政友會本部、日本銀行皆受手榴彈，幸未傷人。各處行兇者皆得逃逸，途中散傳單，請爲除君側之奸，而未幾有十八人向憲兵隊自首。在本文撰稿時，所得電訊止此。

日本最近曾出兩次重要暗殺案，曰井上，曰磯球磨，其事已至足驚人，然其方法則爲暗殺，故自法律上言，不過行兇之個人或團體之犯法行爲而已。昨日之事則以一國首相之尊，竟在官邸中被十餘暴徒公然開槍射擊，警察廳爲負治安責任之最高官署，乃亦

受手榴彈及槍擊。同時國家銀行，政黨本部，及宮中重臣之牧野邸皆受轟炸，此其意義之重大，幾不知所以形容。不惟日本歷史所未聞，實亦世界紀錄所罕見。此誠一非常事件，令人對日本政治幾於不能判斷其前途。

大養木堂氏維新耆宿，憲政助人，四十年之議會奮鬥，名滿東亞。迨衰暮之年，始得組閣，今幾數月耳。八旬老翁，一國總理，竟不免被刺。昨夜所傳殆難救，不論中日兩國現在關係如何，吾人對此東亞老名士之不幸的遭際，誠不勝驚駭與同情。而現存日本政治家，求如大養氏之精於中國詩文藝術熟讀漢籍，與近代中國維新各派多有個人交誼者，蓋無第二人。是以聞其遇刺之報，不獨對個人表同情，且將為東亞或寂寞。

抑就日本政治上論之，第一：此種組織之大暴行，在警政周密之日本，尤其在東京，常識判斷，殆根本上不可有。然竟發生焉，且警廳本身亦受轟擊，則最易推想者，為此暴行團另具有力之背景。背景為何，則最易想像者，為所謂法西斯蒂運動。不過亦有疑問，誠以最近法西斯蒂運動雖猛烈而未成熟。日本陸軍巨頭厭惡政黨政治，然不至主張恐怖方法，且亦無其必要。然昨夜最後南京電轉來路透電訊，則云行兇者竟為軍籍人。證以新聯社電向憲兵隊出首之訊，亦可知其屬於軍籍。所不明者，其少數人秘密結社之行爲，抑有更强更大之團體的背景。第二：無論背景如何，此案之發生，使日本憲政界根本陷於恐怖，法治與警政，同成不足輕重之勢，現任總理大臣在官邸執公，尚不能保護其自身安全，況首都重地，同時有數處放炸彈，警廳亦不免，則當然應視作恐怖時代之出現，公安秩序，兩不可問，此日本從來未有之現象也。第三：日本政治之善後，

因此甚難，任何重要人物，其本身不保安全，焉能從事政治。井上團琢磨，總發日耳，又出如此大事。日本政治家誠難乎其為政治家矣。惟有一種推測：假令日本國家之權力中心尙能負責維持，則因此案之故，所謂法西斯蒂運動將大受挫折，反不能表面化。蓋日本全社會必因此痛惡暴力的直接行動，雖野心家鼓煽，將再難引起一般人之狂熱。且日本畢竟為王室中心之大權政治，宮中感想定以善維憲軌為方針，是以此次兇案，或反為最近直接行動之熱狂的最高點，此後將見衰落。不然，倘竟使政黨政治因而不支，變相的法西斯蒂政治竟爾出現，則日本前途概可知已。

至由中國論，國民須知我方常認犬養內閣為最積極侵略者，然寧知日本極端派尙其嫌其軟弱，於芳澤亦然。觀昨日不獨刺犬養，並且不利於牧野，牧野者，亦極端派所認為不強硬過平和者也。吾人因牧野郎之遇炸，可信此兇行者，及其背景之勢力，更為對華侵略狂，其行兇動機與此有關。是以此案真相及日閣變動如何，中國人當嚴切注意其究竟。至於由第三者之旁觀地位，以評論此案之原因，則可以一成語解釋之，曰：一兵不戢將自焚。」日本愈對華行武力萬能政策，則害中於本國政治前途者亦愈深。誠以狂熱的興奮，對內對外勢必同時發揮，因果利害之間，其難言矣，未知一般日本國民之感想竟如何也。

行政院對外宣言

(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行政院昨發對外宣言，對於日本議會承認偽滿洲國政府之決議，認為日本對我最顯

明之侵襲，且將國聯盟約九國公約施以澈底之破壞。用是宣言「中國國民爲自衛計，爲對於世界和平組織之連鎖盡其一環之責任計，對於日本政府此種行爲，決定不惜任何犧牲，堅決反對。因日本此種行爲而引起之一切糾紛，應由自製造而自承認之日本政府負其完全責任」。同時行政院長汪精衛另發告全國人民書，宣布「政府在任何條件之下，不論日本如何粉飾，決不承認傀儡組織，決不停止其收復失地之努力。仍望全國國民本其素懷，益自淬厲，臥薪嘗膽，一德一心」。

日議會公然通過承認「滿洲國」之決議案，此等於明白宣言分割中國三省之領土，此當然爲中國所絕對否認。中國之國家及民族，一日存在天壤間，卽一日不能承認日本此種行爲之有效！上述行政院之宣言及通電，誠完全代表中國國民最低限度之主張，而獲全國一致之擁護者也。自九一八以來，中國在內憂最甚之時期，而受最猛烈之外患，半年演進，以迄今茲。國家所經之艱危痛苦，不可形容，東省同胞所身受者，尤不堪備述。義軍迭起，遼吉黑間爲國家流血之忠勇軍民，今日尙在水深火熱之中。全國輿論高呼收復失地，拯救同胞，然形格勢禁，迄未實現。念及東北同胞之境遇，真不勝慚悼與悲苦。雖然，日本所持，武力而已，中國武力，縱不能敵，但其分割我領土之行爲，則永劫不能承認。日本雖強，但如欲中國有人以代表中國之名義，而承認其分割我領土之有效，此天荒地老必不能有之事也！抑默觀近狀，日閥勢欲愈張，其吞併滿洲之心，遂亦愈決。和平談判交還三省之希望早已烏有，而尋常語義中所謂之武力收復，亦斷不能行。故在此最近期間，和平武力之兩途俱窮，且日閥近日存心極辣，上海雖選兵，仍表

二小時可來之勢，對中國其他沿海區域之窺伺，亦從未忘懷，充彼之意，苟在不激動國際聯合干涉之範圍以內，任何侵略，有機即行。是以中國固疑之意義，在目前為加倍重大。其一、日閥對東三省把持愈強，非尋常手段所能收回。其二、日閥尚隨時有擴大侵略進一步破壞之野心。日議會承認偽國之決議，乃由此種背景而來者。雖然，中國有一最後牢守之義務，即無論如何，斷不承認。夫日本武力佔領，事實問題也，然此事實恐永不能得中國國民之承認。縱屈於力，而不能屈於心。日議會此種決議，使中國國民對中日國交恢復常軌之希望，根本絕滅。然絕滅亦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切走着看，日閥謀我國愈兇，而我之自衛也亦愈亟。自衛之義，非必刻刻打仗時拚命之謂，不觀生物界之自衛，蓋適用一切可能與必要之手段者。九一八之始，中國國民尚有客氣，今則幾驗富，認識清，其恃衷，而其心固。自茲以往各走看耳！中國民族一日存在，則東三省一日必屬於中國。行政院告全國書所云：「決不承認傀儡組織，決不停止其收復失地之努力」，乃我全國國民一致之心聲。斷非日本武力之所能阻撓變更者也。因此嚴重之危局，更不能不使我政府人民之新覺悟。前已言之，尋常方法不能收回東三省，況日閥侵略之毒計尚無窮，是以今日之中國完全在非常時期，故必須以非常之努力，迅速改造建設起來。其最甚者為摧毀障礙人民利益之一切惡政，迅速使各省內地人民得到休養。此為根本中之根本。自衛之具為力，而力生自民，必須人民有力，然後對外有力。九一八以來，已半年餘矣，全國官民各界之空話，早說盡，憤慨之氣，亦用盡，一切空虛之希望心依賴心，全費盡，而局面如此！則自今以往，惟有各擲天良，竭

戰工作，節縮一切，以養民力，作建設。日本無論如何惴惴，斷不中其一切奸謀，不墮其任何陷阱。我惟一致抱根本決心曰：要收回三省，要速養國力以自衛！語曰：衆志成城，誠以四萬萬人之衆，以同一之志而努力焉，何敵不摧哉！此非空言也，彼蘇聯以數年之短日月，而能完成國防工業，能訓練數百萬之陸空軍，則可見事在人爲，惟問有志與否而已。我全國民衆爲有其志者，故問題尤在政府之如何，中國命運懸諸今日，此次行政院之宣言，應不如過去之無數抗議，僅宣布文字已也。禍亟矣，倘復徘徊因循，或仍爲難蟲之爭，而誤前途焉，則爲天良喪盡矣。

自衛之策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國，病國也。五臟俱衰損，而外感乘之，精氣消耗，達於極點，此珍養攝生之時，非跳擲決鬥之日也。病人養病，須依病狀，定計畫，病國亦然，必須知彼知己，定其自衛之策。自九一八以來，國家大患，坐於無策，非策之高下問題，蓋疏於知彼知己之道，徘徊觀望，任環境爲轉移，一錯再錯，不可收拾。國人今日大抵已悟往時無策之非。然策云者，非漫然作一主張之謂，蓋根據事實，比較利害，幾經研究而得之最後主張。主張既決，實行隨之。倘僅能言而不能行，非策也。僅能行其初步，而無貫徹終始之計畫，亦不足爲策也。若夫初無實行之意，而僅作口頭之言，是徒爲敵所乘，其害更甚於無策矣。夫在今日而定國策，難矣，和戰皆非，大患未已，任何人當國，勢無以策萬全。雖然，惟其難也，更不能無。因無策之結果，將永處被動，坐待侵吞，四萬萬人托

命之國家，將永受強敵之玩弄，其最後可以瓦解土崩以至於滅亡。猶如病人然，無養生之至道。聽外邪之襲攻，忽而揮扎離牀，忽而昏睡不起，邪熱愈高，神明愈昧，以支離之病軀，而神智不清，不能自主，真勇消沉，行動無範，此危殆之道也。國家今日，其理同然。首須神經中樞保其健全之思索力，洞明病狀，自知體力之所勝，及驅病之所需，一心不亂，奮大勇持大忍以克之。就現局論，其一：對於今後猛烈之外患，須先圖避緩以爲自衛。其二：同時則對於不可避不可緩時之準備，迅速以全力籌之。夫中國現狀，民窮財盡，本不欲言戰，是以務須盡避緩之道，然同時不能不下孤注一擲之最後決心。關於此點，外交之肆應，軍備之籌措，皆須盡最善之努力，同時避空制之宣傳。今日何日，尙可以客氣從事乎？再具體言之，近傳日本將窺伺關內，以日閩之驕橫，此亦意中事，惟此大事也，其性質之重大，尤過於占滿洲。以形勢衡之，不能輕於一試可知。其可能性較大者，爲因地方問題而起，故當此重大時機，應官民相誠，勿與其起瑣小糾紛。同時需保治安，自整軍隊，勿令有爲虎作倀之人得擾亂之餘地。至外交之肆應，不在討論之列。然日閩本瘋狂者，倘其必來侵凌，則須盡所有之力以與之周旋。夫占滿洲者，割中國之一部也。窺關內，則其意義爲征服中國。自世界的觀點言，問題重大，更無與倫。除非中孟自甘滅亡，世界斷無坐視之理。是以犧牲至何地步，始終必收復河山，自最後的「義言」，並不足畏懼，以中國人民目下之困難，爲政者自不應引導時勢至此，然如不可避，不可緩，則除全力抵禦外，更有何途？此政府及全國軍民責無旁貸者也。雖然，前既言之，凡能言不能行者，不得以策論，而策果能行，更不必言。是以望

政府當局定能行之策以行之，而不必言，更不可徒言不行，反以爲標榜宣傳之具。且凡能行之策，行之貴速，勿雍容討論，徒失時效。如對俄復交，本爲尋常外交，無關時局。縱復交，蘇聯亦決不助我收回東三省，中國主張復交者，亦意不在此。其事甚明，無待多論。然徒因在日俄緊張之時，故中俄復交問題，自惹起日閱之注意，而實際上則我政府至今未定辦法，雖紛傳多日，實則主題猶遠。夫此尋常外交也，而徘徊不決，且受其害，況其他有關時局之問題乎？大事無決斷，言動不愾密，召禍之道也，當局者慎之可已。

抑中日問題，壞至如此，絕非中國國民之願望。日聞之仇視中國，百計摧殘，等於自壞其萬里長城，將來必受不測之報。雖然，中國對日，已無外交可用，故不得已只爲自籌其出路，自決其方針。國府當局最近爲東亞大局計，有對日開闢交涉途徑之意，其心雖是，而其時已非。時至今日，惟有一致斷念矣。

時局嚴重問題簡單

(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去年秋冬間，日本主張直接交涉，中國反對，當時空氣，直接交涉之名詞幾與賣國爲同一意義。今年今日，日本執政者，已明告國聯調查團，不與中國直接交涉，而中國近日直接交涉之聲浪轉盛。前晚滬電，且有調查團到滬後中日將開始直接交涉之風傳。此誠兩重國恥，論之徒增苦痛者也。

過去不得已，今日之事，爲決大計，當大難，不容絲毫含糊，而前提則爲明確認識

時局之真相。察日本最近，由熱狂之軍人專政，政黨者流完全失勢，微特非若俄幣原時代空氣，即較之大賽時代，又有隔世之感。中國過去既擴乘交涉之機會，今日荒木萬能時代：而始一欲開交涉之門，此乃徒取辱貶，不知其可者也。中國政府之於東三者，任何黨何人執政，絕不能拋棄絲毫主權。所謂直接交涉者，要之依條約範圍，謀和平解決，進而一掃糾紛，穩固亞局已耳。倘捨條約不論，而別立一名存實亡之案，名義屬中國，實則歸日本，此乃變相的割讓，任何中國人絕對否認。最近日本報紙所載劃滿洲為自治區，中國只擁主權虛號之案，當然尚非真相。然即此中國不能容認之案，日本當局且標榜絕對反對。是可知中日之間，今已絕無交涉之餘地，況日本已明言不交涉乎。故中國國民今日之第一種認識，應斷念直接交涉之不能。

其次調查團何如？夫調查團心中之解決案，或即類似名存實亡之案。蓋該團所最焦急者，為維持國聯及九國公約之面目。然日本承認偽國，則名實上皆為分割中國領土，不但抵觸國聯過去決議，且違背國聯盟約第十條及九國公約，故為國聯及九國公約面目計，應勸日本對偽國不承認或緩承認，其赴日游說，要不外此。該團之計畫，是否為中國所能承認，茲姑不論，但日本業已拒絕，則該團之作用失矣。現在形勢，該團報告書將不能有確定主張，大抵只敘述事實與日政府立場，提交大會，聽其討論。故本來不可奢望之調查團，今後將完全無可瞻望矣。調查團如此，國聯大會可知。日本實準備戰爭者，國聯各主要國及美國，執為遠東而頓戰爭！去秋形勢，今日依然。將來國聯開會之日，若各國畏難而退，日本固自慶成功，倘再口舌壓迫，是徒增日閥狂怒，是以中國國

民之第二種認識，應斷念於調立國及國聯大會之調解。

然同時有最嚴重之趨勢，則現狀絕不能苟安。日本之製造偽國也，無端併熱河在內，半年之曖昧度過者，日本尙無暇及此耳。然最近情報，熱河風聲日益加緊，日軍大隊已駐義州，何時侵熱，在其自由考量中，吾固不知也。然侵熱河，則拊北平之背，關內各省同受威脅，內蒙一帶皆成戰區。中國苟不甘坐以待斃，寧能聽其步步逼食而不爲之計乎。夫日本因其國際的便利，或政略軍略的理由，對於熱河之攻略，亦或者略緩時日，其窺視華北，或亦有分期計畫，不必一時舉行。然而步步相逼之形勢，既完全造成，兩國之間復不能開交涉，復常軌，更不能新成立大局的諒解，使國交更新，則其大舉侵略，要之時間問題。中國局勢乃成將被宰割之羊，置諸刀俎之上，以靜待屠者之開刀！世界任何不肖民族恐絕無如此之愚也。是以中國國民今日之第三種認識，爲失三省並不能苟安。

然則問題簡單矣！一言蔽之：中國甘於亡，則坐待之，不甘於亡，則必須撤開一切，爲生存而奮鬥！所有內政外交，應專注軍此非常大難之肆虐。譬之病人垂危，須先求救急，苟救急有效，進毒藥亦不憚吞服。夫關於內政者姑別論，今政府之於外交，果有無救急方略乎？抑將以屈服日閥僅求免更深入之侵略爲政策也？最近南京雖組學術會議，討論外交，誠未知與會諸人果有何貢獻於此危殆之國命也。

論國營事業（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國營事業能否成功，爲中國存亡之真正關鍵。頃者招商局將爲國營之試驗矣，不可不鄭重致勉，希政府籌駁焉。

現有國營事業之最大者，爲鐵路，鐵路成績之壞，卽冠絕世界。論者或歸責於內亂頻仍，然自有鐵路以來，本絕少聞有弊絕風清之路政，所差者，不過程度問題。而因內戰綿延，鐵路破壞之故，行政風氣，辦事效率，亦隨之而愈劣。近年各路中有稍稍整頓者，但其去理想狀態則依然甚遠也。華北各路中，如平綏路政之劣，尤爲著名，車中旅客幾人有票？此豈僅軍人乘車不守路規之咎，實路政本身腐敗之故也。就過去論，中國國營事業之病象，第一：浪費，冗員甚多，開支浮濫，不惜物料，不受公款，贏餘之時，任便揮霍，一旦收入減少，盡或不支。要之，其病坐於不實愛惜國家之財產，則國營事業安有發達之望。第二：舞弊，近世中國官僚政治之特色，爲隨事舞弊，新式國營事業中亦不免。近年政綱不振，舞弊之規模及方法遂更毫無忌憚。運貨商家僅照章繳納運費便可啓運者能有幾路？至於購買材料，添建工程，其能不舞弊者蓋甚少也。第三：敷衍現狀，不求上進，蓋近世中國，受官治之毒，對於一切關係國計民生之重大事業皆以作官論。作官之定義，求安富尊榮而已，事業如何，非所問也。卽觀各國有鐵路之狀態，雖環境限制，發展不易。然於艱難困苦中，能苦心經營，勉求進步者，有幾人哉？多數心理，苟收支勉符，不出意外，是亦已矣。以上三者爲路政本身習見之缺點也。由此以推將來創辦之新國營事業，則凡現有之病根，在任何事業上，皆同樣潛伏。苟不速改革風氣，健全組織，則任何建設，皆徒爲少數做官者發財之具，而國家依然趨衰亡之

途而已。是以中國有無經營國營事業之能力，即中國國家能否存在之關鍵。此種政府自身組織健全之後，領導國人，努力奮鬥以求之。其心理狀態應如戰爭，非消滅一切腐敗自私之細菌不止！夫此事難乎！曰：不難，第一：從政府起，先用人維公，凡為國營事業，選擇領袖，務求廉潔有能之國士，領袖得人，則誠信自化，倘政府先任用私人，以差缺視國營事業，不壞何待？第二：嚴賞罰，明紀律，厚保障，有功必獎，有弊必罪。障攬依法，無過不斥。繼以公明之法律，而昇以安全之保障，則風氣一新，孰不樂於為善。第三：凡國營事業，皆專門事業，故務尊重專家之意見與其地位。中國近年已不乏優良技術家，即一般新畢業之專科學生，大抵為可造之材，故事業用人，須僱用專家，務使各事業專門化與獨立化。淘汰病菌，注入鮮血，則各事業自有起色矣。夫國府執政，已六七年，對於舊有的國營事業之改革，實尚無顯著之進步。噫者明令國營招商局，以該局地位言，以事業性質言，其重大不下於鐵路。吾人既望政府極力整頓路政，而對於此次新歸國營之招商局，更望其於國營之始，即植一良好之基礎。蓋招商局之病，又倍於鐵路，路政之弊在官，招商局則為官商兩重之弊，商人營私，官吏發財，兩重剝削，百半世紀之久，其慷慨危殆，理所宜然。此次受命經營之領袖，多上海實業界最有聲望與手腕之人，誠望其實行上述改革國營事業之一般原則，更針對招商局之內容，加以大刀闊斧之改革。悉查購船，善加管理，以收回沿海內河航權之重任，此誠一般國民所切望不置者也。國民注意！中國蓋此絕不能如蘇聯產生五年計劃之工業！以現狀論，則雖一世紀而不能！窮國危時，惟有分文必惜，一弊必除，聚全副之精力，運僅少之資

本，而萌芽，而成長，而結巨大之果。任重道遠，其成功為必然，而其過程則至艱難而苦痛也。自政府起以及一般從事國營事業者，須持戰時心理，具宗教熱誠！應知救國必須建設，建設只有國營，是以一切國營事業，皆為救國要素。而國家復缺少資本，外患危機，又極迫切，則經營國營事業者，即等於在民族獨立戰爭之第一線！此而成功，蘇聯不足羨也，不然，終惟淪於亡國民之列耳！吾人積平日之威觸，因招商局而引申之，第一尤望最高監督機關發憤為國家爭氣也！

如何完成西北幹路？（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經由甘肅新疆之歐亞航空，一月後可正式開始。此為由中國通歐洲最近之線，亦為東北淪陷後事實上惟一之線，其裨益交通、輔翼文化、自非淺鮮。雖然，郵航之利益，通信便捷而已。國人由此新航空線之開闢，應覺悟甘肅通歐洲鐵路幹線之更為必要；且應感及須與蘇聯復交通商後，始能有完成該幹線之希望。

西北幹路之必要，人盡知之，國難以來，感之尤切，然國家現狀，實絕無此財力，同時絕不易得到借款，故論西北鐵路者，皆止於空言。單觀西潼小段，經年停頓，可知甘新幹線之完成，殆在遼遠之將來。夫吾人一年來常感觸一事，而認為最不可解者，即政府明知經營西北交通之亟需，而不於事實上求可行之方案。此無他，以地理論，以經濟關係論，欲築西北幹路，惟有對俄復交，與之協商經濟合作之一途。捨此不論，本國無財力，他國不借款，是皆絕路也，結果僅有不辦而已。而以中國國家地位之緊急，西

北不通歐洲，等於棋之無眼，是永留國家於可亡之地也。國家民族，當危急存亡之時，百孔千瘡，何弊不應革，何利不應興，然善為國者，能見其大者遠者，能得其要領，能先以全力舉辦一二最重要之事！以中國今日論，速築西北幹路，應為關係存亡之最重要事業，此而完成，全局活矣。否則腹地一二枝節之建設，有何用哉？抑各國之不能供給實木材料以築西北幹路也，乃至明之事實，初無待於詳論。隴海原約，本以蘭州為終點，今洋公司早已無力履行，然中國復不能言其違約。蓋借款本息，拖欠太鉅，中國財政上自己失信，故亦不能盡責洋商。雖然，無論如何，要之，中國路政與歐洲經濟雙方之現狀，皆不適於新募大宗外債。尤其西北遼闊，人口稀少，在鐵路興築之始，不易獲利。夫利益確實者，尚不易得外資，况初期無利者乎？是以可斷言西安以西之鐵路，在若干年內，決不能以普通方法吸集外資，此至明之事也。是以關於此問題，可得如下之結論：即中國不欲速成西北幹線則已，否則只有設法取得蘇聯合作之一途！蓋第一：可信蘇聯願投資於中國西北鐵路事業，第二：可信蘇聯重工業已有此餘力。第三：並可信能締訂良好有利之條件。吾人曾詢熟悉新疆邊情中俄關係者之意見，證明上述判斷之不謬。說者或慮俄勢東侵，或赤化可慮，不知中國西北國境之無備，與東北同，或更過之，蘇聯苟欲兵侵，早可侵矣，何待鐵路？至赤化問題，中國近年乃發生自內，有無鐵路，與此無涉，中東鐵路區域，不必赤化宣傳之特烈，是其明證，故此皆不成問題也。自政治上看，鐵路通，而後中央威令通行邊方，是苟欲防阻西北邊地或有之赤化，則將更成築路之急需也。據吾人所見，即謂以此次歐亞航空之開通，可感及中國開發西北邊疆，

有與蘇聯合作之禮命。此地關係使然，故望中央政府執行正當之對俄外交，俟國交恢復後，應即談判西北鐵路投資之交涉。謂宜與蘇聯訂一鉅額之貸給材料合同，以普通商業方法，約訂平等互利條件，中國政府負責保障其投資之安全，同時嚴格的執行國有鐵路管理之政策，其興築方法，應由東西雙方同時並進，即一面由俄境向新疆接修，一面由陝甘向西興築。誠如是，則十年內定可完成對歐洲之陸路交通，中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之利益將無窮矣！另聞蘇聯勢將向外興築路，聞將築恰克圖庫倫線，同時向西展築以適科布多。是以中國苟不以自主的方針，解決此一大問題，將來恐又成被動的亡路亡邊之局，備中利害，毫釐千里矣！

日本所謂東洋門羅主義（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九一八以來，最支配一般日本人思想者，為所謂東洋門羅主義。軍人政客，左右各派，對此一點，殆抱同情，最近主張此說者尤盛。吾人試冷靜批判，以明其是非。

東洋門羅主義者，簡言之，為反對歐美勢力干涉遠東之一種運動。單由此表面的理論論之，凡遠東國家原則上應無礙於此種運動之理。然而苟一察問題之內容，則此說乃變或為矛盾之笑料。何則？夫反對西洋干涉之另一面，當然為東洋民族之和平自保，是必然與俄為中日兩國之互尊而相安。自常情論，果中日相安，西洋之干涉，自無因而要。當茲國際多事之秋，孰肯招遠東國民之反對，而橫來干涉，似此則不必言門羅主義，而形勢自成。為遠東計，豈不甚善。然而事實上遠東今日之糾紛，只為日本之侵略中國

。是日日本自亂遠東，撕裂國體，達成世界之危殆，並喪國際之軌道。此役也，日本為護
 護國破壞平和之主動人，倘有何等道德的權威，以論東洋門羅主義乎？依現狀解釋，
 日本所謂門羅主義，即征服中國主義，其意義為在其進行征服中國期間，反對歐美任何
 勢力之干涉。此種解釋，日本軍國主義者皆可滿意購議，中國則當然視為其民族生存之
 最大敵人，將以數十年甚至數世紀之力貫徹否認，絕不屈服者也。且歐美今日，實際並
 未干涉，國聯所進行者，限於調停，萊頓所報告者，實質袒日，而日本一概反對焉，並
 一年以來自己所允諾遵守之決議而推翻之，以強橫論、世界一等，然於此欲覓一道德的
 根據，以飾其征服侵略之大慾，則憂憂乎其難矣。何時歐美勢力來相干涉，則其對象正
 為日本之非法的侵略，在道德上固振振有詞，日本為此之計，壓榨人民，積極備戰，此
 日本之事，吾人不問。然若欲藉某種主義之號召，取得其他東洋民族之同情，則事實上
 絕無可能性也。美國於南美諸國，不傷害其獨立，平和通商，發展經濟。南美國家雖有
 時亦感北美之跋扈，然大體上究可相安。中國積弱，作南美，猶可言耳，若欲其覲然帖
 伏於日閥軍威之下，自取銷其獨立之人格，而附和日本，為排斥白人之運動，厥功頌德
 ，稱為東洋門羅主義之完成。則除甘心作俄之傀儡鄭孝胥輩以外，中國民族尚不至無恥
 如是之甚也。

抑日人不肯附和軍國主義者之解釋也。如昨報譯載盧伏高儒氏之文，即其一例。在
 日閥積極壓迫言論之時，尚有人敢揭穿真相，發為謏言，足徵日本誦者良心不死，勇氣
 可嘉。十二月份中央公論有短評論門羅，其勇氣自遠遜於室伏氏之文，然於謳歌軍閥之

中，猶多少閃露良心之發軔。夫目前緊急問題為滿洲，而滿洲偽國之為日本所製造，室伏氏亦暗加指摘，此真所謂黑白分明之事也。日本實際的併吞東三省，而一面倡東洋門羅，則永久無從實現，勉為之，惟有誘導世界戰爭，蓋除非日本征服中國並戰勝國際之後，日本固言東洋之目的，事實上無從安然達到耳。日本識者近不少憂慮前途之人，蓋內政既法西斯蒂化，財政負擔日益過重，明年已有十萬萬元以上之虧，國聯縱無力干涉日本，然問題不決，反將慢性化，深刻化。日本當赤白之衝，為一切之備，民衆之痛苦，將與軍閥之緊張，以正比例而同時增加。最後所趨，非陷入一暗黑之深淵不止。日人知此者亦甚多，然大抵不敢言，言亦無效，此日本社會今日之苦悶也。是以雖同一提倡東洋門羅主義，而內容尙有不同，吾人願聲明，中國所必然永久反對者，為征服中國主義，非東洋自保主義。故日本當權者所謂門羅主義，中國人聆之，但覺其毒辣可畏，若夫智識分子之呼聲，則其中頗含未來之暗示，今日雖不同情，握手自當有日，然其關鍵則在日本政治的演進如何，被害之中國惟有努力應付非常，他不暇顧也。抑望提倡東洋門羅主義之日本各派注意！勿迷信惟日本為東洋之強國，蓋尚有英吉利，北有蘇維埃，尤其蘇聯在東洋有廣大領土，不能不認識其為東洋國家。是以假令東洋門羅主義之為可行，其領袖門羅主義者之必為現在軍事的強國，然此項使命，在地理上亦不必定歸日本。荒木乎？史他林乎？抑其他在東洋有領土國家之某某乎？此尙為待決之問題耳。況任何關於支配東洋未來之運動，必以中國民族之樂從為前提，問題甚大，萬不若日本提倡門羅者想像之簡單也。

中國豈堪被人零割

(二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中國，一國家也，而日本則創作無數分裂斷片的區域看，中日之間，一問題也，而日本則作為各種性質不同之問題看。如東三省，則佔領而「滿洲國」之，熱河省之歸龜島則相安，於九門口則攻打。而同時其羅海中之計劃曰：「北支那」亟宜成新政權，「中支那」或勉可認現狀。抑日本行動之措詞及範圍，時時變更，其對於中國各地點之認定與解釋，遂亦時時不同。如九一八之始，其理由為護路保僑，其範圍為南滿沿線，外帶一吉林城，其負責軍隊，為南滿守備隊，而其在佔領各地之行動，則始為成立地方維持會，繼為建樹所謂地方之新政權，此一時代也。然未幾而更北進，以保護洮昂路借款利益之名，而進黑省，更以駐黑中國軍隊抵禦之名，而佔黑垣。當此之時，理由已不止保僑，區域已超過滿鐵，軍隊實亦不僅守備隊，中日條約之關係，至此已不談，此又一時代也，再進則所謂建國運動起矣，由偽地方政權到偽獨立國矣，既王道而且樂土矣，於是中日條約全破碎，而日軍之行動則用維持滿洲國防之名。其攻計中國也，昔則藉口排日違約，危及僑民，今則一變而為「危害滿洲國之安全」，於是中國軍隊之出入本國熱河省者成為「侵略」，而日本之攻熱河，反為代滿洲國而討叛矣，此即最近之時代也。又日本所造之偽滿洲國並無國境，據日本看法，包含各蒙旗，各蒙旗之解釋，充其量，可以包括內外蒙全部。是以今日言熱河必取，他日勢必察綏亦攻，此由所謂滿洲

國之範圍論也，何況日軍之目標，且更不止所謂滿洲國。夫淞滬之戰，縱作別論，如山海關，即無論如何曲解，與「滿洲」二字不生關係者也，然今已占據之。彼亦知其然也，故謂山海關事件，與滿洲問題有別，與其攻打熱河之事，亦性質不同。故以錦州日軍與辛丑條約下之留駐兵合作而成之山海關事件，便利上劃歸駐津司令管轄；而其打九門口也，則錦州日軍爲「保滿洲國之安全，免受中國威脅」而爲之。一言蔽之，凡日本進兵佔地之一舉一動，無不有口實，有理由，聲聲不憤大，時時擴大，既擴大矣，則理由變，辦法亦變。中國領土日縮，而日本慾望日增，其對於侵略中國之劃區域分性質也，亦日多而忙，使世界人記不勝記。蓋同一占領也，或絕對聲明條約無效，如占領東三省是；或又標榜嚴格行約，如占領山海關是。前者之解決，決不得依條約，中國但承認領土已喪失可已；後者之解決，則又須苛刻的援用條約，中國從此不駐兵山海關可矣。然猶未已也，假使日本要求止於此，其法律論事實論俱止於此，則中國若爲自甘屈服之國，猶或有屈服之途徑可尋，而無奈不然。何則？日本今日之視平津，已猶之當年之視瀋陽；今日視所謂「北支那」，已猶之當年之視東三省。孰不料日本此時之慾望在如何促成一北支那之新政權乎！然中國即令有賣國官迷，甘於爲日奔走，而無奈其事亦不易。何則？殷鑒不遠，即在東三省，今日要「新政權」，明日即要「新國家」矣；而新國家者，又決非容其有何等真正獨立之權衡，乃日本爲在國際上一時便利之計，暫時畀以國家之名，而爲變相的併吞已耳，一旦便利，則正式併吞之矣。「北支那」行將步東三省之後塵，此任何官迷所躊躇却顧者矣。何況所謂北支那又無範圍，至少言之，或包括黃

河以北，此步達到，則勢須更展至長江以北，大抵幾時到江北，則「中部支那」之新故權一又成日關心中之切迫問題矣。根據上述，可得如下之結論。曰：中國民族類正告全世界人類！吾儕縱甘心亡國，亦不勝如此之煩！事明白簡單的整個的亡，不洪此種零割！亦不堪應付此無窮變幻之各種口實理論！一完熟土地，亦不擬作如此各種性質之割分，以待其次第先後之佔領！此非特情感問題，且為事實問題，一言蔽之曰：無法應付而已。何況五千年古國，四百兆民衆，豈甘於亡，且斷無亡理。不論所謂國際公約世界形勢如何，吾儕決反對日本此種態度做法到底，決自衛其整個的國家！全世界人類尤其與東亞有經濟利害關係或負有條約上種種責任之國民其視此何如也！日本一部分開明人其視此何如也。

送段芝泉先生南行

（二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段芝泉先生自卸政居津，七年中惟去秋為琉璃廠喇嘛金剛法會事，一到北平，衰年病足，久不遠行。二十年冬津變後，移居英租界，專心佛典，閉戶潛修，乃昨夜忽飄然南行，聞者異焉。據其語人，此行為赴派看其愛女，在野之身，因私事旅行，故經不欲受公家招待，過京亦不能久留。自尋常意義言，則此行固無足異也。雖然，今日何日乎？國難嚴重，日進月增，昔失遼疆，今及腹地，平津重鎮，竟亦頽危。而此間復多謠諑，謀離我中國者正時時欲分裂我，傀儡我。段為民國元勳，在野領袖，而適居津焉，故其私人言動，亦常為中外注目。抑國難以來，國民所最殷望者，莫過於舉國一致以對外

。現政府爲國民黨負責，尙未能集中一切黨外之力量，際茲非常，殊或遺憾。而苟論黨外在野之人，則段之資望閱歷，自居領袖地位，是則其此次之私人旅行，無形中便足以增進舉國一致之效，宜中央當局聞訊後之傾誠歡迎也。今方嚴寒，又值殘臘，七十衰翁，長途辛苦。雖因私事，但此老心中，定切感淪亡之危，故亟賴精神上有所貢獻於祖國。心心相印，此老與四萬萬人，俱不言而喻矣。因念段在民國，本自有其歷史的地位。辛亥之役，洪憲之役，討辟之役，段皆爲中心人物，扶翼共和，忠誠不貳。其當國多年，雖政策上往往遭受反對，然持己廉潔，老而無財，則足證其非志於營私，十四年之執政北京，以地位言，雖在其生平爲最隆，然權在各軍，政令不行，故成敗實不足論。茲者七載閒居，遭逢國難，舉目河山，自多感痛。一年以來，雖市井間常有關於段派之謠言，然稍知段之爲人者斷不傾信，豈有以負民國創造重任之人，而於國命飄搖中反作不利國家之事者！是誠太抹殺中國民族人格之觀察，更不止於譴段一人矣。茲當其遁迹南行之際，感觸往事，輒論及之。吾人深信其過京到滬，皆必受公私各界之歡迎。更望其於晤政府諸當局時，可以其關於內政外交上之意見，披瀝以告。京滬密邇，可隨時受政府諮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如段之地位者，各國於國家有大事時，在野領袖皆參大計，此次段雖爲私人旅行，吾人信其與國事有益。更願段以外之在野要人，尤其軍界勳舊，皆能以段爲範，多作南遊，政府亦宜涵蓋一切，多方招致，尤如同屬國民黨中委而未能合作者，更應互泯猜疑，實行握手。凡此皆吾人因段南行而感觸及之者也。段此次遠遊，事前知者甚少，昨始聞傳，莫不欣喜。此足知國民今日所最要求者，爲舉國團

結，所最恨惡者，爲自己分裂，而段之南游，爲舉國團結之新象徵也！吾人由此意義，謹爲文以送其行，祝其長途安適，爲國珍賽！南北各界，定與吾人同感矣。

應於西安新建教育中心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自國都南遷以來，北平失去政治中心之地位，而成爲文化市，學生市。蓋學校與學生之外，圖書館等設備之富，全國各都會無出北平之右也。乃最近外患緊張，平津受脅，負笈北平之各省學生皆感不安。設一旦戰事爆發，將有數萬失學青年。此誠目前切迫之問題，不能不有救濟之計畫。

吾人因此建議：願國府及教育界及早熟商，別於內地準備收容多數學生之地點。以吾人論，西安市卽最適宜地點之一。謂宜乘此非常之時，卽將西安定爲教育事業中心區域之一，而迅速建設之。查柳興西北教育問題，黨國當局年來本已注意，戴季陶張溥泉諸公尤爲熱心，近且已有所規畫。惟茲所論者，非只爲西北興教育，乃爲教育建中心，其意義不僅在使西北學生有教育可受，乃主張全國青年向之羣趨通商口岸及北平者乘此移其一大部分於西安，使西安成爲新文化市，學生市。按現在教育中心，不外平津京滬粵漢等數大都會，其優點爲交通敏捷，住居適宜，圖書標本豐富，工商考察便利，在各都會中，北平尤便焉。雖然，觀最近國難之延長，外患之深入，北平地位恐將長期陷於不安，卽其他沿江海各都會，亦隨時可受威脅。夫國民公意，既決心永久奮鬥，不畏犧牲，則任何非常禍災，不得不準備應付。是則對於求學青年尤應早爲籌畫其非常時期中

求學之方法，而新文化市之建設遂為亟務矣。且西安有最優之點，為南北各都會所不能及者，中國民族歷史上之燦爛時期，周秦漢唐殆可代表之，而皆建都關中。年來雖因人禍天災，地方殘破，然歷史背景，文化古蹟自在也。今朝野論者，皆以振興團結民族精神，為救亡之第一義，是則歷史之回顧，最為重要。北平亦富於史跡，然多為異族遺凌之慘史，較之西安代表中國民族三千年之光榮歷史者相去遠矣。抑各通商口岸及北平，皆浸潤歐化，俗傾享樂，上海尤甚。地方青年遊學其間者，習染既久，往往忘記真中國。故利在使學生入窮苦內地，過簡樸生活，與大多數同胞生活接近，本身雖欲頹廢奢侈而不能。由此而論，西安亦最適宜。吾人之意，願宜在西安先成立一大學，招北平等處學生入學，北平教育界之諸先覺宜有一部分人領導此項運動，躬往主持。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關，宜亟在西安設立分館，並準備於北平危急時，攜國寶珍籍以西遷，西安交通近亦漸便，由平津滬漢往，皆不過三日程。市中設備雖屬簡陋，然尚不乏大廈，設置學校並不甚難，吾人以爲縱外患緩和，亦宜注意此新文化市問題，為國家教育事業新建一中心。吾人敢斷言：果一般學術專家教育種子肯犧牲大都會之安樂生活，而倡導往西安去，則各省青年定負笈以從。將來西安定可成為永久的教育中心區域之一，且必能養成剛健質樸之學風，以貢獻於救亡建國之大業。是以本文所論，非僅因消極的避外患，且為積極的代教育事業求出路也。政府及教育界人士以為何如？

中日問題之根本討論

(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茲當國聯十九國委員會將通過報告及建議案，日本將與國聯決裂，一面開始攻犯我熱河省之時，吾人鑒於未來時局之重大，願對於中日問題作一根本討論，以彰日閥之罪惡，留作未來之信驗。

自九一八以來，中國國民一致之感覺，為懼日本之窺覷鯨吞，致吾死地。故其與日本所爭者，為此根本的存亡問題；非日本謀計盡，改針路，中國必須與之作長期之奮鬥。此無他，不得已也。夫質而言之，世界任何強國，無能以兵力亡我者。蓋皆遠隔重洋，兵力不達，海上之武力，豈能為大陸之侵略。現時各國對華，固皆和平敦睦，事實上亦不能為我大害。蘇聯接壤，情形稍異矣，然其立國原則，斷不以武力侵略他國領土，十數年來，新疆邊境，相安無事，即其實證。是以環顧宇內，能以大兵加禍於我者，除日本外，本無第二國也。夫中國有如此之強鄰，而平時未能積極緩和，防止不測，此誠中國之失敗。然九一八以前，誰曾料及日本發吞手段如此之烈，分烈中國如此之急。故一年以來，竟證明日本軍閥主義與中國國家的存在斷不能兩立！中國民族甘於為奴則已，不然，則無論如何困難，必須設法自救。此論中日問題應知之第一點。

中國人亦知日本此次無征服全中國之準備，然事實證明，日本軍閥主義者之慾望極盛，其最後目標，確在征服全中國，特分期行之已耳。中國百年以來，割地賠款，國恥重重，然每役可告一段落，獨此次不容有段落，中國固從未喪失如東三省之廣大領土，然縱退百步言，中國甘於屈辱，而無奈換不來平安。日本今日又攻熱河省矣！熱河省，直隸省之承德朝陽兩府也，而今硬劃入偽國。而偽國偽憲中，復有蒙古各旗，是攻熱之

後，勢必更蠶食東西內外蒙之各旗。同時則山海關在占領中，其攻打平津，席捲華北，皆意中事，彼所以遲遲者，政略上或軍略上尙認爲時機未到耳。是以在日本此等政策之下，整個的中國國家之生存完全失其保障，縱甘心放棄東三省，並放棄熱河，最大不過得一年或兩年之苟全，轉瞬卽仍受蹂躪也。况一國家而放棄數省領土，斷斷非人類所能爲乎？此論中日問題應知之第二點。

中國，貧弱之國也，一切建設，須待自力，內政上需改革及創造者甚多。故論中國之境遇，斷不利於對外構兵，小糾紛且應避免，况與近鄰強國之間乎。夫日本論者固常指摘中國之倚賴國聯，牽動歐美，然無奈事實上，日本之計劃，一切皆依國際形勢而定，非因中國思想感情而決，易言之，日本眼中只見歐美數列強，並未見中國四萬萬人存在，此非醜論也，日本九一八以後之軍事行動，皆曾依據國際形勢，尤其軍事現狀，作相當之估量而爲之，換言之，凡其所毅然爲之者，料國際之不能干涉也，其猶有所躊躇者，顧慮國際之或有意外也。總之，其決定政策計劃，全以世界爲對手，非置中國於目中，四萬萬人之情感，自彼視之，一文不值也，彼所汲汲考慮者，英美如何，蘇聯如何而已。情形如此，中國人雖欲頌然仰吾鄰之鼻息，而共鳴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主義，其奈事實之不許何哉？此論中日問題應知之第三點。

再坦率言之，現世界中本以白人勢力爲最大，而最近證明，畢竟白人講理。其證據卽爲國聯最近之不媚強權而講公道，此或爲日本軍國主義者所不及料也。黃色人中日本爲最強，而中國爲最大，然本是同根，相煎若急，必迫此東亞淵源之中國步步變爲日本

之附庸，而欲中國人俱師法謝介石鮑觀澄之流，失一切自由，而頌觀善台體，其慾望誠難矣，獨不知世界之已甚小也。中國誠貧而弱，然其自由意志之運用，亦當然為世界政局之一要素。日本軍國主義者只見中國之貧弱，以為任便可欺，而不知貧而弱者亦自有其用，困獸猶鬥，况一大民族乎？據最近之推論，日本勢將退出國聯，將實現其孤立的希望，求仁得仁，日本軍國主義者或反以自豪，然則請演耳！此四萬萬貧而弱之黃人，則恕不奉陪矣。此論中日問題應知之第四點。

以上為問題之真相與經過也，夫中國人豈遽以國聯講公道為喜，亦豈望國際干涉遠東為快哉，中國人深知此後任其推演，將成爲一大悲劇，中國之犧牲，尙不知達於何境，其所欲表明者，一切非中國之責而已。亦將以使日本國民之有識者感於未來形勢之重大，而作最後之考量也。今後至少十年間之東亞大局，決於此旬月間矣！

國聯今後之責任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國聯大會昨已正式通過十九國委員會起草之報告書及建議案，一切進行，如日來之所預期，雖日本拒絕接受，並決計退盟，然大會毫不之顧，仍毅然通過其所認為適當之報告與建議，此誠國聯光榮歷史之一頁，抑世界政局之一軒然大波也。

自中國言，報告書通過之意義，第一為確定日本侵略中國之責任。顧代表演說中，即首先致賀國聯，能以勇敢態度，對其最重要會員國之一，作人類歷史上最狂悖之侵略者，宣布判決。而此判決者，乃根據國聯盟約，由其會員國五十餘國所認定，故為世界

之公評，本案之定讞。除非日本征服中國並征服世界，將永世不能加以推翻。

其次，政治上重要之結果，為世界成一團，而日本獨孤立。夫國聯會員之諸大國本顧慮日本，多方牽就，直至最近，猶不捨調解之望，此無他，問題太重大故也。然今則國聯表明其嚴正之態度，英法諸強與諸會員國一致擁護，從此國聯地位增強，而護約戰線增固。美國本否認侵略，今後自能與國聯諸國提携共進。是則世界對遠東問題，已顯成一聯合戰線，永無人承認日本侵略之結果。

以上為國聯今日重要之收穫也。雖然，國聯事業不止於此，今後責任，實更增重。故就實際論之，昨日之通過報告書，乃世界一種新局勢之開端，並非國聯處理本案之已了。夫第四項為勸告性質，必雙方接受，始可進行，今接受者只中國，則建議案中所述談判委員會之組織，即根本等於空言；況日本不僅拒絕勸告，且更實行戰爭，其對熱河省之侵略業已開始，今後擴大如何，全不可料。國聯於通過報告書確認中國在東三省主權之後，對日本之進一步侵略中國，責任上更不能坐視，而日本退盟，形成決裂，故事實上不復能如九一八後之空言和解，或諉責調查。是故國聯通過報告書之前，中日為當事者，自今而往則國聯本身成為當事者之一方。猶如法庭判決矣，而一造拒絕執行，且痛誓法官，揚言不受管轄，當此之時，為法庭者勢不能不全力強制執行，否則法庭威靈之損失，更甚於未發表判決以前矣。今後國聯之於日本，亦如是也。抑願國聯及忠於國聯之諸國嚴重注意者，日本今日已決計蔑棄國聯，並將破壞其一切事業。如縮軍會議，世界人類無不祝其成功，而日本今將不參加該會之議事，是縮軍會議從此只有擱淺。國

聯此次報告書，不過推護其第十條之神聖的誓約，以期保各會員國之安全，有利於世界，而無害於日本也，而日本必拒絕之，且反國聯全體會員國之公意與利益，必侵略中國，更從事於戰爭。中國國權必受直接摧殘，而世界秩序受間接破壞。故今後之問題，較之去年以來，尤為緊急而重大。今者報告通過，正義伸張，但如何貫徹實行，更成世界共同之切迫問題。關於此點，中國國民自必竭盡全力，盡其救國與護約之責任，然同時不得不望國聯及各會員國際於今後責任之重大，更迅速依約籌謀有效的措置。不然，若通過報告之後，別無下文，則此正義之聲，更增卑悶之憾，不惟中國受實禍，且國聯喪權威矣。吾人深信贊助報告書之各國皆有維持其效力之決心，但時機緊迫，故更詳言以喚起其注意。至於中國國民必始終與世界主張正義擁護和平者一致行動，則不待論也。

美國新總統今日就職

(二十二年三月四日)

美國新總統羅斯福氏今日就職，入主白宮，當茲世變紛乘，遠東多難之日，美國民主黨以在野十二年之有力政團，由羅氏代表，取得政權，其為內外矚目，自毋待論。而中美親交，已歷半世紀以上，中國國民所期待於美國新政府之抑制東亞危機，援助中國建設者，意尤迫切而殷摯；吾人用於羅斯福君就職之辰，略抒所見，以示慶祝，並以陳說中國國民一般之希望焉。

按羅氏與美國前任名總統羅斯福為同族，方羅前總統在職之時，曾有言曰：「美國之未來，在太平洋上。」斯言也，歷數十年而益驗。今羅氏就職，適在太平洋風雲告急

之時，吾人竊祝新任美總統事業之成功，當超越於其同族先輩之上。又按羅氏以前，最近之民主黨大總統爲有名之威爾遜氏。威氏係手造國際聯盟之一人，十二年前，聲譽震耀於世界。國際聯盟之目的，在於將國際關係從「力」的出發點，移植於正義公道之理想的礎石之上，且依國際協作之力，謀世界之安寧與福祉。威氏當國，適值歐戰勃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即已聲明美國之嚴正中立。迄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迫不得已，參加大戰，蓋受德國無限制的潛艇戰暴力之刺激，使美國輿論沸騰，致令愛好和平之威爾遜毅然決然，對德絕交，繼以參戰，一時送至歐洲戰場之美國健兒達四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名之多。一九一七年七月以降，協約國聯合軍所以敢於斷然轉取攻勢，打破德奧各路戰線者，實賴有龐大的美國援軍在其後，最高指揮官乃克安心奮進，易守爲攻，歐戰結束之速，蓋得美國參戰之力。而主宰此乾坤一擲之壯舉者，威氏是也。然而氏之爲此，更有一種偉大之精神在。憶一九一八年二月威氏嘗於議會演說，中有言曰：「吾人所欲努力者，在於依據廣泛之普遍的正義而確立新國際秩序。非如往時維也納會議，以敷衍彌縫爲事之姑息的和平。」斯言也，即以國際聯盟爲其理想的結晶。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威氏渡歐之後，本其崇高之思想，爲國際組織努力催生，故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巴黎和會第一次大會決議組織國際聯盟，且以國聯盟約首置於平和條約之前，成爲一體而不可分之物，此種成功，實有歷史不朽之價值。今威氏手造之大法，已爲遠東侵略主義之一國家蹂躪而破壞；羅斯福適於此時繼十二年前威氏之舊職，遠懷同族前輩之名言，近撥本黨先進之偉業，羅氏今日胸中是何情緒，要爲吾人所深感興趣者也。

夫參加歐戰，實為美國躍上世界舞台，擔任國際主角之第一幕。停戰之後，威爾遜赴歐，宛若戰勝之後，到處受人歡迎，乃以歐陸情勢複雜，和約進行困難，威氏以學者之風度，當繁雜之要衝，拘牽事實，左支右絀，於是外則聲光漸減，在內則異議叢生，卒致和約批准，見拒於上議院，聯盟加入，受制於共和黨，而哈定且以反對聯盟為標識，得獲大勝，取威氏之地位而代之。週共和黨所以反對威氏之國聯政策者，固不在目的之如何，而在手段方法之意見各異。蓋自參戰以後，美國在國際間，政治經濟，地位皆登絕頂，一時美國政界有兩項不同之潮流，一則利用美國新取得之地位，進而為世界之指導者，以圖發揮改造世界，創造平和秩序之理想，如威爾遜所為者是也。顧以美人心理，顯懼歐陸之糾葛太多，不願深入干涉，於是第二種潮流，遽成有力，是即力避與指於歐洲問題，而但利用美國之富強，充分伸張本國之利益是也。易辭言之，前者為世界理想主義，後者為美國中心主義。自威爾遜失敗後，歷哈定、羅理治、胡佛三總統，皆以國內繁榮為努力之目標，以保護個人的資本主義，維持政權之基幹，如國際之不加入，保護關稅之增加，戰債之索償，國外投資之消極，移民入國之禁止，國際公斷法庭之不參加；十二年來，政策一貫，雖其間有時因世界共通利害，不得不與國際合作，然仍隨時隨地，保留其獨特性質之地位。如召集華府會議，首唱非戰公約，與夫提倡倫敦軍縮會議，勸議德國債務延付等等，皆為美國不能遺世而獨立之表徵，然因念念不忘於美國中心主義，故於世界許多難問題之解決，終無多大貢獻。遷延復遷延，世界經濟不振之惡溝，雖以黃金橫溢之美國，亦不得不捲入恐慌之漩渦；如連日銀行風潮，四

十八州者有二十二州陷於停兌，此美國當前之大難題，而共和黨美國中心主義所貽之惡果也。夫當今之世，政治經濟，息息相通，國際關連，利害與共，將欲恢復美國之繁榮，必須厲行國際之互助，是則威爾遜之世界思想，和平規畫，應取美國本位之政策而代之矣。今日經濟政策，無論保存個人資本，抑或實施國家統制，要之世界必須打通，市場必須開發，於是而中國之廣大市場，終為有裨於世界經濟問題之解決。美國自一八九九年海約翰首倡中國門戶開放主義，藉以保障中國之領土保全與獨立尊重，迄至今日，蔚為國是；故自九一八以後，史汀生再三聲明「不承認主義」，而羅斯福當選未久，亦一再為同樣意見之宣傳，於此可見美國對華政策之不變，然而自來日本政治勢力伸入之地，即為世界市場閉鎖之區，試觀日本佔據朝鮮，美國對韓貿易，等於完全消失；即近今侵略東北，兩年之間，東三省英美商人，有誰可謀發展？以世界經濟之不振如彼，日本之獨占市場如此，自今以往，不特國際合作，大受障礙，且將進而加緊軍備競爭，使國際政治經濟之對峙，益趨尖銳化，是則遠維前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謂「美國之未來在太平洋」之遺訓，近念威爾遜所抱世界和平主義之宏規，竊願新任美國元首，速有以打破共和黨偏狹的自利見解，發揮美國傳統的遠東政策，一方面協助國聯，一方面提攜中俄，聯合世界精神物質之力量，相與裁抑此擾亂遠東，危及世界之日本軍閥，使其能棄武力而就平和，重整威爾遜所謂「依據廣泛之普遍的正義，而確立新的國際秩序」。同時更以美國之天然實力，改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以與俄國之經濟組織相調節，為世界經濟生活另造新途徑，以期消融「戰爭」與「革命」之危險性，此種經天緯地之大事

業。從今日起，加上羅斯福君及其同黨之雙肩；吾人因是，為世界計，為遠東計，為中國計，竊願以滿腔之誠意，祈禱美國新政府努力之成功！

如何應付嚴重的新局面

(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十一日東京電：荒木談話，預料不久占領北平。此電乃柏林轉來，他社無之，故不悉其詳。然時之最近各線之進攻，參以日本關東軍向來之態度，其將侵察省而擾平津，在今日言，絕非意外。所謂不進長城之言，事實！又成照例之謊語。

迄今為止，一般推料日本將暫停進攻者，蓋由常識判斷，日本大慾已滿，應告段落，惟日關急進者之心理，初不如是。彼蓋持一不做二不休之主義，乘此壓迫，得進則進，甚且欲占黃河以北，別組織一傀儡政府，以達分割中國之目的。

是以最近之形勢，日關計劃殆已確定，中國從此入真正為生存鬥爭之始，乏苟且瓦全之望。政治上軍事上亟須與此嚴重之新局面相應，以行非常之改革。第一：制度上之還政國民，須待七月以後，然精神上則即時須為之，不堪更待數月之久。其要點無他，長期救亡之奮鬥，惟賴兵農，而兵亦農也，故組織農民，為第一義。中國兵備暫時難求進步，然兵員之補充，地方之自衛，則亟須有整個計畫。謂宜在中原數省，速整備訓練二百萬農丁，予以初級的軍事技術，授以保國衛民之大義，期以三月，訓練完成。其驅從軍者，向名軍補充，不願者，則辦地方自衛，同時嚴厲的澄清官紀軍紀，保護各地農民利益，絕對的提倡兵農合作，前線及後方各軍隊，應使一律了解此事之重要，各軍之

考績，首視其是否得駐在地農民之歡迎。第二：大舉向各省調兵，使逐漸集中黃河以北，以爲前線軍隊之援應。據大路估計，至少應再集中軍隊五十萬人。其徵集之法，陝甘晉五萬，四川十萬，湖南兩廣十萬，由江西調剿匪軍十萬，山東五萬，其他各省部隊十萬。此中四川一部分，應特向該省各將領愷切告語，使各軍平均調派，迅速出川。吾以爲果全國決心，衆志一致，四川將領亦將捨私奉公，踴躍從命。江西匪勢正緊，調兵似非易事，然亦視政府軍路如何，果只防守要區，不令突破，則兵隊應尚有抽調之餘地。至於西南西北之軍隊，本可調遣，不成問題。第三：自中央政府起以至各省市政府，俱改爲簡單之組織，以應非常而節政費。按現在既決計提前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行將遷政於民，則現在之官制本將改革，況救亡急迫，他不暇顧，一切非絕對必要之組織皆可取消。國民黨留一最高幹部會，他可停止。國府設一少數人之委員會，留最重要數部，各省政府亦裁撤不必要之廳。軍事組織，則應救亡之需要，使之統一化，簡單化，如此改革，使全國人民信政府絕對負責救亡，則民氣煥發，定收舉國一致之效，徵論國民黨內部軋轢不成問題，卽共黨搗亂亦必漸衰。今國民心有主，必能共赴國難。

夫目前大勢，日闕待賂，不能望其自停。國際公道，不能期其有力，外而且闕煎迫，內而共黨相搏，人心皇皇，以爲國家無出路，政府處夾攻之中，無萬全之計，以彼動之心，當方張之寇，長此以往，失土辱國，將不知底止，危險之狀，莫可形容。當此之時，惟有明白覺悟大禍之必來，就本身能力上使之緊張團結，發揮最大之效能，政府其速圖之！時機甚迫，不堪須臾坐誤也！

日軍竟聲明全線總攻（二十二年五月十日）

日本關東軍昨竟發表聲明，全線總攻。各線激戰即在目前，茲貢獻數言告我軍民，我國軍事上，始終在消極應戰之地位，近旬來瀋東日軍雖略佯退，而我軍在冷口喜峯口各線俱未進擊，瀋東各縣城僅為維持秩序與交通之計，派最小部隊前往，各師主力俱不渡河。而古北口線則我軍始終守陣地，而遭激攻。凡此事實，皆證明我方當局鑒於局勢之重大，務欲出於謹慎之措施也。且邇來政府新任命北平整理政務委員會，以黃郛氏為之長，並網羅各方，共同組織。其中人物，平日與日本朝野有個人交誼者不少。當此戰機緊急之時，而政府毅然組織此項機關，雖該會無辦理對外交涉之權，亦要足見我政府方針未嘗不希望中日問題有萬一之和平的出路，是以由我國軍事政治雙方實情衡斷，可證明敵方所謂中國挑戰之說，乃實與事實相反也。

雖然，敵竟再度開始總攻矣。由今證明上次之佯退，即為造作此次進攻之口實。蓋日本軍權政權實際操於法西斯蒂軍人團體之手。彼等有一定之軍略，務欲貫徹到底；其於中國，務欲施以最大限度之壓迫，以使之屈服。此次之再攻，要為此種軍略中預定之一段過程而已。吾人敬告我軍民：目下所爭者，不只數百里陣線，亦非平津安危，且並超越於東三省熱河問題，而為中國國家獨立之存亡問題。誠以充日本法西斯蒂軍人之慾望，須中國精神上事實上俱成法西斯蒂日本之附庸；具體言之，須全國成東三省，須全國人成溥儀鄭孝胥熙洽之流，俱唯唯諾諾以聽其指揮，且不斷的謳歌與稱頌之，彼等方

認爲滿意，而庶幾滿之曰，中國今日始有誠意也。是以簡單言之，除非中國精神上自己取消其獨立，絕無從使之滿意也。夫中國固知其妄，而又感於本國民生之艱難，庶政之待舉，且念及兩民族文化之舊交，全世界和平的大勢；故於極端受壓一年有半之後，猶未嘗不望日本之自悟愚妄，漸能懺悔。中國國民懷此種感想者，殊不乏其人。然而由今證明，驕妄狂愚之法西斯蒂派畢竟代表日本之國策，無論如何，欲貫徹其預定計畫，步步壓迫，以迫中國精神上自己亡國。情勢如此，凡我軍民只有於下列兩者中，決取其一。曰：願亡國？或願獨立？夫願亡國者，無其人也，縱有，亦係最少數貪利忘恥之漢奸，凡我國大多數之全國同胞孰不決心維持祖國之獨立自由！是則今日之事，不問成敗，不計禍福，惟有全軍團結，堅決自衛。各界人民，應知敵情之悍，與關係之大，輕個人犧牲，重國家榮譽，軍民一致，休戚與共，不怨不尤！即彼最少數喪失民族意識之漢奸，吾人亦欲作最後警告，激發天良，幡然悔悟。凡我軍民須澈底的洞明一點：人生壽限甚短，而民族運命其長。中國民族絕對無亡國理！所論者，現在之中國人尤其有職責有地位者，是否在歷史上丟臉？夫法西斯蒂日本屏棄兩大民族平等和親之根本正道，而欲以大砲飛機之威，迫其大陸鄰人永久屈服，此乃彼等自殺之道，與我雖爲近害，而並不足爲遠憂。蓋豈特攻占平津之不能屈服中國，即其傾全國之師，以占我三分之二以上之地，然中國自中國，日本自日本，其問題自若也。中國所問者，爲現在的統治社會是否能負此艱難責任到底之一點，然中國畢竟將有人負責！當此世界，有此人心，無論何種困難，終必能克服之。彼日本法西斯蒂派不悟及此，而必欲步步摧殘，則亦只有任其嘗

試而已，尙何言哉！抑中國經濟困難，民生凋敝，軍民境遇，皆極艱苦；雖然，眾同胞俱忍之！今日之流血犧牲，卽後世子孫自由平等之種子！凡不甘自取銷其禹域神州主人之地位者，惟有團結奮鬥之一途矣。

勉駐平政委會諸委員

（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在淪西戰事吃緊中產生之行政院駐平整理政務委員會，延至今日，始得正式成立。黃委員長鄂及各委員皆將於今晨九時在平行就職禮。宜貢數言，以勉其前途。

行政院之設置該會，爲應付非常局勢之成分多，爲整理通常行政之意味少。蓋就通常意義言，各省市有省市政府，國府在南京，對北方各省市，皆不過火車兩三日程。行政院指揮監督各省市之行政，宜無困難。則此會之設，似無特殊必要。其所以必要者，有日本外患之非常局勢故也。黃委員長北來之初，戰事正緊，平津近郊已成軍事區域。當上月二十日前後，一般頗疑此會將根本流產，其後塘沽簽軍事協定，戰鬥中止，緊張形勢，因之一弛。於是該會乃依預定，籌備成立。今日者，爲該會開幕之日，其通常工作，自此開始，而由一種意義論，則行政院設置該會最初之目的，亦可謂如預期以進行矣。

今當該會成立之後，對於其今後整理各省市政務之進步，應不可屬望過急。何則？大計在政府，而施政在省市，況承過去之積弊，處國難之關頭，軍民交困，公私蕩然，於此而言整理政務，籌議改革，誠非旦夕可望其成功。雖然，當此開幕之日，有一點願

喚起今日到會諸委員之注意者，北方各省，向稱中原，大抵爲中國文化產生與發展之區域，其北爲蒙疆，其東有三省，故北平久爲居中馭外之政治中心。民十七廢都以後，北平地位雖有變遷，然大河以北要仍擁有中原之形勢。其間各省除威海防空虛之外，從未慮及外患之襲來，而今日何如乎？夫自遼寧熱河之失陷，北方沿長城各地事實上竟成邊疆。今日者，關內日軍固猶未退，縱如撤退，亦將止於長城。由北平言，百里之外，竟成邊陲，五百年來之北京，今日竟成或安東或滿洲里。至少言之，亦彷彿三十年來之瀋陽。此誠近世未逢之國難，凡地方官民雖片刻不容苟安者也。我中國全體國民經此創鉅痛深之外患，實迫於不得不掙扎生存，而北方中原諸省之人應更感切膚燃眉之苦。今日者，到會諸人中有五省主席，及其他軍政財學各界知名之士，由種種觀點言，可謂能代表大河以北之中原。吾人惟望到會諸公舉目山河，警心國難，從此決效勾踐復國之智，師神禹治水之勤，領導人民，共趨建設。而尤要者，爲從自己心理改革起！民國二十餘年，軍政鬥爭，翻雲覆雨，大抵以平津等處爲樞紐。從事其間者，未嘗不深感興味，而居今論斷，萬事索然。倘失地既復，中原安枕，則一套之政爭，猶不失爲人間遊戲之事，然不幸北平竟等於滿洲里矣。苟一念及此，尙安有政權軍權財權教權及一切權之可論？今日起朱樓，明晨成焦土！皆意中事也。卽整理政務委員之開會，亦不過如舞臺演劇，何時終演，局中人且不能以實力保證。軍人喜擁兵，今試問擁兵何用？一切人喜弄財置產，試問有無享受把握？兵權財權，既不足戀，他更無論矣。中國人全體，因此次國難，應感到自己澈底改革心理之急需。而今日與會諸人，正身經患難，感之應尤深，且

本負政治或軍事責任，則勉之應更切。吾人惟願諸公相擁聚哭於一堂，由懺悔而立志，由立志而奮發，從此先自己決然做一新的人！同時全會團結，成爲代表北方人民奮鬥救國之新的領導者！誠人具此一念，則無形中即將國家基礎鞏固一半。而整理政務成績之必能日漸顯著，猶小事矣。吾人應以此悲痛之一念勉諸公，且以之自勉也！

應儘先注意西北建設

（二十二年八月一日）

最近國人注意西北事，似較前殷切。昨日中央黨部及國府紀念週，戴季陶張溥泉兩段報告，皆屬西北問題，此亦政界目光趨重西北之一符。吾人自國難以來，嘗痛念外患進逼，而國家無後方，無退路。譬如人家，箱籠蓄積，盡在眼前，內室破敗，巨牖不固，一旦盜者登堂，欲覓一拒守或迴避之處而不可得。九一八之後，國人大聲疾呼，往西北高原去。然而極目關河，惟有破產之農村，困餓之羣衆。幸而大軍未西耳，不然，即食糧缺乏一端，已足使之崩潰而有餘矣。噫者塘沽協定，戰鬥已止，雖問題依然，而局勢暫變，是則國家爲固本自衛之計，必須經營後方，以備不測，故西北建設，在今後尤爲重要。吾人日前論川事，以爲四川亦中國最後之堡壘，故期望四川軍界覺悟者甚切。惟四川今尙未定，中央政令猶不通行，故宜暫作別論。至於西北數省，則中央政令完全貫徹，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爲之主持。新疆雖尙有糾紛，然漢回各族莫不服從中央，盛世才與馬仲英，皆應命於中央者也。是以四川難治，而西北易治，所問者，政府有無建設之計畫與決心而已。近月以來，因宋部長子文美歐之游，各國對我國建設問題

，漸起注意，同時已大遭日本之嫉忌。吾人今願建議政府，其決心集中全力於西北之建設！沿江海諸省之事，暫聽其自然發展，而以最大部分之財力人力用之西北。此不惟適合地方之需要，且為準備國防應付外患計，亦最適宜。具體言之，如五千萬棉麥借款，政府原則上決議用諸農工建設，然以中國之大，五千萬美金之微，若各省點綴，百事同舉，則結果將一無所成，毋寧以其最大部分專用於西北，尤其用於水利與交通，先使西北農村復興，交通便利，則國家經營後方之第一步達矣。夫水利交通實為發達西北之鍵前提。如陝西、關中三輔，本膏腴之地，然以各河失修，水利不講，故大旱五年，死亡百萬，而最近暴雨河漲，又成重大之水災，一言蔽之，不治水之故也。新疆國家寶藏，地曠人稀，然徒以交通錮蔽之故，致經濟凋殘，行政失軌，邊防空虛，尾大不掉。今誠欲聯數省為一氣，從此開發富源，充實邊防，則鐵路幹線之速成，與夫各地公路之開闢，自為順務中之要務。數月以來，聞政府對建設事業，亦多所規畫，然以意度之，大抵尙無整個的遠大方針，故計畫之事，仍側重沿江。國人當憶及去歲淞滬戰時，江北軍隊之奉命授瀋者，至過江不符。故在非常之時，江防空虛，門戶洞開，與古代所謂長江天塹之險者全為另一時代。是則一切工業之設備，必須計及非常完善作籌畫。則何如劃太行以西以至天山南北，為新建設之第一區域，其次四川，再次雲貴湖南，以此數區域為國家次第經營之範圍，沿江沿海，則委任自然。誠如是，則西北之第一區域，應統計其富源人口，作一通盤計畫，先教農治水通道路，一面為工業礦業上之設施，埋頭苦幹，不達不休。倘外資可以吸收，亦宜側重此區域內之事業。中國民族應懸想一最悲觀最惡

劣之環境，而速作一救亡圖存之實際準備，故建設西北，必為今日之第一要圖；失之京隅，收之秦榆，此其時矣。創鉅痛深之國民，當有同感也！

學生與政治

（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一般學生對於國家政治究應持何種態度？此乃教育上政治上一大問題。當此國步艱難，內外交逼之會，理論叢雜，黨派紛起之時，關於此點，尤應使一般學生有健全之理解，庶足以鍛鍊人才，振興士氣！本報關於黨禁問題，昨已述其意見，實屬當局，今顯更就此點一論之。

吾人以為中等以上學生，無論習何科目者，皆應對於國家政治之演進熱心注意，有理想，有信仰，人人以國士自期！憶清末改革之初，及五四運動之後，學生實為政治運動之急先鋒，最近數年反沈靜焉，蓋北伐成功，而改革頓挫，空言證明無益，士氣轉趨消沉。故除一小部分特別熱心者之外，多數學生概以不問政治為正軌，教育家之獎掖亦如之，回首十年前，殆有隔世之感矣。夫學生廢學從政，吾人亦深以為不然，近年風氣注重實學，尤提倡技術，一般勤學之風，或有過於往昔，此誠良好之現象，即吾人亦嘗如此勸勉。雖然，運動政治，與注意政治，截然兩事也。學生不可濫運動政治，但絕不可不注意政治，無論學習何科，皆有同等需要。倘矯枉過正，東來西倒，一般學生從弄走廢學，一變而為漠不關心，則國事不可為矣。學生求學，有一共同之歸結點，曰：福利人羣。然既有國界，而吾中國為衰弱受侵略之國，則中國學生之共同目標，必為先如

何福利中國？福利中國人？所謂「爲學問而學問」，「爲藝術而藝術」，在他國不可知，中國今日則斷不需要。是以簡言之，任習何科，皆宜以救國家同胞爲志，是則就其全體而言，皆爲政治問題之一部分而已。是以中國青年對於此危亡之國，困頓之民，人人皆應發救濟匡扶之宏願，其分習各科者，特如工廠之分工，定自己之職分，共同目標，則一而已矣。近年各方盛倡自然科學教育，其與政治似遠而亦近，國家政治，如不適合人民利益以進行，則技術人才有時反演助紂爲虐之角色。如機械徒以殺人民，飛行亦尼德內亂是也，卽不然，徒增長少數人利益，或甚而作國際資本之工具，以剝削其本國之財富，此技術萬能之說之不成立也。文哲諸科，亦似在政治圈外，然文學家藝術家，倘非悲憫爲懷，志存救世，則乃玩物喪志之流，最大供少數有閒社會之欣賞，並非現代中國之所需。至於經濟政治各科，直接關係政治者，更無論矣。是以吾人主張一般學生皆宜注意政治，且人人皆應以國士自命，卽學習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者，皆應通社會科學常識，重本國歷史文化，雖不從事政治，應有政治信仰，因而確定正義之信念，以之修身，以之論世。一旦學成，服務社會，應秉自己之政治理想以擇職業，應決心不與舊民之惡勢力合作，應扶持良勢力以達救國濟民之目標！且既有理想與信仰矣，個人私行，亦隨時注意，工作必勤，持己必儉，輕私尚公，利人克己！凡此皆良好公民必具之品格，惟有政治理想者始能之也。近年學生界大抵可分數類，其一小部分既身政治活動，甚至甘冒危險，其最普通者，則只關心目前之科學，與異日之職業，一部分熱心體育運動，最下者則禁心不正當之娛樂，苟求享樂，不知其他。夫最下者不論已，重學科愁職

業，受體育運動，皆學生之常行也。但如專為職業而勤學科。豈知國如不救，百業何存？體育運動，固健身之道，但如別無理想，將無異於江湖買藝之人矣。故歸根結底，人皆在政治圈內，皆有自己職分，修品立志，應以此為本。天下惟有救世之志者始能成大學問家，大藝術家，不然，因人碌碌，隨波逐流，終同化於社會而作附庸耳，殊非吾人所望於全國學生諸君者也。

雖然，吾人不勸學生紛紛加入實際的政治運動也。中國今日對於國家政治之理想，已無多可爭，蓋最後目標，必是大同之世！中山先生早明示之，所聞者，方法步驟而已。然中國問題，有任何國家所無之特殊性，本身太弱，而外患太猛，人民程度，去工業化甚遠，腐敗積習，入政治界甚深，尤在目前，國運極劣，國內經濟的破產，與國際戰爭的危機，實以正比例の日趨於緊迫；而吾儕中國人，鍛鍊不足，智識不敷，三十年來改革之頓挫，首因為政治運動者之無智，自今而往，恐勢需更有十年二十年之受苦受難始能入於光明之通衢。當此時也，一般學生惟有確信信仰而勤求智識，不宜於智識不充探討不明之時，遽棄學而有所行動。學生時代為人生之黃金光陰，乘此修業，備救國於異日，對各黨派之主張，先虛心研究，勿倉卒參與！為國士者，應隨時準備為祖國同胞受任何犧牲，但要宜先充分發展自己精神的能力，得到確切不移之見解，然後與國人相見！吾人既悼惜過去萬千青年為政治而犧牲，更願勉現在一般學生俱愛國而自愛！因感時艱，論之如此，誠不自知其望之深與慮之切矣。

迎年之辭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

創鉅痛深之民國二十二年於昨日告終，興亡關鍵之民國二十三年自今日開始。我全國同胞立於榮辱死活之歧路之上，迎此新歲，至少應乘此對過去為深切之反省，對未來決必要之針路。吾人瞻念前途，欲言千萬，謹舉其所感之尤緊急者質諸國人，以作迎年之祝辭。

當茲元旦令辰，我全國同胞所應首先默念者，今年之中國疆土已非二十八行省！其人口已非四萬萬！在國際聯盟規約，非戰公約之下，與世界國家有同等權利義務關係之大中華民國自今年陷入一種新的地位，即國際公約對我失效，而我復不能自保其領土！是以嚴格言之，中國今年實已非完整之獨立國！不惟此也，我國同胞於此賀歲之時，應憶及中國之大禍並不以此為止，中國民族之恥辱與危險，過去二年間僅開其端，倘不真誠努力，則今年及其後更將恥辱愈甚，危險愈烈，中國過去因地大民衆自恃其有不亡之道者，在今年及其後皆不足恃！此民國二十三年，在國際上，各國民莫不視為重大之一年。誠以自去年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對中日間實際失效之後，國際法軌失其尊嚴，軍備競爭頓趨激烈。且也，經濟蕭條，商戰日衰，狹隘的國家主義甚為流行，其結果也，戰爭之危機日深，和平之勢力日薄。尤以遠東問題，最為緊急，海軍公約，只餘兩年，日俄鬥爭，刻刻增劇，而我中國當其衝焉！

我同胞更應懷念中國本身之經濟破產，去年已甚，今後更危！入口超過，轉瞬將達

十萬萬，而物價大落，幹賤傷農，各項工業，一致不振，而以全國農民不勝捐稅負擔之故，游尸遍地，匪盜叢生，全國社會基礎，竟有動搖之象焉！

中國受此內憂外患之夾攻，雖欲苟且偷安，其勢在所不許，去歲已然，今年更甚。試想一旦國際戰開，中國果何以自處？即退一步，國際無事，而日禍又來，又將何以爲衛？再退一步言，外患縱令暫停，破產之禍，乃自爲之，日復一日，惟有社會總崩潰之一途，魚爛之禍，如何避免？凡此數問，今年勢須與以解答，我不自決，人將代決之，是則被宰割而已？然而事實論斷，中國之禍，中國民以優能自了，乃爲不爲之問題，非窮不能之問題，其最簡而有效之必然的途徑，爲中國民族團結起來，合作努力！一團結則不亡，一合作努力則必興！蓋外患雖猛，團結則能應付，縱無上策，猶有其次者，即屈辱之下策，亦不失爲策也。最長者，爲無策及不能立策，分裂內鬩則無策，亦不能立策。况復有漢奸作伥，或自變以爲外患所乘者乎！吾固曰一團結則不亡，反言之，分裂自殘，則召亡之捷徑也。再進言之，國家境遇雖極困難，然世界安有數萬萬人口之國家而不能自救者！產業是人力造成，財富由工作取得，據此富源人力，而淪於破產，誠世界奇談，非常理所許，一言蔽之，不努力而已，誠團結奮鬥，一年二年即可足食，五年十年，即可足兵。此將近十萬萬之入超，果一致努力，則一年即可減其一半，此必然可能之事，惟問我同胞努力與否而已！吾人既與全國同胞同在艱難危難之中度過不幸之民國二十二年，今當易歲之時，悲東北沉淪，念來日可憐，內痛多數同胞之苦困，外感國際風雲之緊張，五中如焚，萬感交集。惟有仰中國民族數千年祖先聖哲之靈，呼籲全國

同胞之良知的活動。其必以今年終止分裂自殘之惡舉，其一致團結，改造大政，在朝在野，左顧右頰，俱激發天良，共集於民族團結之大羣之下！其各去私崇公，其節約！其勇奮！其合作奮鬥！中國民族在此世界大變局之中，能否常為完整獨立之名譽的國家？抑將日淪為朝鮮第二？其在歷史上，將又為四百餘年之喪失燕雲十六州？抑甚而為南宋明末亡國之續？或反之而能為漢唐，為朱明？其解決將繫於此三二年間，今年即此最後試驗之第一期也！尤望全國智識分子共同號召，促政治改造，使民衆奮起！必使今年為興之始，勿更積亡之因！吾儕謹迫切陳願，祝中華民國萬歲，民族團結萬歲！

閩愛之又一教訓

(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

此次閩變，對於有政治熱之青年，應為一重大教訓。即在國勢岌岌之今日，凡欲利用一部軍隊，以內戰之手段，成割據之形勢，以希望達到一種改造國家之目的者，絕非成功之出路是也。閩變兩月，一切瞬成過去，軍民犧牲異常重大。而其中定有幾許為政治煩悶之青年陷入漩渦，隨同失敗。此輩青年中，定有一大部分真摯愛國，非徒為投機求富貴。觀其今日之顛沛流離，宜為之同情抱惜，並願一般政治的青年以此役為鑒，不復走人類似的錯誤之路！夫中國常有一部分吃搗亂飯之政客，無職業，無政見，惟內亂是賴，其個人慾望亦不大，徒依附勢力，苟求活動。如此輩者，卑不足道，不能成評論之對象，茲所欲與言者，乃專限於動機純潔略有抱負之青年是也。吾人以為今後首應公開記憶者，凡利用軍隊而謀革命，其事已成過去，此路不可復通。何則？中國軍隊一部

分有進步，一部分仍舊態。進步的軍人在此國家飽受外患割鉅痛深之日，而有人焉，進以不可通行之理論，勸其爲漫漫長夜之戰爭，則鮮有傾耳以聽者。何則？內戰不可必成，外患則所必至，分裂的國土，猛烈的外寇，任何理論，結果禍國，人非至愚，孰願爲此，其萬一有傾聽者，或爲野心旺盛一切不顧之人而已。然此則正爲革命之對象，依附此輩之最大結果，不過聊分其剝削人民之餘餘，改造政治，從何談起？抑民國以來之最大問題，第一卽改革軍隊，提高軍人品格智識，化個人軍隊爲國軍，此目的不達，一切改革，皆爲費辭。今者中國軍隊正在蟬蛻進化之時，青年軍官學識品格進步向上者日漸增多，苟言政治，宜助長此良好趨向，而更勸勵之，其最忌者，卽內亂戰爭，蓋內戰愈多，則軍隊之改良愈難，徒延長割據，妨礙政治之推進。是以今日而仍欲襲用過去二十年之手段，依附軍人構煽戰事而言革命，是乃南轅北轍，不只緣木求魚也已。且民國以來之教訓，凡依附軍人之政客，縱令其動機純潔，亦無一不敗。蓋雖所依附者戰勝成功，而依附之人最大不過作上賓，次則顧問諮議，聊博一飽，再下則等於廝卒之豪賈而已。若欲發抒政見，坐言起行，則根本無其事，亦惟有坐看所依附者剝削人民，專橫割據而無如之何，然則一旦冰山推倒，則却不能不聯帶負咎。是以民國初元之老政客除少數迷惘無知者外，大抵早已脫離政治，不復爲縱橫捭闔爲事，此無他，害公而不利私。自愛者所必不爲也。夫今昔勢異，理則無二，今後中國之改造，無論如何須以統一的國家行之，凡以分裂與割據爲前提之方略政策，皆與國家民族利益有礙。且不止有礙也，在此外患煎迫之下，分裂內戰，實自促其亡，任何理論並無實現之機會。全國多數人對此

種必然之形勢知之俱深，感之俱切，故第一卽惡分裂，反內戰。雖有良好理論，亦無暇顧，況理論之不必好，更空言之不必行。是以凡軍隊造亂及利用軍隊希圖以武力達其所謂政治上之目的者，必先受輿論消極的反對，而此輿論之力，無形中反映了各方面，故凡此類分裂割據之事勢必寡助，多數軍隊亦必不贊同。如此次閩變之失敗，卽其明證也。抑中國今日內外交迫，刻待改造，現政府治績不彰，誠意不顯，人民失望，早達極頂。故今後政治上之督責改造，不惟事所必有，而且理之當然。現政府終不能負責，則必須改造之，然其前提，要須不利用一部分軍隊訴諸內戰爲手段。蓋如是則結果適得其反，爲謀進步，而更害之。吾人是以望今後一切政治問題，應在此前提之下尋求解決，政治的青年，宜於依附武力以外求出路！現政府更宜自覺責任，爲全國不滿現狀而熱心救國者開出路！是則閩變之犧牲，尙不失爲有益的教訓矣。

備戰中之日本外交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日本外相廣田之講會演說，在今日時局下，亦重要，亦不重要，何以重要？外相演說原則上代表一國外交政策，當此遠東大勢緊張之時，廣田演詞中應能略窺日本外交趨向。何以不重要？則試回顧自九一八至今，日本外交家之言論往往不能表現日本之實際態度。大抵軍人實行於先，外交官彌縫於後，其重大國策，概決於少壯軍人之軍事專門的見解，既決之後，則逕行之，外交官之職務，不過就軍人實行的結果，而加以整理與修飾。曰幣原，曰芳澤，曰內田，兩年三易，皆不終其事，大抵軍人有其一定之堅決政

實，爲外相者非與同調，不能安於位，縱能同調，亦不能久於位。蓋軍人主張有時實不能通，不能通，則不自實而實外相，然後更易人以試之。要之，九一八以後之日本，即求如當年之二重外交且不可得，是以世人注意其陸海相及其他重要軍人之難談隨筆，且遠過於外相之正式演辭。

惟其然也，彼邦外交家之修辭近乃較往昔尤精，蓋務爲伸縮自如之辭，而飾以堂皇宏大之語。以便事勢變，解釋亦變，即此次廣田外相之演辭亦然。既明白曉暢，又不易捉摸，是以謂其演詞之全不能說明日本態度，固爲非是，而欲藉此以盡能理解日本政策，亦屬徒勞。無已，則根據目前大勢，以試釋日本政策之具體的內容可乎？

第一：日本目前之全部精神存備戰，而實行方法，則目前欲不戰而勝，非必由於一戰。前日東京電，大角海相在議會答辯，謂軍部希望不戰而勝，此一語之重量，抵過廣田演說全部而有餘也。日本備戰之兩大對象，曰俄曰美，而對俄尤亟，然今日戰俄已非其時。蓋兩國戰爭，關鍵在第三者。蘇俄爲國體孤立之國，今則多助，日本以防禦東方赤化自命，今則無助。夫吾非謂若美若法之將以實力助俄也，謂日本今日則並一好意中立的與國亦無之，事實如此，故戰非其時，此所以俄方愈激烈，而日本愈沉靜也。且日本亦非必亟欲取西比利亞，今日要者，急進的圍滿洲，漸進的圍蒙古，滿洲尙未消化，何以冒險遠征，其於蘇俄，苟實得中東路，使滿洲以內無蘇聯勢力，則已爲不戰而勝之第一步矣。抑蘇聯最近對日之強硬，因外交成功，故日本亦不得不運用外交，其運用對象，首在英國，廣田演說特高唱英日交親者以此。蓋當代強國中，較同情日本之抵禦蘇

俄、寧願日本占滿，不願蘇聯東展者，惟英國之保守黨，尤在法俄接近之今日，日本更不得不重視英國。且也更有重大問題焉，海軍三霸，英美日耳，美日勝處對峙，英國遂操全局樞紐。近年以來雖英國政策重點，較親美而疏日，然英國海軍傳統的以和日爲利益，今日依然，以英國屬地之多，里程之遠，和日則萬里不渡，否則處處顧慮；英國主力艦隊除歐戰一度使用外，從未離本土，遑言到遠東，且星洲築港，事實未成，遠東防務，充實有待，故英日間商戰雖烈，英國對日遂不顯得罪，况英美經濟上無根本諒解，而歐戰多事，英國勢不能多抽遠東，因是種種，日本之對英疏通，較易有效也。日本近年本傾向於反英，但在目前局勢之下，仍不得不歸於和英之路，誠能於英國太平洋屬地之安全再與以精神的保障，同時對遠東現局不加重大破壞，則英國將永坐視其鞏固滿洲而不問。英國既然，則美國不能單獨發難以制日本，是則不戰而勝之又一步矣。

第二：據廣田演辭，可見目前日本政策，仍爲先以全力經營滿洲，蓋軍事上既相需，外交上亦稱便也。夫自國聯大會議決以來，全世界不承認「滿洲國」，禮儀雖改稱，形勢不能變，然觀各種態度不承認其合法而止耳，對此事實之存在，則無一國焉，謀以事實之力推翻之，一言蔽之，消極的而已。夫假令日本之武力主義繼續施行，使各國日不能堪，則此消極的否認，固有變爲積極的對付之可能。然使日本不賴對武力破壞現狀，而全力集中滿洲，則久之，各國之不承認，將爲形式的空言，與日本在滿一切進行無礙，是又爲不戰而勝矣。目下實行中之日本政策殆在是。至其對於中國全部之政策，在昔，日本除極少數狂熱分子以外，殆無人真計劃支配中國全部，近則不然。蓋取三省甚

易，取熱河尤易，從前幾許憂慮遠之日人頗以國際大勢為念者，兩年來見國際勢力亦不過爾爾，其自信心與誇大愈同時增進，蓋至今日已實以支配中國全國為國策之目標，所猶待決者方法時機而已。不過就目前而言，則尙守其不戰而勝之綱領，假若中國人較，亦可一切緩和，若中國之國內的或國際的活動，使彼感覺不安，則隨時先搖波瀾以擾華北，目前態度大抵如是。雖然，以上所述，僅大勢上之演繹，實則一切在可變之中，日人自身亦不能知。蓋世界問題，為多角關係，任何一國不能解決世界前途，從任何一門的專門之見解不能判國際大勢。誠以經濟之衝突，軍事之競爭，國民情感思想之鼓盪，各種變動不盡之因素，以形成國際政局之惟演，故有時世界之大變動，不必盡決於利害之考量，亦不必盡能為主動的推進。日本今日雖尙不願於一戰，然或者被動的不得不戰，反之，或者志在速戰，而事實不許。抑日本之國策，決於軍事專門的見解，惟軍力比較常有變遷，各國關係尤為複雜，往往專門家之計算甚疏，亦或反對者發現於意外。如最近莫索里尼赫里歐之言論，即日本專門家年來所不及料也。職是之故，日本目前政策雖尙在不戰而勝，然因其備戰太切之故，或竟陷入不得不戰之途，而專家計算武力以為可勝者，或者事出意外而不可勝，凡此皆未知之數，非吾人所欲論。至於就中國立場言之，縱不論中日關係如何，吾人近隣現有如此一軍權萬能汲汲備戰之強國，則如何自處，必然為切身所關之重大問題，然有先決條件焉，蓋欲應付解決此問題，首須統一與團結，必統一團結，而後有應付好壞政策高下之可論也。吾人刻刻不忘百亦為國際政局之一重要因素！對日本及其他，皆應實行適應時勢之主動的外交，分裂則召亡，被動則

受禍，今可言者如是而已。

中日關係之現階段

(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最近政府文告及當局言辭，皆力避日本字樣不用。如外交部爲傀儡僭號之談話，國府懲辦漢奸之通告，惟云責任有歸，未嘗明指日本。又如汪院長十二日在中央黨部紀念會之報告，雖痛陳外患之危，而亦不指出特定之國家，凡此皆足徵當局關於對日關係憂慮之深，亦證明對於如何應付日本外患之無決心無辦法也。

雖然，吾人所見或與當局有異同之點。蓋吾以爲中國對日，絕非畏懼所能了事，亦非無爲所能自保，惟有不挑衝突不結外援之前提之下，守最小限度之立場，爲最後自衛之準備。中國固不自動的招致決裂，然對於橫逆之來，則隨時須具玉碎之決心，同時中國固望與日本恢復和平的常軌，然據開東四省主權問題不論之任何提議，則應一律謝絕，雖受威嚇，甚至實際侵略，亦在所不屈。此消極的應守之態度也。然同時中國不能束手無爲，以坐待危機之來，故必須積極有所準備。準備如何？曰：第一鞏固統一，夫日本軍閥自不願中國統一，且料其不能統一，故有隙卽乘，總欲妨阻其統一。然中國之事，畢竟中國人自操之，誠令一致覺悟，認爲浪息內亂，卽爲提高國力之最有效途徑，而一致努力焉，則日閥纖巧之技倆，亦無所施也。一旦統一確定，政令暢行，則日閥之於中國，勢將另眼相看，故欲免侵略，首須固統一。第二：中國物質的建設，尙在萌芽，則國力寄託，只在於人心。四萬萬人之意志感情卽國力也，是以禦侮救亡，艱難組織

民衆，團結民衆，教育民衆，而其前提則在改革軍政及民政，使人民生活得維持，自由得保障，然後得組織團結而教育之。此種工作成功一步，即國防安穩一分。一省成功，則一省安，各省成功，則各省安。如廣西政治，亦不過數年之歲月，僅少之費用，已有相當成績。今日已敢斷言，假令外患侵廣西，其所遭受之抵抗，必強於過去東北四省，一爲有組織，一爲無組織故也。第三：以上兩者，只目前平時有效，設一旦國際戰起，日本軍閥，定將先謀有以制中國死命之道，故對於國際危機之最小限度的軍備，必須速籌。何謂最小限度？蓋國際戰起，以中國之國力，絕不堪參加，亦絕無十分幸進之機會，最要在能自守，即當國際危機爆發之時，中國須能以自己之力守土，倘來犯者，定與拚命。中國以兵力守土，在平日難，而在國際戰時則轉易，此即所謂最小限度之軍備。然即此亦須全國努力，始克進行，尤要在整理軍隊，減量增質，一面須改善最緊要之交通，及建設最緊要之工業。以上三點，乃目前積極的應持之政策也。吾人以爲對日問題，中國只有如此。夫就吾人本來希望而論，中日兩民族最好成立瞭解，共保和平，然此種希望，九一八以後已不通，今日更不可能。何則？中日關係之和平正軌，必須在平等互利之原則上建立之。然日本自九一八以後，其心理上絕對否認中國與彼爲平等之國家，故根本上無可交涉。夫推演至此，中國自身本有大部分責任，蓋東北四省失之如此之易，在日本亦出意想之外。熱河之役，中國呼號失土，日本軍人視之，不過小規模之實地行軍演習而已。九一八以後，日本軍閥在中國軍事上所費之力量，遠遜於其本國政治上鬥爭之困難。蓋以最小犧牲，而獲得較其本國而積廣大之領土，同時又見無恥傀儡單

相逢迎之狀，故根本上乃視中國如無人。此種心理，普通日人亦然，不僅軍人。故九一八以後之中國，除喪失四省領土之外，精神上尚另有重大損失，國家地位，一落千丈，此實自招，莫可尤人也。事實如此，今日而與日本談平等提攜，斷不可能，且現狀亦不能久安。蓋日本軍閥之於中國，現持兩種觀念。其一：即前述之蔑視心理，以為循東四省之例，占黃河以北何難，即飲馬長江，亦屬易事。其二：則不從其軍閥專門之觀點，而顧慮中國藉外援以設軍備，待國際戰時，對日報復。前者視中國太輕，後者又視中國太重。視之太輕，故時時動控制之慾。視之太重，故又刻刻作防制之想。目前階段，正在此兩種矛盾心理流行之間，其所以無舉動者，國內政爭不能如願，國際應付亦感疲勞，故暫作稍息之姿勢耳。而其稍息之時，亦自有其工作，工作維何？曰偵查，曰誘惑。文武人員，僕僕南北，究竟反蔣否？究竟聯美否？蔣對日究作何態度？反蔣者究竟有無作為？請如此類，皆偵查工作。然同時則向我當局探今後決心，泛論兩國關係，親善之聲，間亦可聞。但最近所謂親善之解釋，與幣原時代迥又不同，彼時之所謂親善，猶路帶平等之意味，今則簡言之，一切跟他走而已。論及經濟問題，起碼將要求成立「經濟集團」，此無他，中國經濟發展之途徑與方式，須以日本資本主義之利害為本位，而受其支配。質言之，即反對中國之工業化，使永遠不足為日本工業利益之妨礙。夫此種要求，自中國視之，其為禍將更大於喪失四省領土。中國四萬萬人若不向自主的工業化爭鬥，則永遠將淪於奴隸的地位，此豈中國所能堪者！日本執權者汲汲却中日兩民族未來經濟上之使命，應在分工合作，各盡其長；更忘却中國自主的工業化成功，中國人民

經濟生活提高之後，中日貿易將天然的增加數倍或數十倍，彼等不從平等提攜互為互利之途徑上懺悔過去侵略，恢復正軌關係，而本其澈底蔑視的心理，除政治的侵併我四省，更欲經濟的支配我全國，此即目前所謂親善之內容，而大概正向我當局開始其誘惑與威嚇者也，情形如此，故中國之對策，應如上述，先努力消除其兩種不當之心理，為混其猶猜之計，在國際危機中，宜持坦白之態度，事實上證明絕不求外援以建國防，國防之事，必以自力為之。而為改正其蔑視之計，則上述積極的準備之三項，必須全力經營，並可公開宣傳，使全國人民一致努力，對日本亦絕不諱言。此吾人認為目前對日關係應有之決心也。

吾人以為中日關係必須使日本軍閥得到教訓，知蔑視之非，及猜防之不必要亦不可能，同時須使彼等漸悟日本真正利益，在交還所侵佔之領土主權，以收經濟上平等提攜之大利，然後中日之間始有交涉可言。自事實推論，中國政府人民必須大團結，且準備大犧牲，而後始能達到此境界也。在目前階段中，當局但宜努力行其最小限度之政策，對日宜剛而不可懼。其有不當非法之事，宜隨時抗議，勿畏蕙而弗論！遇其誘惑或威嚇之來，宜坦白真摯的正其誤見，促其反省，勿但作浮泛的親善之交歡，反更加重彼等蔑視或猜防之心理！最近當局者遠禍緩衝之苦心雖為可諒，然畏禍過甚，或更以促禍之速來，不可不慮也。

再論對日問題

（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中國於日本，不能有政治性質之交涉，而不能無實際性質之外交，交涉之外交，亦外交也。茲願繼續前日所討論者，而一論目前對日外交之道。

吾以爲我中央或地方當局與日本軍人或外交官苟有交際，有談話，無論其性質爲公式或非公式，第一應注意者，爲宜持坦白誠懇之態度，守堅定明確之立場，勿游疑閃爍以啓其疑，勿輕諾雷同以招其侮，是則是之，非則非之，其合理也。明乎贊同，其不合理也，公然反對，吾以爲目前所最需者，爲此種簡單明瞭表裏一致之外交也，日本今日政在軍人，軍人氣質褊狹多疑，然亦富於釋氣，應付此輩，貴信與誠。倘不可允者，早加拒絕，勿既漫應之而懊悔，或本無意贊同而姑作敷衍之應對。具體言之，日人近來目視愈高，視我愈卑，其游說中國之詞，如所謂大亞西亞主義，如所謂經濟提携，要之以日爲本位，而以我爲附庸，既非平等提携，自無附和之理，倘有此種游說之來，當明告其不可行之故，並告以中國所認爲正當之理由，勿含糊應答，徒使彼認中國爲怯懦或無誠也。日本軍人疑忌中國之倚外援，則當明告以中國之國際方針，不求外援，但求自助；倘若窺探我對國際戰時之態度，則當告以志在自衛自救，無意趁火投機。又日本近復漫倡親善復活之論，此斷不可輕予附和，應告以親善之前，須先平等，既不算我主權，親善何從提起。以上所云，皆關於大局之泛論者也。若夫目前實際接觸之事，尤以華北局部接觸之事，則政府當局速宜決定具體辦法，以便應付。蓋既願目前實際相安，則須決定相安之方策。對於日本方面所要求者，何者可允，何者宜拒，允拒至何程度，不諱又將如何？凡此皆須由中央具體決定，而責成地方慎重施行。同時中國對日，亦自不少

要求或抗議之事，如察東至今尙駐日軍，而停戰線內日軍時來，又如灤京及長城一帶關於日籍流氓之取締，或中國行政受干涉之事，應隨時抗議，勿含糊放任，放任既久，則在彼視爲既成之慣例矣。要之，全國各處與日本接觸之事，最簡單原則爲守條約。自九一八以後至此，中國對日所以不能作任何政治性質之交涉者，由於日本之違約侵犯。今東北四省雖仍被占領，而中國權利則依然存在，第抗議無效，不能交涉而已。至於此外一切接觸之事，則當然以守約爲原則。要之，約章所許，事事可商，約章以外，當然弗許。勿因事大而懷畏，亦勿因事小而輕之。以上所云，乃爲關於處理實際事件之方法者也。吾人試回憶過去之對日外交，實一錯到底，禍由自成。蓋既不詳知彼方內容，尤昧於應付之正道，或徒畏其叵測，或又輕其無能，或輕聽甘言，或故意怨恨，以弱遇強，而無一定之合理的外交以臨之，一旦潰決，遂至不可收拾。今者國難方深，更非昔比，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惟有誠實坦白，爲外交上最良之武器。尤其對日本軍人之接觸，最宜簡單明瞭，坦率真誠，如此至少效果，可以不受其輕視。夫勿過畏日閥之胡鬧，當知彼亦國家，國家行動，甯能時時變化，是以與其畏懼日閥，不如進而對陳中國之理由，指示兩國之正軌，彼雖不聽，亦有益無損。最不良之態度，爲自懷畏縮，遇事模稜，彼明明爲無理之辭，而不欲明駁，甚至橫遭之來，亦沉默忍受，而偶爾開親善之聲，又不惜漫然附和，慨然諾而無內容。此乃既招其侮，又啓其疑，最足以僥倖者也。日本方面近爲籌畫應付所謂一九三六危機之故，對我政府或各省當局民間有力者之態度自極注意，吾願我全國朝野鑒於對日問題之重大，應形成一致之輿論，爲萬衆同心之主張，對於日

本公私接觸，皆能守最後之立場，作正當之表示，不受誘惑，不懼威嚇，不為親善之廉賈，亦不招感情之糾紛。當使彼等認識中國朝野一致，表裏一致，不屈不撓一致，必誠必信一致，吾逆料日本執權階級對中國之輕視及嫉視之心理或為之一變，則各局部問題之實際接觸亦當較易措手矣。

日本外務省之聲明

(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路透東京電：十七日日本外務省非正式聲明：反對中國有違反東亞和平之任何計畫，並反對他國供給軍用飛機軍事教練及政治借款於中國。又昨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續稱，如因國際合作援助中國使東亞和平擾亂時，則日本將趨積極行動。如他國用武力，日本亦將用武力。此日本對世界對中國最率直大膽之聲明，披露其此後外交方針之全貌，茲從各方面略評之。

(一) 日本政策 係兩方面同時進行，即對世界阻撓援助中國，對中國勸誘與日合流。其所阻撓反對之主要對象有二：一為國聯之技術合作，一為關於中國建設空軍之供給飛機，尤嫉視美國。此自去年以來之日本態度，今見拉西曼歸歐，國聯於下月初旬將開技術合作委員會，故為此先發制人之聲明以威嚇之。其於中國，則最近有古赴京，自保宜達此種空氣。昨日上海電廣田令有古暫中輟歸國，想係關於前述之聲明，將使有古向中國有所交涉。

日本現決心鬥爭者，為關於東亞今後地位之一大問題。即就積極的言，最好中國在

政治上經濟上俱受日本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之支配，同時就消極的言，至少亦須做到國際不能大規模援助中國增加軍事力量，以為對日報復之用。前述聲明，乃其消極的決心之表示，至積極方面，日本亦知不易達，今方露其端倪，欲試作初步之進行也。

(二) 國際影響 此聲明為非正式聲明，各國官方將不表示態度，然態度亦可知，即雖甚不滿，而極重視之，蓋任何國家無與日本在現時為積極鬥爭之決心，因利害程度尚不值拚命，日本之敢於作此種聲明者，亦在此也。至於目前實際影響，其最受打擊者，為國聯技術合作委員會。蓋國聯自德國退出後，更陷於無力，對華借款之號召本屬難能，況日本積極阻撓，則實質上更少發展希望。至於美國等賣飛機與中國之事，以質量論，現在雖為數渺小，問題不大，然任何國家，斷不因日外務省一片非正式聲明，而承認日本有獨占東亞貿易封鎖中國門戶之權，倘日本正式反對，則彼國際上嚴重問題。而日本現在之反對，則尚不出於非正式表示態度之範圍，蓋目的為預阻此後更大規模之國際援助中國，非現在即欲與美國為正面之衝突也。

(三) 中國態度 中國政府對此項聲明之反響，見於昨日在外交部發言人之聲明，其辭和婉，聊表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關於此點，無可多論。吾以為中國今亟宜嚴重考慮者，為此後整個外交政策之實質，與應付日本之實際方略。自大體言：(一)日本以政治經濟的一切合作之甘言，勸誘中國之積極方針，在原則上，苟滿洲主權呼還，尚可商，今則無可商。此四萬萬人之一大國家，在世界政局上，固自有其最小限度之地位，斷不能在日占領我四省領土毫無解決辦法之時，反而甘心附和其獨霸東亞之積極政策

，蓋如是乃精神上自取消其獨立，不能以合作料之也。日本尚積極相通，則事聽其墮極
勢而已耳。(二)至關於此次日方之聲明，國際對華借款，本來希望甚少，政治借款，
更爲必無，故此點在實質上殆不改問題。至關於購飛機聘教官之事，中國當然有其自由
，豈能受日本干涉，不過中國本身之實際利益，原在收縮，有軍備，以爲國防上基礎的
，如空軍，應側重儲材，不注重貿易，軍隊教練，自當廣採各國之長，然軍隊組織
，則宜儘量縮小。要之自塘沽協定以來，我本已作拋棄武力復土之表示，則凡足以惹其
大嫉，實則無用之事，何不自動的加以檢點？總之，中國對日，目前只能求危極相安，
無可與發強合作，對世界則維持友好，而不期待外援，日本倘並此不容，則乃使中國並
其於小規模之立場不能保持，此則真則拼存亡決生死之時矣。

(四)東亞大局 東亞人自決東亞之主張，中國在原則上本可贊同，然其前提在平
等協辦，互相尊重。今日日本與中國間無此基礎，故事實上自陷於空論。至今後東亞大局
之如何推演，中國與日本各操其樞紐之半。就中國言，中國政治愈進步，則去改善現局
愈速，蓋使日本改悟之前提，在於事實上邀得其尊重。就日本言，倘使日本聰明，則當
愈所謂東亞人自決東亞之主張，必須存兩國民好意的諒解之下行之。反之，愈惑者，愈
膠化，愈侵略，愈不戒。日本現判斷各國爲東亞問題與日本武力鬥爭之意，然東亞現
局，倘竟令日本積極破壞，則大戰必因之惹起，此不獨中國政策如何者也。中國一管人
員，倘感到不希望國際對日之武力干涉，同時陷於日本改悟之下，使東亞民族得一永久
和平之自由途徑，然觀日本此次方僅賴一片之高壓的聲明，以爲中國，以對世界，則其

來東亞和平之可能的大破壞，中國實絲毫不負其責矣。

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

(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本報昨曾論及中國在國際政局上有其最小限度之立場，茲願就此點略抒吾人具體的意見。當此外交緊急之際，深望全國早形成鞏固健全之輿論，以督責並援助政府，以應付現在甫經開始之國際變局，以脫國家出於危險之難關。

第一點：願政府國民先決定一原則曰：誓賭存亡，以擁護國家之自由與獨立。譬如人焉，此乃屍骸與活人之分，無可通融，不容折價，病人為養病之計，一切苦痛可忍，惟斷呼吸不可忍，國家亦然。中國無論如何孱弱，倘有侵犯我國家獨立主權之任何舉動，必予反對，同時倘有變年的制限我主權抵觸我獨立之任何誘脅，必予拒絕。而對於反對拒絕以後之任何危機，應決心自負全責，應付到底，寧戰敗危亡，不能自行斷送主權。猶之任如何垂危之病人，斷不能自絕其呼吸以殉病菌之類，此一點基礎原則，對任何外國皆適用，對日本亦當然適用。

第二點：中國對各國外交之一般原則，為嚴守條約。即各別的遵守與各國所訂之現行各種條約；同時一般的履行中國所簽諾之各種國際條約，如國聯盟約，如非戰公約，如遠東九國公約。無不對何國外交，未談問題，先論條約。此本國際常軌，而為國家立國大地之基礎條件也。中國多年之願望，為改訂與各國之現行條約，使達於真正平等相交之地位。對於此種願望，當然繼續努力，不達不止。而在未臻改訂以前，則現行條約

中國仍嚴格遵守。至於各國國際公約，凡中國為簽字國之一員者，概履行其規定之義務。任到何時，中國不能負條約，或條約負我。倘中國因堅守國際常軌之責任觀念而至失敗，其或招不測之犧牲，亦無尤無悔。蓋此則成爲全世界此後有無條約與條約是否算數之根本問題，解答此問題之責任，爲中國所不負也。

第三點：關於實際政策之應用，亦有其基礎條件。吾以爲應如下：（一）政治的，中國在此努力建國時期，與任何國家不發生特別政治關係，不參加國際間縱橫捭闔之陰謀，不企圖與任何國家作軍事合作之協商。質言之，不與任何國家共私的利害。同時，中國今後之建設，不求任何國家之特別援助。中國在世界政局之立場，惟以自由獨立國家之地位，盡條約義務，助世界和平。其向各國所要求者，惟繼續改訂商約，解放前世紀所遺不平等之痕跡，而對日本所特別要求者，則還我東北之領土主權。此外無恩怨，無畛域，無利害。（二）經濟的，中國之經濟發展，完全以其本國之利益爲本位，不代任何國家打算，故無所排，亦無所親。其須繼續努力者，爲關稅之完全自主，及解決租界問題等，此爲對各國一般之願望，而以平和協商之方法行之。至於通商投資等事，概依條約辦理，凡通商國民，皆享條約上應有之權利，同時皆不得有條約外之特權。而通商原則，爲自由競爭，投資原則，看需供條件。中國不負特別多銷某國貨之義務，而亦無特別須多銷某國貨之用心。借款須我有需，企業須我想辦，中國對於有同樣條約權利之各國，皆望經濟提攜，但亦選擇條件。條件合者，多接近，條件不合者，少接近。其條件自以中國之利益爲主，不能以他國之利益相衡。譬如將來，只須條件適宜，亦或

與日本者接近。然在其時時可以武力相脅之狀態下，則自然難接近，此舉例言之，對他國亦然也。

第四點：外交內政，原難割分，外交為內政之一部，內政可以影響於外交，是以苟論外交上最小限度之立場，則不能不同時講求內政上適應之道。吾以為第一應標明中國此後將借方經費，以全力為生產建設。中國承積弱之餘，當國際之衝，與其論武，不如論文。後若干年內，中國應恃人格信用以為國防，而不恃無基礎之戰備。要之，應使任何國家對中國皆不必猜防，同時中國亦不作任何國家之工具。中國並不特別備戰，但決心不肯亡國，倘凌逼過甚，則必死拼，寧使魚爛瓜分，亦不能妄然向任何國家遞降表也。其次則考察最近時期之最大關心，在安人心，維秩序，救經濟，對國際間無政治的企圖，亦不容任何國家之干涉內政。

藏本案之大白

(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氏八日晚失蹤，迄昨午發見於明孝陵旁石洞中，已由我外部交日領帶歸。其失蹤原因，已證明為圖謀自殺，華方無任何責任。

個人失蹤，本世界極尋常習見之事，乃藏本案之所以重大者。則因自出事之始，日方即疑為其人遇害，而中國負責。查失蹤為八日晚；華方當局於翌晨接通知，即命軍警大舉搜索。十日，警察於各報廣告，懸賞萬元尋訪，其重視可知。而自是日起，日本電報通訊中斷，即安加監視，大露鋒銳，謂將取斷然處置。同日日本軍艦加派二隻赴南京

。十一日日本各報評論遽起，直稱爲庚子義和團時代杉山書記生被害以來之最大事件。連日各通信社電訊，皆稱日本輿情日爲各報滙電所激動。要之於絲毫不知真相之前，已視爲第二中村事件或第二杉山事件，在並不知其人生死及如何生死之時，已指摘中國應負之責任。種種暗示，皆露出嚴重之姿勢，及不測之情緒。此數日中，中國政府幾於彌置一切政務，專辦此案，南京軍警晝夜活動，數十萬居民挨戶被搜，城廂搜畢，並及四郊。當局之疲勞，人民之驚慌，皆迥堪想像，不可形容。直至昨午尋歸，始有如釋重負之感也。

竊本疑生存，失踪爲自動，是此舉也了。然因此實不能不對日本國民表示數語。夫國際相交應以相互的善意爲基礎，即任何問題發生，務以善意互諒，人類社會之維持及發展，皆賴此義。乃觀本案，中國官民始終極表善意，而日本空氣無乃相逼太甚。蓋失踪云者，義如其字，失踪而已。憑何傾向即認定爲遇害？又憑何傾向認定加害者必爲中國人？更何以於毫無踪影之時，即與杉山或中村事件並論？何以在中國軍警全部出動拼命搜索之中，日本報紙及通信社尙自以中國欠缺誠意爲言？凡此皆證明日本國民尤其大部分報紙通信社近年養成習慣，對中國一切太欠缺善意；而驟然處置一套心理，遇殺輒發，毫不客氣，此誠遺憾者也。中國人則不然。此案一起，一設本推料其爲自殺。蓋無論如何，不能想像有人對一日本副領事有加害之陰謀，且彼雖信歸家，爲臨時決定，則事實七亦不能有加害之計畫。故在華人心裡，認其必爲個人原因。然而我政府決不因此而輕其代爲搜索之責任，我輿論界亦絕不願預伴與中國有利之辯明。誠以世界太大，奇

案太多，說究問真相，火急救人，決不爭論，不卸責。不然，假若亦如日方妄加推測，惡意主張，則中國人豈不可宣傳其爲日方故意自釀以圖嫁禍中國耶？故觀本案經過，華方之態度爲謹慎恐懼，極力負責，此固因怯于日本不測之禍，而亦由中國人性質責己嚴而遇人厚，一言蔽之，對日本是善意。其所引爲不幸者，則日本方面尤其報紙通信社之態度，何以如是武斷與躁急？而所謂斷然電召之聲浪，在此種個人失踪案件中，豈亦隨意傳播，毫不顧惜。此真難乎其爲日本之鄰人，可爲東洋平和之前途悲矣。吾欲忠告日本國民，此後務須從心理上自己改正起！卽彼此務應涵養善意的諒解。此心理不改，中國對日本絕不能自候。以中國之人，日僑之多，誰能保僑民無失踪者，況根本上並不能保證絕對不發生關於個人之不幸案件；保僑爲國際法上普通之責任，然萬一有不幸案件，亦只得以國際法上普通方法解決之。國家相交，不過爾爾。若最近情形，一失踪卽大起風波，而一切不可測之暗潮卽隨之而來，夫幸而於藏本未餓死之前發見，若再遲一兩日，其人已死，毫無對證。中國將受如何一處置？又幸而藏本氏未投身江流，不然，中國亦不知受冤枉至如何境界？是以苟根本上不存善意，則中國可以時時遭殃，事實上絕對無法自候，東洋平和從何說起！吾人於此爲藏本氏祝福之時，主張中國人今後無論何時何事，無論對何國何人，皆應常保持此種善意及謹慎之態度；以促日本國民之自己反省。聞上海日本報昨夕尙發號外，謂藏本仍被監禁於山中；以求自盡其最初所謂夜華人綁架之說，吾真爲日本文明抱悲，尙不僅爲中日關係之不幸矣！

慰藏本 (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藏本生還，其事已了，似不必再論，惟續讀其自述出城經過，不禁發生超越國界之同情。頗作數語，聊當慰藉，想中國人抱同或者定不少也。按藏本氏自述：八日夜半徒步出城登紫金山，滿懷愉快，俯見全城，電燈如畫，遂揚手與美麗之南京告別。然經數日夜，徘徊山谷，求死不得，鬱脫衣臥地，願供狼一飽，而狼反驚遁。迫飢渴困憊，遂眠洞中，自分將與世長辭矣，及被發見，棺不願歸，自言一身不關國際，妻子眷念亦不動心。觀其厭世之決心，殆有重大痛苦，然而和平敦厚如詩人，超越生死如佛徒，而命運詭奇，不使其死。綜觀始末，直一深刻的人生悲劇，而幸未以悲劇終。吾人純由人類相愛之義，誠不勝表示其同情也。厭世原因本人不言，然就其性格之表現觀之，便可判斷其真相。夫宦海炎涼，何國蔑有，浮沉下僚者，本不知有幾許可以讚美之人格，要而言之，適時與否而已。日本官界，亦講閱閱，得失之間，本不盡關才智，如藏本者，大抵爲無與援之人也。至於個人奮鬥，則貴迎合時尚，日本近年一切籠罩於所謂「非常時」之下，爲外交者亦貴法西斯化，大抵得意昇遷者，倘非大有與援，則必所謂識時之俊傑也。近年風氣劍拔弩張，對華態度尤尚魯進。最近之典型外交官，大抵發表四月十七日聲明之天羽足以當之。若藏本氏者自殺尚如此從容，豈能爲狂熱之外交？臨盡尚話別南京，寧不招優柔之譏諷？多年失意，有由來矣。不然，以其官久資深，精通華語，計時當早得意，况彼始官吉林，而今成所謂滿洲國，近來彼間需要精通中國語——日方

斯言固屬國語。一者尤殷，卽以誦學之能力，亦優可活爾矣。今之獸世，殆其時人性格，有不利於政界競爭者在歟？雖然，願君勿惡觀！非常之局，應非永久，君或不適於非常，而却適於經常，假令中日民族果有成立平等互尊的親善關係之一日，則中國人民歡迎之日本外交家必爲藏本氏；而非天羽氏。吾人昨既言之：國際相與，貴根本上互有善惡，此可於藏本求之。方其登山圖壺，驚設美南京夜景，感覺愉快，此可知其對中國及中國人根本上爲善意。此乃中日間今日之所最需，而得以藏本氏證明日本文化分子尚居然有此胸襟。是則其一篇自述之詞，乃留一極好印象於一般中國人。君之貢獻於真正東洋和平者已不小矣。况就中國論，君之慶生，不啻中國之得天佑。蓋假令果依其志願，爲狼吞虎以死，則異日者，發見殘骸，零亂狼藉，彼時日方勢將目爲殘忍之殺害，中國之遭殃受禍，誰能知其所極！且假令不登山徘徊而投身大江，則又是何等局面？今日者，君慶生還，而我免不測，蓋有天幸，非關人力。吾人今願勸日本國民，宜乘此事件，諸加反省。從此務互存善意，勉種好因！是則此次藏本氏之個人事件，或將成爲將來吾國民之好紀念，亦未可言。！過日本之事，不易斷言，藏本生還後，彼習辯上必以時時乎號嘶然憲置爲快之日本狂熱者流，究作何感想，吾人實不能測度。卽藏本氏今後之官場生涯，亦在不可樂觀之數。雖然，君本求死。何論一官，惟望君珍重，勿復輕生，來日方長，同情常在。彼山間飯肆，願客緩面，拒受金鈕，此種善意，乃中國社會之常；與君生還，便誤於惡意宣傳之日本國民事實上得以反省之機會，或可望其對中國爲改善其認識。天如十三日新華社電所云：南京日本官民於藏本還後，反大怒中國之無誠意

，大抵至昨日此怒始不得不解。此種情形，爲日本計，尤屬不幸。惟望待君之力，稍拯祥和而泯賊志，殆不失爲東亞民族共同之福利歟。

今後之西北鐵路問題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隴海鐵路西潼段，自昨日起通車西安，在中國交通史上實爲一重要事實。憶自清光緒末，西安即設西潼鐵路籌備處，距今將三十年，隴海設局，亦二十年，而自車達潼關以後，拮据經營，勉強進展者，又三年，始見此西潼段二百數十里之完成。尤值注意者，隨海終點，本爲隴，但現在將止於陝西，西安以西只增築至咸陽五十里一段，再西則無計畫，無準備。故隴海鐵路，實際將成西海鐵路，是則今日之西安通車，實際上將等於隴海之完工。

吾人願乘此討論者，今後之西北幹路，畢竟是否展築及如何展築是也。西潼通車，與陝省政治經濟文化，皆有重大關係，甘肅貨運，亦稍得便利，故此段價值，自亦甚巨。雖然，再西則如何？中國言國防經濟，西北幹路，必宜完成，車止西安，使命不達。說者謂西安以西將依賴公路，事實上西蘭公路已依經委會之努力而築成。然公路之運輸力與鐵路較，相差太甚；運費貴而不安全，車輛耗費，尤屬不貲。故僅可以濟目前，不足以論長久，是以隴海之必應展築，絕無疑問，尚慮在有無財力？

一論及財力，無論何人當感苦痛。誠以隴海財力，原不能到潼，更無論到西，西潼工費，乃八方拮据而來，故一至西安，卽已筋疲力竭。西安至蘭州，最粗略計算，約需

一萬萬元，然西北幹路，並不止於蘭州，懸想西新幹綫之完成，勢須數萬萬元之巨，既不能取諸國庫，復不能得之外資，是縱欲展築，而實行無從，此又目前不可抗之事實也。吾人屢轉思索而最後歸到一疑問，卽何不展築輕便路是也，現在最著名之輕便路有二：曰杭江，曰同蒲。杭江三十五磅標準軌之輕便路，同蒲則三十磅標準軌卽所謂米達軌之輕便路，故同蒲爲輕而又輕者。今試就西北論，若同蒲之窄軌，自屬不宜，國防幹路，與同蒲之爲商業的地方鐵路者自不可同日論。然則尙有杭江路之前例在，西安蘭州間，卽包頭寧夏間，何不築成杭江式之標準軌輕便路乎？西北地方，商工幼稚，人口稀薄，在鐵路初通若干年內，客貨兩運必不能多，正式鐵路，必遭賠累，國家有財力，固不願慮盈虧，然既無財力，而急盼路成，則何不先成一輕便路乎？輕便路運輸力小，論國防價值，去正式路遠甚，然而軍事上亦亦有勝於無，去年閩粵，大得杭江之利，卽其明證。大抵杭江式之輕便路，其建設費，不過正式路三分之一，是則西安蘭州不過需三千萬元。一萬萬元之籌措，聞者喙然，三千萬元，則其事不大，一年勉籌千萬，三年亦可完成。且工費既小，不虞虧賠，苟預算確實，當可如杭江路招徠國內之投資，就此而言，則惟有輕便路，始能借得本國資本。夫西蘭果能成第二杭江，則目前西北鐵路問題，皆可依此解決，包寧可以同時進行，隴海可以廣續進展，三五年內，定可望完成數千里之鐵路，常有載百餘噸之列車，往來運輸，則西北大局變矣。一二十年後，地方發達，財力優厚，再改築正式路，亦無不可也。

國家今日一大需要，爲無論如何應求西北幹路之速通，專門家大抵反對輕便路，然

度德量力，權衡各方，自路無路孰善？正式輕便孰能？及時勦築與坐待有錢再辦，孰利孰不利，政府當局熟籌審之可矣！

關於言論自由

(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昨日中央黨會對本報及滬日報公會等前向五中全會電呈關於新聞檢查等之意見決議原則：凡對於黨政設施有事實之根據，而為善意之言論者，除涉及軍事或外交秘密或妨害黨國大計者外，均得自由刊佈之，但不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吾人對此決議頗表贊佩，而更為文以論之。

昨日中央決議之原則，符於保障言論自由之旨，吾人宜無間言。惟當局留意者：原則之適用，視遇事之解釋，故此次中央原則之適用如何，尤在軍政檢查機關之態度。如軍事外交秘密，如黨國大計，何者為秘密範圍？何者在大計之列？業報者固亦自有衡量。然若軍政機關吹毛求疵，附會周內，則中央愛護言論自由之盛意將實際不能表現，蓋察近年軍政機關對報界糾紛之多，首由一般官吏自始存苛責挑剔之念，或不明保障言論自由為各級政府本身固有之職責，彷彿以嚴重取締為當然，以緩和對待為寬大，遂至有時抹煞報界合法之立場，甚者則濫用權限，憑喜怒以為處分。一言蔽之，一般官吏對言論自由問題之根本認識似有不足之憾也。其次，智識及理解之問題所關亦大。吾人不敢云業報者一般有適當處理國家重大問題之知識，然軍政機關人員之取締報紙有時亦自陷錯誤。如去年國聯技術合作人員之經濟報告書，不關外交，更非機密，乃禁載全文內

容，只許發表文字及結論，數日之後，始行弛禁。又如薩爾瓦多之承認僑國，其事甚小，而世界周知，乃中國報紙多日禁載；此類事實，即百思不得其解。此外依報界眼光，全不必禁而被禁，而卒亦不能久禁者，其例甚夥，不堪枚舉。此則關於對問題性質之理解與判斷，軍政機關有時自行錯誤之故也。

當此國難嚴重關頭，吾人所至誠希望者，為政府與言論界同在一條戰線上密切合作。知識不足，可以互補，境遇困難更可以互諒。最要之點，為各守法律範圍，而有互相尊重之善意。此守範圍與尊重善意二義，殆為成立合作之根本前提也。關於守範圍：報界自身應努力之點亦多，誠不得濫用報紙武器，在道徳上有缺憾。同時軍政機關亦自須時加反省，苟報紙在法律範圍，允不得以喜怒愛憎為偏頗或苛酷之處分。互尊立場，而各盡職務，乃所希望者也。關於存善意：原則上亦雙方之事，而凡關檢查或取締不得不得軍政人員注重此義，昨日中央決議勉報界作善意之言論，吾人敢望各級政府與關自身，根本上以善意對言論。誠能實行上述兩義，而密切合作，則不特糾紛減少，且甚有裨於政治前途。吾人盼當局注意近年一般社會甚有厭聽塞明之感，即報紙記載尤其對於軍政外交重大問題，不能盡如實報道之責，有時外紙傳聞，而華報輿論如，以致謠言之興，往往取信。且因報界常受取締，時慮不測，遂致應盡之責亦不易盡。昨日中央決議，只禁止洩露國家秘密，或抵觸主義，實則業報者觸犯此種問題甚少。而在中央允許範圍以內之事，求皆為自由之批評或紀載，則亦奇難。譬如揭發貪污，指摘劣政，中粵原則上並不禁，然業報者之勇敢盡職，則甚不易，此無他，畏禍故也。是以中國現在言論界之真

相，爲一般無力。此固賴報界自身之奮鬥，而政府之善意保護，所關尤大。中國在今後救亡建國之漫漫長途中，實亟需勇敢切實之言論，以補助政府，糾繩官吏，鼓動社會，是則必須政府提倡培植而後能之。中央昨既決議適當之原則，更望指導軍政機關善加運用，使言論自由，確能發揚光輝，則內政外交上收效甚宏，不止業報者取得便利已也。

反日與存華 (二十四年二月八日)

最近日使入京與我當局之談話，聞集中於所謂反日問題，邇來日方宣傳，附以此爲言；吾人其以日方之觀點爲可異，故不得不坦陳真相以駁其非。

質直言之，中國今日無所謂反日運動，只有存華決心，兩者性質迥異，絲毫不容混同者也。充反日之解釋，應爲仇視日本及日本人，謀危害日本國家，自亦志在毀損日本國家或其人民正當之利益。其表現於行動也，應爲鼓動對日之戰爭，至少亦當爲用種種方法在政治上經濟上加害於日本，凡此皆中國從來所不爲，近年更不待論。過去曾有排斥日貨之事，其性質皆爲表示對日本某種政治行動之抗議，事過境遷則復作罷。九一八以來，日本對華如此重大侵凌，但塘沽協定以後，排貨組織亦復作罷，日貨在中國南北口岸自由銷售，華商之買賣日貨者到處皆見，此皆公然則知之事實也。日方近復宣傳中國之反日，試問排貨尙且不聞，此外事實安在？若謂問題在言論，則中國之書籍報章，從來無鼓吹仇視日本及日本人者，最大不過抗議日本之對華政策及行動，是則反日，非反日本。不然，豈日方解釋，須款迎日本之分割我領土，東縛我主權，方爲不反日

乎？且也實際上塘沽協定以來，中國報紙並抗議侵略之文字亦且收拾起來，日本統治偽國日益徹底，而中國報紙並確實記載亦且稀少。朝鮮各方，一片中日緩和之聲。長城戰區之各種事實，中國雖理直而氣不壯，報紙於嚴密檢查之下，務諱言之。通郵交涉，綿亘數旬，而中國報隻字不見。協定已實行，方得掲載，而亦只掲載其略而已，未聞有反對者。察東開火，報紙憤然而已。是以就言論言，中國報只短如我東北各報之頌揚日本謳歌「王道」已耳，日本倘有幾分承認中國是獨立國家之意態，應不能咎其反日也。

惟至最近，或者日方所責，乃心理的問題，非言行的問題。是則大難，上帝亦不能干涉人的思想也，然即此亦甚陷錯誤。日本之中國通雖多，但畢竟不能通，中國人之心理，惟中國人能通之。吾人茲願坦述中國人之心理以告日方。蓋中國於近年中日關係上，得到深切之經驗與教訓，以為吾人民常前之顛務，在如何維持我國家之存在。日本倘不更加危害，斷然希望和平。其心理是如何存善，不是如何反日。且所希望者，毋寧為反日之反，誠以果能和平存善。當然願平和以達之。職是之故，對中日關係，儘可能以示讓讓。對國際大局，亦決心尋求和平，而關於自身之經濟復興，則務求以自力苦幹，不賴外援以多糾紛，此即中國人今日全盤之真相，全世界除日本外之所共知共信也。

吾人之意，以為日本應絕對了解中國人之真正心理，與之相應，以固東亞和平。日本要人倘對此不求甚解，或雖解而伴作不聞，仍欲自行其進一步事實上統制中國之一套政策，始則務求徹底取締反日為名，以開交涉，繼則提出與中國主權不能相容之大規模要求條件，中國而允許也，自為不戰屈人之大成功，其不許也，則在國內為輿論之總

動員，曰：中國反日，於是開演最拿手最得意之全武行焉。倘至少日本一部分要人如此設計，則吾人頗幸勸其不必。何則？使其所希望所要求者，與中國人認為絕對必要無可通融之最後的存華心理不容，中國斷無人能以代表中國之名義而承認之，是則此一套手段不必試。同時遼東今日，日本之實力本處於主動地位，中國久或被迫，如日本欲演其任何拿手戲，中國只有聽之，是則在扮演之前，亦初不必盤馬彎弓，多所做作矣。

吾人為熱誠希望中日兩民族真正平等互善，以永保東亞和平者，但在日本現局之下，實有所悲觀。其理由非他，則現時日本之民族優越感太烈之故。吾人以為此點為真正之難關，蓋其外政治的經濟的問題，苟決心平等互善，皆不難調和，惟此民族優越感，其難望其反省也。中國古代亦嘗自大自尊，然歷史上對日本之觀點，向以文明之獨立國目之，中國民族強盛之時，對日本只有供給文化之惠，而無蔑視日本危害日本之嫌。近世海通，對日本維新，始終示好，日本愈進步，愈稱讚之，雖經甲午之戰而不記仇，自日俄之役而更欣慕，中國之對日畏懼，實自二十一條交涉起。是以就中國民族而言，其對日心理，今日固有望塵莫及之感，即在古代最強盛之世，亦未嘗挾民族優越感而臨日本也。日本何如？則自中日日俄兩役列世界一等強國之後，其自命優越，與年俱增，九一八以來，中國積弱暴露，其優越感乃滋至沸點。日本亦固有道德之士，夫深思遠慮者不同意此種傾向，而無如之何。日本今日惟對於歐美之強盛民族尚認為平等之友或敵，於亞洲民族，不能如是。不然，日本固自命應為亞洲之盟主，但試問其對黃色民族，幾時曾為平等之提攜？朝鮮合併歷二十餘年矣，是否許其平等參政？近年於俄國，力稱王

道，但事實上視我東北同胞如何？與言及此，甚感日本今日之指導精神倘不能自加修正，則中日之平等互善，根本上殆奇難也。中國人今日之一般信念，以為色無論黃白，洲無論歐亞，要之平等提攜，應為理想，況同洲同文之國家，更宜如此。中國民族所奉以為今後奮鬥之目標者，不求優越人，亦不受人凌踐。而就中日間之事實論之，以日本今日高度之軍事化與工業化，中國此後斷不堪追跡，縱追及矣，亦無以侵日本。故日本任至何時，不慮受中國之威脅，況中國進步甚遲，日本進步極快，在實力上永遠有大差。是足知日本所以不願施行平等互善主義，祇以其過於旺盛之民族優越感使之。不然，兩族平等提攜，莫安東亞，在利害上道德上非皆絕對可行者乎？雖然，吾人無衛聞日本要人之自省，仍惟有自表明中國人之立場以結此論。曰：中國人惟誓保其國家榮譽的獨立與完整！決心存華，並不反日。日本要人倘目存華為反日，則亦只有聽其自然，但人類公論，必能辨其是非矣。

中日問題之趨勢

（二十四年五月三日）

中日問題近日表面沉靜，惟形勢依然不安。問題之嚴重性依然未減，茲特敘述近狀，兼略抒吾人之所懷。

國人所宜首先注意者，日本軍方，尤其關東軍，對於中日問題，尤其關於華北，其態度與主張？絕未有所變更是也。中國政府自今春以來，對於廣田外交多所期待，王寵惠博士在東之談話，足以代表國府。迄今為止，我外部之態度一如派王博士東遊之時、

就日方而論，其公使有吉氏屢次與我外部當局之談話，雖不涉及具體問題，但確具友好之空氣。該使近返國請訓，我當局甚注意其協議之結果，而期待其歸任。昨報東京電，該使殆可歸任，是在希望廣田外交確能改善中日關係之我當局窺之，或可認為較好之趨向也，然事實真相，又萬不能如是之簡單。

事實是這樣：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說明或判斷日本軍方尤其關東軍，所可認為滿意或認為中國已有誠意之中日關係是如何形態，具如何內容。過去數月，國中頗紛傳日本對我提如何之條件，實則現在情形，彷彿日本是期待中國自身迎上前去，做到如何如何之地位，而超越於發表如何如何之要求，而此所謂如何如何者，乃一似可解又不可解之謎，日本軍方尤其關東軍，見中國逃避之不善或理解之不速也，則輒發牢騷，斥責中國無誠意。究之如何方為表示誠意，則仍待中國之自思，目前階段大抵如此。過去之責中國也，無誠意一語盡之，最近則似更進一步，曰：必須澈底表示誠意。如何而為澈底，更不可解矣，抑更不可問矣。

王寵惠博士與廣田之諒解，聞已彼此同意，此後一切問題，由正當外交機關作平和交涉之一點。近兩月來以形式上言未嘗不如是，然事實一則外交官以外軍人之活動依然如故，氣餒之盛，尤如去年，究之，公使與所屬武官，孰為有權者？日本對華外交之主體，為外務省抑是關東軍？在中國人依然不能辨也。

有吉公使歸任並將昇任大使之消息，當為我當局所樂聞。中義兩國，業已交換大使。則中日昇格，有何不可。且大使地位崇高，非公使比。是昇格以後，日本外交代表之

權力或能增進，果爾亦將為中國所歡迎。雖然此皆第二義也。現在最困難者，為中國所望之平等互善，與日本軍人所責之澈底輸誠，其間恐有極大之距離，且恐有不能互容之根本的差異。而日本國策，事實上既為軍人主持，則無論為大使或公使，無論大使公使之為何人，其結果可想而知矣。

抑此所謂根本差異，尚不指東北問題。蓋縱擱置東北問題不談，日本軍人亦不能輕放過中國，可以承認其為有誠意，是以就大勢論之，中國欲保其獨立自主之尊嚴而得日本諒解，其事誠不易也。

然則中國宜如何，曰求諸己而已矣。何謂求諸己，曰最大最急之事，為政府發動求全國人心之團結。蓋與其仰鼻息於強鄰，何若求諒解於國內。誠能緩和言論思想之禁，請求全國共赴國難，國事至此，吾想閉風興起者必不乏人。而國內人心果能一致團結，則要足增國家地位，而減窺伺之禍也。吾不知中國以獨立自主之國家，如何方為對強鄰澈底表誠，但確信此澈底表誠之語，在本國同胞相互之間，此時却正急需！請放眼一看國家民族之境遇為何，苟具天良，孰能漠置。如何團結人心，當為今日之第一要務矣。

外交與內政

(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張軍氏銜將命赴青島，慰視汪病，昨晚青電，汪已定今日返京，同時傳胡漢民氏歸國有期。由各方情形推論，可判斷自現在起以至六中全會前後，當為國家政治上之重要

時機。

吾人處於民間言論界地位，於國家許多問題，尤其涉於機密範圍之外交情形，不能知悉，故不能亦不便為具體的建議。然現時無疑的可先建議一點：即無論如何，須在最短期內先掃盡內政上人的政事的糾葛或隔閡，國民黨先自形成一堅固統一的壁壘，而進一步準備依國民黨自己之約言，改造政治，求取得全國人才之積極的有效的合作是也。

目前國事，較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困難倍甚，但認識則易，故多年來輿論要求各方覺悟而卒未一致覺悟者，以勢以理，在今日應易能之。蓋今日大勢太易明，而覺悟機會到最後之故也。

九一八之時，日本雖具非常決心，但關於其軍事行動之範圍止境與其最後希望，彼之國論實未一致，即執行軍事行動之軍人亦非自始即有一致的遠遠之計畫。當其時，日本內閣與前方軍人非盡抱一致之見解，雖至犬養內閣時猶然。是以中國在當時固以不認識日本而失敗，而日本自身之計畫亦與時俱進，常在演變之中者也。今日之勢則不然。蓋日本現已有堅固一致之國策，對於東亞全局，有其一套之抱負與決心。其國策之形成，自以軍部為主體，然其他勢力皆樂從之，在其國內，無牽制，無反對。所或不同者，只方式步驟時機之問題，非本質上之問題也。日本之國策為何，則去年四月十七日之天羽聲明已表現一斑。最近在華北之活動，為其實行之序幕。中國人在過去，往往以無止境一語評論日本政策，此種評論，根本幼稚。日本政策，既以全中國為對象，有何有無止境之可論。故時至今日，日本對華政策之全貌甚明，非如九一八時代之混沌也。

中國在九一八後，除不知彼不知己之外，且不知世界。今則既易認識日本，且當然應已認識世界。故在今日言立國之道，當然須在自負全責，不游疑，不游疑，認定問題核心，以自決其運命。吾人敢坦率發言：若依現在之國情，當作此種枝節應付，一定不至亡國不止！何則？日本既強有力，而有一定之國策，中國既弱，而手忙腳亂，枝節爲之，此步步趨於亡國之道也。且中國今日所待決者，非原則主張之問題，而爲如何實現之問題。蓋以原則主張論，塘沽協定以來，在政府本來已定，即務求中日之平和親善。日方動指搆我當局施行二重政策，中國國民但見政府步步附和日本，求免須臾，此外別無政策，從何論一重二重。然而今春外交部雖發親善宣言，而並未能緩劇察事件之發作；月前國府特下睦隣之明令，而一紙文章，又能有幾許緩和環境之效？中國一大部分人實希望經濟上謀提携，或能政治上得安定，然實際如何，又顯然可知，不觀日方近已極少用「提携」之名詞，而昌言「北支開發」？提議爲雙方互賴，開發則一面作主，意識之間，恐又歧異。況經濟只爲問題之一部分，華北只爲區域之一部分，日方政策，根本中又有根本，步驟中又有步驟，總之，彼有整個國策，不達不止，且一切取可能的急進態度，返觀我國近狀，雖極力逢迎，而實有望塵莫及之感。河北事件，察哈爾事件，新生事件，風雲疊起，事事依從，而全國關係，並未得到絲毫安定。初則悚然，繼而茫然，對走馬燈的時局之進展，竭力順應，而依然不得段落，且更加劣焉。國家自處及對外之態度如此，非步步趨於亡國而何哉？

處在危險悲觀之國際關係，第一仍惟有希望自己覺悟，內政上先樹立不亡之規模，

欲求日本親善，此爲一線希望之所寄也。吾人所樂觀者，國家地位今已洞明，任何愚不肖之人亦當知身在覆巢之下。夫過去開派別，講恩仇，分意見，譴責任，當此大夏既傾，一切皆成空幻，惟有樹立統一鞏固之國民的壁壘，共同肩負責任起來。不互怨，不自關，不受離間挑撥，對此危殆之國家誓共同守護。於我強鄰，應坦白堅決，告以中國立國之最後的立場，不作游移模稜之詞令，日本在此範圍內之發展，必許，其逾此範圍者，必拒，凡此允拒之責任，以一致之公意負之。國民黨蔣汪胡等諸領袖及張開李白等諸軍人幹部今日所最亟者，即覺悟共同負責，先安定內政，解決方針，進一步準備今冬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之事。吾相信中國自身果能成爲精神上不可侮之國家，則日本將可刮目相看，然後國府睦鄰令主旨有實現之希望。

對於五全代會之期待

(二十四年九月七日)

中常會前日已決定以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當此內外交迫國命艱危之時，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將依過去之約言，定期開會，以處理政治改造之重大問題。現在距會期尚有月餘，大抵黨的幹部對諸要案正在準備解決之方法，是凡我國民果欲有所建言，則目前當爲重要之時機。

吾人首奉勸國民黨幹部者，應趁此五全代會開會之前，特別開放言論之禁，徵求全國各方對於黨治之過去現在未來，爲自由之批評與建議，俾五全代會能集思廣益，爲政治上應當之解決。

人類美德之一，爲懺悔。國事至此，凡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享優厚機會之人，皆宜至誠懺悔，自咎負國。各界人士且宜然，實際上負政治責任者更不待論，是則自十七年以來執國家政權之國民黨更不容無深切之反省。

今日可言者，無疑地爲指導錯誤。今後之問題，在如何挽救錯誤！夫吾爲此言，與一般責備黨治者大不相同。蓋如失敗軍閥，無業策士，下野官僚，好亂政客，以及一般無政治意識之自私商人，或徒事寄生蟲生活之社會游惰分子，亦往往以詆譭黨治爲事，各都會中此類人頗不少，然此輩實無批評黨治之資格，以其本身並無擔任國事之品格及熱心也。吾人今所云者，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耳。

中國國家，其境遇及素質上有種種困難，故國事之不振，原不能盡責黨治。雖然，黨執政以來，近十年矣，其期亦不爲甚短。權力之大，亦爲過去政府所無。乃就今結算，則於建設國家之精神上物質上，皆未植得深厚之基礎，所有行政經濟軍事之各種組織，皆未達成功之域，尤於教育訓練組織民衆之基本工作，未得有效推行中山先生之綱領，以言對外，則中山先生遺教中諸策略，多年未能善於實行，始而粗疎應付，繼而瞻顧徬徨，終則大難臨頭，而實際束手無策。抑過去可以不論，無奈當前之事實，有難欲諱疾忌醫而不能者。如近時國人頗注意義亞問題，觀察批評，不絕於口，實則中國所躬自遭遇之國難，其大於亞國問題者不知幾千百倍。中國所失之地，及其駭駭有喪失之虞之地，在歐洲可以建數國矣。中國百年以來屢遭外患而受屈辱，然縱在其最劣之時，如庚子辛丑間，國家未嘗有喪失獨立之危，而今則國家最後地位且岌岌不保矣。中國國民羣

濟近世以來久處於劣弱地位，此正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之主要動機之一。近年財政膨脹，一事無成，而國民經濟則已由窮水盡，今年洪水為災，人民死亡以十萬百萬計，生者處屋頂樹杪，苟求延命，乃救濟之事，真如杯水車薪，災區之人民今且斷念於呼籲，或已力竭而聲不聞矣。

尤可悲者，中國在此對外竭力圖和之時，而內亂之斫殺，並未能終止。數十萬或近百萬之軍士，今在湘鄂間，川甘間，陝甘間，仍不得不辛勤從事於剿匪之戰，而人民之犧牲，更不可計矣。

吾人業報紙者，多年以普通公民從事自由職業，狹義的可謂不在其位。然而因自覺其為國民一分子及中國先民子孫一分子之責任，又以其職業為議論國事，平日復受社會優厚之待遇也，當此國難展開，頓覺置身無地。方晝夜焦思，祈求所以贖罪之道，研究如何可以挽回國事於萬一之方，則執政之黨，受中山先生之付托及全國之擁戴，有執行遺教遺囑之責任者，在此河山破碎，風雨飄搖之日，而行將召集其全國代表會於一堂焉，是則吾人之第一願望，自為期待全黨尤其幹部諸人之至誠懺悔！其務必以粉身碎骨之精神，屏棄一切個人的團體的私意私圖，澈底重新為中國前途解決出路！當不至仍如過去多年之敷衍塞責，而坐視神州禹域之危至於亡！

九一八四週年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今日為九一八事變四週年之日，義應一言，以資儆惕。其言曰：人類於其私人生活

中，大抵皆有特殊之紀念日，尤以關於不幸事件者為不忘。蓋凡死別生離之事，平時縱不省念，至其日則輒感愴系戀，不能自勝者，常人之情也。而倘有人焉，於歎逝傷別之外，更牽動身世問題；譬如家庭中落，沉淪道境，舉目驚心，感觸今昔，是其所以紀念之者當尤摯焉。試以此喻國事，則此日之紀念九一八，大抵回顧過去之意義少，而感觸現時之需要多，吾人根據此義，殊不覺亦不暇以偽傳文字點綴成文，推頌冷帶地平等地說明時勢，解釋問題，以供國人之記憶，而最後略致數語於日本國民焉。

(一) 國人應記憶，自九一八掀起之巨大風波，迄至今日並未止息，或者過去四年間所遭逢者，倘只為風波之起點，而今後始漸接觸其核心。簡言之，此問題未嘗告一段落也。自九一八迄今，國人曾犯種種之認識錯誤。自九一八當時起至錦州問題止，其間外交上判斷之錯誤，為一般人其後所公認；然塘沽協定以後，又犯一大錯誤，其性質與初期之錯誤不同，而其為錯誤則同。蓋自經協定休戰之日，一部分人相信問題實際的告一段落，實則為又一新局勢之開始也。積四年之經驗，證明重要一點：即凡強鄰在華之重要步驟，凡其達到目的之日，皆即為新事態開始之日，而非糾紛結束之日。今夏之河北事件，為塘沽協定後之新的重要步驟，其主張貫徹之日，國人未嘗不解釋為糾紛之告終，而實則為新幕之開始，此最近之例，不待詳釋矣。

(二) 今日與九一八當時有一異點，即當年日本國策尚未確定，其國論亦未統一，軍人亦半係乘勢推演，非一一有幾許步驟之完全預定，是以當時可以有外交，而中國失其機。今日局勢則異是，蓋日本之國論與實力皆已統一於軍權指揮之下，且已有一大系

統國策之確定，其對華政策，乃由其退出國聯廢棄海約以後，根據對世界政策，並適應現時世界形勢，相連而定，致其性質斷非尋常可謂外交方法所能牽動之者，雖其施行之際，亦固有一時之急緩頹晦，而方針目的，則百變不離其宗者也。尤以近勢觀之，殊採急進之手段，大抵今後仍將儘可能的急進，故今後一切之推演，較過去四年間當係加速度為之也。

(三) 然則其政策之全貌如何，粗淺籠統言之可分三層。第一：日本指導並守護下之東北現局，須中國承認；其意以為僅默認為未可，須中國自行放棄其四年存世界外交上之立場，換言之，即精神上自行認錯，翻然改途，以公開承認之。第二：則為華北，現時先假定五省。此華北區域，須精神上事實上皆成一特殊區域。雖不必其形式上定脫離中央政府，但實際上則須做到特殊狀態，設在此區域內，須有政治的經濟的特殊地位，使與東北漸打成一片，同時當然須於內設有所設施。第三：此外中國全境，消極的須一致的不反對此種情形，所謂不反對者，非只取縮官傳，解消組織，須從思想上改起，故於教育問題須加注意。積極的，則須得經濟的自由發展，國際上則在共同防赤目標之下，欲中國一切追隨。此外尚有二要義：一則望中國改現行改制，一則不願中國得歐美國家經濟財政上之助力。惟須記憶者，以上為整個一套，不可分離，綜合而言，全中國為其政策之對象，現時則特重華北也。

以上為現時形勢之一概也，茲將略誌其事。憶九一八後，一時國內曾盛行玉碎瓦全之說，官制根本實言，欲寧碎須先成其為玉；而就事實言，雖甘為瓦而苦仍不碎全，此

過去迄現在之狀況也。中國出路根本在己身，即必須其國家組織，政治效率，經濟力量，國民品性，能值得人敬重，方能得到敬重。國人自省，果何如哉。九一八者，乃積數十年怠惰散漫粗疏腐敗之原因而成，此四年來國難之增進，又係九一八後依然怠惰散漫粗疏腐敗所使，今者問題之重大與真摯，又過於九一八當時者遠甚，而形勢分明，不容閃爍，此最近之未來，乃國家運命之所繫，國人於此當知所勉矣。至於中日關係之將來，吾人就原則言，完全樂觀，就現實言，則猶待努力。中日兩國國民將來定可提攜共進，而現時尚隔一間，此中國國民所亟應自行努力者。何則？欲世界人俱尊重中國之統一獨立自由，必須自己為統一獨立自由奮鬥。蓋此皆應由自己掙扎得來，非他人所能贈與者。日本，世界一強國也，中國自省為何如國，在中國現勢下而言提攜，恐徒美其名耳。吾人願吾同胞一致注意者，不必繫心於日本政策步驟如何，宜問自己如何。我同胞所以自愛其國家者進步一分，則外交環境改良一分，此誠艱鉅之事業，國人今日蓋知之矣。吾人所願寄語日本國民者，只簡短數語，即中國人應認識日本之力量與需要，日本國民亦務應認識並同情中國必維護其國家之統一獨立自由。中國所希望者，其實不過只如日本政治家近時常對歐美人所云之中國應自力更生，但求日本事實上行此標榜，為願已足。中國人具有救國與睦鄰之誠意，但望此二者能一致耳。

勿自促國家之分裂

(二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時局焦點在平津，平津重心在宋司令，故願對宋氏進一言。

二十九軍自六月以後之駐華北，原為特殊情形。蓋在六月冀察事件，宋氏已免察主席之職，當是時關黃兩師已離河北，河北餘兵甚少，中央不能再來兵，假使當時日方要求二十九軍退出，恐勢將步關黃之後矣。是以該軍之留此間，實際上乃該軍自身辦交涉之結果，此無庸諱言者也。

北局之壞，至六月而極。黨部撤退，軍隊調開，平津間幾乎一空，二十九軍駐紮此間，於大局，於地方，皆為有益。宋氏及該軍幹部迄今為止支持局面，煞費苦心，此亦國人諒解者也。

最近半月來，宋司令當為全國中最感覺重責者之一，其困難與焦憂，或多為局外所不能想像，此數日中恐為尤甚。吾人局外，不甚悉外交內情，當此機微之時，亦不必作具體的探討，更不願對當局者作何建議與主張，惟關於如何決計之前，有兩種前提的原則，或者值得喚起宋司令之注意。

夫今日中國遭逢之問題，大事也。以全國之智力能力且無良策，豈一軍一長官之力所能勝任，故宋氏及其幹部而無良策，此不能為之咎。再退一步言，時機甚迫，既無良策，又不容無策，是則此時所謂之策，不必問可知其不良，此亦無可如何者。雖然，有前提焉，其一：無論如何，要之不容自促國家之分裂。蓋縱捨義理而專講利害，則欲圖苟全苟安，亦必須在統一的規模之中得之。一旦分裂，則北方之一塊土，對外實際成為無主權非國家之一種組織，完全無自主之力，而對內則對全國國民須負分裂國家之責任，且因此分裂，使國家全部政治上經濟上皆受重大影響，是以為維持地方，則地方實失

其係際，爲屏藩國家，而國家立受嚴重打擊，退一步，即欲專顧本軍本人，其奈時勢紛糾，內外交迫，其能維持者亦甚僅矣。是以當此千鈞一髮之時，應認定無論如何，必須保障國家之統一，爲公爲私，爲國家，爲地方，皆須守此最後軌道。說者或曰，如此則外交辦不了，吾人敢請注意，世上之言外交，至親善、提攜、合作，止矣。若云非分裂國家不能辦外交，悉世界無此情理也。其二：上達者爲常理，然假令常理不能通，當局者另有一種自信，以爲別有維持地方之道，即敢以最小限度之請求進。即當局者須以自身之名義，公開負責，萬勿托詞於民意是也。民國以來，如張作霖氏之在關外，營數度獨立，其事皆係內政問題，而張之爲此，概爲自己處斷，自己負責，未嘗委責於人民。今日北方之事，乃國家遭過重大之外患，與民國以來內政上之糾紛，毫無類似之處。宋司令及其幹部若另有自信，應公開述其真相，以己身負責行之，不可謬爲民意之要求。試問中國良民誰要求其國家分裂者！中國歷史上兩次遭亡國之禍，失地喪權，其例尤多。故一民族之走惡運，處逆境，本常有之事，然斷無民意自動的要求分裂者。名分所在，是非所關，責任所係，此不容含混者也。

或者曰：以子之意宜若何？曰：爲宋司令及其幹部計，宜一方對外懇切說明維繫中國統一之必要，勸其勿須走極端；一方對政府申述垣境危迫之實情，自決一適應現局之辦法。其能解決也，幸也，倘竟不能，是則國家整個的問題，宋司令可以告無罪於國人矣。

再論學生問題

(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最近學生問題頗有可慮之情形，凡關心教育者莫不認爲有危機之潛伏。吾人目前於學潮感言文中已論之，茲再分兩點質其意見。

第一：所望於各級政府及學校當局者。仍本初衷，宜決心不論在任何情勢下，必保護學生，維持學校。對一切學潮，始終以單純的學生問題目之，勿使其政治化。國家辦教育，不能無紀律，而維持紀律，宜始終限於根據校章之普通手段，尤側重勸告戒飭，而不用懲罰。蓋察近時政治或教育之當局者似注意一部分學生之政治的動機，教育部之政策，迄今甚爲穩健，惟今後若學校之紛擾不息，各地取締方法恐有分歧，而偶一不慎，則牽一髮動全身，頓時將成不可收拾之狀矣。近時情形，誠不保有爲特殊政治運動者之勢力影響及於學校，而學生之中亦誠不保有別具政治動機之人，惟此皆非主要之問題也。何則？國家今日之絕對需要，本在打破一切政治的歧異，而集一切一愛國意識之中。國一於救亡建國唯一的旗幟之下，是則對於有任何傾向之政治的意識之人，原則上應一視同仁。政策上應消弭歧異。其人物，其主張，苟爲國民的，皆宜在設法合作之列。故政治的傾向或動機之問題，在今日嚴重局面下，應不成重大問題也。且審察政府政策，近月以來本欲爲全國大同團結而努力，有力委員如馮玉祥氏在去冬代表大會之時，即有大救政治犯之提案，數星期前本報亦曾略記之。而此種主張並非個人意見，行將成爲具體的實際問題，此無他，國家絕對需要其愛國的分子合作，而此需要已久爲一般所認識

故也，夫過去政治犯若可不究，則並無觸犯國法事實之學生縱意見偏頗，感情衝動，自當然在優容之列。政府機關所宜注意者，惟在如何杜其潰決，以防範為保護而已。吾人身居平津，對於華北教育之前途尤為繫念。特望此間之官廳及學校當局者，對學生界仍貫徹其保護維持之初衷，不為局部事實動其信念。凡學生之觸犯紀律者，始終以校章解決之。同時對大多數學生，務盡誠坦指導之能事，吾人眼睜誠能動人之說，以為果乘至誠以勸導，未有不生效者。最要在獎勵學生，精研國是，當局者務設法使學生多知時事，並鼓舞其希望。吾深信在中國人自救之大難之下，一切感情思想之歧異，終可融化而為一體也。

第二：所望於學生及指導學生者，近月以來之學生運動，皆團體行動，團體必有組織，組織必有指導者。吾人感覺此等指導者之責任特別重大，而頗盡數言。蓋吾人局外觀察，以為最近如平津學校之若干事實，甚為可慮，如北平高中之事，如北大壓迫赴京代表之事，即皆非增進學生救國運動信仰之道也。學生界首宜以兩點取得信仰。其一：凡行動皆紀律的。其二：勿於學生內部自啟紛擾。蓋須使社會信仰學生界之行動單純而統一，號號而正大，不貽反對者以口實是也。學生界之指導者，須對國事為客觀的詳細研究，須隨時知國事在如何階段，有如何前途。本此以認識學生救國運動在現階段中如何意義，是何種使命，然後審慎地決定其步驟。由此而論，吾人頗疑學生界指導者之認識不盡明確，因而其方法步驟不盡妥當。簡言之，吾人以為欲使學生運動收救國之效果，其對於社會，須以紀律的行為招致同情，以收感化誘導之效，不可急操從事，致有

時陷於無紀律及褊狹之途。吾人以為國事前途。其遼遠而重大，其間之曲折起伏尚無窮。國家各方面之需要鍛鍊者正無限，學生界宜注意於鍛鍊自己，以威格社會，此為其最大使命。倘以為學生界本身在目前局而下即可如何盡實際的職分，因而或以為訴諸直接行動，即可漸達一種政治的目的，此殆陷於主觀的錯誤也。最近國難非常教育之研究甚盛，此學生運動之正文。今後宜專力促進政府及學校當局解決此問題，而學生大衆在國事現階段下宜團結內部，統一意志，以埋頭鍛鍊，從事於此，此外凡足以妨礙學業或招致紛擾之事，皆力避之，此似為目前最急之務也。至於學生內部最宜注意者，首在尙紀律而尊自由，少數劫持多數，或多數壓迫少數，皆非健全之現象。吾人希望全國青年以親愛之感情，乘自由之意志，以一致團結，為紀律的組織的生活，而不顯見學生界本身有用威力起紛擾之事故也。

屬稿至此，知北平清華大學全體教授因學生請求免考而辭職。清華為最高學府，考試乃學生本分。救國運動，須以不礙學業為限，否則將失同情，且勢不可久。吾人切盼清華學生為全國示範，昨日之事宜依教授會之正當主張而妥善解決也。

廓清內憂之亟務 (二十五午二月二十二日)

自去冬華北問題勃發以來，在團結救亡之呼聲中，國家精神上頗有一種進步。惟最近現象，又多恍惚，外患毫末未減，而內憂又已紛呈。國府二十日維持治安緊急辦法之命令，即其防範手段也。

吾人以為此種現象須迅速加以廓清，其方法則須各方反省，共同努力。請試言數點，與海內人士共圖商榷焉。

其一：國府二十日令云：「現代一切國家，凡以充實一切國力復興民族為任者，無不以嚴維秩序為首務。社會秩序，一經擾亂，不待外侮之來，亦陷國家到危亡之地。」此義也，於理於勢，皆為當然。任何國家，不容自擾，任何政府，不能旁觀。故從事救國運動者，事實上必須守紀律，遵法令。否則，不論理由如何，必至受法懲管。干涉而後已也。抑數月以來政府方儆驚焉，研求大計，各項工作，俱未懈怠，此事實也。以強國之大難，安危存亡，繫於此日。一切艱難，固絲毫不容輕率，或以客氣出之。吾人一方尚共慮政府當局對國家大計籌之未周，或為之不勇，然同時不得不望各方之具救國熱忱者，鑒於內外之大勢，願以監督扶助及增強政府之態度，求達合作救國之目的，勿過焦燥，或存成見，致於政府之諸多生無益之糾紛，就學生運動而論，原則上固應自避政治化，恪守校章，不褻學業。蓋號召全國最有力之運動，莫過於單純素樸之學生運動，一涉黨派與政治之濫過，則力量反減少，影響反減輕，且亦勢不可久也。

其二：近時國事有一大激結，而一般新下論說或不欲論者，仍為內憂問題。吾人主張一般學界避免政治化，但同時不能否認國中確有秘密或公開的反政府組織之存在。夫以政府維持秩序職責之必要上，對於任何擾亂之行為及破壞之陰謀，固皆不能放任，今日依然，無可特論。惟自國家救亡大計而言，政府之今日政策辦法，自不能僅以過去之經驗反經為滿足，要宜注重改良，求消融於無形。惟對政府當局之方針實亦如量。吾人

以爲中國今日應簡單立一原則，曰：除喪失中國國民意識，其行爲思想違反國家利益者以外，皆應團結合作。夫政府者，有領導之權責者也。政府誠能本此至公至仁之精神，而以誠意貫徹之，則向之所謂反政府者，其大多數殆能爲誠意所感格，進而與政府合作，此消弭內憂之惟一方法也。爲政治活動者，自有動機不純私而非公之人，惟當係少數，尤其廣大之知識界，其私人生活，多刻苦安分，無權勢之野心。人既不爲私，則雖主張偏激，感情錯誤，原則上定可感化。國危至此，全國充滿煩悶不安之人，而煩悶不安者，實皆國民之好分子，遠優於行尸走肉漠不關心之輩。數月以來，華北危殆，全國擔憂，對此激動之人心，惟宜力加安慰，邀致合作。吾深信在政府健全的領導之下，幾許暗潮，可以消釋，所慮者爲隔閡與刺激，誠恐使原有成見者，更趨極端。本來單純者，漸使敵對，則團結救國之障礙大矣。

其三：特別關於教育問題，希望教育部速參照專家意見決定國難教育之適當新方案，着手實行。蓋察學生界之不安，多由責任觀念而起，即國危如此，上課受考，皆似無益，故爭欲得非常鍛鍊，以爲報國之用。其思想嫌太簡，而動機則甚可貴也。中國國難五年矣，從此尙不知若干年，整個教育之目的，應爲造就擔當國難之人才，不待今日而始爲非常，且與經常成同一之意志。學生界過重視非常云云者，心理上之焦燥使之也。雖然，關於科目設置，教材選擇，及訓育體育上之問題，根據時勢需要，固應有所改法。近日各專家發表意見不少，教育部正式蒐集之材料當尤多，所望迅速籌擬，逐步推行。此對於一般學生實爲重大之安慰。其應注意者，則改革課程，增加訓練，皆教育上普

遞問題，重在實行，勿事宣揚。至於平津學界問題，吾人欲政府權力之施行，始終以達到扶助維持校章校紀爲限，想以愛護青年爲己任之各級當局皆具同感也。

日本之暴力政變 (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東京昨早發生五一五事件以上之大事，其經過詳情，善後辦法，因日本檢扣新聞，尙無詳報。在本文撰稿時所知消息，大概以路透社電訊爲主。惟事件之主要事實，業已略明，即昨日清晨，駐東京之第一師團一隊（據路透消息爲三千人）突占總理大臣官舍等處；岡田總理大臣，高橋大藏大臣（昨夜最後所見日陸軍公報，謂僅負傷），齋藤內大臣，教育總監渡邊大將皆遇害，最後開牧野前內大臣亦生死不明，事發後近衛師團奉命彈壓，秩序恢復，其首領據傳爲大佐野中。東京當即宣布戒嚴令，其後不詳。

本事件之性質，與五一五相類而重大過之。即五一五時，爲少數陸海軍下級將校及一部軍人以外之人，臨時組織團體，實行暴動，大藏總理外尙有被襲者，惟以人少，未達目的，昨晨之變，則爲現役軍官率領正式軍隊一部分之行動，其目標似在對於元老重臣及內閣領袖爲一網打盡之計，軍部首腦亦受狙擊，政治最高幹部一時死數人，誠空前未見之慘劇也。

五一五時，出事後即發表。此次迄昨夜十二時尙未得見東京發出之正式消息。同盟社電訊僅報告已向第一師團下戰時戒嚴令一事（最後已見日陸軍省公報，但甚簡）。此可知問題重大，更超過五一五。惟因此使各國關心之人，不獲早聞事變善後之方法，殊

可憐也。現在根據所知事實以為判斷，則：其一，無論昨早暴動之人數及規模若何，其行動目的即在製造政變，而非叛亂性質，目的既達，秩序自然恢復。昨午消息，東京業已平靜矣。其二，問題善後，甚關重要，昨日東京檢扣新聞，大抵因此。即繼任內閣之任命，與事件之處分，皆須緊急決定，而其事復皆有複雜困難之性質也。

至於對本事件之具體的考察，宜待全部事實大明之後。惟在現時已有可言者：（一）五一五事件以後，本尚有數次陰謀之敗露，只以受阻於未然，其事遂付諸秘密。是以昨晨之變，其結果雖驚人，而由年來日本一部分社會思想之險惡論，則固隨時可有，並不足異。所異者，近月來日本報紙方盛傳軍部統制之已臻強化，而又觀此次之巨變，使世界論者不知日本少壯軍人於政治之急進，究到如何程度？及懷抱激烈思想者之究有若干勢力？與夫日本究如何始能維持國法軍紀之常軌？因而甚疑不解於日本畢竟何所之也。（二）近年之日本情形，殊不能以常理常情論。如五一五事件，處罪之輕，即出於外國人之逆料，永田事件，今方在公判中，為相澤辯護者仍其有力。此次之事，據昨晚日陸軍省發表，謂「青年將校等襲擊之主旨，在以此對外重大之時局，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將破壞國體，故欲正大義以擁護國體。」讀此可以知軍部目前對本事件之態度。（三）日本政治上之善後方法現尚不明，一般外國論者，殆將冷靜注意日本輿論之歸趨及其力量，然後據以判斷日本之前途。誠以據世界之普通觀點，此種暴力行為，斷不能達到改革政治之目的，日本久為法治國，今如是為。而此次遇害諸君，皆為精考重臣，高橋尤負內外之望，衡以東方的忠君愛國之義，日本輿論果對於此次事件作何

批判？以及其批判之有何種反響與效果？皆將為世界論者所注意者歟。至於由鄰人之中國言，中日甚近，糾紛正多，而關心日本，實亦較甚。吾人聞此兇製，惟有代為惋惜。同時則願日本今後之政治家軍事家與其專馳心對外發展，勿寧先整理內部！因日本國民所宜憂者，不在外而在內也。

東京兇變之國際觀

(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東京兇變之善後，迄昨晚尚無確聞。(一)行兇者昨仍盤據總理大臣官舍，據聞正在談判，將許其回營。(二)內閣後任尚未定，呼聲最高者為近衛公爵。現閣員在宮中辦事，以待繼任問題之解決。(三)陸軍領袖昨早會議，與解決時局有關。東京於昨晚三時特任成嚴司令官，一般秩序已照常。(四)昨知高橋仍以傷重殞命，而西園寺牧野侍奉於難焉。

本案發生，世界震動，各國論者多慮日本此後對外更強硬化，極端化，尤推料對俄戰爭之迫近，俄京觀察，亦傾於悲觀。茲將專就此點，加以考察。

第一：吾人不盡同意日本對外關係因此即有急遽變化之觀察。其理由：日本國策早已決於軍部。而軍部主張早為絕對積極。即所謂元老重臣主旨上無反軍部者，最大不過在方法上有所進言而已。而事實證明近年日本之行動，業已充量進展，其未做到者，皆經對國際的軍事上經濟上打算而然。是以即令今後日本政局之變動悉如實行暴力政變者之意，殆仍據現在之打算，繼續本來之強硬與積極。事實上恐無更急遽之變化歟？

第二：是國際影響論，本事件自與日本不利，此無他。英美俄等本已得最重的恐日病，其對策只有埋頭擴張軍備，餘事不談，談亦敷衍而已。最近日本甫有調整外交之空氣，而又出此巨劫，一般西人腦中勢必更認日本國家為不可思議，尤其對日本更感恐怖矣。且國際相與，皆以政府為對手，其判斷一國之政情政策，皆首重其國政府領袖之言動。各國之重視日本外交者，聞此兇變，能不茫然若失乎？彼等今日對於所認為代表日本之政治領袖，方根據其言動，以定己國之對日政策，進行其對日外交，而同時不知此輩領袖之生命能否保至明晨，則尙有何真摯的外交之可言乎？無論如何，此當為日本之重大損失矣。

第三：本案如何處理，及政局如何善後，各國朝野自極端注意之，因藉此可略明日本自身之如何演進也。關於此點，西方觀察或與吾人不同。如昨日盛傳將以近衛與荒木真崎合作組閣，西人一聞荒木真崎之名，或即目為極端派之勝利，實則亦不盡然。察日本今日欲收拾時局，安定軍心，恐實有使荒木真崎登台之必要，真崎受一般青年軍官之同情，恐尤不可少。然要之此為日本內政問題也。至就對外而言，林川島當政，並未表現緩和，斯荒木真崎再起，又安知其必格外猛進。要而言之，日本乃支配於一種大勢，軍事領袖不過順大勢而推行，是則較得一般激烈軍官信仰之人反較易於駕馭矣。惟新閣對此案果如何處理？實可注意。蓋可以表示日本今後對法律對軍紀對道德人道之究極觀念如何，因而於外交上亦將有最後的決定的影響也。

第四：由中國言，中國感覺利害，較其他各國尤切，但我國凡稍能深思之人，當不

說此次之兇變在目前對中日關係有特別之影響。何則？中國對於所謂積極強硬，已慣聞慣受，只有自守一定限度，並不問對方內部如何變遷也。雖然，有一種感想焉：中國人較深切注意於日本之文化及思想，亦較易理解之，此與一般西人不同。吾人若設中日關係不論，而專研究日本己身，則以為若此次之變與日本己身關係甚大。誠以日本現行政體乃據憲法而來，憲法為明治帝欽定，而前者被害諸人或在憲法上有輔弼之重任，或為宮中近臣，直接君主。且其人多為明治以來之勳臣，又不犯法瀆職，今少數軍官擅殺之，而自稱為彰大義護國體焉。日本傳統思想之精華所恃以維新建國者，今已非復在東洋文化中所能理解之正常的解釋矣。其禍其福，日本國民應自辨之。

王寵惠日內入京

（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王寵惠氏已於十五日離粵過港而北行，不久當可到京。此來聞據有胡漢民氏函件，又在粵數日，曾研究大計，有所決定。意者胡之入京，與兩粵今後之態度，皆與王氏在京協議結果如何有關。則王氏此行，可謂近時政局上之重要一幕矣。

● 全國近日大抵甚注意廣州對大局將作何具體建議。據十三日廣州電稱：「王胡等會商結果，決定救亡方法，惟自力更生。其要點，（一）救中國者只有中國人。（二）須上下合作，具委生齊生要死齊死之精神。（三）胡入京，使京粵主張一致。（四）樹立全國擁護之中央政府，集中國力以赴國難。」按此當為廣州官方許可範圍內所發表者，故其屬原則論，無具體策。夫既稱大計，自不容輿論宣洩，且吾人旁觀批評，毋寧以胡

漢民氏近日公開發表之言論或已過多。誠以胡氏本身，為政府最高責任當局之一，中執會常委主席，不能在野論。當此安危關頭，凡領袖人物之言動，其影響國事者甚微也。據此理由，吾人將不期待廣州更發表王氏北上所播之具體意見，而願就所發表之原則加以研討與批評焉。就上述廣州電觀之，第一：其意見重點，在自力更生。易言之，不作架空計劃，俾倖企圖，惟憑自力負救亡復興之責任。此義也，全國任何人當無異議。第二：胡等主張須京粵一致，全國上下皆合作，此亦毫無疑問之當然主張。第三：該電中有一樹立全國擁護之中央政府一一語。此條殆甚關重要。其意似主張須更改進政府，而所謂全國擁護之解釋，恐尚不止於團結京粵，而希望更大規模之合作，此與近時進行調查中之特赦政治犯案似同一動機，而更含積極性者歟？

此外胡漢民氏於十三日另發表長文。解釋民族主義。其警語有云：「我們要發動最大的民族復興鬥爭運動，自力更生，抵抗一切帝國主義之侵略。」「我們今日深懼的，是民族意識之含混，民族情緒之頹喪，簡言之，是民族主義之被遺忘。結果民族淪亡，所謂自力更生，也終於無望，所以我們企求一革命政府，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之遺教，充分激發國民的民族情緒，繼續領導偉大的民族復興鬥爭。我國民與其青年們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激發全民的民族意識，迫使政府依從全民族的固志和需要，做更廣大更普遍的民族復興運動，黨和政府不能如此，必將成為革命的對象。」此與前述廣州電對照，可知胡氏之中心主張，為確立民族意識，振興民族情緒，而發動最大的民族復興運動，其所謂自力更生之解釋在此，亦年來全國知識界共同之認識也。

吾人願總括的路述其批評與希望。曰：第一：國家環境今極險惡，救濟之策，在先除內憂，其問題最大者，在如何消弭各種政治上之歧異，而成立合作。此事重大，非空言所能辦也。是以吾人認為胡漢民氏在領袖地位之人與其旁觀致慨，不如迅速到京，躬自負責推動。第二：導致全國上下合作，須有澈底精神，不容多為例外，前述粵電云，「救中國的是中國人」，是則其當然之轉語，「凡中國人皆應企求其合作」。易言之，除喪失民族意識者之外，皆在合作之列。此當為今日執政之黨所應採取之精神。第三：同時有特值注意者，國家運命所關，不容輕率處理。粵電所述王胡等救亡意見，有集中國力以赴國難之語，此在年來殆早為老生常談，究之國力如何集中，及集中之後是否足赴國難，此皆負責領袖須具體籌策解決之問題。第四：因此國家目前之急需，在樹立真正強固賢明之政治中心。此中心者，實際上足代表現時全國之現有勢力，精神上並足代表全國國民與青年之愛國熱情，同時亦了解其心理，且愛護之。然而關於政策之決定及推行，則此中心團體須自負其全責，不觀望，不推諉，不為虛譽之求，不存客氣之見。此政治中心之人須如一個人，生死榮辱，誓必與共。始則各徇其天良，實其知識，研鑽辯論，不憚求詳，迨一旦決定焉，則共同擁護，共同負責，勿中途而游疑，或失敗而委過。所謂上者能如是，然後可以成「下」。不然，國人尚不知所謂領袖諸人是否真誠為國事而合作，及其合作之是否可久，如何能使全國有「生則齊生死則齊死」之精神哉？第五：中國所缺者，尚非意識或情上之問題，乃組織上之問題。國難過大，經濟力及其他之力又微，組織的政治運用經驗復淺，故最畏者，為人人雖愛國，而相銷相抵，終

成誤國。今日之事，宜先全力健全政治的中心組織，此而成功焉，其他迎刃而解矣。關於此點：吾人亦甚屬望於胡漢民之攜兩粵信任而入京，不然，倘僅存港粵間發表意見，似與國事少益，而遠東時局之機微如此，恐結果且不止少益矣。

今後之大公報

（津滬大公報社評，下期）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

本報以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創刊於天津，民國十五年由新記公司同人接辦，迄今又十年。幸承全國各界之同情贊助，得植其事業基礎，更自本年四月一日即今日起，於上海天津兩地同時刊行，謹乘此機會總述本報今後經營之旨趣，以奉告全國愛讀諸君，而乞其鞭策與呵護焉。

吾人所首願訴諸全國各界並信為各界諸君所同感者，在國難現階段之中國，一切私人事業原不能期待永久之規畫，即規畫矣，亦不能保障其實行。倘或覆巢，安求完卵。藉曰避地經營，實際又何所擇。是以首願我愛讀諸君諒解者，此次本報津滬同刊之計畫，既非擴張事業，亦非避北就南，徒迫於時勢急切之需要，欲更溝通南北新聞，便利全國讀者，而姑為此非常之一試是也。

本報同人認識祖國目前之危機異常重大，憂傷在抱，刻不容紓。回憶十年來服務天津，多經事變，當年中原重鎮，今日國防邊區，長城在望，而形勢全非，渤海無波，而陸沉是懼。尤自去夏以來，國權曖昧，人心憂惶，蓋大河以北四十年來吾祖先發揚文明長養子孫之地，今又成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國難演進至此，已非僅肢體之毀殘，而竟成

願心之破壞。此而放任焉，中國之生存已矣！本報同人自漸瀟灑，徒切悲悚，惟於憂心焦慮之餘，以爲挽回危局之道，仍在吾全國各界之智慧與決心，因而痛感負有溝通國民思想感情責任之言論界此時更須善盡其使命。同人等因願自津滬兩地發行之日始，更隨全國同業之後本下列諸義以與國民相見。其一：本報將繼續貫徹其十年前在津續刊時聲明之主旨，使其事業永爲中國公民之獨立言論機關，忠於民國，盡其職分。同人等重申華民國開國者孫中山先生之教訓，而不隸籍政黨、除服從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報經濟獨立，專賴合法營業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廳或私人之津貼補助。同人等不兼任政治上有給之職。本報言論紀載不作交易，亦不挾成見，在法令所許範圍，力期公正，苟有錯誤，願隨時糾正之。以上爲本報自立之本。

其二：同人認爲在國難現階段，惟民族團結爲自救之路，因此對於凡有國家意識自覺爲中國人者，原則上皆表好意。凡公人行動，苟其動機爲公，縱見解偏頗，原則上亦一律尊重之，所深惡而痛絕者，惟違背民族利益喪失國民立場之人耳，抑團結非空言所致，所貴討論意見，屢結感情。本報深願繼續努力於斯，在法律禁令之範圍內，公開本報爲全國人討論問題交換意見之用。同人深信救國利器爲動員輿論，輿論養成，賴自由研討，其紹介之責，本在報界者也。所願政府鑒於國難之迫切，民心之鬱悶，實行歷次宣言，保障言論自由，俾我全國同業得動員全國報紙以發揚民意焉，則不僅本報同人所希求矣。

其三：關於內政。同人認爲國家現狀，不堪再自紛擾，故以擁護統一和平爲其一貫

之標幟，察同時認識鞏固統一之道，首在政治之開明健全，故其嚮望及督責政府者亦至殷。夫夏以還，默察全國心理，已一致集中於救亡。舉例言之，政府領袖之辛勤，全國學子之奮發，皆同一志趣也。然不幸因各方地位有異，見解難同，政情既複雜，而現象有矛盾，故存全國一致決心救亡之空氣中，而仍多感情思想之扞格，此悉為目前最危之現象也。同人等願本其良知之詔示，竭誠為調和疏解之呼籲，當儘可能，剖析事實，衡量利害，不畏強權，不媚時尙，期以公正健實之主張，化全國各種感情思想上之歧異。雖然，在今日限制其多之報界，此志固不易達，惟電勉為之而已。

其四：關於外交。同人之志以為國家雖遭遇非常，吾民不應失其理想與常度，中國雖危弱，但對外應守合理的遠大之方針。夫問題最亟者，莫若對日。吾人所見，以為東亞兩大民族，將來必有互尊互親之日，其關鍵則在中國之自立自強。本報十年來甚注重中日未來之關係，故近雖嚴正反對侵毀中國主權之軍國主義的政策，但從不漠視日本國家與其人民，今日者，兩國關係愈增重大，吾人願依其初志，更努力伸張吾民之公意，期免遠東之浩劫，同時將不斷紀載當前之危機，喚起全國之奮發。至於我立國精神，原為人類平等，故世界禍福，皆所關心，各國友誼，皆所重視，此則不待論矣。

以上四者，為本報旨趣之大端，亦過去愛讀諸君所共諒。雖然，今日者，就報業論，障礙太多，就國事論，局勢奇緊。在今後中國自決運命之嚴重期間，同人等對於中國言論界究能有所貢獻，其貢獻究能存於國事有萬一之神益？則殊非同人等所忍言。惟望全國各界鑒其愚誠，與以踴躍，使同人等若干自信為真挚之感情，與其粗淺之見識，

在全國同胞團結救亡之途中，得略收鼓勵及參證之效焉，則幸矣。至於今後本報紀載之更求充實，研鑽之更期深刻，調查之更望普遍南北，所志固然，殊無自信。今日先特刊華北經濟專號四頁，以爲在滬刊行之紀念，將求全國同胞刻刻不忘北方！此後對於建設上諸專門問題，願加意介紹之，惟乞各界賢豪之贊助而已。

改善取締新聞之建議

（二十五年四月二日）

本報在津滬同刊之計劃，已於昨日起實行，其旨趣昨已略述之。吾人於此，熟察國家大勢，內省報界職責，以爲有首盼中央及各省當局注意者，爲亟須改善取締言論之方法。請陳其故，幸垂察焉。

去年以來，凡論救國方略者，莫不以民族團結爲第一義。顧團結何自成乎？假令一般知識界人欲言者不得言，欲知者不得知，其感想如何，恐去團結之階段遠矣。夫團結云者，全國有知識人有同一之事實的認識，而爲同一的情感所鼓盪，遂自發的集於救國大纛之下，擁護政府，共同邁進之謂也。此所謂同一的認識與情感，在國難現階段中，本極易得之，國勢如此，認識何難，人同此心，不需鼓盪，故去夏以來之最重局面，本爲促成全國團結之最好機會也。雖然，有問題焉，蓋一般所認識者，徒爲事實大概，而不得其詳，當局者知之詳，籌之審矣，而勢不能家喻戶曉之。況事關國命，實重而艱，任位者之苦心，與不負責者之焦慮，情感雖同，結論或異，於是或不滿或不諒之心生矣。然僅此猶無礙也，蓋苟能就可能範圍多方以增加國民之認識，同時多方以團結其感情，

則不滿不諒之一部分心理終可易爲信任與諒解。最後除有私心有野心之極少數人外，將能一致，而此極少數人，將爲輿論所擯棄，是亦可無礙於團結矣。吾人持此見解，本抱樂觀，惟最近則頗懷憂慮，並認爲其關鍵之一，卽言論自由問題。吾人廁身報界，深知當此國家緊急時期，政府對於取締言論紀載，有其不得已及必要之理由，其所難者，爲取締應限於最重大之事項。關於此點，中央本定有原則，卽外交軍事財政之機密，不得紀載，危害國家利益之言論，不得刊行。此當然之義，全國亟應遵守者。然所慮者，各地取締之方法或有超過此根本原則之時，譬如各界討論國事之文字，若其本質上非反動宣傳，則雖意見與政府出入，利在許其自由發表。人民有擁護政府之責，同時亦俱有批評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擊官吏一部分行動之權。倘不尊重此權，則無所謂團結之可論矣。至於事實之禁載，則須限於極少，尤其對外問題，利在多發表事實，如華北危急，全國關心，輿地當局，義應亦利在使全國隨時得知華北所發生及遭遇之事實。中國各地有外字報，或外人經營之漢字報，中國報受檢查，此輩不受，外報雖盛載謠言，國民亦不能判斷之。夫報紙者，國民之耳目也，倘其所欲言者，報紙不能登，其所欲知者，報紙不見載，是耳目閉塞矣。既傷其情感，復不能使之了解事實，將何以謀全國之團結哉？又有一義焉。各界之間，不免有爭執，如近時南北偶有之學警糾紛，糾紛則有兩造，而兩造皆政府統治下之官吏人民也。倘報紙只許載官廳之公佈，而不得載學校當局之陳述或主張，則恐惹不平之感矣。政府處理此類事件，宜一以法律與事實爲衡；對各造皆許其自辯，而據事實與法律解決之，孰能有異言哉！報紙地位官爲一切人之喉舌，官

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現於報紙，能如此，則人心翕然矣，此誠易如反掌者也。吾人因近月來之感觸，歸納一點，即希望政府改善新聞檢查辦法，謂宜（一）凡禁載及注意事項，由檢查機關列舉通知，其事項應限於中央過去決議之原則，此外概不禁載。（二）對各地報紙，於其出版後檢查之。如有違令違法之事，依法辦繩，而廢止檢查稿件之煩苛辦法。（三）對於各界人之公表言論，力採寬大主義，凡批評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動者，除非其主張有陰謀反動之嫌，概不禁止。吾人以爲此乃目前可行之簡易主張也。近數月來，深感政府當局精勤治事，聲創多勞，而政府與文化界之精神的聯繫反有遜於數月前之穩固，此殊可惜，而且可危。是宜先使全國憂時愛國之人，自由言其所欲言，而知其所欲知，而後政府當局之精神易於貫徹全國，民族團結之基礎在此，報界本身之關係，則問題之小焉者也。

中國青年與日本

（二十五年六月一日）

年來吾人嘗深切感觸，以爲日本國民對中國青年問題，宜特別留意與相當同情。

其理由不必贅論，蓋此中國大陸之前途，無疑的將爲此輩青年負荷而進，而其志氣才能足以勝之。中國現已有不少之青年技術家，其工作之效率，道德之標準，體格耐勞之程度，鑽研技術之熱心，足以匹敵久遠國民而無愧色。中國過去，有士大夫階級，其末流陷於文弱無用，今則此階級已不存，今之每一青年，皆求爲和平事業之工作者。中國今日之問題，爲工作者數目不敷用，經驗不宏深，而此等缺陷，將迅速彌補之。中國

在不遠年內，即將有充足用之工農技師家，科學研究者，與夫一切厚生利用事業的建造及維持之人，同時將有充足用之各等級各部門忠誠服務之官吏，又將有無數之小學教育者及從事農村運動者，其人將俱安於薄薪，而不憚勞瘁。

中國青年過去易陷於好逸惡勞，今則不然。今日試參觀全國任何地方之中學，將立時感及青年風氣之不變，蓋皆樂受任何嚴格的訓練，其體力亦足以任之。尤值注目者，中國女子在過去為世界最纖弱之人類，今則凡受教育之女性，其精神體力，與男性無別。夫論者慎勿以都會少數人驕奢淫逸之風氣例全國，全國學校青年，無論男女，實皆一較質樸。女子並不喜裝飾，不求虛榮，使起前世紀人於九原，將震驚於風俗之不變而不可辨矣。

吾人並不以青年現狀為滿足，但深信今後定更有健全迅速之進步。其原因無他，即中國青年現處於不得不反省不得不覺悟之環境中，此環境之鼓舞力與警誡力，非常偉大。除非下愚之人，孰能不痛感責任，勉求為支持中國命運之工作者！中國教育家對於青年問題，固亦常致忠告或勸勉之詞，實則今日教育青年者乃青年自己，其原動力即對於保國保種之責任觀念。教育者只須善加輔導斯可矣，大勢上絕無退步或墮落之慮也。

吾將進而希望日本人士特注意於中國青年，而將先論中國青年之思想趨向。吾人願勸日本朝野明白認識者，中國青年思想，絕非佞陰自私的國家主義，亦非左傾的階級主義，青年一般不囿於任何黨，不盲從宣傳，不崇拜權勢，非本國政治勢力之所能左右，更非外國勢力所能牢籠。且中國青年近年對於國難之態度，絕非反日抗日等名詞所可形

容。蓋根本上只爲自立自存之責任觀念所迫、其所期者，惟國家之獨立，民族之幸福，其感情爲真摯的，同時爲反省的。現在中國一般青年之腦海中，不知有黨，惟知有國。且已能深刻認識日本，其自己立志之目標爲與日本青年同樣能勉力學術、服務國家，而爲有用之人。其國際觀，爲合作，爲平等，最後目標，爲人類共同幸福。其於目前中日問題，明強弱，辨利害，絕非過去之淺薄，其不甘於放棄者，只國命耳。吾固有感焉：世界白種國多，黃種國少，今之世界在科學上工業上經濟上軍事上依然爲白種優勢之世界也。黃種強國只日本，而其志在緝東亞以超歐美，然試環顧四周，嫉忌而與之爭者何限，是爲日本計，當然須覓同伴，則自宜求之同文同種之中國，是則當然應同情中國青年，期待兩國青年之合作提攜。此無他，中國青年今日精神上已爲中國大陸之主人，五年十年後，即實際負責焉，其關係之重可知矣。日俄戰後，中國學生負笈東京者，一時逾兩萬，適文部省頒取籍規則，留學生大譁，然風紀實劣。湘人陳天華憤而投海，遺書以諫，謂放縱學劣不能成事。今日之中國青年，非三十年前之比，陳天華當年以死諫爭者，今幸免焉。中國青年之風氣及其重要，中國人且往往忽視之，日本人士恐更不詳。吾深望彼邦識者高瞻遠矚，研討及此。凡對華行事，宜以普通中國青年之願望爲標準，將來東亞安全幸福，由兩國文武青年協力謀之，此吾儕所切禱者也。

消釋內憂之道（二十五年六月八日）

粵桂形勢，輾轉不詳，其中有謠，有非謠。如日所傳桂兵已入湘境到衡，謠也；而

粵桂自組聯軍，宜言對外，則非謠。近來當局者只努力開謠，而於如何消釋內憂，尙未聞有實質的談論。就目前說，殆不能否認政局之緊張，且令人痛感國家正受嚴重的不利之影響。

吾人以爲挽救危機之道，第一須責成西南尊重職守，維持國家常軌。夫國危至此，雖三尺童子皆知呼號救國；然在負政治軍事責任者，則主張態度，皆須慎重，且必依軌而行，否則徒暴露國家組織之不健全，是救國反足以弱之也。中國今日處非常境遇，華北時勢，剝刻增人煩憂，國家存亡興衰之一大問題展開於眼前。當此時也得各方負責官吏尤須共同協力，增強國家權威，俾政府能於外交上盡最善之努力。其事甚簡，即凡關大計，建議而不宣傳，更無單獨行動。軍人言行，亦應謹慎。誠以軍隊性質，貴守系統，尊紀律，重機密。其盡職國防，自應集思廣益，共同研討；然行動主張，却不許有部分的表現。不然，則失國家建軍之效矣。民國過去軍人喜發表通電宣言，此實國家弱點。近年以來軍紀確立，軍令統一，全國軍師長精勤服務，而不發表政治外交之言論，此乃中國軍事上一大進步。今日何日，更須確保軍隊之統一性，方有救國方略可言耳。根據此義，願西南軍政當局熱察國難之重大，及本身之職責，發言行事，宜努力慎重。近自定軍隊名稱，別爲組織，此尤足減弱國家之力量，且有導成嚴重內憂之可能，願西南當局更考慮之也。

自西南執行部政委會二日通電後，政府檢查機關對時局紀載限制甚嚴，其意當在顧外交，免激動，惟廣州報紙則早爲公然之宣佈。吾人業報者對於檢查機關之方法標準，

向持異議，然今日則並不羨廣州同業之自由。何則？假定京滬平津或遠如重慶西安，倘亦如粵報近日之紀載，將隨時成爲外交上之糾紛。然近日西南之言論行動，則日方始終認定爲西南對中央之抗爭，絕不理會其主張與表示。由此可知西南此舉之實際的影響效果何在也。吾人向稱揚西南對建設之努力，對李白諸氏甚佩其精勤，然不能不警告彼等，務宜熟察全局，勿以愛國之動機更增加國家之不利也。

雖然，西南與中央隔閡已久，其真相不能盡明，要之定非僅關於主張政見之問題。故事實上之安排得宜，及情感上之竭誠疏解，當爲最需要者。吾人甚惜中央蔡胡八委員赴粵空歸，未有政治談話。今日何日？對內有國民大會之籌備，對外有華北危局之支撐，西南諸人自亦必嚴重關切，故八委赴粵之未能作政治的協商，甚可遺憾也。側聞中央當局近正努力疏解，是頗宜乘楊德昭諸氏入京之時，速作具體商討。幹部諸人並宜盡力，即如有疑忌之點，應設法改善，先求絕對緩衝，再進而討論政治外交。吾人願中央西南當局一致認識者，國民對於日來之內亂謠言的疾首痛心，認爲不可想像。萬一不幸，潰成自殘之惡劇，大局更不堪聞。近雖各方闢謠，但事實的演進如何，各當局者須對國民負責善處之。

粵局解決後之政府責任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舉局已定，桂將繼之。多年所謂西南問題者，轉盼一掃，政令軍令由是統一焉。此誠國事之一大進步也，雖然吾另有感。

目前已論之，粵局解決之日，即政府責任加重之日。此無他，粵桂成獨立之局面，自一變意義，仍足為政府卸責分謗。譬如過去，遇內政外交不能推動之事，尚可云此統未成故，粵桂障礙故。自今以往，則完全在中央肩。吾故曰：粵局定，而政府責任加重也。吾人觀察大勢，以為中國今日亦至安，亦至危。何謂至安？統一大定，不虞分裂故。何謂至危？人心頹，而待團結故。吾人以爲中央今後能否善盡保衛國家之責任，繫於能否得到全國有良心者之一致擁護與合作。關於此點，今後有特努力者尚多也。政府中人宜常反省以下數點：（一）過去八九年間之政治，迄未全上軌道，亦未能杜絕貪污。一部分高級人員放棄革命者之志，而官僚政治化，以致誠摯人民之信仰。（二）因政治無澈底之刷新，而徒見統治之強化，致使一部分知識分子不能心悅誠服，而感覺壓迫。（三）因經濟恐慌增加一般生活之不安，其中以農民之痛苦與知識分子之煩悶，尤為可憂。（四）國難日深，危亡可慮，一般對政府之責望，遂不得不嚴。綜合論之，近年國民之擁護統一，維持政府，乃因外患逼迫使然，非政府施政之信用得之。蔣委員長為全國多數公認最奮鬥努力之領袖，然苟論政府政績，則半年以來始差強人意耳。是以中國近年政治上表現之偉大的向心力，乃外患所促成，非政績所取得。凡有良心與常識之國民，雖覺悟擁護統一為救國禦侮之前提條件，然同時實有不少之人對政治前途仍抱憂疑，此事實之現象，不容為諱者也。吾人於粵局底定後，向政府表示之第一希望，為加倍注意文化知識界之合作問題。側聞黨國大計，本擬於國民大會之後，開放政治結社之自由，是則在國民大會以前，即當有所表現。如取締集會統制言論，俱

宜儘量寬宏。對文化知識界之各種言論行動，除非有礙治安，務宜加以諒解。夫為國事有所行動與主張之入，純潔者多，有特別作用者極少，舉其意見有偏，宜懇切指正，不必干涉。對學生運動，尤愛護到底。凡政府當局者，必須有傾聽一切反對言論之雅量，及尊重一切人民權利之至誠，方可以領導全民，完成救亡建國之偉業也。吾人平居偶念，以為為政府計，如帶兵十萬之陳濟棠，原不足畏，而一純潔愛國之獨立職業者，或一學生之批評感想，則足重視。何者？此中含有真摯的輿論成分故也。吾人稔知中央當局有與民更始之決心，粵桂事了後，政治上定有進步。今以感想所及，更喚起其注意如此。各省市軍政當局俱宜翊贊中央，多為攬集人心而努力也。

救國根本在政治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粵局解決之意義，為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統一障礙之消除，此誠千載一時，政府與國民俱應珍重此時機，深切反省，澈底努力，而政府責任尤重，吾人日前已論之矣。

吾人今願就救國之根本問題求當局注意，曰：年來因外患之緊張，使全國論壇幾無暇注意及一切政治上之經常問題，政府心理恐亦類是。此環境使然，但並非健全之現象也。吾人深信救國根本在政治，政治根本為人民。在任何形勢之非常時期，救國與救民不容分論。蓋實際上非使人民有力，非使人民之一致共同奮鬥，則國家應付非常之力量不能臻於偉大也。吾人過去因外患緊張故，因內憂繁多故，對全國各地關於人民生活及其權利之問題，未能儘量代為呼籲。今者統一完成，政府鞏固，從此真入於救亡建國時

期，則誠不能不多爲此種根本問題之討論，以期勿負此千載一時之良機。

然則其道若何？曰：政治之事繁矣，將只舉扼要之數點。夫自十三年以來，全國之同情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者，爲完成辛亥以來之革命；其所期待之政治，爲革命的新政治。十七年以來，外患內憂，重重壓迫，政府當局力不從心之事甚多，故可諒宥宜諒，然應責者不能不責。今日之政局，爲十七年後政府最足有爲之時機。往者不論矣，自今爲始，必須澈底求政治全般之革新，以慰國民十三年以來之望。吾人以爲此乃今後救亡建國成敗利鈍之總關鍵，而不存外患之張弛緩急如何也。至於具體條件之最要者：（一）絕對廉潔。數月以來，中樞刷新，成績良好，政府信用，已增高不少。雖然，不能以此爲滿足也。十七年後政治上之病根，非一朝一夕所可消除，端賴積極努力，步步改進。自大體言，應使主計審計兩機關充實組織，提高權威。無論內外官署，苟有違法支出，甚至濫職營私之事，一經糾彈，皆澈底處分。國民政府之監察權，應使其更能發揮效用。所有國營事業及一切關係國庫收支及購料等事之機關，更嚴加注意。倘發見弊端，不論何人，依法懲處。中國每年造就之專門人才及中上級公務員之優秀有能力者異常之多，正宜促成旺盛的新陳代謝作用，以期漸達革命的政治之完成。（二）擁護民權。近年各省創辦新政，頭緒浩繁，惟實績未如預想之良好，其易有之弊，爲忽視民權。如禁煙、善政也，然往往行之不善，下級官警往往有凌虐人民之事，而政府不得知也。又如築路，人民參加徵工，爲其應盡之義務，然官吏必須親切待遇之，凡人民之困難，宜爲顧慮。惟實際上各地執行情形則不能一律，政府當局亦無法洞悉也。吾人以爲政府宜以

命令或其他方法，誥諭全國大小文武官吏，無論何種施政，務尊重民權，切實保障。政府宜有稽察之組織，考核各級官吏與人民之關係，最宜為廣開言路，使各省各縣市人民得揭舉官吏惡政，而政府保護之，尤禁止對人民為法外之激發需索。人民財產及營業，尤更有切實保護之方法。總之新政之成績不能論數字，應論民心。人民喜悅之政治，始為真成乃之政治也。（三）解除農困。農民問題為政治上第一問題，此人人所常道者，政府甚注意之，然難獲速效，此亦事實所限，無可如何。雖然，有政府財力不能為者，有能為者，全國情形有最急者，有次急者。吾人惟求在政府力所能為之界限以內，對於情形最急地方，先為必要之設施而已。今年長江一帶有豐收之象，此誠國家地方之幸。目前全國中情形最緊迫之農民，首推甘青寧。青寧殆為全省，甘肅則河西最苦。吾人所聞之人民苦痛多矣，恐未有過於甘青寧者。艱苦之農民，除死或逃之外，在現時之軍政現狀下，斷無法忍耐也。然此事救濟甚易，政府應負擔該地方駐軍之餉，而禁止其激發。其違令者，政府應有保護人民之責也。至關於一般農民之問題非此文所能詳，茲僅揭一標語曰：救國須救農，而顯與全國論壇更具體商討之。

本報復刊十年紀念之辭

（二十五年九月一日）

本報以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創刊於天津，主之者為故英斂之先生，入民國後由故王觀三先生接辦，至十五年因故停刊數月，改歸現在服務本社之新記公司同人營業，以是年九月一日繼續刊行，今日適為十週紀念。本社於今日特製十週紀念章，贈與服務十年之

職工三十八人，津滬兩社同開紀念會，並發表舉辦科學文藝兩種獎學金，聊資紀念。同人念十年來所受海內讀者同情之厚，回顧前蹟，悚惶無已，惟自陳十年來經營之得失，更祈讀者諸君之愛護鞭策焉。

本報於十五年復刊之始，規模狹小，全體職工約七十人，因中途退社及死亡，今在職者三十八人。社長吳前溪先生去冬辭職，只任公司董事，同人惜之。最不幸者，為何君心泠之早亡。現時全體職工增至七百人，僅職員約二百人。十五年九月一日印行兩千餘紙，今津滬合計，逾十萬紙。復刊第一月總支出，約六千元，今津滬支出，不下十萬元。最初印報機為小型平面機三架，今用高速度輪轉機，現時全國分銷機關，共一千三百餘處，除東四省不能寄遞外，行銷遍於各省。今春感於時勢之需要，自四月一日起於滬津兩處刊行，銷路愈增。其姊妹事業，國聞周報亦由兩千部漸增至兩萬餘部。此十年來事業進步之梗概，全出於讀者同情之厚賜者也。

同人自復刊以來，常以本報之經濟獨立，及同人之忠於職業自勉。此物艱澁，幸獲有成。回憶十年經過，除第一年入不敷出，耗用股本之外，未幾即漸達收支適合。邇來工場設備之發展，皆以營業收入充之。現時工場財產，價值約四十萬。皆自然發達而來者也。多年因紙料昂貴，經營困難，三年前始漸有贏利。同人審念，為保持職業神聖之計，對於職工福利，須有設施，故自前年起，創設養老備險諸基金，專款存儲，月累歲增。果卒而事業長久，凡我職工將不憂老病死亡。至於照章攤派紅利，及工友教育衛生諸設備，其事尋常，不必列舉。同人微志，願為中國社會完成一經濟獨立的言論機關，

同時爲我千百職工建設一鞏固安定的生活根據。雖十載經營，稍具基礎，然念來日之大難，惟有與國家社會同其休戚而已。

至於十年來辦報之得失，亦有願自陳述者。茲舉數端，敬承教誨。同人自然差堪告慰於讀者諸君者，約有三點。其一：中國社會對於報紙及報人久無正確之認識，蓋於報紙使命及報人職業之重要，多未有相當之體會。然此不能盡責社會，亦願自責自勉。同人十年來雖服膺職業神聖之範，以不辱報業爲其消極的信條。雖技能有限，幸品行無虧。勉盡報紙應盡之職分，恪守報人應守之立場。十年來中國報業蒸蒸日上，同人躬身其間，幸未辱及同業。其二：本社爲私人營業，同人爲職業記者。故其所採方針，類於外國無黨派之普通營業報紙，蓋以採訪事實，紹介輿情爲主。同人自信，不敢存成見，有偏私，兢兢自守，十年一日。其三：同人學識稍陋，對國家社會之重大問題，不能有良好之貢獻，惟苟有主張，悉出誠意，國難以來，憂時感事，晨夕不安。但本良知發言，不計利害毀譽，錯謬定多，欺罔幸免。以上三者，同人之所自信也。雖然，愧念十年來全國讀者愛護期許之殷，及國家社會需要報業解決問題貢獻意見之切，回首前塵，驚心今日，誠不得不深感其能力薄弱，有負讀者。蓋同人嘗念其有應盡之責任而未盡到者：第一：報紙生命，首在新聞，蓋應能反映中國之全部重要問題，以滿足救亡建國途中國民之一切需要，所志宜然，未達萬一。第二：尤缺陷者，各國報紙近年莫不注重關於國民經濟之紀述與主張，中國亦亟需之，同人雖頗努力於斯，而十年未邁初步。第三：近代報紙本有國民外交之意義，以擁護國家利益爲其主要使命。本報復刊以來，雖甚留意

於外交問題，然猶常憾見識不足，或主張不勇，故無曲突徙薪之功，徒感焦頭爛額之痛。第四：報紙為人民共用之工具，凡各地疾苦，各界怨悶，皆宜勉為宣達，以期政治日新，此雖同人素志，而實掛一漏萬。第五：同人篤信輿論之鍛鍊，賴於知識之集中，故十年以來，祈求各界權威與之合作，辱承不棄，常得有披瀝專家意見之光榮。然所借者同人努力不足，未得普遍求教。第六：現代報業除刊行報紙外，應為社會實際服務，凡社會應倡行之事，報紙宜為其先鋒或助手。同人審知此義，然限於人力財力，未能有所發揚。此次舉辦科學獎金文藝獎金，僅表紀念之微意耳。以上諸點，僅具梗概，實則社會同情過豐，同人智能過少，缺憾無窮，不可罄述。今當十週年紀念之日，然不能不權述衷曲，以求讀者諸君之鞭策者也。至於同人今日對國事之感想，則回首民國十五年今日本報復刊之日，正國民革命軍過汀泗橋將達武漢之時，蓋本報再生於革命大動盪之始，而逐漸成長發達於北方社會，中經北伐完成，以入近年之國難。凡此十載滄桑，莫不目擊身受。居今論事，則甚感國民精神因逆境而進步，建國大業，定將漸成就於憂患苦痛之中。惟就同人而言，則十年來徒隨時勢而悲喜，常顛倒興奮於希望與失望，自愁與自解，或憂傷或憤焦急企盼之各種情緒間，十載紛紛，都如昨日，其所得結論，徒為自慙無能，今願請罪於全國愛國同胞之前，此後更盼全國知識界之不吝指導也。

民國二十五年國慶紀念之辭

(二十五年十月十日)

今日為民國二十五年雙十國慶紀念之日，報紙例有頌祝之辭，而本年今日尤有可祝

者在，諱陳所成，惟國人察之。

一、本年本日所以異乎往歲者，曠為全國統一，人心團結。夫敵國外患，世所恆有，祇須舉國一心，則多難正可資以興邦，而默察古今中外國家民族盛衰起伏之局，更可曉然於內外相維互成因果之理。夫觀中國歷史，外患最劇烈之時，必為內政最黑暗之會，反之，而國內振奮，上下翕然之際，任何外侮必皆消滅。中國之困辱危弱，至於今日，已達極度。迴溯往跡，何莫非精力內銷，國力不能集中之所致。幸而割巨痛深之餘，國人漸知警惕，三年以來，有力者聞，分者復合，冤親攜手，而國民策進統一之勢力，亦復興年俱進。故政府竟能在艱難困苦中稍稍效力於扶危救傾之若干工作。春間兩粵事起，陳部將領反對內戰，危機一轉，其後桂省善後，發生波折，相持雖久，卒仍進於和平妥協之境，此皆天相中國，人心改變，乃克有此。痛定思痛，彌可珍愛。願國人此日紀念先烈創建民國之功績，蓋當懺悔過去分裂國家破壞大局之罪惡，而於統一完成之現局，以欣以祝，加倍維護，以保此復興基礎，此今後人人應有的責任也。

二、中國數千年以和平立國，與世無爭，其末流至於國力衰弱，人心萎靡，國苟安而法於奮鬥，好瓦全而畏懼強權，此種退避消極的民族性，在今日武裝競爭弱肉強食的世界，直無立足之餘地。現在國際外交方在調整清算之中，疾風暴雨，隨時可至，禍福利鈍，渺不可期。計惟有據此全國統一之局，益振人心團結之效，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智力，靜待政府之最後命令。果其強者悔禍，橫逆緩和，使吾人尚有休養生息從事建設之機會，則誠望外之幸。會當釋嫌修好，開拓東方民族的新生命。如日不然，則此四萬萬

優秀民族，迫不得已，爲民族生命國家體面計，不能不號召約束，加緊結合，下乾坤一擲之決心，爲全民殉國之壯舉。縱令刀鋸在前，亦應堅忍以赴。吾人深信同歸於盡之餘，楚雖三戶，事猶可爲，民族運命，依然悠久。此在紀念辛亥革命成功之今日，全國上下，概應以一身一家與整個的國家民族共運命自誓於爲解放民族復興中國而犧牲之諸先烈靈前者也！

三、吾人經過建國二十五年來之艱難困苦，對於國家建設得一明確的認識，卽現代的國家之成功，無捷徑，無巧法，愈是行遠，愈是正途，而一切苟簡取巧之辦法，概類畫虎不成，終至徒勞無功，其總括的方式，卽科學化是也。中國過去未嘗不講科學，未嘗不言建設，顧以認識不真，信仰不堅，了解不普遍，故往往一曝十寒，或則求之太急。實則歐美各國以至日本，富強之基，概在科學。而日本提倡近代科學，初不較中國爲先，祇以教育普及而信仰堅固，故科學之功用大見。中國現在無工業，無國防，其癥結在無科學基礎，而國論之艱難，亦緣普通人士無科學頭腦，思想未受鍛鍊，故國論統一極難實現。今後無論國家運命如何，要須大規模普遍地提倡科學，從社會日常生活加以啓迪，使人人能格物窮理，以進於利用學生富民強國之途。此固政府應盡之職責，科學家應有之努力，然而社會公衆亦應集合羣力，加意促進，以期規模廣大，收效迅速。本報爲紀念復刊十週年起見，特於本年九月一日宣布設置科學獎金，聘請先進專家，舉劄主持，承各門大師名宿俯允合作，爰於今日公布章程，以策進行。夫科學範圍，本甚廣闊。以言提倡，應無畛域。祇以本報之力極有限度，用特先從純粹自然科學入手，其

他惟有待之將來。抑國雖嚴重至此，建設大業應取急進，而建設基礎之科學尤非急起直追，切實提倡，不足以促進國家現代化之速度。本報棉力薄弱，萬萬不敢言提倡、用於國慶紀念之今日，鄭重誠摯。更向全國各界有力者敬致呼籲。尙望各就觀點，分別設法獎掖，務使重視科學信仰科學之風，在知期內普遍全國，以期國家建設障礙消除，基礎確立，轉弱為強。肇端於此。此吾人所願為全國請命者也。

總之，中國自統一完成，剝極必復之機運已肇。祇須全國上下沉着堅實，不畏難，不取巧，依正當途徑，爭取自由獨立，努力復興建設，國家民族之前途光明必不在遠。願國人淬厲奮發，踴躍興起，勿復自餒！

哀匪軍（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綏東告緊以來，吾人常抱一喜一悲之心理，近見全國各界尤其男女青年學生，衛國勞軍之熱誠，證明中國在精神上日有進步，而同時對於王英等輩之違背同胞公意，禍國自禍者，雖痛惡其行爲，而實亦抱無涯之悲感也。

據傳日本當局曾告我方，綏事乃中國內部之事，與日本無干。夫自民族的立場言之，無論綏事背景若何，王英等及其部衆實皆中國人也，當此全國邁進於統一建國之時，何以尙有中國人爲如此不肖之事？同時吾人不解何以此輩中國人如此自甘暴棄而不悟？與念及此，殊感可哀矣！

吾人本願至誠開明之精神，寄語王英等諸首領及其部衆曰：生死者人類之大事也，

人皆一生。皆有一死，故生不可徒生，死不可徒死。抑戰事者危事也，故赴戰者莫不備死，今問匪軍爲何理由，有何意義，而甘於趨死？爲誰而戰？爲何而死？此在他人不過評論之語類，在匪軍則切身之惟一大事也。人皆有死，故死不可畏，然匪軍本有生之道者也，果何所爲而自速其死？夫匪軍之首領及其部衆皆中國人，皆有父母妻子，有親族，有朋友。常人之死，其親故皆哀而念之，今匪軍一死，則父母妻子不能憐，親族朋友不能諒，全國同胞後世子孫永遠唾罵其爲危害祖國之匪，如此以死，豈不大可憫乎？綏邊千里，今方大雪，匪等每月只領數元錢，冒寒凍，忍飢餓，受人指揮，以攻其祖國，一旦戰死，暴屍荒原，供虎狼之贖食。從此萬劫千秋，永沉黑暗，中國民族歷史上只記匪等總賬曰：某年月日，某某匪軍若干人於某地遺屍若干具以遁耳，以視衛國健兒生而受同胞讚揚，死而作神靈崇拜者，榮辱之間不亦太相懸殊乎？匪軍試看衛國諸軍隊，在血統上皆同國之人也，自匪軍進犯，全國男女老幼莫不馨香禱祝國軍之勝，而紛紛致其慰勞之誠，數齡學童致傾其糖果積成之撲滿，以慰諸前方解匪之軍士。夫全國同胞本若一大家族，其人數有四萬萬以上。今者此四萬萬同胞對於衛國軍人莫不致其親愛精誠，顯其建功，祝其幸運，生則親之如手足，死則敬之爲神靈，凡全國軍人，今莫不受同胞此等鼓勵期待，是不僅綏東前線之駐軍也。且軍隊以外，凡中國鄉民皆願受組織訓練，以負衛國保鄉之任務，此等鄉民之受崇拜尊敬，亦與正式軍隊同。匪軍試思國軍官團，勝則常享榮名，即死亦永受膜拜，則一生要爲不虛矣，若匪軍之如草芥如雞犬以死者，相去豈不太遠乎？吾人今本同胞之情誼，對王英等輩願致最後勸告曰：從速歸順，莫

辱求榮，夫匪軍部衆原爲脅從之愚民，毫不負責，其首領等輩則要有普通常識，或涉世甚久，今試清夜自省，如此叛國，果爲何來？對國軍義乎不美？對自己悔與不悔？夫靈台平時受環境之脅制，不能擺脫，今在前線，正悔悟之時機，一念變更，榮辱易位。吾人深信政府必能寬大收容，同胞公論亦將稱讚反正，絕不歧視。匪軍要免死，要做人，此其時矣。今者大兵日集，國論發揚，無論環境演進如何，將決心殲滅禍國匪軍，故罪等不悟，絕無生理。諺云：「爲他人作嫁衣裳」，言其不合算也。今爲他人捨其生命，祖國受損害，自己作枯骨，此而不悔不悟，則真頑愚不可救矣。王英等以爲何如也？

綏北大捷之意義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國軍二十四日晨收復百靈廟，爲綏遠軍事之一大勝利。茲將說明其意義，並改其希望於日本朝野人士焉。

截至百靈廟之役，國軍新奉命入綏之各部隊，尙未參戰，其衝鋒陷陣以建奇功者，尙只屬平時駐綏之一部分軍隊。匪方有飛機掩護，示威投彈，國軍傷兵多爲炸傷，但匪方傷亡超過數倍，我空軍尙在待機未動焉。今欲明國軍勝利之意義，應知三點：其一，漢蒙人民之援助。世人論綏事，不可只注意軍隊，應注意人民，尤應知蒙漢官民援助國軍，關係甚大，意義甚深。試觀紅格爾圖之役，民團助守，蒙兵進攻，故能以寡兵奇勝，搗破逆巢。又觀百靈廟收復之後，達爾罕旗官民歡悅，爭來慰勞，此足證國軍勝利之一大原因，爲軍民合作，漢蒙一致，較之匪方違公意，擾地方，爲人民痛恨者，適爲反

比例。其二，將士之決心。關於此點，不須多加說明，只簡單相告，即中國今日凡以軍隊名者，其爲國犧牲之勇氣決心，皆如同二十三夜衝鋒肉彈以攻百靈廟者。吾人固感謝讚揚此部隊，同時則願聲明，凡國軍皆如是，且不特軍隊，凡受訓練之民團壯丁亦皆如是。夫此種決心何自而來哉？一言蔽之，中國人一致覺悟不犧牲不自衛則將亡國，犧牲而自衛焉，則必興國，簡單明瞭，共信共行而已。此次在綏北荒原冒險寒澈夜猛攻百靈廟之戰績，足以代表新中國軍人一致的精神，所以洛陽太原之高級當局通宵不寐，佇候捷報也。其三，匪偽之無鬥志。吾人日前有「哀匪軍」一文，痛陳從匪禍國而死之愚，昨即偶得王英部下信，凡所陳述，與吾人預料正同。蓋吾人堅信並無決心犧牲者之赴戰，與受傭被脅不得已姑作嘗試者，其勇怯自不可同日而語。况彼受傭被脅者心中正有無限之疑問哉！國軍之犧牲爲義也，匪衆則並爲利而不可得。况四萬萬同胞之呼聲，無形中早已傳至匪僞心坎，使彼等不得不悲悔以求光明。是以吾敢斷言，不但王英等軍不堪再起，縱再調集一切匪僞，其覆敗之速亦將如百靈廟。吾人日前論匪軍，曾問其爲何而戰？爲誰而死？吾人深信此必爲匪僞心中一致之疑問，若求其在同胞一致呼號衛國之時，而甘心犧牲生命以戰國軍，此必無之事矣。

以上爲對於綏北大捷之說明，今將轉論中日關係。夫自倭事起後，日本官方始終辯稱與日本無涉，今事實上未至演成中日軍隊之對壘，則爲東亞和平計，自應希望事態之從速收拾。吾人所見，目前殆爲良機。夫中日關係調整之道，簡單言之，爲必須改正日

本近乎之對華理論。蓋日本理論，尤其軍人間流行之理論，太漠視中國國民統一建國之艱鉅，及中國國家應守之立場。以為中國國土可依強者之意，劃為若干組織不同之區域，只為中國留其名，而事實上則以外力支配之。去年以來之北方問題，即此種理論所指導者也。吾人願竭誠告日方人士，此種理論亟應改正，因其不為中國國民所承認。中國人決心守護統一完整的中國，此次綏事所表現者亦不外此種精神。苟日本有以國際常軌相待之雅量，則關於此種精神，絕無反對或阻礙之必要也。且自事實論，凡分割中國之政策，斷不能成功。蓋其方法，不外以華制華或武力實施之兩途，前者之無效，此次綏事又證明之，再試亦無益，若依後者，則等於自行縱火於東亞，當亦為強者所躊躇也。吾人願日本朝野同情中國之統一建國，誠有此一點同情，任何困難皆可克服。因中國人乃求自立自衛，非求戰爭，日本與其鉤心鬥角於各種對華之策略，何不以其誠求兩民族握手之道乎？吾人本此意義，望綏事之背景方面，鑒於百靈廟之役，從此收束，毋備蓋成怒，愈走極端，在此前提之下，則望兩國外交當局繼續交涉。蓋以為迄今為止，可謂尚無交涉，關於察北冀東，關於走私，關於航空，凡中國為立國計必須調整者，聞交涉皆未得之。吾人為東亞大局計，甚望日本認識新中國之精神，制止援助侵綏之舉動，而由外交交涉求一新兩國關係之道，此其時矣，此其時矣！

中國之前途

(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日來凡留心國內及國際時事者，當無不感覺時局之緊張與重大。雖然，自大勢觀之

中國苟瞭然於知彼知己之義，牢守中國最小限度之條件，不屈不撓，自力奮鬥，則前途光明有必然者。試略剖析兩點，以證此言之不謬。

一、中國統一之凝固，自古以來，無如今日，不止為民國以來所未見，此無他，全國人心定於一之故也。一者為何？全國軍人學子及一切有正當職業者與夫路受教育訓練之一般壯丁，咸不甘亡國，咸欲奮鬥救國，故中國統一之基礎乃完全建於此一致的守衛祖國之熱情之上。此時勢迫促鍛鍊而成，三十年乃至二十年前所不能夢見者也。中國之積弱久矣，科學工業皆在初期，安能即有現代之鞏固國防？雖然，即以軍備論，較之舊時代之中國，其素質能力已迥不可同日而語。今日之全國軍隊皆國軍也，上自指揮者，下迄士卒，皆有熱烈的奉公報國之精神，且紀律森嚴，恪守職分。中國過去軍隊，往往限於地域，今則不然，蓋無論西南之川滇，東南之粵桂，以及西部東部各省之駐軍，今皆在惟一的命令系統之下而服務，一旦國家需要其軍人盡保衛之責任，全國將士當莫不視死如歸焉。是以中國過去雖為大國，實尚未具備國家必需之條件，今則精神上已有立國基礎，惟期更不斷的努力建設而已。

二、在中國自力更生之過程中，國際大勢如何，自亦與我有重大之影響，由此而論，亦與中國有利益。何則？中國立國精神，消極的為不侵犯人，亦不容人侵犯，積極的則願與一切國家協力，謀世界和平與進步，一言蔽之，對一切國家有善意，無惡意，尊重各國之自由而同情其進步。此種精神在國際上當然多助。夫中國若自在混亂之中，自不足論世界大事，今則統一完成，人心團結，此廣土衆民之國家，對於國際大局之轉

移，已成一積極的因素。中國民族自持之道德志氣政策方針，可漸影響世界，不僅受世界波動之影響已也。再具體言之，關於自身之問題，自身負責，同時對有益於世界和平進步之事，則參加協力。果長守此光明磊落之方針，忍苦奮鬥，到底不懈，則必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一日也。國際最近之形勢，昨報中央社東京電美國郝斯上校告東報訪員之談話，分析最詳。郝斯上校者，世界知名之美國要人，其言論向為國際所推重，而其人近年屢為文贊同世界資源重分配之說，以同情日本者也。今乃明告日本報界，日德協定足促進英法蘇三國之聯合，其完成僅為時間問題。又云：「勿謂美國無戰爭能力，美國現一如舊時，仍充滿勇於防禦及戰鬥之人民，準備隨時改變其和平政策」，「菲島如被佔，美國輿論自必沸騰」，「英美同盟之成功，將由加拿大開其端」。通讀全文，蓋說明世界已顯分民治與法西斯之兩大壁壘，而蘇俄已修改憲法，以投入英法美之集團。凡此所述，歐人往往言之，今出於美國有權威的名士之口，可更感其重要，而此種形勢之醞釀形成，事實上與中國之立國精神有益無害也。

雖然，我國民慎勿委心樂觀而流於懈怠也。昨報載閣副委員長訓告前方軍人橫言，謂哀軍必勝，哀詞獲益，善哉斯言，全國各界咸宜服膺勿失。夫事實明示，豈但我軍隊為哀軍，此一大民族之遭遇可謂哀民哀族也已。中國民族今日之決心，僅不甘為亡國奴，不願為保護國及分割，其所願望者僅平和，獨立，自由，互不侵犯，此世界任何弱小民族所應有之權利，亦任何人類最合理最無損他人之要求。在此一點，中國民族有絕對的道德根據，而無負於任何其他國民者。中日間之糾紛，近年如此重大，將來更不堪設

想，然中國迄未夢想損害日本國民正當之權利，至今對日本國民毫無惡感，且不斷的口口聲聲希望調整國交，祇求相安無事，使後世歷史家評今日之中國，已不知將如何譏嘲之，若猶不能相容，猶不免於高壓之來，則責任絕對在彼而不在我矣。中國民族既不能棄其數百代先民經營斯土創造東亞中心文化之榮譽，而甘於作朝鮮第二，又無處能覓一大曠土，盡遷吾民以避其鋒，則其掙扎自衛以求出路，乃迫於萬不得已。哀軍哀民，誠中國今日之謂矣！軍民各界切記：無論服移何地何時，胸中俱勿忘此「哀」字，因哀而奮，而決心，而貢獻其一切於國家，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當然得以確保。雖經艱辛慘淡之過程，終必出現光明燦爛之時代。由此而論，在目前局勢之下，得小勝勿驕，聞警耗勿懼，須鎮靜沉着，恪守紀律，言行行動，俱宜自謹，國民已有此精神矣，願更發揚光大之，以共肩負我祖國最重大時期之責任也。

中日交涉之過去現在未來

(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

關於中日交涉過去情況，昨日外交部發言人業有概略之聲明。按自九月初旬交涉開始以來，我政府方面甚少發表，故關於交涉內容，報紙迄少紀述，一般國民罔窺真相。今得藉外部發言人之聲明，略知正確之輪廓，為安定人心計，誠不為無益矣。

吾人統觀前事，略有感想，茲試論之：第一，張部長與川越大使之真誠努力，應為熱望中日和平者所讚揚。查自交涉開始以來，我外部當局對於原則上有可接受之餘地者，莫不竭誠協商，期待解決，其對日方提出之希望，如改善警察現狀，則只限於最小限

最必要之事，雖迄今尚未獲日方贊成實行，但要可表明中國熱望真正調整邦交之意旨。同時對於認爲在現狀下中國難以接受者，如共同防共，則不憚以嚴正和婉之精神，反覆說明以爲未可，迄於最近，中國此項主張之真意，殆已大抵爲日方所了解。張部長三月以來，在危疑震撼之中，當交涉之重任，不亢不卑，亦勇亦慎，雖迄今未得達到改善北部狀態之必要的目的，然能善守中國最小限之立場，充分說明中國對於調整國交之希望，則要可謂善盡職責也已。吾人同時對於川越大使之努力，亦有特別讚許者，蓋日本空氣，軍事以外，尙談外交，局部直接處理以外，尙與我中央談外交，此在日方已爲一種進境。川越大使之來任與赴京交涉，實抱有一種較遠大之抱負，彼之意見，誠不必與軍人尤其關東軍完全一致，然要可代表日本政府及各界和平份子之態度。其所主張，雖不盡與中國方面同感，然其有息事寧人之真摯的希望，及實行自信，不必事事顧慮國內各種意見之勇氣，則可斷言無疑也。論者須記憶南京交涉之開始，正承成都事件發生之後，而談話進行中又發生漢口上海等事件，川越氏珍重大局，處以鎮靜，無形中有裨於兩國邦交者不少。迨近時交涉事件有數項漸次接近，而綏事暴發，致礙進行，川越氏對此局面，始終望由外交上之效果，使發生影響及於北部，此外實際上殆無可爲力，然於荏苒坐待兩旬之後，雖離京來滬，而並不引導交涉入於停頓之途，且告日本報界，對中國須有新的認識，頗致其稱讚之詞。通觀其數月來之言行，誠可謂日本有見識負責任之政治家。縱令中日關係從此悲觀，而川越大使爲和平努力之精神，當長爲中國國民所記憶矣。第二、中日外交在目前其爲悲觀，據聞目前情形兩國外交方面仍不斷的接觸中，大

抵九月以來之交涉，有關於突發的事件之善後者，如成都事件卽其一例，此不關國交調結如何，其性質爲應隨時加以解決者。最近雙方折衝，若爲此數事件，則自屬題中應有之義。雖然，就兩國全局論之，則無論何人當難樂觀，誠以調整國交之意義，其最小限度應爲兩國可以相安，今則不能。緩事背景及其擴大性如何，茲不必論。總之，察北成爲組織武裝擾亂中國其他地域之根據地，而由熱河等處時以兵員軍需輸調察綏，目下所幸者，只中日軍隊未直接衝突一點耳。如此嚴重緊急之大問題，而不能經由兩國外交正當機關求合理之解決，則兩國間外交軌道之權威少矣，此目前最危險之狀態也。調整國交爲兩國所必需，惟其精神必須達到兩國互尊互利不侵不擾，其方法則須將一切糾紛之問題俱付與兩國外交當局討論解決之。易言之，除經由外交途徑外，無其他行動，此中國所能，而日本不盡能。中國軍民官吏今皆聽從政府之指導，而政府之行動爲統一的，所有對外事項可悉由外交部負責，而日本實際上則不能盡然，此吾人悲觀外交之第一理由。至於我一般國民之感想，自緩事勃發，咸憂憤再分割之禍又至，故中國政府除防衛匪患及其他意外情形外，尙須時時盡其撫慰國民之責任。最近期內尙察綏之不幸事態不能終止，則由外交上調整國交之希望，事實上殆日益微矣。吾人於讀外部發言人聲明之後，述其感想如右，該聲明末段希望蔣川越大使之努力，消除障礙，順利進行，吾人雖客觀的認識其困難，但爲亞細大局計，猶不得不同樣抱熱誠之期待也。

國民與國軍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連日綏遠電，塞外嚴寒，百靈廟一地降至零點下三十七八度，聞之惘然！中原及江南各界同胞亦知零下三十七八度爲如何况味乎？內地省區如平津爲號稱較寒之地，然冬季最冷時戶外不過零下十餘度，且爲期甚暫，一年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拂曉數小時耳。然凡會居平津者，當體會此一多數日之不可耐。今百靈廟一帶乃較平津最冷時更數倍數十倍之，蓋未受訓練之青年，雖衣重裘猶不易支持，一旦大風雪之起，則生命安危繫乎呼吸之間，以江南之冬較之，其相差之甚，殆不可想像矣。若與上海之跳舞場大飯店相衡，則絕非同一世界矣。

雖然，豈特百靈廟哉？綏遠大青山以北千餘里間皆如是也，再西而寧夏之蒙旗，及甘肅西北部亦莫不如是也。國民須牢憶：目下自察邊以迄隴西數千里間，至少有國軍二十萬人以上爲擁護中國之獨立統一自由，在百靈廟同樣或類似之嚴寒中貢獻其生命於國家。此一種偉大嚴肅之事實，凡我國民應刻刻不忘，而凡有圍爐過冬資力之人，尤其一部分生活優厚不成寒威之人，更應切切自愧！

中國一般社會，過去對軍事少理解，其原因之一爲過去軍隊私有之故。今則不然，凡軍隊名與實皆成國軍，蓋皆爲國家之理由，乘國家之命令而服務故也。中國尙未行徵兵制，故軍人服務時間甚長，而國家多故，建設方始，軍事組織尙未現代化，凡各國軍人所享之便利，中國多無之，如交通運輸，糧秣給養，防守救護之事，皆不及外國，故中國軍人所努力忍受者，尙不僅一寒，寒以外更須忍飢耐渴，與一切天然環境戰。然而俱奮勇服勞，犧牲一切者何哉？蓋純爲衛國家保民族之大義所鼓舞而已。如最近百靈廟

之役，本報通訊員稱爲「超戰爭的戰爭」，蓋以少數部隊冒寒仰攻，以軍事常理論，勝利甚難，徒賴官兵犧牲的決心，前仆後繼以克之。其所以然者，皆曉然於關係國家民族運命之大，或於嚴重的責任觀念，故勇敢犧牲而不辭也。國民須知攻取百靈廟部隊之精神，即在綏遠在寧夏一切部隊之精神。同時即全國枕戈待命的全體部隊百餘萬衆共同之精神。如在甘肅戡亂之部隊，其中多有自前年經滇黔四川，追擊萬餘里而來，現在綏遠大青山北之酷寒，松潘一帶則夏秋間卽已如是。此等國軍爲保持中國之獨立統一自由，在共黨放棄武裝的赤化組織以前，不得不盡戡亂責任，費時數年，犧牲重大，今只甘肅一隅矣。國家不容內部有暴動或有對峙的武裝組織之存在，否則變亂蔓延，將成今日之西班牙。故在甘各部隊之忍痛奮鬥，其精神與在綏部隊悉同，其艱難困苦亦正相彷彿也。

吾人所欲喚起一般國民注意者，非以上述事實爲止，蓋欲請認識國軍進步之意義，而覺悟各界自己之責任。第一，軍隊皆國軍化，皆爲國家之理由盡其任務，此爲現代國家立國之起碼條件，過去未能，今已能之。第二，因國家環境之緊迫，使軍隊精神得重大進步，今一般國軍之精神條件，較之現代強國並無遜色。第三，證明中國軍隊之體力意志甚強，其忍耐勞苦，敢信其超過現代國家之普通程度。以上三點爲國家可喜之現象也。雖然，軍隊不可以徒強，必須經濟力及科學爲之後盾，現代強國動非軍隊獨強，國防云者，爲一切有形無形的國力之總和，非僅軍隊能拚命之謂也。吾八年來感覺軍隊較一般社會進步，一般社會精神無軍人之緊張，其職務觀念亦遜之，生活樣式更遠不如，

軍人能盡拚命之責任，而各界人不能同樣對國家爲其最大之貢獻。前言之，軍人盡責矣，其他猶未盡。此當茲國難嚴重之日，各界人士所應痛切自省者也。此外更有一要點，軍事與政治不可分看，如假定國軍現有百萬，然如此大國，百萬人豈能善守之，必也全國共同奮鬥，而後有濟，然此則諸類政治之力，不僅限於狹義的軍事問題。夫論及政治，則吾人感想一貫，即對於國民願共明白認識國家統一之完成及其利益，與夫政治領袖精勤負責之可寶，羣浪小異，而趨大同，共擁護政府應付艱難。凡足以弱國家地位亂人民意志之言行，咸宜避免，尤須一致認定自力更生團結禦侮之大義。勿固執己見，勿稍涉私心，共維已成之局，以當未來之難。凡此本今日大多數國民所同感者，同時對於政府則始終望其儘法律事實之範圍，竭力爲團結涵容的領導，尤對於文人學子政見偶歧，不諒政府者，宜始終以至誠之精神，使之曉諭，期其合作，凡不礙軍機之言論出版，自宜一體愛護，其有錯誤，可隨時隨事糾正之。吾人服膺中山先生選囑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之義，以爲自一方言，中國國是應定於一，少數人不宜以言論行動滅弱政府之地位，徒亂人意，無裨國難。同時政府應知喚起民衆，有需於政府以外各方熱心人士合作共濟者甚多，故吾人惟望全國同胞都以在零下四十度爲國服務之兵士之心爲心，而由政府善導，共爲政治上經濟建設上廣義的國防而奮鬥，此則本文區區之意也。

西安事變之善後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日西安發生重大事變，而電訊不通，莫知詳況。各界驚愛，達於極點。茲抒所

懷。幸全國愛國人士留意焉。

一、解決時局，避免分崩，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陝事主動者倘拒絕此意，使政府領袖不能行使職務，其或加以不測之危害，是則須負甘心禍國之完全責任。不論其所持理由如何，凡中國良知純潔之國民應一致反對之。中國自民十五年以來，十載崎嶇，備經艱困。在內憂外患嚴重交迫之中，國家之政治軍事日漸統一，得有今日之規模，而蔣委員長精勤負責，為之領袖，其立場為奉行三民主義，以純粹中國人之精神，擁護中國利益而衛其生存。近年以來，尤其盡勞盡瘁，苦心經營，中國如航險海之船，彼則執舵者，雖風雨晦冥，前途莫測，而彼始終鎮定堅持，為國家而奮鬥，其意志之堅強，精神之熱烈，與夫謀國之細心，統軍之能力，實中國近世傑出之領袖人才，當為多數國人所同認。夫國家必須統一，統一必須領袖，而中國今日統一之底定及領袖之養成豈易事哉？十年來國家以無量犧牲，無量代價，僅換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將至自亡。艱難困苦之中國，今幾見彼岸，而又遭逆風之打擊，主其事者撫躬深省，果為何來乎？故吾人以為公私各方應迅速努力於恢復蔣委員長之自由，倘其有濟，則政府必須寬大處理，一概不咎。國家問題，從長計議。若此種努力竟不能奏效，則望我全國國民認定陝事主動者為破壞國家之嚴重事件，苟不欲蹈西班牙慘淡覆轍自殘而亡，則當一致擁護政府以善處之也。

二、其次專論地方利害，亦不得不要主動者迅速悔禍，免陝省之糜爛。夫陝西在北方省區中為受革命犧牲最大最久之地，西安圍城之十週紀念甫於日前舉行，當年守城者

即今日之楊主任虎城。且也陝甘接壤，而此次陝邊主張與共合作，夫主其事者既稱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而其方法則爲羈禁政府領袖，此當然可預期政府最後不得已將動戡亂之師，是則若令調停絕望或變局延長，則不但西安又成戰地，關中皆將蒙兵燹之禍。是則西班牙之况味，陝西省將首嘗之。今秋以來，陝西苦旱，民食恐慌，再遇重大兵燹，其慘將不可思議。楊主任虎城服務鄰邦，飽經患難，際茲重大危機，宜發揚愛國愛鄉之精神，善盡居間斡旋之力，同時希望中央於彰明法紀宣布立場之外，更宜竭力疏解，此不惟爲大局之需要，且以保障陝民之安全。黨國元老如于院長右任宜表率陝民，特別致力，若能迅速赴西安，以爲斡旋，尤爲國家地方之幸事矣。

三、最後吾人願反覆爲國人告者，切勿化中國爲西班牙。夫十二日西安之變，在此兩日中，國事已受重大損失，若長此混沌，或竟發生戰爭，其結果當更不堪設想。按西安空氣，數月來卽如是，蔣委員長亦非不知，徒以其人富於自信與熱誠，故未作意外之備，然亦因其對社會形勢體會未周，致不能弭患於未起。今者因此意外之變，國家頓陷於重大危機，蔣公既不能行使職務，則責在中央幹部院部當局與夫各省之主要負責長官。昨日所聞，除中政會前晚之嚴正決議外，昨早行政院決議一切遵守蔣院長之既定方針，所有軍政事務則由軍委會軍政部照常處理，而南北各省長官則紛紛電京擁護政府辦法。雖然，爲鞏固本解決危機之計，尙須全體積極負責。共同勸告西安方面對國家安危利害宜切實考慮，社會各界人士亦俱宜發表意見，共同挽回。同時政府對於西北危機之由來，人心頹悶之可慮，須有消弭之道，簡單言之：（一）須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爲

寬容不咎之前提條件，(二)非萬不得已最後之時，勿用戡亂手段，所有調解斡旋之力宜用無不盡，(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鎮定團結，維持大局，同時宜考求消弭內憂之方法。今日為中國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試驗，切須避免西班牙之覆轍，勿令人人呼號救國而結果竟糜爛以自亡！

再論西安事變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西安事變，迄昨猶毫無好轉之傾向，全國各界在焦憂鎮定中又渡一日，雖然，事既至此，必須集中社會公意，為國家前途努力，為最善之解決，茲將補充前日所述者而一論之：

第一、吾人以為今日最有發言權而又為全國所重卽西安亦不能漠視者，當為綏遠前方衛國守土之將士，此諸將士者，月餘以來在冰天雪地中精忠奮發，傷亡載道，全國同胞莫不衷心欽敬，乃今當前方血戰之時，而張學良等却持全軍統帥，以搖動人心，破壞組織，前方將士尤受精神上事實上之重大打擊。張等猶自稱救國，其如此事實何？吾人深望閣副委員長以代表晉綏前方將士之資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誠勸告，以圖挽回。倘其有濟，幸也，其必無濟，亦可使全國同胞洞明真相。吾人深信前方將士之純潔心理及意見，定為全國所一致擁護也。

第二、聞張等於事變後之表示，與學生救國運動之主張有類似之點，且聞事變之前，西安曾有學生請願風潮，事變之後，西安市內有學生正舉行宣傳週。雖然，吾人願速

知全國及西安之學界真正態度，蓋青年意見亦政治上之一重要因素，一般純潔愛國者要其祖國成何種境界，而有表明之必要也。青年須知目前大局正加速度從西班牙之途徑推演，西安既不顧國家環境之嚴重，却留統帥，欲以少數意見變更國家組織，其事實的推演，政府軍隊勢不能不為戡亂一舉，此絕無非難阻撓之餘地者。然而不幸至此，將使中國若干萬健兒均為內亂之犧牲，一旦西安為戰區，充其量將使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國家大局，將又陷於坐受宰割之地，彼時救國之方法與力量又安在？全國純潔青年與一般學術名流，對此危機，應有貢獻。夫畢竟願做破碎之西班牙，自殘以盡，抑欲保持完整之中國，自力更生。公意俱存，不問可知。然則亦應表現精神上一致的壁壘，要求西安迅速悔禍。吾人相信青年之態度意見，至少可有間接的重大影響也。至於為國家民族利益之計，青年等意見之公正可行者，政府宜反省接納，亦不待論矣。

第三、陝西省尤其西安市人民，現受切膚之禍，故對於要求和平解決有特別發言權。最近消息，張楊部隊已在西安市內外構築工事，中央軍隊已入關警備，依現狀推演，不遠期內定將發生戰事。夫在主帥被羈法紀破壞之現狀下，任何人無從阻政府之派兵，然一旦交戰，陝民首受災害，倘演至西安圍城，則結果之慘更有不可思議者。人民對此，義不能不出而呼籲也。吾人故望在京陝籍人士，宜向中央請願，顧全地方，非至最後無途徑時，務應避免戰爭，尤請求勿用轟炸，同時應設法與西安通信，邀同西安各界領袖共同勸告張楊，速復主帥自由，以免人民戰禍。楊氏籍隸陝西，似尤不至對陝人生命

財產置之不顧。今日之局勢已確定，陝省境內將為大軍交戰之中心，西安之將被圍攻亦為中事。國家大局推演如何，姑置不論，現在西安主動之一幕，除使無辜市民殉彼等之外，斷無更好之結果。此應向之明白切勸者也。

自十二日起，國家應付國際環境之地位頓時減却其主動的能力，充其推演之極，可以招致亡國之禍而有餘。故吾人深望全國人士俱竭盡能力共圖減輕及縮小此非常災禍之方法，而對於上述三部分，尤望其速有所致力也。

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醞釀着，鼓盪着，差不多一年多時間，纔形成這種陰謀。現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剴切勸說。我們在這裏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着！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着，焦灼着，祈禱你們悔禍。

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因為是東北失後在關內所餘惟一的軍團，也就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惟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帶着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着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們的焦灼煩悶格外加甚，這些情形是國

民同情的。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樣大錯，你們心裏或者以為自己是愛國，那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還講什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前線將士們突聞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你們不知道嗎？自十二日之後，全國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以及全國工商實業各界誰不悲憤？誰不可惜你們？你們一定妄信煽動，以為有人同情，請你們看看這幾天全國的表示，誰不是痛罵！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無黨無派的大多數愛國同胞之前，斷沒有一個人能附和你們的。因為事實最雄辯，蔣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領導救國，國家纔有轉機，你們下此辣手，你們再看全世界震動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國的國家，沒有不嚴重關心的。全世界的輿論認定你們是禍國，是便利外患侵略，因為這是必然的事實。蔣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會有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早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各國都以他為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決再找不出來，也沒有機會再培植。

你們製造陰謀之日，一定能預料到至少中央直屬的幾十萬軍隊要同你們拚命。那麼你們怎樣還說要求停止內戰？你們大概以為把蔣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們，現在討伐令下了，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悔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和全國愛國同胞抗拒，這樣死了，教全國同胞雖可憐而不能見諒。你們當中不少真正愛國者，乃既拚了命而禍了國，值與不值？這幾天全國各地的東北同胞他們都替你們悲痛，盼望趕緊悔

悟，你們還不悔還不悟嗎？

所幸者現在尚有機會，有辦法，辦法上極容易，在西安城內就立刻可以解決。你們要從心坎裏發憤認錯，要知道全國公論不容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舉動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命運，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最要緊的，你們要信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諒你們。你們趕緊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國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中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一定陪你們痛哭，安慰你們，因為他爲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緊。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民這樣焦憂，全世界這樣繫念，而眼前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眾要自己開火，而又受你們的感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不怪你們。從此之後，一定更努力，集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麼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凶化吉，轉禍爲福了。你們記住幾點：（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二）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幾時出西安，是小問題，誰不是他的部下，誰不能作衛隊呢？（三）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甚麼意見，待蔣先生執行職務後，儘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認真去研究。（四）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

伐，是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

我們是賣報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是無私心，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今天的事情，關係國家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運，現在尙儘有大家成功的機會，所以不得不以血淚之辭，貢獻給張學良先生與各將士，我想中國民族只有澈底的同胞愛與至誠能挽救。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爲祥和。同時請西安的耆老士紳學生青年，都快去求張先生楊先生們，照這樣做，這是中國的生路，各軍隊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萬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殷憂的目光望着西安，陰鬱的天空，趕緊大放光明吧！萬不要使華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紀念，我們期待三天以內就要有喜訊，立等着給全國的同胞報喜。

國民良知的大勝利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昨晚從六時半以後，全國各大都市歡聲雷動，爆竹齊鳴，實現了狂歡之夜。昨天又是雲南起義再造共和的紀念日，我們與國民同慶之餘，願先簡單的貢獻幾句祝詞。

自西安事變發生，我們於憂慮惡憤中實抱着一種信念，以爲一定能逢凶化吉。我們十八日給西安軍界公開信中，說明期待三天以內能給全國同胞道喜。現在雖然時期遲

了三日，但果然能達到全國報喜的願望，我們的欣喜不問可知了！

我們何以有此逢凶化吉的信念，就是信任中國人都有愛國的良知。這共同的良知有偉大不可思議的力量，甚麼凶都可以化除，我們因此相信參加西安事變的人們，他們的良知必然同全國同胞一樣。他們雖然觸犯了軍紀，但他們的良知還一定存在着，這就是希望逢凶化吉的基礎，現在果然實現了。

自十二日到昨天，全國各城鎮以及各鄉，無論何界都那樣的憂慮焦急，而昨夜喜信一傳，全國這樣閃動，這樣喜歡，這在中國歷史上無疑的是空前的表現。這是證明全國同胞的確愛護國家，信任領袖，的確要統一，要和平，要中國儘速的成功能以完全自衛其統一獨立自由的國家，因此同情爲統一獨立自由而奮鬥的蔣介石先生，反對分裂擾亂的任何舉動。而同時同胞的良知實在盼禱陝變能不經武力而解決，因爲大家在原則上，對於東北軍陝軍本一律希望其爲國家的干城，責備他們，可惜他們，但並不仇視他們。極不幸極危險的陝變一經解決，却立刻變爲國家民族大喜之事。因爲這兩星期來，中國國民不提防的無準備的經了一個嚴重的試驗，而試驗結果却大得勝利了。這一勝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國確是統一的國民，確有領導全國的領袖，使得我全體國民無論文武，無論何種職業者，今後更堅強了愛國衛國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實上更增進了團結。

從今天起，中國的建設要更進到一種新階段。我們想說的話也很多，現在不談。我們願意與全國同胞先靜聽蔣委員長給大家說什麼話。我們此時只致其慶祝慰問之辭：第一，蔣先生在執行國家職務時，受此驚險，現在到洛陽了，我們願隨同全國國民給他致

祝，希望他早日回京，主持大政。第二，願慰問陝西人民，尤其西安市民，險些無端遭受大禍，我們想昨晚全國各都市中最歡欣鼓舞的是西安市。第三，願慰問華陰渭南間各軍隊及綏遠前方與在甘肅服務將士之平安，同時願慰問在西安受驚的各文武大吏，悼惜此次死難的諸位同胞。至於陝局如何善後，事關國家綱紀，我們不應妄談。但相信全國國民都信任蔣先生自有適當辦法貢獻中央，那麼我們大家正可專慶祝中國之逢凶化吉，其他暫時可以不問了。

祝歲之辭

(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今日為中華民國第二十六度之誕生紀念日，年年行祝賀，今歲意義不同。蓋中國民族今始發見自己，認識自己。此後國家之無窮發展，實將以今歲為之基，謹貢祝辭，期共勉焉。

中國建國之基礎已定，全民族將立於一條線上，不容陣線之分立。察最近數月尤其最近數旬之發展，證明中國已具備現代國家之基礎，即大多數國民能自動的表示其愛國之熱誠，其表示之趨向為擁護和平統一，信任政府領袖，以冀貫徹禦侮救國之事業。上月二十五六等日全國大小都市城鎮，熱狂的慶祝蔣委員長回京之光景，蓋歷史所僅見，不只為近代所未經，此無他，政府已確有領導全國之領袖，而國民已確有擁護國家之覺悟與熱誠故也。中國久未成現代國家，人民消極，而政府無能，故內而困於封建割據之局，外而幾受瓜分豆剖之慘。九一八以來，驚濤駭浪，猛襲而來，直至五年後之今日，

始得斷然表現其新國家面目於世界輿論之前，時雖過晚，而要為中國一大進步也。雖然，切勿自滿，今所成者，基礎已耳，自今而往，始入於真正建國之時期。故須一致謹慎勇敢，努力工作。其尤亟要者，為自今不復有陣線之分立，一心一德，共同奮鬥。夫中國有陣線之說，僅半年來之事。蓋源於二十四年冬間華北危急時之青年救國運動，其動機本純，而行為可寶，其後演為上海之救國聯合會，則內容漸政治化，對政府領袖之辛勤努力，竟不肯信任，齊倡各黨派合作，與共黨相呼應，陝變即以此背景而發生焉。吾人願寄語此少數智識分子或在學青年，往者已矣，今宜速悟。試觀陝變得全國各界最大多數之情緒，當知中國今後只有一統一陣線，不容有對立之存在。救國聯合會之類，在前冬有必要，在今後已不需。蓋國家已整頓的在政府領袖領導之下，為救國工作。凡愛國人士俱宜奮勇參加，豈容別有號召。且人民陣線之說，自經陝變，同情喪盡。蓋以救國之標榜，行禍國之事實，二十五夜全國之熱烈迎蔣，即大多數國民對陝變之裁判，今再不悟，將自絕於同胞矣。共黨問題亦然，蓋純為共黨是否放棄赤化暴動政策與組織之問題，苟放棄之，國法當然許其自新，否則始終為國民公意所不容。蔣委員長為十年來領導全國防遏赤禍之領袖，而大多數國民信任之如此，今後之大勢可知矣。吾人願維以來日祈禱中國和平統一之成功，深信惟有全中國民族共同奮鬥，不起內訌，為救國建國之最大前提，今者大勢略定矣，惟望最少數特異見者，自今以往務必從民意，勿復自陷於歧途。此吾人竭誠祝禱者一也。

雖然，吾人非謂僅統一安定，即為政治上之能事已盡也。外察環境，內顧國情，政

治上需要努力者尚多。關於此點，深望政府特別注意。夫政治，宜不斷的進化，但進化須依軌而行。中國有一重要事實，一部分國民或且忽略之，外人恐更不了解。其事非他，即中間政治之進化，將完全依國民黨自定之程序及途徑進行是也。現在大多數國民信任蔣委員長為國家領袖，而於其本身之政治立場，或反忽略之，故判斷政情，不能透澈。蔣委員長之立場非他，國民黨之黨員，中山先生之忠實信徒，故彼非獨裁，非法西斯蒂，亦非國民黨黨魁。其信仰為三民主義，其職權皆國民黨中央依黨章賦予之。彼之立場，為死生不渝者。是以今日全國同胞凡信任蔣公之領袖者，論理的即為擁護國民黨，此絕對不可分視者也，是以今後政治之進化，必須國民黨依據黨章及中山先生遺訓，自動的施行，此即中國今日之法軌，即統一政府之基礎所依憑。由此推論，發生二義：其一，望全國國民皆明白認清此點，共同擁護此法軌，勿生枝節，勿有疑問。其於政府，宜要求其必實行三民主義之綱領，必發揚約法之效力，必依中山先生遺教，由訓政而鞏固入於憲政時期。凡在此軌道內之表示及行動，皆為合法，皆政府所不能拒絕。其逾越此軌道者，為違法，為反動。其二，黨及政府本身，時艱責重，必須得國民一致擁護，方得執行其使命，是則凡中山先生遺教而力所能行者，必須兌現。訓政早已宣布準備結束，是新年以後，對於如何開始憲政，義應有所籌策。去秋國民大會已辦初選，而各地選政不盡良好，今年如何善後，亦為問題之一。政府官吏，過去因取締反動，而其限制言論出版之自由，吾以為政府宜重加檢討，凡過去辦法，是否盡宜。吾人通體觀察，以為政府宜務遠大而免苛細，言論出版之事，其所宜禁者，只觸犯軍機，與宣傳赤化之兩

點，此外概宜寬宏。至組織集會等事，則凡合法者，宜盡可詔許其自由。總之，吾人之意，欲達到全民族一德一心之目的，政府與國民須雙方努力。現有反對者實最少數，然即少數人，亦利在以誠意與公道感化之。吾人深信此時並不難，惟賴黨國當局之細心與宏量耳。此吾人竭誠祝禱者二也。

最後關於國防及外交，則吾人以爲蔣委員長執行之方針，完全適當。惟望全國同胞無條件的信任擁護，共守紀律，而各盡所能，則中國必有出路，關於狹義的國防，如練兵練民等事，一年以來即有進步，今年當進步更猛，凡我軍人，望更嚴重的自覺責任，切實團結，軍人不必慮外交，談方針，只須服從領袖，自盡本分，此非勸盲從也，蓋一般所研究者斷不及領袖之周密與堅定，國家地位，多限於事實，而非有缺於智慧。全國軍人只須忠於職務可矣。廣遠的國防，則多屬經濟建設之事，此則須國民共同加緊努力，不得盡諉責於政府。全國專家與在學青年須更一致服膺科學救國之至理，與其空談救亡，不如實學本領。國民工作增一分，即國家力量進一步，埋頭苦幹，今歲更需。至於外交大計，事實顯然，不須繁論。夫中國今日之真精神，爲積極的建國，非只消極的禦侮。其所祈求者，爲平和而非戰爭，然因平和之不可以易求，故必須爲建國而奮鬥。其於世界，願協力於國際平和之進步，於日本，亦伸手而求平和，而同時決心排除侵略我統一獨立自由之任何障礙。將來收復一切已失主權之日，即與鄰邦完全成立親睦關係之時。吾以爲此簡單數語，殆可說明中國之外交地位而有餘也。同胞切記！因去年中國統一之進步，已使國家地位增高不少，自今以往果能一方面如前兩項所述，再力謀政治的

凝固與刷新，一方面更邁進於狹義廣義的國防之建設，同時保持合理的一定不變之外交方針，以相周旋焉，建國前途，燦然可觀矣。此吾人竭誠祝禱者三也。

以上三點，為吾人對全國各界新歲之貢獻。茲願與全國國民共誓使今年為國家進步最猛之年，惟須記憶荆棘尚多，不可大意。正如舟行逆風，彼岸在望，此時需要舟中人共同堅定努力，尤為迫切。中國黎明矣！其共瞻前途以猛進！同人不敢，謹願執筆仍為同胞忠實服務，而恭祝全國各界之健康！

對西安負責者之最後警告（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任本文撰稿時，尚未得知米春霖等回陝後結果如何，當此千鈞一髮之時，願對西安當事者作最後警告，期其勿自取滅亡而禍陝甘人民。

全局關鍵，在彼等能否自省其犯罪。夫上月十二日之變，為干犯軍紀之重大犯罪，任何理由或口實不得解脫之。張學良之來京自辯也，謂動機出於愛國，愛國云者，如人之子之愛其親。事屬當然，而行之有道。軍人守軍紀，聽命令，盡任務，即為愛國，此外別無愛國之道。試念當綏遠有事之日，正在難保不變演為國家整個問題之時，而幽囚主帥，謀復政府，此等於自抄襲後路，幾陷國家於危亡，此在軍人犯罪上，誠重大無可倫比者也。東北軍官兵自省！昔在關外，在河北，服務毫無改絀，連年任陝甘，亦無功可錄，今於國難嚴重之日，竟有圖謀謀復政府之行為，由政府尚有免不究，既特赦其主官，更寬容其部衆，但期悔罪自新，此外毫無處分，此誠政府特別愛護之表示，論法衡情

，彼等誠應速自感悟，亦國民同胞所殷望不置者也。乃不料旬日以來，局勢反而惡化，沉命情形，日益顯著。彼等須知！自上月十二日之變，彼等本為叛軍，中國苟欲維持為一國家，決不容其一部軍隊之叛亂。對頑迷不悟之叛軍，最後只有以武力討伐之，此乃國家存在之基本問題。毫無藉口政治主張之餘地者也。次論楊虎城及十七路軍隊。上月之變，張揚同負其責，而政府始終恕楊，上月十六日之討伐令，只對張學良一人，而未及楊，迨張學良判處徒刑，而楊毫無處分，僅以撤職留任了之，今日張為褻奪公權之民，而楊依然為合法的陝西長官，且其部下孫蔚如新擢任省政府主席。苟嚴格的評論政府，實超越於寬大，而陷於仁慈。楊孫等自省！以陝人為陝官，職責如何重大？陝西父老子弟所期望而督責之者如何殷厚？十七路在陝七八年矣，而軍隊本身迄今訓練有缺。上月十二日之變，西安秩序竟不能保，軍隊行動所表現者乃如彼之狼藉。楊孫等清夜自思！何以對陝人？且不必言對國家如何矣。今政府為之充分開路，畀以政權，而許其自新，此而不接受，而必以毀滅陝西為快，則彼等之天良安在乎？

最後論共黨，共黨於陝變有密切關聯，現時更成共同負責之勢，然則請覺其迷而期其悟。為共黨者，第一項自徵過去十年來對國家民族所犯之大罪。夫自江西暴動起，迄最近止，以赤色恐怖蹂躪及十餘省，江西人口，為之減數百萬，如鄂如豫如皖，凡其盤據較久之地皆一空。豫南某縣，當時有埋人坑無數，每坑千百具。四川通南巴一隅，前年春間賑濟會調查時，發見民屍二十餘萬。妻之共黨多年窮凶嗜殺，謀推翻整個社會，而自己又絕無對國際對國內之一貫的認識，害國家，害民族，害自己，慳轉戰爭，由東

南而西北，以至於今日。粗略計之，國庫損失不下數十萬，費財數萬萬，至於共黨所殺害及其部衆滅亡之數，更不可勝計，此誠可謂對國家犯重大之罪矣。去歲以來，彼等可陷於窮蹙，而主張態度因而轉變，國民亦未嘗不喜。然鑒於共黨過去之常變路線，則今茲之轉變，又誰能保證其為最後者？一旦得勢，恐怖政策殆又將舊弊復犯，國家基礎，又將動搖，此為立國之計，必不能容忍者也。況彼等現在仍自有政府，有軍隊，而中國立國之基礎條件，必須為一個政府，一統軍隊，猶如人體之不能有癌腫。中國今日亟須建國奮鬥，不能容忍內部之組織的搗亂，故共黨今日須切自懺悔，知大勢不容。誠能以事實表示取消武裝暴動之組織，使國家不復有赤色恐怖之危險，則國法上自可許其自新，其不然者，無論標榜如何，政府必貫徹其十年來討伐之方針而已。

吾人所以勸告西安方面者，將以此為止。夫吾人一貫主張為和平統一，祈禱全民族立於建國衛國之一條線上，共同奮鬥，故凡值內亂危機，無不切望和平解決。陝變以來，吾人屢為文表示愛護軍隊期其反省之意，即於共黨，吾人多年來探究其發生滋長之原因，希冀由政治上思想上救濟病根，且悲哀共黨陣營中有不少富於改革性之青年，徒囿於智識，迫於環境，致走入恐怖之絕途，苟能使其自新，亦民族血液之新鮮細胞，可以供建設之用，此乃吾人十年來之一貫的思想也。今者陝局已到最後關頭，故再為此警告之詞。望彼等切實對國家悔罪，須知凡分裂割據，皆為對國家犯罪，必自承有罪始能接受命令。觀彼等近日尚曖曖於政治外交問題，豈知任何政治，不容違反，而國有內亂，充其量將自亡，尚何對外可論。毋以彼等之任何措詞，皆不足阻討伐之師，只有悔罪聽

命是生路，其外概為絕途。西安負責者須猛省：一旦討伐進兵，彼等絕無倖存之餘地，徒自滅而禍人民，徒自屏於民族復興事業之外，祖國前途，仍將由大多數愛國守法之國民維持而發展之，所哀者，惟地方之受累，及彼等之自滅而已。事急矣！全國同胞今尙懇望其最後回頭，再遂巡瞻顧，則運命全非矣！

陝局解決之第一步（二十六年二月四日）

日前吾人為文希望西安方面從速決心受命，及中央再努力勸導，並聲明相信陝局定可和平解決。爾來一星期矣，雖幾經波折，時明時晦，而卒如吾人所期，業已實現和平解決之步驟。

政府因國防及內政上之重要理由，不容西安為分裂割據及各種政治陰謀之根據地，故行營之入西安執行職務，為解決陝局之必要前提。今者渭河南北之張楊部隊業開始全線之後撤，西潼間鐵路交通之恢復亦不在遠。顧主任祝同之入西安，只為時間問題。是陝局解決之第一步可謂業已實現。

陝甘政治上軍事上之善後，非一朝一夕之事。自經陝變，西安人物極為複雜，此次解決，為楊主任虎城及東北各主要將領主持之功，但不平不滿者定有人在，其幼稚無識者恐仍將煽動阻撓，且悉波及外縣。其尤足注視者，共黨已紛集渭北及陝南，何以迫彼等就範，俾中國永免赤化之禍，其事繁重，更不待論。是以今日之局勢，只可謂已入和平之軌道，同時應預料今後尙有不少困難之問題。雖然，今所幸者，國家已免重大之內

亂，張揚部隊十餘萬衆，復歸於國軍之系統，即此已爲和平之勝利，符國民之熱望。至於善後萬端，自有處理之原則，吾人以爲：（第一）世間最可畏者，莫過於無智，即人論國事，而關於國家利害之認識，不能一致，此爲國內抗阻之根本原因，西安事變，軍人爲之，但煽揚而促成之者，則爲一部分文人政客，吾人不願盡抹殺其動機，但不能不慨念其錯誤。日內西安局勢穩定之後，吾人深望政府當局前線長官先致力於統一融合軍界之思想，使張揚部隊各將領皆洞明國家利害，糾正其所接受之錯誤思想，先祈求軍隊之一致，進而再嚴格一般騰集西安之各方人物。同時應探求有效之方法，以暢達全國輿論，使之健全化，亦有力化。（第二）凡政治上之病象，極少純公或純私，大抵皆公私互雜而成。故除注重思想問題之外，應並重人事問題。關於軍隊善後之安排，政府自能善處，姑不必論，吾人望政府對於所認爲思想錯誤而形成派別之人，除糾正其思想外，更宜研討病源，多方設法，大抵社會上頑梗有成見者甚少，大部分乃有所激，或有所惑，或職業不安，或感受壓迫。蓋人之趨向，往往決於細微事故，迨愈趨愈遠，始不可救藥。夫以政府領袖之公誠，原不應受反對與阻撓，然而竟有陝變之發生，是則除知識思想問題以外，定尙有不少人事問題之原因。當此謀西北善後求鞏固統一之時，如何消弭反動，安定人心，自宜多方研討之也。

陝變期間，憂全局之艱危，陝變之後，虞西北之糜爛，今則化險爲夷，步步開朗，此證明政府主持之適當，全軍將士之忠誠，即參加陝變之部隊及其長官由此次受命撤兵，亦可重獲國民之諒解。吾人因痛感一年以來中國實有一種偉大之推動力，其要求爲和

平統一以建國救國。兩廣危機之消除，綏戰守士之勝利，西安事變之解決，皆此無形之力量使之，全國大多數無黨派國民之心理即此，其表現則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夜。現時特異操不同心理者，實只少數人，而此少數人者，其大部分尚依然有威格疏導之方法。故自根本言，中國前途大可樂觀也。吾人惟望藉目前陝局之好轉，使全國氣象從此更健開朗，自思想利正上，與人事安排上，努力消除殘餘的陰霾晦塞之氣，安西北，安全局，以共邁進於建國救國之途。三中全会轉瞬開會，中央諸公定能審度全局，而熟籌一切也。

論言論自由

(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聞三中全会中委提案中頗有涉及言論自由之問題者。吾人茲以言論界一分子之地位表示意見如左。

第一：言論界本身應注意之點 全國言論出版界不滿現狀，懷恨自由，此目前之實際現象。然吾人以爲此問題之解決，除求請政府外，兼須求諸言論界之本身。何則？自由之另一面爲責任。無責任觀念之言論，不能得自由。夫自由云者，最淺顯釋之，爲不受干涉，其表現爲隨意發表。是則責任問題重且大矣。國難如此，不論爲日判定期刊或單行本，凡有關國家大事之言論，其本身皆負有嚴重責任。言論界人自身時時須作爲負國家實際責任者。倘使我爲全軍統帥，爲外交當局，則我應如何主張，應作何打算？此即所謂責任觀念也。夫意見當然不能人人一致，然態度應一致。一致者何？誠意是也。

苟盡研究之功，諳利害得失之數，而發為誠心為國之言論，而政府猶干涉及壓迫之，此政府之罪。反之，自身研究不清，或責任不明，政府是不肯說其是，蓋欲免反政府者之相仇。至政府非自亦不敢鳴其非，而徒委責於干涉之可怕，是自身不盡其責任矣，自由何從保障哉？是以吾人以爲言論自由問題之解決，首視言論界本身之努力如何。要公，要誠，要勇！而前提尤須熟籌國家利害，研究問題得失。倘動機公，立意誠，而勇敢出之，而其主張符於國家利益，至少不妨害國家利益，則無慮壓迫干涉矣，縱意見與政府歧異，政府亦不應壓迫干涉矣。總之，言論自由，爲立憲國民必需之武器，然不知用或濫用，則不能取得之。卽偶得之，亦必仍爲人奪去。吾儕欲享英美式之言論自由，則必需如英美言論界處理問題之態度。尤其關於國防利害，須加慎重，弱國之言論界，在此點之責任更艱鉅矣。

第二：政府應注意之點

吾人既自談言論界，再進而責政府。夫統制言論新聞，非

原則的問題，乃程度範圍方法態度的問題。由此點論，實亟需改善。吾人以爲最重要者，尤爲態度問題。蓋統制言論新聞之必要，專限於關係國家大局之重大問題，其外應無其必要。是以取締之標準應極狹，開放之範圍應極寬。故態度應爲「但可放則放」，而不幸目前情形，乃爲「但可扣則扣」。換言之，政府應認檢扣新聞或干涉出版，爲不得已，爲不幸。司其事者不可於原則上抹殺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之權利，而彷彿認爲准許出版營業之爲恩惠者然。此種態度，甚足以誤國家大事也。具體言之，吾人認爲政府有權禁止者，應限於（一）破壞國體，（二）妨礙國防，（三）擾亂公安秩序之宣傳。其外

概不必禁，而日常施行統制或檢查之時，應以充分尊重人民權利之精神行之。「但可放則放」，切勿「但可扣則扣」。其表現之方法，應依經常之法律，不依臨時之命令。除戒嚴時期外，勿令軍事機關管理其事。舉例言之，吾人不解何以平日並高級官吏任免更動之預測亦不許登載。卽如中央開會，全國注目，何必限制發表如是之嚴，且既限制採訪，則應自己發表，乃開會數日，國民對會議大勢，亦尙茫然，凡此皆證明目前辦法之有缺陷也。吾人願政府與言論出版界之間，其關係一以出版法爲準。而適法與違法之衡量，宜寬大，不宜苛刻。今內政部正擬施行細則，須特別注意此點，須知立法之目的，重在指導，不重在箝制。若當局特吹毛求疵之態度，則中國永無言論自由可言矣。

第三：各省當局應注意之點 言論自由問題，不惟關中央，同時關各省。年來地方報紙所受限制，更甚於都會報紙。蓋不特不能批評省當局省行政，不能紀載或評論與省軍事當局意見好惡有違之事。並且不能批評各縣及一般下級之事。數年前，重慶記者因開罪某軍官馬弁，大受嚴辱，幾至殞命，其一例也。是以吾人除希望中央直接改進統制言論出版辦法之外，並進而希望中央推行此改進辦法於各省各地方，使全國地方報紙及其他出版品，同得受法律之保障。因此亦希望各省當局尤其有軍權者，注意各該地之言論自由問題，勿有法律以外之干涉。吾人對中央對各省之一致的願望，爲勿干涉對於人行行政之正常的批評紀載，至關係國家大局，尤其涉及國防者，則應服從中央指導，此在目前階段中，爲必要之着也。吾人因慨嘆年來在地方言論界中，有時貌似甚有自由，超過都會報紙，然細察內容，則所自由者，只限於攻擊中央，尤其攻擊外交問題，觀其

慷慨激昂，未嘗不足稱快，然實則封建割據之悲哀，除分裂祖國使政治倒退以外，別無效益，此則痛心之現象，深望其今後絕跡於中國也。

勸勉黨國當局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三中全会已圓滿閉幕，吾人讀其宣言及根絕赤禍案等，以問題廣泛，擬分別評論，茲將先述一般的感想。

吾人對於今後國事所首先感及者，以為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責任今更加重，故對於一般國民討論問題之前，願先勸勉黨國當局之加倍努力。夫就三中全会所表現者，無疑的可證明中央之權力信用更加鞏固。其最大證據，即西安事變事實上精神上皆已告切實之解決。自事實上言，陝變有關之軍隊，皆已完全聽命，陝甘軍政機關悉復常態，所有高級將領今日實際上皆忠誠盡職，視陝變以前更難融洽。一年以來陝甘軍隊間醞釀之不平不安，今已一掃而空。自精神上言，陝變以前，西安議論甚為龐雜，蓋全國之急進論者及一切反國民黨反政府之空氣，悉集中於斯，故結果爆發為十二月十二日之變，此斷非僅一二軍人之事，而實有廣泛深刻之背景者也。惟時至今日，則一切證明中央立場之勝利。本屆全會，對張學良所提出條，以其方式不合，決議置諸不理，復有根絕赤禍案，以闡明黨國一貫的立場，經此決議，國家之綱紀是非，得以確定；青年思想，亦得以澄清。西安事變，由此而確成過去，中國今後將斷然入於一種新時期。故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的收穫，第一為鞏固中央之權力信用更增鞏固是也。

雖然，當局者切勿存自滿之念也。夫陝變所以轉危爲安，如此解決者，蓋基於國民兩種心理。其一，信任領袖，愛護統一。其二，則因鑒於國家環境之過危，縱不滿於政府，亦必須加以維持。是以今日全國國民之擁護中央耳，而所以擁護之理由，則見仁見智，未必盡同。惟可斷言者，則存心反政府反國民黨者已極少，且亦無力。縱在不滿之人，亦多希望之意而已。是以中國今日之局面，自一方言，爲十年來所求之不得者。蓋政府領袖威望之隆，反對理論勢力之弱，皆過去所無，故實爲國家千載一時之良機。而自另一方言，則政府愈勝利，責任愈重大，蓋須有以善慰輿情之期待，及防杜怨望不平者之再興，何況外面風雲不測，因而百廢待興，政治上經濟上實質的困苦艱難，初不因政局之統一而即見輕減，國家在國防上產業上力量之增高，尤非一朝一夕之事。當興喪存亡之時，負建國禦侮之任，從此兢兢業業以從事焉，猶恐不及，若以爲外患略紓而國內已定，遂萌苟安之念，或轉有驕矜之心，則今之勝利，又恐爲塞翁得馬之類矣。然則宜如之何？則吾人以爲其道甚簡，卽自今而往，黨國當局須確實負起爲三民主義的建設之責任是也。此本老生常談，今則新有意義。何則？十年以來，內亂無已時，自今而往，始可望國內之不用兵，反赤化，反分裂，現已成爲確定之國是，而中國又本無右黨，無資本階級，同時則不容赤化。以全國同胞民族意識之旺盛，及對於政治之關切，與夫經濟建設之必須注重養成國家資本，同時保護私人事業，則民生主義之原則，無疑的可爲今後遵循之大道。當此全國政治思想情緒漸趨統一之日，卽真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的建設之時。昨讀全會宣言，其主旨卽如是。吾人惟望黨國當局懷念國事之艱難，珍重國

民之願望，檢討過去，勉勵未來。先自黨員及一般公務員起，使之澈底自覺責任，尤要者，一般高級官吏以身示範，加倍努力。吾人以爲中國前途，實繫於今後政治上經濟上之成績如何，或精進一步，外患減一分，如影隨形，毫髮不爽。向來在中樞系統下服務之文武官吏，黨部人員，尤有表率風氣之責。此外須注意者，則過去社會言論思想之龐雜，除極少有政治野心者外，大抵爲國家環境激之使然。前年冀察外患之突起，尤爲人心煩悶不安之最大原因。如救國聯合會，卽由前年冬華北最危急時之學生救亡運動堆演而來。一年來論外交政治者，偶有失之過激或不明事實，名爲救國，實則其主張與國家不利。惟時至今日，是非利害，概已大明，此正爲轉移風氣一新人心之時。故望黨國當局更努力倡導親愛精誠之義，尤注重於團結全國智識分子，期能同心一德，共勉前途，則今日將真爲中國新時代之開始矣。

今後的對日問題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日問題今後演進之趨勢如何？尤在目前階段宜作何判斷？我國民宜如何自處？茲將試說明吾人之見解如左：

第一：應知外交爲政治之一部分，離開內政，不能言外交。何則？近代之事實證明，日本對華態度，半以中國自身情況爲轉移。近來日本論壇頗倡對華新認識之必要，足知彼方漸或中國情況之進步，已不容輕率從事。此無他，中國情況實有若干進步之故也。因此我國民須下一決心，必須使國家在種種意義上，更迅速進步，此卽應付國難之第

一義。年來國人喜爲安內攘外後先孰宜之辯，今大可易「安內而後攘外」之語，爲「安內卽是攘外」。然所謂安者，非只不見內亂之謂，務須既和且平，共擁統一，齊意志，融情感，振精神，勤工作，觀其表，並無劍拔弩張之氣象，亦不作悲歌慷慨之眩感，然而全國一心，心心相印，誓擁國本，各盡職務。至是而後可以謂之曰安，誠能如是，至少能促成日本軍方暫時放棄蠶食之政策。

第二：再進一步，國民應覺悟經常非常之不可分。夫中國年來本在非常狀態，現時亦並無理由謂其已脫離非常。是則非常已經常化矣。易言之，中國之國民生活，不能分經常與非常，亦可謂常在非常之中。因此之故，凡我國民不許樂觀，亦不許悲觀。何以勿樂觀？以常在非常時期故；何以勿悲觀？以其已經常化故。吾人因望我國民不懈怠，不燥急，謹於言而勤於行，以樂天安命之精神，定捨身爲國之覺悟，如是可矣。最顯之例爲綏遠，今者匪僞已殘，邊警已少，似已恢復經常，實則非常自在。誰能判斷春暖以後之必無事？然中國勢又不能期待或促成其必有事。是則惟有以經常的工作實踐，以應一切非常的可能變化，中國全局，亦如是觀。

第三：上述爲自己應具之覺悟，茲將進退處理對日問題應有之態度方法，按日入過去對我有一種評論，以爲中國惟於受武力威脅之後方可談問題。易言之，以爲中國非威脅不通融，遇威脅必屈服是也。自今而往，務須以事實證明其相反。卽橫逆之來，必不屈；交際以禮，則可商。充前者言之，愈威脅，愈抵抗，以舉國威脅，卽以舉國抵抗。中國民族誓不受侵略瓜分，不作亡國國民，雖拚祖國運命而不辭矣；充後者言之，日本政

策改善一步。中國態度亦接近一分。彼愈改善，我亦愈接近，中國恢復一切已失主權之日，卽雙方親善關係成立之時。蓋務使日本國民明白了解中國民族之有血有淚，亦諒情講理。務使其知我絕不畏懼侵略之襲來，亦絕不漠視外交之機會。夫中日懸案大矣，絕非旦夕所可收功，然上述之態度，在現時卽可適用。日本今正倡對華新認識，則我亦應決定對日新態度也。

第四：最後將討論中國對日外交之目的。吾以爲關於此點，殆不出三中全会宣言之範圍，卽中國對日僅關於自衛自存之問題，此外別無爭點是也。日本爲高度工業國，在世界有廣泛之利益關係，中國並非其競爭者，而中國又於世界軍備問題不生聯係，故中日在國際舞台，應無衝突，中國既不須嫉日本，亦對日本無所乞求。其外交之惟一目的，只爲善決中日間之關係而已。夫中國立國原則顯帶保守性消極性，國難以來，領土喪數省，而我國民悲壯之呼聲，充其量不過「抗日」二字，此足見中國國民性之保守與消極。與日本在明治初年，卽盛倡征韓征清征俄者，其心理狀態大不同也。吾人以爲中國今後仍宜闡明此保守的精神，共同認識我國對日外交之目的，只在求恢復其已失之領土主權，糾正我行政完整上所受之損害。至於改正不平等條約，則爲對數國共同之事，非只日本。單就中日問題論，則近年之不幸事實，能以解除，卽爲兩國入於親善之新時期。自今以往，我政府當局卽宜逐步發動外交試求解決，先就蒙察方面損害我主權之事求其反省，視其結果何如，以下兩國關係今後之趨勢可矣。

勉東北軍 (二十六年三月二日)

前隸屬西北剿匪總部之東北軍，除沈克禮自新兩部早直接奉命另就任務外，其餘各軍師團將奉調出關，不復入關。其將領等正擬分批入京請訓，第一批數人日前到漢口晤張學良氏，昨已返京謁見當局，吾人茲於東北軍各將士行將盡瘁新任務發揚新生命之時，謹貢數言，以勉其前途焉。

東北軍將士與全國多數忠良軍人相同，富愛國精神，當犧牲一切以赴國難，此為一貫同胞所夙知者，而其於役關關，心懸東北，既深亡家之痛，更多妻孥之累，其境遇與心理尤特惹全國之同情，故今當陝局解決該軍出關之日，一般同胞當無不感覺喜慰，願為該軍將士祝福也。

雖然，同胞之間不容盡作諛辭。吾人熟讀年來西北之事，以為東北各軍此次出關，應對國家大局及本身責任更有新認識，新覺悟，從此真鍊成幹部國軍之一部分，以為捍禦國家光復失土之用。一般國民愛惜既殷，故實勉之意亦不能不切也。

吾人願就兩點對東北將士貢獻意見。其一：思想上。其二：組織訓練上。先論前者，年來東北軍思想上之煩悶，論情皆有可諒，實則錯誤不少。如停止內戰之說，易言之，即停止剿共之說，自前年來漸瀰漫軍中，遂對政府發生怨望與懷疑。然其實際上之錯誤，則忘却政府並非好戰，而關鍵實在共黨。試回想自十六年以來，共黨否認中華民國，自設蘇維埃政府，至少言之，亦意在分據國土，別創社會。况彼常取攻勢，凡可擾之

地無地不入，即到陝甘後，亦依然常希圖爲戰略上之展開。夫此十年來國家之慘淡犧牲，乃共黨武裝暴動所引起，此種事實，不容不顧。共黨近變更態度，聞者滋慰。然假使此種新趨勢見於數年之前，則根本上將無西北剿共之役矣。蓋如三中全会根絕赤禍決議案之四項，乃政府一貫方針，國家必然需要，共黨幾時承認，用兵幾時終了，此當然之結論也。且就一般言，反內戰者願望也，情緒也，而軍隊不能如是主張。任何國家之軍隊，皆負保衛國家治安之責任，不幸國有內亂，軍隊當然負責削平。此與對外戰爭同爲神聖任務。前軍隊心理反對平內亂，而曰吾願專任對外。假令多數軍隊如此，國家本身之組織且不能保矣，遑論對外乎？其次東北軍將士，抱有一回老家去之心願，此爲國民最同情之點，然蘊於情感則是，現爲行動則非。何則？譬如普法戰後，法國失阿爾薩斯羅倫兩省，其人民志切復土，卒得成功。然當法國努力整軍待機雪恥之日，不聞該兩省產生之法國軍人特別鼓噪，甚至劫持主帥。又如歐戰以後，德國萊茵區域遍駐外軍，全國引爲奇恥大辱，去年卒得完全恢復其主權。而此十幾年間，不聞籍隸萊茵之德國軍人越權干政，逼迫政府。此無他，現代問題全爲國家與國家之問題，吾輩謀國事，應純自國民地位論，不得以某省人地位論。東北被佔，國家無力致之，全國國民應負衛國復土之責，非只東北籍人民之事。是以愈熱望回老家，愈應努力拱衛國家全局。中國大興，東北必定恢復，倘使國民間，軍隊間，步調不整齊，認識不一致，則國家永陷無力，可危者更不止東北矣。吾人所以爲此言者，蓋僅欲闡明一點，即一切軍隊必須國軍化，而國軍本分爲守紀律，盡任務，而不干涉國策之施行。然此非謂軍人應無條件盲從政府

也，軍人有意見亦自可貢獻政府，於國策中表現，但行動則須絕對紀律化。中國必須使全國軍隊成爲堅固救活之一體，方可爲現代化之國家，方可以言國防也。吾人熟聞自去年春夏以來，西安軍界思想不健全，感情日激越，遂卒形成雙十二之變。然吾人平情論事，實不忍責所謂少壯派，而不能不責指導者。如孫銘九輩二月二日之暴舉，電使王軍長以哲學主張和平收拾者犧牲生命，其事誠爲可痛。然春秋論斷，則孫等並無罪，而授以不健全思想者負其咎。吾人本此見地，對於東北軍一般將士之縱抱有錯誤見解者亦絕不責難，其所殷殷嚮望者，則自今而往務具健全之認識，盡神聖之本分，在全國同胞同情期待之良好空氣中安心服務，從此絕不傾耳於一切政客策士之說，不榮心於政治外交之理論辯爭，專信任領袖，團結袍澤，以待爲祖國犧牲之日。舉例言之，如綏遠守土將士之態度心理卽如是，吾願東北軍亦如是也。第二點關於組織訓練上，亦欲一言。東北軍自從河北撤退，轉戍陝甘以來，從不得休養訓練之機會，而其編制情形，徒多軍師之名，兵員充實，有所缺憾。此次出關後，吾人盼其編制組織更加充實，而集中訓練之。卽東北軍之名義，僅習慣上之稱謂，今後望其與其他軍隊皆完全國軍化，凡此種種，深信蔣委員長定有良好之規畫。至於東北將士家累衆多，生計困難，則另須多方救濟。以爲安插東北流亡，救濟東北青年，乃國家一般行政上應行籌畫之事，尙一般有辦法，則東北軍官卽可輕減負累，此治本之道也，望政府徹底籌擬之。最後吾人願寄其同情於一般東北軍官，庶其此次轉關危局，既導國家安全，亦開自己出路，同情顯明國民定信諸將士之愛國，惟叮囑愛國必以其道。時當孟春，回師中原，試猛憶年來之艱險，追

悼陝隴之犧牲，定有日咸蒼茫，不能自己者。從此努力，珍重前途。勿負全國同胞東北父老之殷望，永勿復使同情東北軍者憂慮與痛心，則吾人不勝盼禱者矣。

中央與地方

(二十六年三月八日)

民國以來政治上始終成爲問題而未臻妥善解決者，曰中央與地方之關係，今者政局不變，遠非昔比，而關於此點，一般總無透徹之見解，茲試泛論之。

第一：中國所謂省，只行政區劃，並不帶聯邦性。以現制論，中央地方之政府須完全一體，省政府完全爲中央政府之所屬機關，同時等於中央政府之構成分子，蓋無論中央地方，其官吏皆國家官吏，只有供職地點之不同，並無性質上之差異也。職是之故，中國根本不應發生中央地方隔閡衝突之問題，譬如人體，手足與頭腦發生隔閡之說，根本上不能想像也。雖然，以理言固矣，然實際上仍成爲問題者何哉？吾敢斷言：此非問題本質上之事，一切乃因軍隊問題而起。易言之，中國所以至今有中央地方問題者，其最大原因只以軍隊尙未完全統一之故耳。

第二：然吾非主張絕對中央集權，其真意毋寧主張宜與地方以廣泛的權限，使之在各項行政上自由發展，惟有一先決條件焉，則軍隊不統一，其他皆空談是也。中國國民在文化歷史血統各方面，有完全統一性，故中國之省與西方之聯邦絕不可同日論。然因地方民衆之故，因風土物產不同之故，對全國各地概用單一的法制其屬困難，故在某種程度範圍內，允許各省自由發展，應爲適當之方針，而其權係中央授與，則與統一絕無

妨礙也。雖然，欲達此目的，必須先完全統一軍隊，易言之，即一切軍隊之完全國軍化。將來之理想，應為軍隊完全與行政分開，全國軍隊絕對統一於中央之下，成一嚴整緊密之惟一組織，而地方行政則不妨在中央國策與政綱之範圍內略帶地方的色彩，用人施政皆有自由伸縮性，不必各省之完全一律也。

參 第三：因此吾主張今日之亟務，仍首在促進全國軍隊之完全統一。夫今日之全國軍隊本一致擁護中央，視數年前已大有進步，然因軍隊成立之歷史演進不同，編制訓練亦尚有差，故真正之統一組織尚未達到。然則其道宜如何？曰，具體言之，在擁護黨國之全國軍隊中，有不少部分非中央直接訓練而成，故軍隊又帶中央與地方之色彩。為今之計，惟有極力化除此種差別，即中央一面責成其接受統一之訓練編制，一面愛護之。所求者為訓練編制必須達到國軍之標準，只禁止自由擴軍及非法籌款二事。關於用人等事，仍儘量保持其傳統的組織，以期其自動的進步。按十年以來，中國軍事經過重大變遷，全國軍隊國軍化之程度日益增進，故國家大局之基礎，漸如泰山之安。惟地方色彩濃厚之軍隊組織者尚有存者，是宜咸以公誠，促其改進。全國軍政完全統一之日，即建國事業走上軌道之日，一般國民實翹望不置者也。

第四：再就目前地方政治之實際情形論之，吾以為中央應注意各地地方官民之局部利害，善加調處。大抵中央所必須總攬者為施政方針，至於實行之時，則可儘量使地方官吏負責，不必事無大小皆由中央直接派人，中央惟考核其成績可已。各省社會大抵皆苦於失業問題，故地方事業原則上利於使本省人經辦，縣長以下尤宜儘量用本省人。此外

中央宜設法扶植地方公論，俾各省真正民意得隨時有上聞之機會，此可由院部等主管機關調查選聘各省知名公正人士，開諮詢之路，較之中央自辦情報效力更宏也。夫在憲政施行之後，各省制度將有整個刷新，以上所言，只舉例論之而已。

第五：最後顯明者，中國全局今日之需要，為安定與進步。因需要安定，故中央地方間望其無猜嫌，無隔閡。凡可以促進安定之方法，應用無不盡。然而同時更需要進步，故現狀有不滿者，必須改善。國家環境不容以苟安現狀為滿足也。因此之故，吾人同情中央安內之政策，然同時反對封建割據心理之殘留，且以為軍隊組織之更加改進，實為刻不容緩之舉。如近日忽傳四川多謠，今已知無事，然欲使謠言永息，川政進步，則一方需中央隨時開誠指導；一方則需四川軍人深切覺悟。中國今日非僅內部相安即可滿足，況多謠即證明心理之不安乎？本報重慶通信述川主席劉湘氏之可信賴，吾人同感。然為大局安定進步之計，為促進四川新建設之計，尤望劉氏認識自身即中央大員，負國家重任，故不備宜努力息謠，且應積極對國家全局之安定進步，更有所貢獻也。

統一國論之必要及其方法

(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昨報西安電，前逃亡渭北一帶之青年陸續返省，經楊虎城勸解，彼等思想已有轉變，並懺悔過去錯誤，今後當在統一救國原則下努力工作。按此電所云，殆即一般所稱陝樞中之激烈派，不惟同情陝變，且反對和平撤兵者。吾人因此痛感一事，即鑒於過去思想龐雜認識歧出之可畏，以為實際的統一國論，在今日依然為必要之問題。

假令政府方針不變，則今冬十一月，將有國民大會之召集。然召集以前，尙需改正選舉法；此項改正，經三中全会授權中常會行之，如何改正，尙不可知。其改正之結果，是否果取得大多數國民之讚揚，亦不可知。且也選舉矣，開會矣，憲法制定之途中有無波折？憲法制定後之實施有無障礙？凡此皆不可知也。抑國民黨之決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早爲全國所共曉，然開始憲政後之政治與現時之政治畢竟區別如何？現時之優點如何保持？現時之缺點如何補正？夫此中有一大問題焉，蓋依常理言，或依國民黨外之潛在的黨派所希望者言，既稱憲法，應許各黨公開。然依事實言，依國民黨現在之心理言，各黨公開如何辦法，則大有疑問。是以就目前政治全局而論，由現在起至十一月之中間，應爲討論及準備如何解決此一大問題之時期。

再進一步考求，則知此種困難之存在，並非立法技術的問題，亦應非國民黨私其政權的問題。關於前者，應知立法只爲事實之表現，果衆議僉同，技術上之問題易於解決。關於後者，則應知政權之本質絕對須公，况國民黨再三宣布結束訓政，則不能推測其尙留懸訓政也。吾人考察政情，認爲將來政制上之困難，須賴統一國論以爲解決。易言之，先討論政見然後再解決法制是也。具體言之，假若各黨林立，一時開放，形式上具備憲政民主之規模，然若關於國家重大問題議論甚歧異，行動甚離雜，一事無成，徒使政潮怒漲，則結果將比不開始憲政更劣。只此一點，已足使國民黨不能安心卸訓政之責，同時所謂各黨者亦勢不能遽安心信憲政之名，目前狀態，殆卽如是。

吾人因念法制乃事實所演成，故空談法制，不若先考求事實。事實問題之最大者，

舉凡關於建國標榜之意見方法，有多少議論。其共同之點有幾？不同之點何在？此實今日所亟應調查研究者。吾人雖不知亦不能確謂各黨派者皆有黨派之基礎，然不能不承認國民黨以外確有不少熱心國事而有政見之人，而此輩有政見者，或有行動，或無之。其有行動者，則或形成潛在的黨之組織，或非黨而有團體之結合。其中歷史較久者，有國家主義青年黨及共產黨，此外之黨派，則近數年之事。夫共產黨問題全國本來注目，豈不必論。至其外之各黨派，問題似小，實亦重大。蓋此一般文人，散在各地，其理論影響青年，而行動則影響實際政治。是以國家為貫徹和平統一之計，對於社會裏面或表面之種種政治的議論或行動，勢非尋求一適當之解決不可也。

據上所述，吾人以爲國家今日亟務之一，爲統一國論。夫全國有政治思想者之絕對合作，不可能，亦不必能。惟大多數之合作則有可能，亦有必要。再推論之，對任何問題之意見一致，不可能，亦不必能，然關於建國標榜之重大問題則必須期其一致。因此吾人建議：（一）希望中央徵集調查各方之意見，並設法得討論交換意見。夫全國今日已有一致之點。即擁護政府，信任領袖。此爲多年來之不得者，今已得之。故國民黨宜發起與各方交換意見，以期知悉舉世所謂各黨派者有何主張，其希望之事爲何，堅持之點安在，再進而充分討論，期其了解中央之態度理論，並最後得知其與國民黨同異若何。（二）希望所謂各黨派先覺悟國家有一定之需要，無隨意轉變之可能，亦進而謀與國民黨開真正交換意見之路。在吾人立於無黨派之言論界地位觀之，以爲果能真摯討論，最後應感覺異點甚少，故統一國論，應不困難。國論既統一，則國民大會之問題與憲政

實施之一切問題，自可聯帶解決矣。既變後統一救國之論頗盛，然欲完全達此目的，似應自統一國論始，今日似時機已熟，且其有此必要。茲當中山先生逝世十二週紀念之日，謹以此義貢獻於政府及各方熱心政治者，尙望熟思審慮之，則幸甚。

勉東北軍全體官佐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昨報漢口專電稱，陳次長誠在津與東北軍各將領商洽整理編制事，將整頓補充，改善編制，使其完全國軍化，各將領均樂予接受，短期內將組織整理委員會處理之。

吾人乘此機會，願更一言以勉東北軍全體官佐，而祝其前途。夫中國今日救亡建國，全國一心，此無可論，亦不必論。然同胞須知！爲達此偉大目的計，無僥倖，無取巧。質言之，斷無突變的戲劇的成功，惟賴確實的真實的工作。譬之築屋，勿得希冀空中樓閣之實現，惟賴羣策羣力，一磚一石建成之也。而各項工作中，軍事工作尤直接，尤緊要。故一般國軍組織之進步，尤爲關係國本之切迫問題。中國軍事建設，前途遼遠，備專就組織而言，第一步須統一編制訓練，第二步解決徵兵問題，經此兩階段，始爲軍制基礎之確定，目前程度，則正向此兩目標進化之中，其完成尙有待於軍界同胞之共同努力也。舊稱東北軍之各部隊，爲國軍主要部分之一，年來轉戍數省，飽經憂患，愛國思鄉，感情熱烈，是以政府愛護，國民同情，蓋莫不希望其練爲國家之干城，克負衛國之重任。去冬陝變之時，全國各界爲東北軍憂，迨奉令出陝，新負任務，則又莫不爲東北軍喜。今聞在中央指導之下，更將整頓補充，改善編制，是今後進步，定蔚然可觀，

吾深信全國聞之，定皆喜慰不置也。吾人茲願寄語東北軍全體官佐，貢獻數義。其一：中國禦侮建國之第一前提為國軍之統一與團結。統一云者，非只其名，必須如現代諸大國軍需統一，軍械統一，使全國軍隊成一偉大靈活之機械，如此始可以言國防。中國軍隊，其成立之歷史不一律，故尙未能達現代強國需要之標準，然更須步步向此目標進化，此乃立國之大勢，不達不止者也。東北軍在政府愛護國民期待之下，今將整理編制，此為軍隊全體計，為官佐本身之前途計，皆為進步，為利益。從此振刷精神，安心服務，與國家民族同其休戚，未來之勳名正無限也。其二：中國今日在基本問題上無主張異同可論，蓋禦侮圖存，為絕對之需要，一致之認識，故轉不能成為主張。譬之人生，飲食睡眠，為維繫生命之絕對需要，故絕不聞有人云吾主張吃飯，或主張不吃飯。蓋當然必然之事，超越討論之範圍者也。國事亦然，誰不愛國，誰不救國，故此類標榜皆應擱起，惟於工作實踐中行之而已。軍隊為國家民族自衛之工具，法紀森嚴，而責任神聖。故更不宜傾耳靡靡之政論，惟專心盡本身之職分。軍人愈沈默，國譽愈提高。全國軍隊之精神的壁壘愈整肅，則國家民族之力最愈增大矣。其三：則吾人熱望東北軍全體官佐認識報國之道，須從善盡其本身職務起。不僅軍界，各界亦然。吾人素聞一般軍官有愛國思鄉之熱情，然假令只祭心大局，而忽略本身之切近職務，則非所以報國之道矣。具體言之，凡軍人須先恪盡軍人本身之職務，嚴軍紀，勤訓練，愛護士兵，共同甘苦，技術精神，同求精進。東北軍諸部隊在陝甘數年，甚少集中訓練之機會，今服務中原，正整頓進步之時。夫一國之內，無論何界何業，皆有新陳代謝之自然的作用，其能維持動

名，發揚專業者。畢竟視本身工作之成績也。吾人謹述三義貫於諸君。此外另有向政府建議者：則（一）政府非改編非縮編之政策甚為適當，惟察屬西北副陸總部之工作人員為數甚多，蓋原自北平軍分會移調而來。此項人員，多屬東北籍，宜善為安插，勿令失所。（二）全體國軍無不濟苦，惟東北籍中下級官佐家累尤重，性質特殊，皆其隨軍遷徙，定增幾許困難，宜加調查，特予援助。（三）關內有不少東北智識青年，其生活與情緒皆感不安，大抵集於北平者尤多，政府於指導東北部隊改善編制之際，望對於東北籍青年之問題亦特別調查考慮之。凡此皆與軍隊問題無直接關聯，然要不得不認為有關接聯繫之問題也。

今後之教育問題

（二十六年六月八日）

近聞中樞當局特別重視今後之教育問題，今年暑期當局將招請全國大學多數教授在廬山談話，其話題之一即教育問題。吾人甚欽佩當局之用心，而願關於教育問題先貢獻其意見之一斑。

吾人願首先討論學生之政治教育問題。按最近情形，自小學起即施有政治教育。各科教材及課外作業，皆有國難教育之意義，兵式訓練，成效亦彰。雖然，吾人以爲中學以上之政治教育，尙需特別考慮，應就校內校外兩方再加研究。關於校內者，如何啓迪學生思想之健全，認識之正確，在課程上及課外指導上尙需專門家根據現狀，研求得失，此姑不論。吾人今特願喚起政府注意者，則政治教育不僅爲校內之事，校外影響尤

爲重大。易言之，蓋屬於狹義的教育範圍者少，而大半直接受政治實際情勢之影響也。中國政治今年爲一新局面，軍事上經濟上產業上，皆使國民感覺有新希望。故全國一般學生概能動奮求學，信仰政府當局之領導。雖然，所特須注意者，即自前年河北事件以來，一部青年所受國難之激勵太重，而倡救亡運動，其動機本純，而演進之結果，其運動乃逐漸政治化。去冬陝變之發生，此爲原因之一。今西北軍事善後雖已平和解決，而關於青年問題之善後則尙有待於今後之努力也。吾人希望政府當局今後仍注重學生之政治教育問題，其方法應從三方面考慮之。第一：須知政治本身即是教育，故實際政治愈進步，則青年之政治思想愈健全。現在大多數學生信仰政府之領導，此即國家局勢進步之反映，然而容尙有一部分不滿煩悶者，則應由教育當局設法測驗，究明原因，以供政府施政之參考。第二：青年判斷力認識力之養成，固視指導如何，但環境之關係亦大。今年國事進步，內亂告終，不復虞反動之勾結，此正善導青年之良好時機。吾人以爲政府宜令各地黨政軍當局俱注重善導青年之事。所有過去防範反動之工作方法，宜隨政治情勢之進步而有所修正。自原則言之，似只宜相當監察狹義的政治行動，對於只限於文字或言論之事則不深究。夫青年時期正放言橫議之時，况國難正深，而內亂穩定，過去兩三年之種種影響，尙遺留於一部青年之心靈間。誠欲使之化錯誤而趨健全，則除如上述以政治本以之不斷的進步，施行事實的教育以外，利在使青年處於安定自由之環境。消極的不加以激勵，積極的則施以親切之指導，吾敢斷言其必收效果無疑也。第三：則學生之職業出路問題。職業與政治教育爲兩事，但亦有關聯，蓋每一智識青年之政治思

想，除客觀情勢及理論之外，無形中兼受其本身切己問題之影響，如寒人之子與出身富室者，其判斷問題之出發點即往往不同，地域問題，亦有影響。都會與鄉間，沿海與邊區，皆有不同也。此外復有學科之關係，如工科學生供不應求，畢業之前，職業已定，此自易專心求學，不起煩悶，而文法科學生，出路毫無把握，畢業近而恐慌生，焉得不煩悶哉？是以吾人以為欲使全國中學以上學生之思想一致健全，無有例外，則須普遍的考慮學生之職業問題，因而現行學制恐根本上尚須大加改革。自原則言之，國家須對於學生職業問題負起完全責任，自學制上即不應容其有過剩問題之發生。大體論之，對全國公私事業需要之各級人才，應有總計畫，總估計。一方就事業以定養成學生數量之標準，一方亦由全國兒童自願升學之需要，以擴張各種事業之範圍，其目的在達到凡受教育者皆有能力相當之職業，此事似太難，然中國正當百廢俱興之時，誠能於學制上澈底調查，加以規畫，亦絕非不可能之事也。授教育即為授職業，此即一種有效的政治教育矣。

川康整軍之喜報

(二十六年六月十日)

川康整軍案，川綏靖主任劉湘氏已確定接受，行將由中央特組整軍委員會，派軍政部長入川主持。按此訊本已屢載報端，而最近經劉航琛氏往廬山謁見蔣委員長後，已正式決定。此誠近時國事全局上之又一重要進步，不可以不論。

吾人於具體評論整軍問題之前，願先讚揚劉主任之公忠識時。夫所謂識時者，即認

議國家現階段最急需要之謂。中國今日爲保衛國土實行建設之計，必需國家統一組織之強化，而軍隊組織之統一，則其根本焉。國民須一致認識：國軍之定義，必須使全軍成爲惟一之組織體。一兩年前，有一部分號稱熱心救國者，而主張「各軍聯合」或「各實力派合作」之論。爲此言者，動機縱純，而謬見甚誤。倘令中國常在各軍聯合或所謂實力派合作之階段，則內亂且永不能平息，外患更無可禦防，國際有事，必敗無疑也。九一八以來五年間之重大進步，首爲國家軍事組織統一之逐漸強化。今中國能於國際上施行自主的外交，由消極的被處分之地位逐漸進而爲國際政治上積極的因素之一者，卽統一強化之賜。今者國難嚴重，並未輕減，時機寶貴，無可比倫，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亟需迅速建設，而前提須軍事組織更強化，和不統一之基礎更堅牢。是以吾僑須更共同努力，使舊時代剩留之封建割據意味之痕跡與渣滓完全一掃，以外患無慮可乘，內亂不能再有。是則軍隊全般之進一步的整理，在今日尤爲最急最大之工作也。中國之危機，以去冬陝變達其頂點，此爲新舊種種錯誤思想及種種糾紛事實之爆發，然及其平和解決，則爲中國另開一新紀元。參加陝變之部隊對於國家民族之需要，皆能改正認識，覺悟職責，所以最近開封整軍會議，有圓滿之成功。而十年以來高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赤幟，武裝暴動，爭戰十餘省區之共黨部隊，今亦確然棄舊更新，行將歸於統一的國軍組織之下。是以時至今日，國家大義，業已昌明，前途利害，昭然若揭。而現時又有川康整軍決計實施之喜報。夫劉主任湘本爲川軍將領中自參加國民革命軍以來擁護中央始終一致之人，前歲四川受共黨之侵，中央大軍血戰經年，助劉平川，專定，中央以益川軍

政之重責委之，復以百款贖理其財政金融，以利建設。此足證政府對劉之信任，亦為特別重視四川之證明。乃一年以來，因下級糾紛，間有機障，造謠好亂者又出沒其間，故今春以來謠言時起，上月中旬尤為不安，加以旱災之重大，愈深全國西顧之憂。雖然，時至今日，真相最後揭穿，乃為劉主任完全接受中央之整軍方案。是則凡過去數月來為川局擔憂者，今則一釋而為川局慶矣。吾人願乘此向劉主任表其嘉慰之愉快，並寄語數義：（一）聞劉主任雖有優成軍事統一積極建設四川之志願，則望其從此無瞻顧，無游疑，決心遵大道前進。（二）但請認定國家之需要，明辨其利害，則自己道路自在其中，且並不必尋求中央態度如何。蓋得委員長之方針，要不外根據國家之需要，國家今日需統一，需整軍，需安定與團結，需四川真能成為國家建設之根據地，其惟一須防者，僅不容分裂之陰謀勾墨而已。（三）整軍意義，只是整軍，中央當然信任劉主任執掌全川庶政，劉氏能為國家建功，政府將尊崇優遇之不暇，豈有反減弱其政治地位之理。是以吾人於聞川康整軍案之決定，甚嘉劉氏之明達，故更為首以堅其志，且深信劉氏必循此光明之趨勢而進。同時則望中央對於在川人員之人事調整，亦留意實行。四川過去，雖有瑣細之磨擦，因小誤大，自非政府本心。最後吾人敢預言：川康整軍圓滿成功之日，國家大局將又增一重新的保障！劉主任湘及各將領務須記憶此舉意義之重大也。

沈均儒等一案公判

（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沈均儒等一案今日在蘇州高等法院公判，該案於四月初起訴時，本報曾由政治觀點

述其感想，茲當公判再頁一言。

司法尊嚴，法庭神聖，報紙對於起訴審理中之案件，例不許輕為法律上之批評或推測。故吾人對於本案之將如何或官如何判決，不敢贊一辭，雖然，有簡單感想焉。

本案之特點：（一）全國救國聯合會之組織，在去年此時，越半年而沈等被捕，又越半年而公判，居今視昔，政治情勢業已顯著變更。（二）沈等與全教會又為兩個問題，本案之解決，不必即為救國會問題之結束。（三）本案在今日，關係實際政治者已小，而關係教育方面思想方面者猶大。

◎是以吾人希望本案之解決：（一）適於現在之新政治情勢。（二）使救國會本身問題由此而得適當的真正的解決，不使於公開的或潛在的形式之下，將來仍摩擦而糾紛。（三）期待以本案之解決，使今後教育思想上受良好影響。

職是之故，當本案公判之日，吾人所最注意者，為期待知悉沈等今日之新感想。何則？失假令沈等今日而仍主張「各黨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國陣線願為介紹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則無論其答辯狀內所稱「政權」非「政府」之辯是否牽強，總之違反國家利益，將有觸犯法律之濃厚色彩。反之，彼等若能坦白承認過去所號召者，徒為在緊迫時勢中之燥急主張。而有反省的合理的表示，則可促進今後救國會問題之適當的解決，對文化界有良好的影響。

總之本案在今日，首重在定是非，明利害，以更促進全國之精神團結，意見一致。夫回憶去年全教會之所號召者，誠不無危險之影響。當時政局雖與今日不同，然燥急之

鼓動，團體之組織，各黨各派合作建立政權之理論，蓋不惟不足加強國家之地位，且使政府更難於指揮與運用，去冬上海之可隨時爆發意外之危機。嘗聞論者有云：「救國何罪？」蓋以為苟動機為救國，則行動無謬誤，實則問題須看國家所受事實的影響如何，不能僅以名義為準。譬如吃飯固足以養生，然要須食物內容之無害也。吾人以為政治上重要理論之確定與統一，實建國陳悔之最大前提，不然，自身先紛亂不已，且封建割據思想更依附種種理論而復燃，國基不安，邊論對外。全教會之事，去夏以來為社會一大問題，其理論主張，影響不小。今者幸統一大定，內亂結束，中央召開國民大會，方將領導全民，共同建國，對共黨亦許其捨舊圖新，則對其他更無不可優容活蓋。故關於沈均儒等一案，吾人以為最宜注重者，為如何乘此善決救國會之問題，不使一年以來之糾紛再留影響於異日。想我法院自國家刑事政策之觀點上，定有公正適當之處理也。

對於國事之共同認識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日本近衛內閣成立之始，近衛總理聲言其組閣使命在於解消國內之對立，日本且然，則在救亡圖存之中國，苟國內思想上或行動上尚有若干對立狀態之存在，其必須努力解消，以求真正之舉國一致也，更不待言。

中國精神上實際上誠有重大進步，然所謂心理建設之工作，則尚未完成。對於國家需要之認識，尚不能謂已達完全一致之域。吾人在此開明兩點，期各界人士一致同情，最終更致希望於政府焉。

第一：願一致認識擁護國家中心組織，為建國復興之前提條件，故一切思想行動，凡增加向心力者為是，凡促進離心力者為非。夫今年為國家平和統一甚有進步之年，然回想數年來之經過，則一部分向帶有反黨治反中央傾向之為政論或為政治行動者，要應棄此省察過去，重新為自己心理之建設。何則？自九一八之爆發，國家幾陷於精神的無主。弱國悲哀，完全暴露，外交上軍事上皆不能自主運用。方其時，國力更弱於今日，國民黨本身亦不能統一，而共黨正在江西大舉暴動。國家受內外之夾攻，政府無主持之實力，倘非蔣委員長牢守國家中心，堅苦應付，不屈不撓，則中國或竟有瓦解土崩之危。蓋此中有兩要義焉。其一：九一八至河北事件，為中國一部失敗史。然失敗之根原伏於平日，並非發於當時。如此國家組織，如此經濟產業，一旦遭遇高瘦之外患，其失敗為必然之事。所問者能否及時重振而已。其二：共黨問題，多年來消耗國力甚巨，而共黨過去之企圖，根本上自己無出路。假令其過去占領中原，控制數省，結果亦只招致各方外患之來侵，中國並將成立若干封建割據之區域，各有國際背景，以相對立。而尤便於日本之進屠。是中國慘狀，至少將如近日之西班牙，或竟喪失獨立統一至數十年之久矣。是以蔣委員長過去之領導職亂，其犧牲固可痛，然事實非得已。年來中國國際地位增高，可以行自主的外交，以漸開拓國運者，即國家中心確定，不為外患內亂所搖動之效果也。今當內亂結束之日，政治上自應不算舊帳，一切勢力與人材，均應使其貢獻於國家，惟理論則必須定，認識則必須真。吾人類全國各界尤其一切知識分子俱認定救國之道首在維護國家中心，此中心者，為付重大犧牲而得來，國家命運，實繫於此。而此

絕非一人或一黨之所私，蔣委員長不過領袖奮鬥之領袖，必須全國人以心願智慧維護之，增強之，方克有濟也。政治上當然缺點尚多，然望各界先確定根本認識，然後糾正缺點。果全國一心，共維國本，則政府當然虛衷接受一切良好之建議，更當然努力集中一切有用之人材。吾人今為是言者，在望一部分向持異論之人士重新省察，放棄成見，使有離心力傾向之一切思想情緒不復見於中國，則大幸矣。

第二：願一致覺悟中國急務只在增長國力，且所需者甚巨，時間則務求短。夫國力云者，揆言之，可即釋為廣義的國防。蓋在國際上立足之前提，在自身先成爲能自衛能自活之國家。中國去此尚遠，故危機仍在，絲毫不容懈怠。國民所尤須注意者，國力云云，斷非渺小輕便之事。其關於精神方面之組織訓練者，茲姑不論，關於實際問題者，門類繁多，亦不堪列舉。總之，世界趨勢為高度軍備化，中國欲守斯土，必須有足以自衛自活之偉大力量，此為今後之第一問題，亦為惟一問題。且須從速，遲則有害。吾人衛自活之偉大力量，此為今後之第一問題，亦為惟一問題。且須從速，遲則有害。吾人之意，以為政治理論枝葉之辯爭皆無關重輕，國民應一致立簡單確定之目標。曰增長國力，青年求學，更宜以此為備仰。世界可悲之事，莫過於弱與窮，強而窮焉，終不能揚眉吐氣也矣。

最後願為政府告者。吾人以為上述兩點，早為多數國民所同感。少數或持異議者，當亦漸能改正。而在此共同的認識之下，黨外黨內將無對立之可言。今者時機甚佳，望政府要從事實表示上，及理論指導上，以促進全國各界之共同認識，而於過去思想上或行動上之廢案糾紛，則概置不論。政府誠能表示與民更始之決心與謙度焉，則健全的心

理建設之成功固非難事矣。

中日國交之前途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日本對華空氣，近時真有若干逆轉，新聞尙不及前聞，廣田又遜於佐藤。其原國中，有誤解，有錯誤，茲特聞其誤解，正其認識，而最後貢獻吾儕意見於日本國民之前。此皆披肝瀝膽之言，望其能有裨於兩國國交前途也。

何謂誤解？憶東電嘗云：中國對自身進步之估價過高。又云：中國有日本已退却之嫌。此皆純粹誤會。由前者論，中國對自身當然有正當之估價，從未自認爲進步已多。中國國力，中國人自知之。單看災民有數千萬人，便知中國建設，正需極大努力。由後者論，中國人所感覺者，日本並未退一步，並無尺寸之改變。近數月來，只綏邊之開火一點與去冬稍不同，此外中國人並未感覺日本之重壓已鬆，或政策已變也。中國本熱望日本退，而此所謂退者，實則爲進。故易調音之，中國人實熱望日本捨錯誤之進，而爲正當之進，捨錯覺之進，而爲真正之進。日本並不悟此，對於錯誤之進，實際一步未退。今乃謂中國認爲日本已退而生慢心，此誠誤解之甚者也。

然日本論者常有一疑問焉。曰：中國究何所持？何所倚賴？茲可明白答覆之。曰中國所持者，只係國民之覺醒，其目標爲決心建設現代標準之國家。現在所已成就者，爲內亂之結束，國家中心組織之確定。中國今後將永無內亂，萬一有亂，將迅速平之。中國之中心組織，將爲四萬萬人民所共同擁護，永不動搖。此項組織，今後將更強化，亦

更健全。一言蔽之，中國所恃者只係此決心建國自保之共同意識，而深信有此共同意識之民族，在任何情勢下，絕不滅亡，不崩潰，如此而已。此外尚有一可恃之點，至少吾儕作如是觀者，則迄今尚始終欲倚賴日本國民之常識。在種種失望之後，尚不信日本國民覺計算錯誤到底。具體言之，吾儕願信日本國民應終能了解認識與中國真正成立平等互尊的關係之利益及其必要也。

吾人於此短文中，將以儘可能的簡單之詞句與日本國民澈底一論世界大勢，而歸結於吾等東洋民族應循之坦途。吾人願日本國民澈悟數點。第一：世界仍是白人優勢之世界，而諸列強者，無一對日本不嫉，近年不但嫉而且畏之。現時美俄英軍備之目標，無一非對日，至少亦一部分對日。第二：勿謂聯繫德義，便可操縱歐洲。吾人相信歐洲除犧牲西班牙外，主要國家，不至於亦不容許有戰事。歐洲再戰，為毀滅歐洲，此為白人共同意識所不願。問題雖多，儘可緩衝。第三：勿謂此時對英妥協，便可逼其大陸政策之類。近年凡歐美主要國家無不深切看透日本膨脹論者之絕不能有止境。英國人更明瞭其太平洋及南洋屬地之絕對有保衛之必要，故此時之倫敦交涉，不論辭令若何，結果多少，與世界潮流之真正大勢無干。第四：大陸政策專為對俄之說，中國不信，他國亦未必聽。夫日本擴張軍備之對象首為蘇俄，此信然矣。然日本為何以蘇俄為對象乎？謂為防共產思想耶？則日本國體明確，壁壘嚴謹，並無赤化之虞。何況武力並不能防思想乎？然則日本是否志在西伯利亞？則亦不類。日本過去，有出兵無功之苦痛經驗，今何重更計畫此重大之冒險。故歸樁結底，只可作如下之解釋。曰：大陸政策之主要目的，只

爲控制中國。而所以擴軍對俄者，只因形勢上蘇俄爲日本推行此種大陸政策之障礙而已。日方對此種解釋苟不能由事實證明其不確，苟非對華真正表示好意，則所謂防俄論，不能得中國之認識，且亦終不能與英美等成立真正諒解也。

然日本論者可曰：日本並不應孤立，以兵強故。且已不孤立，以日德協定故。然吾人並不稍漠視日本之自尊精神及其雄厚武力，但同時認謙以下之事實。即世界本無攻襲日本之國家，而無奈日本已身對上述世界大勢不得不走上競爭擴軍之途。擴軍需財力，需資源，擴之不已，則內部矛盾隨之擴大。且軍備爲相對的，諸國同競爭，終無自感滿足之日，且恐終有相形見絀之日也。吾人所以爲此言者，在闡明日本現在之政策不澈底，亦無實效，鉤心鬥角，焦燥憤慨，而並不能得到應付世界之真正策略，此無他，關鍵在中日間，而言本往歐美求之，故永不能得要領也。夫日本勿謂中國倚賴歐美也，吾人前既言之，中國是賴自己，且對日本國民之常識，雖失望而尙未絕望。此點甚易明，蓋中國人相信日本應不以置中國民族於敵對方面爲有利，而事實又證明中國實最易爲友。因中國目的甚簡而純，蓋只求自保，絕不與人競爭於世界。日本苟不棄中國之建議自保，則立可親善。況更有一要點焉，日本國民須知全世界中能了解同情日本文明者，實祇中國一國。蓋現代日本之驚異的發展，實以兩千年來所不斷的吸收移植中國文物爲背景，而現代日本名門巨室中依然有不少繁漢以來中國移民之血緣。而以七十年之維新，竟成如此偉業。故假令中日無衝突，則中國人尙將有誇耀之感，又豈止無嫉忌之心哉。日本論者動以中國有抗日情緒爲言，試問假如日本國民設身處地，其情緒又何如？況中國

情緒始終不出自保，絕不侵犯日本國民之正當權利，而其外交目的，又只在求和平調整。日本適白人優等之世界中，對其有深厚因緣之黃種人何以尚不肯坦白完全承認其應盡做人之當然的權利，此誠吾人所不解也。如近時最謬之論，為東報對所謂「北支中央化」之紛囂，彼所謂「北支」者，在日本有史以前，即中國土地，吾族之聚居其土也，至少已有百數十代，而中央政府者，一國家組織中當然必有之最高機關，而其行政會於其領土以內也，又為一政府當然必有之事。今乃彷彿謂「北支中央化」即為抗日，甚至謂為侮日慢日，此誠太蔑視中國之錯誤論調，而為中國國民所深感憤慨者也。何況我中央政府之方針為和平睦鄰，為外交解決，關於冀察，苟屬日本經正當合法手續所得者，中國斷不企圖片而手段之變更，必求諸合法途徑之交涉。如塘沽協定，中雖雖希望交涉廢除，但依然承認其存在。日本論者又似謂中國政府妨礙日本之經濟發展，此亦絕非真相，中國只是主張日本商界如投資，須依中國法令，須得合法許可，在此範圍內，對日本任何發展絕不阻止，一如對歐美在中國合法投資之歡迎。中國所必須反對者，只為自由行動式的壟斷資源，反對走私，反對傾銷毒藥，反對自由飛行，反對冀東之割裂我統治權，及察北之驅走我行政機關，而成為養匪擾邊之根據地。夫吾人言之已甚長，以簡單歸納於下列之結論。曰：吾人主張：（一）日本對華行平和親善外交，而應為其臨付世界外交之最有利之政策。（二）對華外交極易而簡，中國所求者，只不折不扣承認中國國民建國自保之正當權利一點。（三）兩國糾紛已久，自非一言可決。最宜步步磋商改善之，而改善從冀察做起。（四）中國政策將永與日本相應，中國是獨立自立的外

交，完全以本國實際利害爲本位，故兩國能互利則能互親。吾人最後望日本國民考慮一點，卽吾人認定解決東亞困難，必憑道義情感，不是憑武力。用東洋民族祖先仁恕之遺，以互尊互親互助，此和平繁榮之大道也。日本若常此捨近求遠，輕義重力，吾敢斷言其必終於心勞日拙而已。如日本論者常慨歎澳洲人口極稀，而拒絕日本移民，限制日本商品，此種憤慨，本爲有因，然觀日本今日依然向倫敦求妥協，而同時對於中國之觀點，乃仍如是之苛刻。數月前空氣纔略好轉，尙無事實，而逆流又起。以此種態度料理世界，吾誠將廢然興歎矣，謹以此言俾日本國民之熟思。